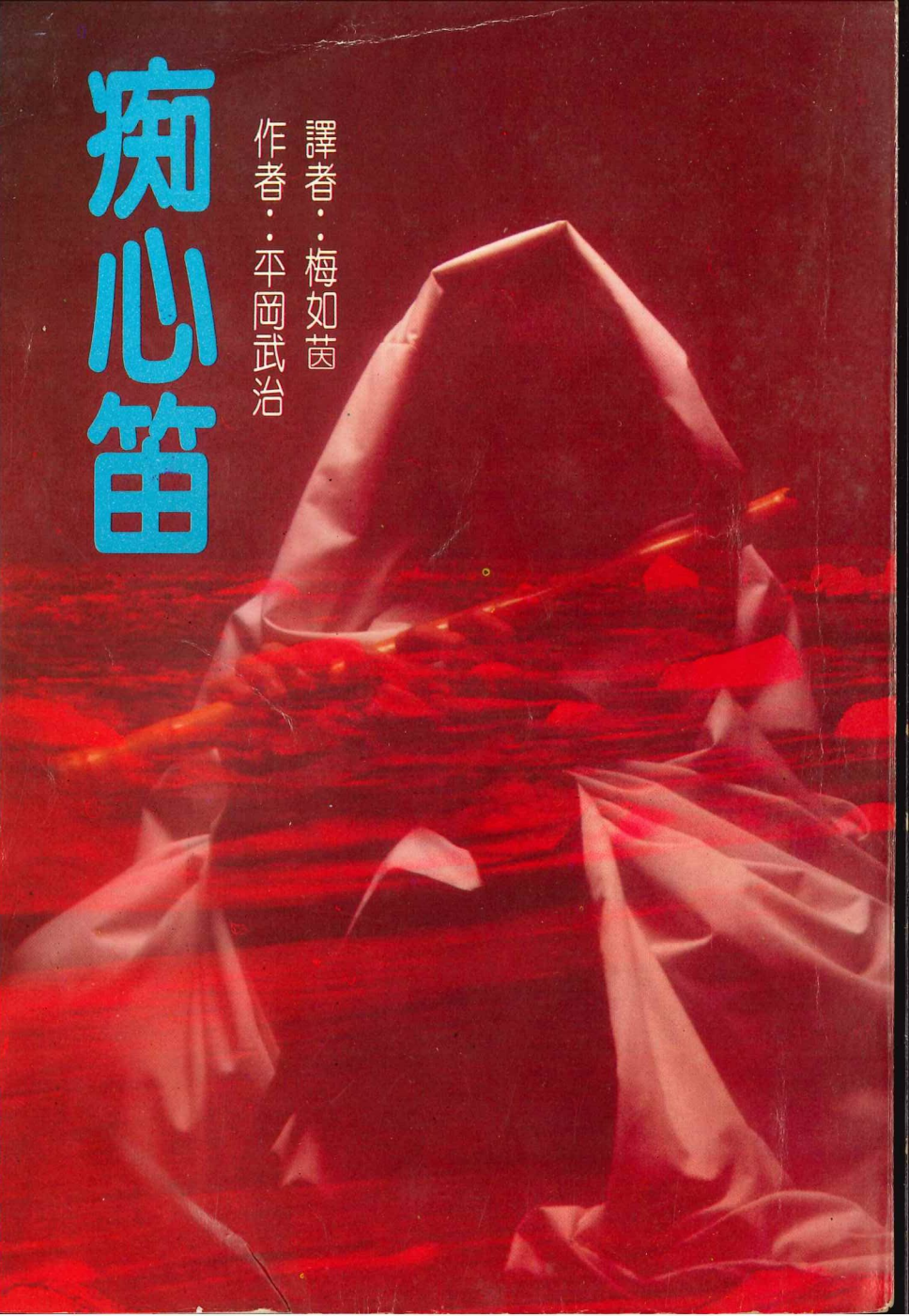
痴心笛

譯者：梅如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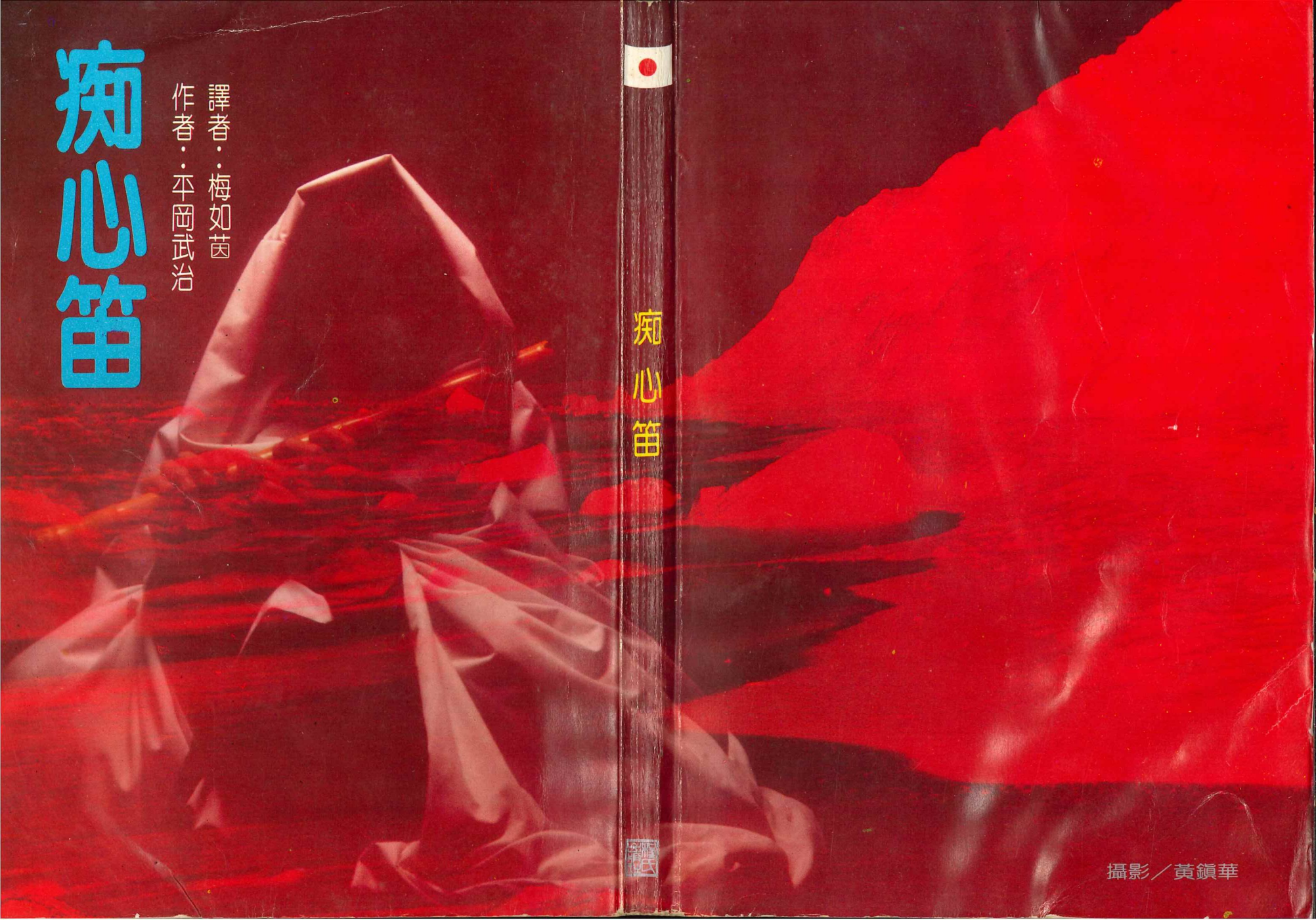
作者：平岡武治



痴心笛

譯者・梅如茵
作者・平岡武治

痴心笛



攝影／黃鎮華

痴心笛

原著：平岡武治
譯者：梅如茵

程氏出版社

目錄

手車夫之戀……一
敷粉俊男……一四
骨灰之謎……三三
酒館之夜……四五
黃金夢……六〇
復仇……七三
異感……八九
倩女謎團……一〇四
失魂遺恨……一一三
畫室芳魂……一三六
剖腹怨……一五六
沼澤幻境……一六九
按摩師的奇遇……一八一

壁上人影……一九七
眞相……二一一
靈媒……二三九
風箏禍……二四七
寡婦懲頑……二六四
湖畔女屍……二八〇
認親……二九六
痴心笛……三一一

手車夫之戀

菅原策一首次見到那個手車夫之時，就生出個很奇怪的感覺，這車夫似乎對自己心懷不軌。感覺就是那麼奇怪的一件事，幾乎是一種本能，一種心靈的感受。

那夜，菅原從冬子的寓所出來，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爲了避人耳目，菅原故意要冬子搬到這近郊來。

因爲是深夜，街上已見不到半個行人。氣候相當冷，天上開始飄起了白白的雪花。菅原把脖子儘量的往和服襯衣領內縮，心裏有點兒後悔不該迷戀冬子的肉體，和她溫存到這麼晚。若附近沒有車子，就得冒着飛絮，走過橋的那邊大街去找車子。

向寂靜的四周望了一眼，菅原暗叫了一聲僥倖。前面街角屋簷下，不是停着一輛車嗎？車輪子旁邊還掛着一盞油燈，微微的黃色火光，在黑暗裏彷彿在無力地苟延殘喘。

「有車子一定有車夫！」菅原心裏暗忖道。

「喂！拉車的，到這邊來！」菅原朝着那無力的黃光叫了一聲。

屋簷下，立刻冒出一個黑影，看來身材蠻健碩的，提起了車子的拉把飄雪使他感到寒冷，他瑟縮着把車子拖了過來。

菅原把車夫打量了一下。剪得平平的頭髮、一件條子布的短衫、褲脚爲方便跑路而緊緊的紮着、足下的草履，似乎給路面的石頭磨得快要散開來。

素來自負是個俊男子的菅原，一看那車夫方方正正，平凡的臉，便認定這種人天生就是販夫走卒。

「少爺，您到那兒去？」

似乎就眞個自慚形穢，連頭也不敢抬起，直到他開口時，才向客人望了一眼。

菅原頓被震懾住；這雙眼睛森冷詭異，它們彷彿……洞悉一切，又好像可以把人看個透明。

自命有貴族血統的菅原，在這車夫的一瞥下，趕快的把自己寓處的地址說了出來。

「是！謝謝關照！」車夫其實並沒有任何超越常軌的舉動，他退了出來，向菅原行禮道謝，與其他卑下人的行爲沒有分別。

跳入拉把內，車夫用那雙有力的手臂，抓起拉把子，就開始上路了。

一路上安靜平穩。可是，菅原爲了剛才的四目交投，心中有點不舒服。雖然車夫是很安份的在拉車；坐在車上的他，却全身都在戒備中，不似平時在歸途中總是同味着冬子那凝滑的胴體。

到了公寓的門前，菅原下了車，付了車資。在車夫的恭敬道謝和說晚安裏，菅原迫不及待的步向大門。

直到步入玄關，菅原才覺得全身輕鬆。

由付車資至進入家門，菅原是筆直走的，沒有回頭；但他却感覺，那個車夫的眼睛一直緊緊盯着自己的背心。

× × ×

步入屋裏的時候，桃子正立在臨街的窗下，一雙幽幽的眼睛，望着街外出了神。

「我回來了！」菅原冷冷的說了一句。

對這個妻子，菅原總是冷冰冰的。結婚五年，他們都還恩恩愛愛；但自從菅原遇上了冬子之後，似乎與桃子在一起生活，味同嚼蠟。

桃子對丈夫的話，像沒有聽到，一雙眼睛仍然望着街外出神。

「唉！眞是可憐，這麼個寒夜，還在街上奔波！」桃子說話的時候，視線仍未收回來。

「妳在瘋言瘋語些什麼？」菅原喝道。

桃子終於把目光轉回丈夫身上。她廿六七歲年紀，臉孔平平凡凡，身材嬌小，在剪裁適度的和服裏，倒是露出她腰部和胸脯的鼓圓。只是，在菅原來看，這具胴體他已太熟悉，對他再起不了任何吸引力。

雖是平凡的一張臉，却自有一份端莊、嫻淑，一看就知是出身教養上等人家的女子。此時，桃子的文靜臉龐，流露着一副憐憫的表情，甚至對丈夫的冷言冷語、粗暴的叱喝，顯得毫不在意。

「我是說那手車夫！」

「什麼？」桃子淡淡的回答，却使菅原幾乎整個人都跳起來。

「哪一個手車夫？」菅原的臉色，一下了變成墨黑。

「就是剛才載你回來的那一個！」桃子對丈夫的心情突變，似乎沒有了解，反倒是不假思索就回答。

記得今年初雪那夜，與冬子溫存回來，就是第一次坐那車夫的洋車。直到今夜，冬天都快要完了，菅原也忘記，到底在冬子那兒，坐過多少次那車夫的車回來。

當初對那車夫的感覺，因爲次數坐多了的關係，已經不再鮮明。菅原甚至曾問過那個車夫，怎麼會在冬子寓所的附近等生意。

原來，那車夫本來就住在那兒附近。市區客人雖多，但洋車也多；不似近郊，車子少，太太們上街，不容易僱車，在那邊接生意，反而不用競爭呢！

然而，這個已令自己提不起任何興趣的車夫，如今竟被妻子同情起來，菅原心裏很不是味道。

「妳爲什麼去注意一個車夫？」心裏起了懷疑，菅原沉着氣向妻子提出質問。

「我本來不注意的。我站在這兒，只是望你回來。見你下車之後，那車夫拉着那輛車子，沒向黑暗裏。他的背影孤孤單單，令人覺得可憐」

「下賤！」菅原忽地飛撲到妻子跟前，反手揚起，狠狠的就給桃子一記耳光。

冷不防這麼普通的事，會觸犯丈夫的惱怒。桃子撫摸着火辣辣灼痛的臉頰，跌跪地上，傷心委屈地哭起來。

手心的痛，使菅原回復了一點冷靜。有點奇怪，自己爲什麼會憤怒若此？

會是自己的妻子，向一個車夫生出了同情，引起了自己的妒意？

菅原很快就否定了這個念頭。不可能的，他對桃子已經完全沒有愛意；斷守一起，只爲了他的社會地位和富家的背景，不能容許他棄妻。而唯一令他愛戀的，就是既解風情，又體貼溫柔的冬子。

冬子與桃子相比，桃子平凡得簡直一無是處，高貴的菅原怎會爲這樣的女人有妒意。

菅原一整夜沒闔眼，老是有着一個莫名奇妙的陰影盤附在心頭。

× × ×

「策一，該起來了。」

冬子嘴裏雖然是這麼的呼喚，兩隻如水葱般柔滑的手臂却像水蛇般緊緊纏着菅原的脖子，下裳露出的象牙般的大腿，擱在菅原身上。

菅原睜開了眼睛，接觸那張使他瘋狂愛戀的臉龐時，一種貪婪的慾念在他眼神裏浮露出來。

翻個身子，冬子已給他壓在身下。

「不，不要。別忘了，留一點精力給你家的太太。我霸佔了她的丈夫，時時都使我良心自責。可是，策一！我實在離不開你，我太愛你了！」

好像戲台上那些優伶的對白，冬子很滿意自己有這樣的天才——她時時表現她的善良，深解人意的美德。

菅原確實是受感動，雨點似的吻，落遍冬子凝滑的肌膚。

「不要提那個女人，她不能和妳比！我見到她就要吐。活像死魚，不解溫情！」

冬子聽到這樣的話，心裏不知有多得意；但却用盡全身的力氣把他推開，自己像泥鰍似的跳起來。

「不要任性，十點多了，別讓太太等急呀。」

明知道眼前這個男人，碍着妻子娘家的勢位，雖然縈戀着她，却不敢在這兒留宿；怕岳父發現，鬧個小風波，也會影響面子。不若乾脆表現得大方、體貼，只要綰着這個男人的心，不愁沒有好處。

菅原也明白，自己不能不回去。冬子的話，使他重回到現實，激漲的情緒頓時冷了大半，尤其想起家中的桃子，更像被洒了盆冷水似的。

望着菅原悶悶不樂的樣子，冬子心裏覺得好不滑稽，嘴裏偏道：「別這樣子。回去對太太好一點，那樣才可以減少我一點的歉疚！」

「別說她，她簡直像個泥人。」菅原越是捨不得眼前的國色天香，就很自然的對家中那一位更討厭了，「冬子，妳不知道她多令我厭倦。尤其是近來，她總是一天到晚悶坐，連話也不說，有時候還像白痴一樣的望着我。唉！我眞後悔娶了她！」

冬子好想說，森澤家有最大的絲織廠，如果不靠森澤家的財勢，你這個自命非凡的男人，能這麼方便可以大做絲綢出口生意？

× × ×

步入黑暗的街上，菅原想到回家，想到妻子那張木訥而且只帶着白痴似的眼神，他的情緒更低落了。

縱目漆黑的街道，另一份懊惱的情緒浮起來。

自從半月前，桃子表露過她同情那個手車夫的事之後，菅原心裏就有個疙瘩。他不願意承認，那是一份妒意。

他是桃子的丈夫。即使他對桃子連半份愛意也沒有，但桃子就是他的財產，是屬於他的；無論她的身體、思想、精神，都屬於自己的，不能違背他而有任何自我的心念和行爲。

是這幾個月來的習慣，每次步出冬子寓所，他一定會向前面的屋簷下望去。

因爲，只要那手車夫在，他的人和車必定停在那個地方。

此時放眼望去，那熟悉的，掛在車輪軸上的那點微弱的黃色火光，仍舊像過去一樣，在黑暗裏，幽幽的、無力的閃耀着。

「唉！但願不是他！」明知道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然而這個願望却是心底本能發生的。

「喂！車子！」仍像往日那樣，菅原用他自以爲高貴的口氣，向屋簷那邊喚去。

他知道，只要這麼一喚，那個討厭的卑下車夫，就會趕緊的把車子拉過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使菅原的自尊也受了挫折。微光仍在那邊無力的閃動，却沒有移動的跡象。黑暗的屋簷下，也不見那卑微的車夫冒起來。

「喂！車子！」雖然菅原覺得自己剛才那一聲叫喚，在夜靜的街頭，車夫沒有理由聽不到的，但他仍然把聲音再提高的多叫一遍。

說不定，那車夫在打盹兒。

當他來到距離屋簷大概一丈左右，剎時却停了步。

他一直看到車輪軸上的小燈，在黑暗裏閃動着它那無力的火光。可是此刻，菅原向屋簷那兒望去——那有什麼火光？

「一定是油盡燈枯！」

離屋簷下不到五尺的地方，他終於看清楚了。屋簷下根本沒有洋車。

自然也沒有那個令他鄙視的車夫。

想到耗虛了的體力，菅原就不自覺的湧上了陣陣疲倦，更希望立刻飛回家中，泡在浴桶裏，讓桃子爲他擦背，給他一陣鬆弛。

絕不能在這兒乾耗時間。唯一的辦法是走到前面去，過了橋，到了大街，希望能僱到一輛車子回家。拖着有點發軟的腿，菅原終於向橋那邊走去了。

自出娘胎之後，菅原從沒走過那麼長的路，心裏詛咒了幾千遍。他素來不願意見到那個可憎的車夫，只有今夜他竟强烈的盼望車夫的出現。

結果，他的希望是落空了——過了橋，大街上也是空蕩蕩的，連半輛洋車的影子也沒有。要不是冀望只要向前走，就能僱到車子，支撐着他往前走，他眞是沒有信心，自己居然還可以靠一雙腿，走了這麼長的路。如今，家門已在望了。

長吁了一口氣，努力提起已麻痺的雙脚，驀地眼前一亮，他竟見到一輛洋車。

到了家門，才見到洋車，今夜眞是倒霉了，命運簡直就是和他開玩笑。

菅原這麼想着的時候，忽然却連苦笑都笑不出來了。

洋車竟然是從自己家門開始移動，拉車的人的背影看來竟是那麼的熟悉，尤其是那灰條子的衣服。

「他媽的，你這下流東西，原來你作弄本少爺。我要僱車回家，你他媽的偏鑽到這兒來，累得本少爺走了大半晚！」

整夜的氣，剎那間全都冒出來了。一個衝動，要上前把那個可惡的車夫，狠狠的教訓一頓。當菅原衝向前時，那車夫拉着他的洋車，已向街角盡處走了。

望着逐漸遠去的洋車，亦令菅原回復了理智。以他的身份，他怎麼可以去與一個車夫說這樣的話。何況，他已來到家門，好歹泡進浴桶，讓妻子給自己擦背才是正事。

「我回來了！」拉開大門，步上玄關，菅原像平時那樣，大聲大氣的叫道。

沒有回答。

菅原很自然向舊街的窗戶那邊望去，近日桃子很喜歡站在那兒發呆的，準是又在痴得入了神。但窗前並沒有人。

「桃子，妳死掉了？爲什麼不給我滾出來！」

一肚子的悶氣，妻子是最好的發洩對象啊！往日，自己這樣的咆哮，桃子必然會像頭被驚嚇的老鼠，一副絕望，却又不敢不面對他。只是，菅原如今罵了這麼幾句，屋內仍舊一點動靜也沒有。

「豈有此理，少爺遲一點回來，妳居然敢睡得像死豬一樣——」

火氣是越來越大，菅原咀裏罵着，人就衝入部屋。裏面沒有人，鋪好的床是空的。

「瞧妳這賤人往哪裏躲？」

怒氣，令菅原變成狂人一樣，似乎迫不及待要抓着桃子，將今夜所有的憤怒盡量發洩在妻子身上。

當他連浴室都尋遍了，仍不見妻子的影子時，往頭上冒升的血液，逐漸地下降了。

連上街也不敢的桃子，在這三更半夜，上哪兒去了？這是菅原從未想過會發生的事。空白一片的腦袋，驀地浮起了剛才的一幕。他不知道，自己怎會把這一切連在一起去想。

桃子與那車夫——

念頭才浮起，强烈的憤怒令他連疲倦也忘記了，拉開大門就衝到街上。

天色已有點魚肚白的光，但街上仍舊是靜悄悄的。沒有行人，也沒有洋車的影子。

菅原下意識的奔走了幾條街，可是，那條子衣服的車夫和他的洋車無影無踪。

× × ×

「你們可見有這樣的車夫？」

對於巴巴的跑到洋車會社去找車夫，還得要費盡唇舌，把那個該死、鄙下的車夫對跟前的人形容一遍，菅原覺得大失自己的身份。可是，在他心裏桃子的失踪，與這個手車夫絕對有關。他已明瞭，原來心頭的陰影，並不是來得莫名奇妙。他有說不出的後悔，自己怎麼笨到發生了事情才想明白此事。

「少爺，沒有這樣的車夫！」回答他的老者，滿面嚴肅，完全是曾把他的話認眞想過一遍的樣子，看不出是在說謊。

「他老是穿灰條子衣服，而且他的眼睛很特別……」

沒等菅原把話說完，那老者把腰一挺，語氣比剛才更嚴肅了：「少爺，本城的車夫，沒有一個我不認識的。我主持這會社二十年了，再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除非你是形容錯了，否則絕對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既沒有這個車夫，菅原能往那兒去找？

他明明已坐了幾個月這個車夫的車，怎可能會沒有這個車夫的存在？偏是眼前這老者的話，又無法令人不相信！

「打擾了！」向老者道謝了一聲，菅原就拖着軟綿綿的步子，離開洋車會社。人海茫茫，桃子與那車夫——

菅原擔心的，不是桃子的安危。他擔心的只是萬一桃子不回來，他的面子往哪兒放？更重要的是他拿什麼去向丈人交代。

運氣實在壞透了。正當他一片沮喪時，一個急促的聲音竟令他打了個寒顫。

「姑爺，原來你在這兒，老爺正派我到處找您呢！」

迎面奔過來的，竟是岳家的下僕賴田。

× × ×

在岳丈的書齋裏，菅原像一尊石像，連他自己也不知在這兒坐了多久。

岳丈森澤正爲女兒的自縊，痛不欲生，甚至連責備他的情緒也沒有。

被人遺忘似的扔在書齋，菅原感到自己不再尊貴。雖然書齋佈置華麗，但自己不過像被遺棄在路邊的野狗。

「唉！小姐太可憐了。要是姑爺待她是溫柔體貼，小姐何致於自縊而死！」窗外傳來的聲音，是森澤家的下女。

「早知如此，小姐嫁給光作，可能會更幸福！」是另一個下女的聲音。

「怎麼可能，光作不過是森澤家的車夫，一個車夫又怎能高攀尊貴的小姐！」

「光作暗戀着小姐那麼久，還在小姐出嫁晚上，自盡殉情。唉！當時我們還笑他癩蛤蟆，不知自量……」

「可不是，如今我們才知道光作有多偉大。他知道姑爺負心，每晚守在姑爺姘頭的家，等着把姑爺接回小姐身旁。小姐自縊了，光作一定很傷心，很恨姑爺。他一定覺得姑爺不配辦理小姐的喪事，才巴巴的把小姐的屍體送回來。比起光作，姑爺連豬狗都不如！」

「明兒抽個空，我也要去爲光作上墳，他太偉大了！我要在他墳前道歉，以前還笑他愚蠢，白白殉命……」

「現在小姐也在泉下了，泉下大概沒有貴賤之分吧？眞希望光作與小姐在泉下可以快樂！」

敷粉俊男

川村夏子步入玄關時，下女美佐已經知道，這位小姐又在發脾氣了。

「美佐！妳這個死人，看見我回來，還不上來服侍？」夏子看見美佐，立即扯着尖銳的嗓門在叫罵。

美佐與夏子同年，五歲就被買入川村家。川村夫人有六個兒子，就只有夏子這個女兒，自然愛如掌上明珠。由於家中儘是男孩子，深怕這個寶貝女兒寂寞，所以特地買個丫頭回來，好讓夏子有個伴兒。

所以，美佐雖然是下女的身份，却是自幼與夏子一塊兒長大，幼年時陪夏子玩耍，長大後就專門服侍夏子。

夏子是嬌縱慣的千金小姐，脾氣一來時，可以讓整個府邸裏的人都得不到安寧；但是平時心情好，對美佐還很好。

況且，一起長大，晝夜不離，美佐又長得冰雪聰明，很能明白夏子的性情。

此刻，夏子雖然嘴裏在叱喝着美佐，美佐仍然微笑的走上來，她已太習慣夏子的小姐脾氣。

「小姐回來了？不是人雄少爺和哲夫少爺陪妳去參神麼？怎不見兩位少爺陪妳一起回來？」美佐扶着夏子，察言辨色，隨後又逕自道：「呀！我明白了。準是兩位少爺不知好歹，得罪了小姐，是嗎？」

夏子的眉心正在打結，聽了下女的話，兩條柳眉忽然揚起，一張臉孔也變得鐵青。

「美佐，我現在正式的警告妳，以後不許在我面前，再提這兩人的名字！」夏子越說越氣，「我再聽到他們的名字，我把妳的舌頭齊根的割下來。」

本來美佐以爲自己了解夏子可是這一刻却忍不住伸出舌頭來，心裏也有點迷惘了。

據她所知，人雄少爺與哲夫表少爺，一是川村老爺世交之子，而哲夫表少爺則是川村夫人的外甥。這兩位少爺都長得一表非凡，而且又是與夏子青梅竹馬一起長大。

以美佐的了解，夏子對這兩位少爺都十分喜歡，雖然時時與他們鬧蹩扭，但兩位少爺都很能遷就夏子，就連川村老爺和夫人，心目中都暗暗在想，女兒遲早會嫁給其中的一人。

而夏子雖然沒有透露，兩個少爺之中，她比較喜歡哪一個。但美佐却了解，夏子實在很喜歡他們。往日他們鬧蹩扭，兩位少爺一定會陪小心，偏是今天似乎一切都有點不尋常。

夏子是獨自返家的，兩位少爺並沒有尾隨於後。尤其是夏子剛才所發的脾氣，簡直是說得斬釘截鐵。

「怎麼啦！小姐，兩位少爺開罪你啦？他們也是太大膽了，怎可以讓小姐獨自回來，難怪小姐要生氣。兩位少爺實在太沒有心肝了。」

美佐故意說得輕鬆，也爲夏子不平。她知道，夏子一定會忍不住，將她與兩位少爺外遊的情況吐出來的。

果然不出美佐所料，夏子立刻就接上嘴了：「哼，憑他們兩個，天大膽子也不敢讓我獨個兒回來。是他們乖乖的把我送到門口，我不許他們進來罷了。」

「乖乖，我早已想到，兩位少爺絕對不會那麼大膽！」美佐吐吐舌頭，人也更輕鬆了，「小姐，到底兩位少爺怎麼開罪你了？連請他們進來賞杯茶喝也不許？他們今天幹什麼來着？」

「美佐？妳這個饒舌的丫頭，別問長問短好不好？」夏子瞪了美佐一眼，竟不再說話，逕自的走入自己的部屋去。

夏子這種反應，美佐有點手足無措。她似乎與往日發脾氣時，有點不相同。

但是，對於夏子的脾氣，美佐自問仍能掌握。她也不理會夏子，先去外頭打了盆水，捧進夏子的屋內，侍候夏子梳洗，然後又端了點熱茶及點心進去。

在美佐來說，夏子的脾氣隔一會兒就會消散，到時再逗她說出來，讓她發洩之後，自然雨過天晴。

豈料，一切都出乎美佐意料之外。

「拿出去，我不想吃！」對美佐遞上來的點心，夏子連看也不看一眼。

「小姐，出去了大半天，肚子怎麼會不餓。生氣管生氣，餓瘦了別說老爺、夫人心疼，妳也會變得不美麗！」美佐仍是滿臉笑容的哄着這位小姐。

她知道，夏子一向都以自己的美麗而驕傲，她認爲自己此語一出必能奏效。

「美佐，妳說，我是不是眞的美麗？」夏子忽然變得十分緊張的向美佐問。

夏子呈現的表情，使美佐感到陌生。

一向自負的夏子，這時望向美佐的神色，竟是一片迷惘，而大眼睛裏也沒有了平時的自信。

「小姐，整個城裏，還有哪一家的小姐可以跟妳比較。妳當然是最美麗啊！」

對美佐來說這也並非恭維話。她自己雖然與夏子一樣，同是二八年華；但論姿色，美佐明白自己是難望夏子之項背。自己是平庸的，但夏子却出落得眞如一朵水仙花一樣，誰也無法不承認她是不折不扣的美人。

就拿人雄及哲夫兩個年青人來說，他們絕對被夏子的美艷所吸引住了。任由夏子對他們諸多留難，他們仍舊對夏子百般討好遷就。

而夏子竟剎那間，好像對自己的美艷沒有信心，難怪美佐有點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有了美佐的保證，夏子彷彿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隨着却又問：「美佐，妳猜猜，將來我的丈夫，會是怎麼樣子的呢？」

夏子這一句問話，美佐再也忍不住，「噗哧」一聲就笑起來，「哎呀！我的好小姐，妳這還需問嗎？人雄與哲夫兩位少爺，是怎麼英俊非凡的容貌。難道還要美佐給妳形容？」

「誰說我會嫁他們？」夏子非常懊惱。

「小姐，沒人說妳一定嫁給他們。但兩位少爺都對小姐那麼好，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小姐始終要在他們之中選擇一位啊！」

美佐自以爲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豈料夏子却沒由來地光火起來。

「妳這丫頭，越來越不像話了，我已經說過，以後不許再在我的面前提起他們，妳到底有耳朵沒有？妳失心瘋？妳不相信我會把妳的舌頭割下來。」

看夏子的懊惱似乎是十分認眞，美佐嚇得伸伸舌頭，滿肚子是委屈。

「眞是教人難以明白，出門之前還是好好的，又不是頭一次吵架，怎麼回來之後，就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美佐輕輕地在抱怨，不過她嘴裏眞的不敢再正面的提起兩位少爺的名字。

「別在這裏嚼舌頭，滾出去！」

夏子煩厭的白了美佐一眼，竟然開口將美佐驅逐。

「小姐，妳到底心裏有什麼……」

沒等美佐把話說完，夏子又是一聲叱喝：「滾出去，別再嚕嘛……」

夏子眞的在生氣，美佐除了覺得委屈外，只得乖乖的退出去。

×　×　×

從參神之後獨自回家，已經整整三天了。

這三天，川村府邸上下不安，因爲大家都在爲夏子擔心。

夏子彷彿眞的變了。自從回家後她不再步出房間，也不想說話，兩條柳眉日夜的蹙在一起，像是有着濃濃的心事，又像有什麼解不開的煩惱。

任川村夫人和美佐，花了多少舌頭去問，夏子却不肯把心事說出來。兩位少爺，在這三天裏都來看過夏子，只是夏子躲在房間裏，拒絕見他們。

爲了夏子的突變，川村夫婦，分別的問過人雄及哲夫二人。可是，兩個人的話完全相同，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夏子到底在發什麼脾氣。

據人雄與哲夫兩人回憶，那日因爲有個神會，才會邀夏子出去參神，湊熱鬧。

在路上的時候，夏子一直就有說有笑。在神社之前看戲，夏子還是笑瞇瞇的。但不知怎地，看完戲之後，夏子沒由來就發脾氣了。

「我還記得，看完戲，我們提議到廟裏看其他節目，夏子忽然罵我討厭，又嚷着要回家。」這是人雄少爺所憶述的。

「我以爲夏子在生人雄的氣，就哄她去逛廟會。誰料她就罵我們，說見到我們就討厭，什麼也不想看。她轉過頭就回家，還不許我們隨着她。」這是哲夫的憶述。

「後來我們見到夏子眞的往歸家的路走。雖然她嚴厲的吩咐，不許我們追着她；但她一個女孩子家又那麼漂亮，我們怎可以讓她獨自返家。萬一半途遇上流氓，有個什麼錯失，那還得了。所以儘管被她罵，還是一直護送她回到府邸門前。」

「還以爲她使小性子，鬧過了就沒有事。誰知道她回到府邸門口，轉過頭來，又把我倆罵個狗血淋頭，而且囑咐不許我們進來。」

人雄與哲夫兩人，都是追求夏子的，他們的話不會有假。可是，聽了他們的話，却又更是教人摸不着頭腦，根本就不明白夏子爲甚麼會變成這樣子。

「唉，這孩子着了什麼魔？好端端的，現在連人也不要見，話也不要說。這樣下去，我眞的擔心，會弄出什麼毛病來。」川村夫人十分擔心的說。

「女兒大了，心事就難捉摸。依我看，不會有什麼事的，也許過兩天就會好的了。」川村老爺下着結論。

× × ×

入夜，川村府邸所有的人都入夢了，只有夏子的部屋還透着燈光。

夏子還沒有睡，她在燈下，手上正拿着一把小刀，削着一個梨子。

這麼半夜三更，她還有吃梨的心情。

她削得那麼小心，梨子的皮都沒有斷。

正當她削着之時，美佐因爲擔心小姐最近的失常，輕輕地拉開房間的門，想看看夏子睡好了沒有。

當她見到夏子半夜深宵在削梨之時，忍不住就勸道：「小姐，妳要吃水果，怎麼不吩咐我來侍候？」

「別吵！」

美佐聽到夏子用非常嚴肅的聲音，向自己叱喝，嚇得整個人都傻了。

「坐下，不要張聲，不要動！」

夏子又在吩咐。當她開口之時，她手上的活動，依舊沒有停止。那個梨，已經削了一大半，而掛在刀口的梨皮一點兒也沒有斷。

美佐遵從夏子的吩咐，靜靜地坐在夏子的身旁。

不知爲什麼，美佐覺得夏子今夜特別神秘，她臉上凝重又帶着緊張的神情，似乎令美佐覺得，夏子雖然在削梨，却不是爲了口渴要吃梨那麼簡單。

她彷彿在進行着一件什麼神秘的事情一樣。

美佐覺得，自己的心跳忽然加速，似乎已意味到會發生不尋常的事。

夏子手上的活動，終於停止了。

梨子已變成白白的肉心，梨子的皮被削成長長的一條，却完整的沒有中斷。

夏子端端正正的，將梨心與梨皮都擱在塌塌米上。美佐正待開口，問夏子在弄什麼玄虛之時，只見夏子忽然低下頭，把手邊的燈光一吹。

燈熄滅了，屋內呈現了一片黑暗。

美佐心裏有說不出的恐懼。她不知道接着下來會有什麼事發生，但她却能預料今夜夏子的舉動。

夏子的房間，正存在着十分神秘的事。

黑暗裏，美佐似乎聽到夏子急促的呼吸聲，大概夏子的心情也是十分的緊張。

背心在冒汗，心跳也在加速，但精靈的美佐也明白，這絕非開口的時候。

她們所坐的方向，正對着窗戶，窗子是打開的，窗外就是庭院。

但庭院裏沒有燈，沒有人，只有星光和月色。

斜眼看夏子，却覺得她的眼睛緊緊的瞪着窗子，美佐不由得也隨着向窗子凝注。

正當美佐的目光也向窗子望去時忽然她見到，窗前出現了一張臉孔。

一張男子的臉孔。可是當美佐向那臉孔一望，心中狂跳時，耳邊已聽到夏子發出一聲驚呼。

隨着夏子的驚呼，那張臉孔——

令美佐整顆心似在胸口中跳出來的臉孔——那是一張見不到眉毛，見不到眼睛，見不到鼻子的臉孔，剎那間就消失在窗前了。

「小姐，小姐——」

美佐驚魂稍定，只覺身邊的夏子暈在地上。

她一邊手忙脚亂的抱着夏子，一邊又趕快把吹滅的燈，重新點燃起來。

在美佐的搖掇下，夏子終於徐徐醒來。

燈下，夏子的臉色慘白。

「小姐，妳沒事吧！我把夫人叫來。」

「不！美佐，不要！」

夏子雖然軟弱無力，但神智還十分清醒，連忙就阻止美佐。

「不用驚動娘親，我沒事。」

夏子已緩緩的掙脫美佐的擁抱，自己坐了起來。

「小姐，剛才——」

心中簡直就有千百個疑問，但美佐簡直不知該從何問起，而且她只有種感覺——自己是在做夢。

怎可能，一張只有嘴巴的臉孔，而且只是一幌眼間就不見了！

「美佐，妳剛才見到嗎？」夏子忽然問道。

雖然夏子沒有指明是什麼，但美佐已明白夏子一定是指那張臉孔。

美佐連忙地點頭，還加了一句：「好可怕啊！小姐，到底是什麼……？」

「美佐，我聽人說，在初一之夜只要心中虔敬，在燈下削一個梨子，而梨子的皮能够中途不斷；

在滅燈之下，將來的夫婿的容顏就會出現。所以……」

聽了夏子的話，美佐恍然大悟。以前，她也聽說過有這樣的傳說，她並不以爲是眞，想不到如今，果然……

「小姐，但剛才出現的臉孔，爲什麼沒有眼睛和鼻子？好可怕啊！」

夏子的臉色慘白，她流起眼淚來：「我不知道。美佐，我也不明白，爲什麼是那樣？將來我的丈夫要是這樣，豈不……」

看到夏子哭得傷心，美佐手足無措。

仔細想想，如果眞的有個人的臉孔，嘴唇之上竟是一片空白，那會多可怕。但世上眞會有這樣沒眼沒鼻的人麼？

以夏子的美艷，如果將來的夫婿，眞的如此……美佐想着想着，不由地也陪着哭泣。

「小姐，不會的，一定是出了問題。」

「梨子的皮沒有斷，而且我眞的很誠心……」夏子仍然傷心的在哭。

「呀！小姐，我明白了。都是我不好，一定是我，中途闖進來，所以誤了事，」美佐心中靈光一閃，她覺得自己終於找出了原因。

「眞的嗎？是眞的嗎？」夏子止了淚，看着美佐，埋怨着說：「美佐，妳爲甚麼要闖進來，破壞了我的事！」

對夏子這一番責罵，美佐是甘心情願的接受；而且她也十分自責，她覺得今夜的事，正是自己所破壞的。

「對不起，小姐。不過，每個月都有初一，下個月妳再試一次吧？」美佐一邊道歉一邊安慰夏子。

「只有如此了！」得到了下女的安慰，夏子已止住了淚，幽幽的說。

看見夏子臉上仍似心事重重，美佐想着這陣子小姐像完全變了另一個人，就乘機問道：「小姐，妳心裏到底有什麼事？妳近來瘦了許多！」

夏子以一聲長嘆，代替回答。

「小姐，我實在不明白，妳爲什麼這麼急要知道將來的夫婿是何模樣？難道除了兩位少爺外，妳還想嫁別人麼？」

「美佐，我的心事，妳不會明白的了！」夏子又在幽幽地嘆氣。

「妳不告訴我，我當然不明白。妳肯說出來，我就可以爲妳分憂了。」

「唉！美佐，我不想活了！」夏子沒有說出自己的心事，却竟自說了句喪氣話。

「小姐，妳別嚇我。好端端的，老爺夫人，每位少爺都對妳那麼疼愛，還有兩位英俊非凡的男子愛妳，妳是最幸運的人啊，怎會說這些傻話。」

美佐一直認爲，夏子是人間最幸福的女子；因此，夏子的喪氣話，她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

「美佐，妳不會明白。每個人都覺得我最幸福，但我的心事有誰知道？妳怎會了解，我一點兒也不愛人雄或哲夫，我不要嫁他們！」

夏子終於漸漸吐露自己的心事了。

「這也很簡單！小姐若不喜歡這兩位少爺，將來就讓老爺再給妳找個更理想的夫婿啊！」

「唉！美佐，妳不會明白，我已有了心上人。但我知道，我們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很想死！」

「什麼？」美佐幾乎尖叫起來。她知道，夏子除却與人雄及哲夫二人往來之外，再沒有接觸其他男子。夏子却忽然說自己有了心上人，怎怪她覺得奇怪？「小姐，他到底是誰？」

「他是我在廟前看他演戲的藝人。他好英俊，好瀟洒。我一見到他，就不由自主……」夏子的臉忽然紅起來，但聲音又十分黯然：「美佐，妳想想，他只是個流浪江湖的藝人。以我們的家世，爹娘又怎會允許我嫁給他！」

美佐聽了夏子的話，也煩惱起來。

她在川村家長大，當然明白，川村老爺是朝裏的高官，往來的全部宦海紅人。他的千金小姐，要嫁一個落魄江湖的藝人，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小姐，妳怎麼會……哎喲，眞急死人了，好端端的，妳怎能看上個這樣的人？」美佐急得頓着足說。

「美佐，這輩子如果可以和他一起，我寧願與他天涯流浪。只要能嫁到他，再苦的日子，我也甘心情願。何況，能隨着他的藝團，終年東奔西跑，也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啊！」夏子在說話的時候，神色中充滿了欣喜，眼中浮起了一種迷人的夢光。

「小姐，那是很苦的事，妳別想得太美！」美佐高聲的叫起來。

「妳不會明白的，美佐，我的心已完全交給他。只要和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再苦的生活，我也不會抱怨！」夏子用十分堅決的口氣道。

「小姐，妳別……」

「我知道，美佐。我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所以我眞的想死，我再沒有人生樂趣！」夏子用萬念俱灰的語調說道。

「小姐，妳不可以死的，妳千萬別作傻事……」到底是從小一起長大，美佐對夏子忠心耿耿，情如姊妹，這時見到夏子的模樣，她急得幾乎哭起來。

「我嫁不到心上人，我活下去也沒有意思。美佐，妳不要阻止我！」

「小姐，也許可以求求老……」美佐沒有把話說完。其實她自己也很明白，要求老爺，非但幫不了夏子，更可能會令川村老爺運用自己的權力，去害死夏子的那個藝人，以絕夏子之念，因此她自動的住了嘴。

「小姐，妳眞的定要嫁給那藝人嗎？」

夏子點點頭，却又絕望的說：「戲班快要走了。他們一離開本城，從此天涯海角，我也不知道上

那兒可以找回那個人！」

「小姐，妳別沮喪，讓我替妳想想辦法！」美佐急得直頓足。

「妳有什麼辦法，快替我想啊！」彷彿是沉溺在茫茫大海中，忽然見到一根浮木，夏子將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於美佐身上。

美佐閃動着眼睛，腦袋不斷的在活動。忽然，靈機一觸，就道：「有了！」

「怎麼樣，快告訴我啊！」夏子興奮的話。

當下，美佐把自己想好的辦法，低聲的告訴夏子。只見夏子一邊聽，一邊點頭，臉上的愁雲也逐漸變成了神采飛揚。

「事不宜遲，小姐，我馬上替妳收拾！」美佐最後說道：「只是，小姐這麼一去，美佐會想死妳了！」

「美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妳的。但爲了他，我不能不如此啊！」夏子的眼中也滾出熱淚來。

「小姐，我很捨不得妳！」美佐一邊爲夏子收拾衣物，一邊哭泣。

× × ×

戲班出發了。

夏子躲在蓬車裏，不敢露面。

雖然是離開自小生長的城市，雖然此去可能永遠也見不到爹娘的臉，心中不免有點黯然，尤其是

想到美佐，她更是依依不捨。

可是，想到身邊的俊男——她的夫婿，她就覺得自己的犧牲是十分值得的。

幸好她決定得早，當她半夜裏找到劇團，他們正忙碌收拾中，準備天亮啓程，往他鄉演出，要是走晚一步，她的夢想都會落空。

憑夏子的美艷，已令山本俊男十分傾心；尤其知道夏子甘拋繁華，與他流浪天涯，兩人就像烈火遇上乾柴，立刻燃起熾熱愛火來。

雖然知道川村家做夢也想不到，女兒竟私奔去跟一個落魄江湖的藝人；但爲了安全，夏子仍與俊男躲在車裏，不敢露面。

何況，他們剛剛相識、相戀，眞有說不盡的卿卿我我；躲在車裏，壓根兒就不想出來。

車子顚簸着前進，車裏的夏子，却感到是她生命的另一個開端，一切是那麼的有趣、新鮮。

在日落時，家鄉已在遠方。劇團在荒野中架起了帳篷，就在曠野上燒飯。飯菜之粗劣，是夏子一輩子沒有嚐過的；但心中充滿了新奇刺激，還有俊男的濃情蜜意，她對這一切不在乎。

半夜走得匆忙，今夜在這曠野才是夏子與俊男的新婚第一晚。當俊男在夏子耳畔輕輕說了幾句話時，夏子一張臉已是通紅，芳心却如鹿撞，半羞半喜之下，先衝入了帳篷之中。

滿以爲俊男亦隨着進來。豈料，等了一會兒，仍未見俊男的影子。正當夏子欲返回外邊去找俊男時，却聽到帳篷的幕掀開的聲音。

夏子曉得，進來的人必是俊男。想到俊男剛才在身邊的耳語，她羞得垂下頭，所以不敢去看進來的人。

步聲越來越近，夏子的心更是跳得很厲害。忽然，身體被俊男自背後抱起，夏子趕快地閉上眼睛。她覺得自己全身軟綿綿的，似乎已沒有半點力氣。她已意味到將發生的事，或者是期待着發生的事，只羞得她閉上眼睛，畢竟這是她從沒有嘗試過的事。

感覺一張火辣辣的唇，在她的粉臉上搜索，終於落在自己的唇上。

在俊男的熱吻下，夏子更是軟綿綿了。初嚐這個滋味，心中說不出的甜絲絲。她要將這一刻永遠記着。

悄悄的，她將眼瞇了一條縫，偷偷看看吻着她的男子。然而，她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彷彿是一塊粉團。

心中的濃情蜜意，剎那間消失。掙脫了壓住她的唇，推開了緊摟着自己的身體。

夏子瑟縮着身軀。她看得清清楚楚她臉前那個半裸的男人。那男人的一張臉，是一個粉團，像一個正在捏着的麵團人，只剛剛塑了兩片唇，還未有塑上眼睛，眉毛和鼻子。

一張還未完成的臉孔，却是活生生的一個人，而且還向自己走過來。

那團未完成的臉，那兩片唇却還在說着話。

「夏子，妳怎麼啦！是我呀，我是俊男呀！」

「你……」夏子已驚得說不出話來。

「不要怕，我們這個劇團的人，都是這樣的。我們的眼睛和眉毛，我們的鼻子是天天裝上去，畫上去，隨意的捏做，來配合我們所演的角色。今天我是俊美的少年，明天可以畫成七十歲老翁，夏子，如果妳喜歡，我可以每一天都扮成美貌的少年。」那張只有嘴巴的臉在說話。

夏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住地在發顫，她似乎已驚得完全不能思索。

那個沒有完成的臉孔，逐漸移近。那兩片唇又在動着：「不要怕，夏子，今晚是我們好日子，我們不要辜負良宵，來啊……」

「不要——」夏子使盡力氣的尖叫。

「來呀，我們要好好的……」那張只有唇的臉孔又湊過來。

黑夜的曠野，夏子的尖叫，劃破長空！

夏子被川村家的下人，在城外的曠野找回。但被找回的夏子，是一個瘋子，不再認得爹娘，連美佐也不認得。川村家除了美佐，都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就算是美佐，也只知道夏子半夜逃到劇團去找她的心上人；但以後的事，美佐也無法知道。

因爲，夏子已是瘋了。痴呆的夏子，終日喃喃自語，就是那麼一句話：「削梨的事是眞的，是眞的！」

美佐曾撞破削梨的事，美佐曾親眼見過窗子浮起的臉孔。但是，她無論怎樣聰明，也想不明白瘋了的夏子，那句自語竟就是令她致瘋的原因。

美佐再聰明，都不能想透，原來那個劇團本來就是一羣妖類組成的。

骨灰之謎

暮春三月，雨季開始了。

無論是土牆，是地板，處處濕漉漉的。這種天氣，令人渾身不舒服。

這種黃梅雨，像是永遠不會停止似的。路上到處都是泥濘不堪。趕路的人，踩在又鬆又軟的泥土裏，脚上髒兮兮，增加了趕路的困難。

因此，在這種季節趕路的人總是比較少，因爲誰都不願在這種天氣下去自找苦頭吃。

可是偏偏山田京子，就選了這麼一個令人討厭的日子裏趕路。

只見京子右手撐着紙傘，左手緊緊的抱着一個包袱。瞧她將包袱摟緊在胸前的樣子，似乎包袱裏放着十分重要的東西。

京子的步伐走得很急。她足上的那雙木屐已經沾滿了泥巴，而且，不少的爛泥還濺到她的衣服上，可是她好像完全不在乎。

泥濘的路是很難走的。京子可能是走得太急的緣故，木屐上的帶子「蹦」地斷了。她身體失去了

平衡，人也就跌倒在地上。

京子人跌倒不重要，手上的紙傘滑落一旁也無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她一直緊緊摟在前胸的包袱，也隨着她的摔倒而滾落一邊。

包袱並沒有好好的裹好。因此在它離開京子的懷抱時，立刻就鬆散了；包袱裏的東西，也隨即撒滿了一地。

包袱內的竟是一個盒子。盒子跌落在地上，蓋子打開，盒內的東西全跌落在泥濘裏——那是已撒落一地的骨灰。

骨灰落在泥濘裏，瞬即已分不出，那一些是骨灰，那一些是泥濘，它們似已結爲一體。

顧不得足痛，顧不得漂亮的衣服，京子在泥地上向前爬動，爬至骨灰撒落的地方。她緊緊的伏在地面上，臉貼着泥濘，悲痛欲絕的哭起來。

「野郎，怎麼辦？我該死，我該死，我竟連你的骨灰也保不住。嗚嗚，我竟連你最後吩咐我的事也做不到。天啊！你怎可以這樣對待我們……」

京子抓着夾有骨灰的泥巴捧到面前，她的哭叫非但絕望，簡直是地慘天愁教人聽得好不難受！的確是上天弄人。包袱內若是別的東西，掉到地上，還可以重拾起來，偏偏內裏的竟是骨灰。骨灰就跟水一樣，落在泥土裏立即就成爲一體，再高明的人亦無法將它們分開。

雨，已迅速的，使伏在地上的京子渾身濕透；然而，她已經是傷心得近乎死去了，那裏還在意其

他。

當京子哭得力竭聲嘶之時，天色更是昏暗了。

× × × ×

黃梅天氣，難得有個晴朗的時候。

半個月的毛毛雨，落得人們心頭鬱悶，今早太陽才肯從雲端裏探出來。

上路的人，忽然就多起來了。

第一個發現路上伏着一個人的是山川桃太郎——鎮上的雜貨店老板。隨同他一起的，是他店裏的伙計佐佐木。

「咦！佐佐木，前面的地上彷彿伏了一個人。好像還是個女的，會不會是暈倒了？我們上前看看！」

「是！」桃太郎看到時，佐佐木同時也看到，就是沒有吩咐，他也準備上前看看。

果然沒有料錯，伏在地上的是個女子。只是，女子臉瞧地上，山川及佐佐木無法看到這女子的面貌。

「姑娘，妳怎麼啦！」畢竟是男女有別，何況是素不相識，兩個漢子都不敢造次。

然而喚了兩聲，仍舊見地上的女子一動也不動，山川就向伙計命令了：「說不定是昏了，你扶她起來。」

當佐佐木伸手去扶地上的女子時，他立即覺得不對勁。因爲一個昏死過去的人，手脚不該那麼僵硬的。及至他將這個女人的面孔扳過來一看時，不由自主就失聲叫起來。

「是京子姑娘！」佐佐木叫喊着之時，却感到有個聲音，隨着他同時的叫。

那是自己的老板山川，當他們交投了一瞥時，彼此都有點兒尷尬；似乎他們同時醒覺，不應該讓對方曉得，自己認識眼前這個女人。

可是，他們沒有時間去解釋這個問題，因爲他們已見到一件更令他們震驚的事。

京子的咽喉插着一根銀簪，只有簪頭露在咽喉之外。就算是神仙也無法救治她了。

「好端端的，她怎麼死在這兒？」佐佐木這句話，不知問誰？

「是被殺的麼？不可能，若被殺怎會沒有掙扎？她的衣衫……還很整齊啊！」山川喃喃的說。

「難道是自殺？太奇怪了，京子姑娘要死，幹什麼不在鎭上，不在妓院裏，而要巴巴的到這裏來？」由佐佐木的口裏，可以知道了京子眞正的身份。

怪不得他們兩人同時叫出京子的名字時，都感到萬分的尷尬。本來，到妓院去尋歡作樂是尋常的事；但男人的心理就是那麼奇怪，雖然是尋常事——尤其是自己心目中相好的女子——却不希望別人知道。

兩人同時都認出了京子，則表示了另外一個答案：京子與他們都分別是相好，這是尷尬中最尷尬之事。

「現在怎麼辦？」佐佐木向他的老板詢問。「我也不知道！」山川躊躇半響，最後像下了很大的決心，道：「這樣吧，我們先躲在一邊。等其餘的人經過，發現京子的屍體，且看看其他的人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吧！」

兩個人果然就退回後面的路邊，由於今日天氣好，往來的旅人不少，隔不了多久，已有不少旅人，與他們相同，發現了京子的屍體。

半盞茶時候不到，京子的屍體前，已圍上了一大羣人。佐佐木與山川，這時才立即湊熱鬧般擁上前去。

「哎呀！鎭上最紅的姑娘，怎麼會死在這裏？」

「京子姑娘本來已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怎麼死在這裏？難道是殉情而死？」

「我們先把她抬回鎭上，報了官才講吧！」

× × × ×

鎭上的人都非常震驚。京子之死，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由於京子長得絕代風華，是妓屋裏最紅的姑娘，她給妓屋帶來很大的生意。鴇母雖然是對妓女們是極盡刻薄之能事；但對於京子，別說是換了另一副面孔，凡事也都順着京子的意思。

最重要的，早在三年前，京子已替自己贖了身。雖然，她仍留在妓屋裏，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她要離開，誰也留不住。而鴇母和龜奴們都很明白，若是京子離去，妓屋的生意不一落千丈才

怪。

在距離京子伏屍郊道十天左右，據妓屋的鴇母說：京子已經是拒絕接客，而她在這些天裏行動也變得極爲奇怪——從大清早就外出，天黑之後才回來。由於她的身份特殊，她的自出自入，沒有人敢去干涉；就如她不愛接客，誰也沒法强迫她一樣。

早出晚歸的京子，到底在外邊弄些什麼？她沒有說，也沒有人敢問；因爲京子脾氣刁蠻，妓屋裏沒有人敢開罪她。何況，京子每天回來，面色憂鬱，而且形容憔悴，這更讓大家不敢隨便詢問。

而在京子屍體被發現的前天，妓屋裏的人事後回憶，都說沒有任何的徵兆，也未聽過京子流露過半句厭世的話。她就像過去多天一樣，早早就步出妓屋。當時，誰也料不到她竟會一去不返。那天京子沒有如常的在黃昏時返回妓屋，大家也不特別掛心，只以爲是被什麼事耽擱了。誰料到次日，京子的屍體竟給抬了回來。

京子所有的積蓄，仍留在妓屋，這證明她不是死於財殺。何況，她衣履整齊，更不似被汚辱。從她的屍體和死狀看來，都只有一個可能，她是自盡而死。

好端端的，京子爲什麼要自盡，爲情死，可沒聽過京子有相好的男人？其他原因，全個妓屋，連京子生前最談得來的姊妹，也從未聽過京子有什麼煩惱或困難。

大家都這麼想，只要知道，京子死前的數天，早出晚歸，究竟是去什麼地方？或許就可以知道京子的死因。但是，沒有誰知道，那幾天京子往那裏去了。

×　×　×　×

人死如燈滅，京子在妓屋中，本來住在最漂亮的房屋。如今她人也完蛋了，房屋總不能空置；在京子下葬的第三天，鴇母就命下女去打掃及整理，準備自己住了。

當下女進入京子的房屋，不過片刻時光，就發出了陣陣驚叫。鴇母、龜奴及許多其他的妓女，聞聲都蜂湧入京子的部屋。

「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下女滿面驚愕，指着地下的臥舖，半天也不曉得回答。

「到底是什麼事？」一個龜奴不耐煩的，一邊問，一邊就去把臥舖的被子掀開。

只見被下全是沙泥，而且沙泥是濕濡的，似剛被雨水淋濕了一樣。

這時被子掀開，被內的情況，所有人都看到了，大家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要知道妓屋裏每一個人，都熟悉京子的性格。他們都了解，京子生平愛潔。她的日常生活，井井有條；在被窩裏藏滿沙泥，簡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

既然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大家的心底很本能的就聯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京子是土葬的，昨天才剛埋掉。這些沙泥，可會是……？

大家的臉色都在變，剎時間他們的背心都起了陣陣凉意。

「別管那麼多了，先把沙泥掃掉，再把被舖收拾好。」最後，鴇母是這麼吩咐下去，然後就率先

走出房屋。

那一整天，妓屋的氣氛都很特別。雖然每個人絕口不提發生於京子部屋裏的怪事，但他們都魂不守舍，比平日沉默了許多。

妓屋總到三更之後，才自熱鬧轉歸沉寂。留宿的客人，在這時候與他們的相好互擁而眠；而侍候客人的鴇母及龜奴，此時也逐漸露出了疲態。

在妓屋中掌權的鴇母，囑咐了下屬小心燈火之類的例行話之後，就逕自返回自己的房屋休息。穿過了院子，步下長廊，每一夜鴇母都是走同樣的路。在妓屋裏耽了廿多年，這兒一草一木她已熟悉得近乎麻木的了。

但今夜，當鴇母步上長廊時，不知怎地有陣遍體生寒的感覺。明明四周沒有風，却仍感到陰風陣陣，渾身的不自在，雙脚忽然像軟綿綿似的不能走路。

心裏唸着佛號，勉强打起精神，告訴自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可是，剛經過京子的房屋，她就聽到裏面有一些奇怪的聲音。

鴇母不禁連打了兩個寒顫，因爲京子的房屋裏根本就沒半個人，不應該有任何聲音才對。鴇母一想到白天的事，就不敢再流連，而要快快越過京子的房屋，返回自己的居所。

然而，驚慌是驚慌，內心的好奇，却是掩不住的。遲疑了半響，鴇母還是決定要窺探房屋裏到底發生什麼奇怪事。

當她用顫抖的手指，在紙門上刺穿一個小洞，往裏窺探之時，她簡直就嚇呆了。

鴇母記得白天明明已吩咐了下女，將京子的被舖收起來。可是現在鴇母却看到，京子的臥舖仍放在本來的位置，而臥舖上竟跪着已死去的京子。

在京子的四周，全是沙泥，跟白天所見的完全一樣。京子自己，雙手不斷地抓着那些沙泥，彷彿是從沙泥裏尋找什麼似的。她的神色，十分悲戚，口中不斷的在喃喃自語：「野郎；野郎，你在那兒[illegible]」

× × × ×

鴇母徐徐醒過來時，見到眼前的，全是妓屋裏的人。

「到底出了什麼事，好端端的，怎麼會在京子的房屋門口暈倒？」

不提京子還好，一提到京子，鴇母便失聲的大叫：「我見到京子回來，在她的房屋裏！」

一個下女扶起鴇母，遞上熱茶。待鴇母略爲定神，她見到衆人沉默的樣子，也明白大家在等她敍述此事。

於是，鴇母吁了一口氣，就將今天所遇的事，詳詳細細的向大家說出。當她說到京子嘴裏說的話時，其中一個妓女不由自主失聲叫了起來。

「哎呀，她口中竟說野郎二字，我知道了。」

此語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這個妓女。龜奴已忍不住叫了起來，說道：「柳子，妳知道什

麼？」

叫柳子的妓女，與京子最談得來。她亦曉得事態嚴重，深悔自己一時造次，這時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口了：「其實，我也有許多事不明白的，我只是盡我所知告訴大家。野郎這人，也是京子姐姐生前告訴我吧了！」

「那個野郎跟京子姐姐是同鄉，而且是隣居。在京子姐姐被賣到這裏來之前，與這個野郎已是很好的感情。自京子姐姐來了這兒，就與野郎沒有再通消息；可是，京子姐姐的心裏，從來就沒有把野郎忘記。」

「有一天，京子姐姐接到一個外地來的客人。起初，京子姐姐也認不出那客人是誰？但覺那客人十分覩覦，似乎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從未接觸過女人的。京子姐姐覺得他有趣，就逗着他。才開口便發現彼此是相同的鄉音。後來細細分辯，才知道他是自己青梅竹馬的心上人。京子姐姐自慚形穢，想到自己淪落於此，竟會遇上野郎，當時她恨不得立刻自縊而死。」

聽到這裏，大家的興趣都提高了，鴇母亦禁不住開口問道：「後來怎樣了？」

「那個野郎走了，京子姐姐很傷心，要不是我苦苦相勸，也許當晚她就已經自縊死了。以後，京子姐姐不再有歡顏。從十幾天前開始，她忽然不再接客，也是爲了野郎！」

「噢，怪不得。」鴇母現在才恍然大悟京子爲什麼會突然不肯再接客的原因。若柳子不說，這個謎還不易解開呢！

在鴇母心目中，以爲京子鬼魂的出現，已得到了解釋——她是痴心於尋不着心上人而死，故而夜夜出現。倒是一個龜奴心思縝密點，提出了一點疑問。

「奇怪，京子就算要尋找心上人，何以帶來一被舖的泥土？」

柳子被衆人以詢問的目光凝注，很驚慌的說：「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知道京子姐姐是找到了野郎的。她生前天天早出晚歸，是因爲野郎病倒了，她天天忙於去照顧他，這是有一夜她對我說的。」

「噢！竟有這樣的事，京子太痴心了。既然如此，她何以會死在郊道？那個野郎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所知的就只有這麼多。」柳子坦白的說道。

「野郎既是異鄉客，在鎭上應該沒有家。柳子，京子生前可有說過，到那裏侍候野郎？」

「沒有，我眞的不知道！」柳子回答。

「病倒異鄉，還能在什麼地方，多半在旅社吧。我們可以查查看的，總有人會知道！」這一次龜奴可有主意，疑團將漸漸地解開了。

正如龜奴所言，要在鎭上尋一個異鄉客的下落，尤其是病倒的，還有京子天天前去侍候，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到了天亮後，他們不過費了兩三頓飯的時光，已經查出野郎果然住在一家下級的旅社中。

柳子也沒有說錯，京子的確是天天往旅屋中侍奉她的心上人。只有一點，他們萬萬沒有料到，在

京子被發現伏屍荒郊前兩天，野郎已病死在旅屋中。

據旅屋一個下女透露，野郎在垂死前曾叮囑京子，要將他的遺骸帶返故鄉。下女形容，當時京子是傷心欲絕。她曾答應過野郎，無論是如何辛苦，她一定會把野郎最後的吩咐做到。

聽說，野郎嚥氣後，京子曾找人火化野郎的遺骸，但以後的事就沒有人知道了。

在荒道上京子摔了一跤，將野郎的骨灰撒落一地，與泥土混和得再分不出來。京子羞愧之下自盡的事，對妓屋及鎮上的人來說，就始終成了一個謎。

骨灰與泥混和了，野郎的遺願始終無法達到。京子在死後，寃魂還惦記着此事，夜夜出現在揀骨灰。而妓屋衆人，打齋超渡，什麼辦法也用盡了；但京子的鬼魂，却仍舊夜夜在拌着泥土，發出悲痛的哭泣。

酒館之夜

酒館在黃昏開始，生意就滔滔不絕。

但酒館一夜裏的氣氛，總是很明顯的被劃分成兩種。

三更之前，客人們多數三五成羣，乘着幾分酒意，呼盧喝雉，或者是口沫橫飛；也有人喝到酩酊大醉，打架鬧事，甚至是要驚動衙門捕快來鎮壓。

然而，三更之後，熱鬧的酒館，就會被另外一種沉鬱的氣氛所代替。有家可歸的酒客，三更前多半已經回家；與朋友在把酒言歡的，亦在酒酣耳熱後，去找更歡愉的消遣；剩下來流連在酒館的，不是獨身的流浪漢，就是懷有沉重心事、借酒澆愁的客人。

這些人戀着黃湯，心事滿懷，多半是獨自前來的客人。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一醉解千愁；一瓶在手，旁邊的一切都和他們沒有關係。

這些人多數都十分沉默，分散在各個角落，互不理睬。當先前那些喝酒目的不同的客人走後，酒館就會變成個寧靜而充滿哀愁似的世界。

通常，三更後，酒館的伙計，只需留下一兩個，其餘的都可以各自回家；因爲那些客人不大鬧事，能有足够的酒供應他們就行了。偶然有一兩個特別的客人，也是在醉後伏着哇哇大哭，或者是唉聲嘆氣，但比起熱鬧和生意最旺之時，還是容易照應得多。

今夜，酒館似乎比較特別。

三更之前，客人才只有六成左右，和平時擠得滿滿的興旺，顯得疏落了許多。

也難怪的，打從黎明開始，雨就下個不停。大雨天裏，各行各業生意都特別清淡，連酒館也不例外。攔門雨，沒特別事，誰耐煩打傘披簑的往街上跑？

過了三更，客人就更少。三五個喝悶酒的客人，各自坐着；連酒館的老板，見到生意不及平時半數，也提早回家，只囑咐留守的兩個酒保，打烊後不用把那幾個錢兒的賬送上，就逕自出門了。

倉本在這酒館裏已工作了十年，一直都是留宿在酒館的，對於三更後酒館裏那種沉寂氣氛，已習慣成麻木。

吉輔比倉本年輕，却是老板島村的小舅子，平時仗着姊夫的關係，自以爲高人一等，也不把倉本看在眼內。此刻島村前脚才踏出店門，他已伸着懶腰，打起呵欠來。

「這該死的下雨天，的的嗒嗒的不停響，人都特別累。反正只剩了這幾個醉貓，到打烊時，你一個人也可以應付得來吧，我先進裏面躺躺！」

吉輔這樣的對倉本說完，也不理會倉本有什麼反應，就踢着木屐，頭也不回，逕自進屋內去了。

心裏是很不服氣，明知奈何不了，倉本只有望着吉輔的背影，恨個咬牙切齒。

橫視店裏的幾個客人，他們雖然一排的坐在櫃枱的前面，有的已是醉得伏在枱上，有的呆望着面前的杯子，腦海裏不知在想些什麼。也有個還披着簑衣的中年酒客。持杯的手已抖得不成話，偏仍一杯一杯猛灌。更有兩個黃湯灌得臉色轉青，目光呆滯的，隨時會倒向地上似的。

這種氣氛很沉悶，只有外邊的雨聲的的嗒嗒，在靜寂裏聽來，雨聲也變得特別單調。

倉本原對這種氣氛很麻木，也不知爲了什麼，今夜竟對這種靜默不耐煩起來，一種强烈與人聊聊的慾望莫名奇妙的湧上來了。

巴巴的向店門外望，在門上的布簾下，所見的街外是漆黑的。

「多來兩個客人吧！有兩句話說說，總好過對着這幾個醉貓！」倉本心裏在道。

可是他也明白，像這種天氣，巴望再有客人，簡直就是妄想。

「唉！」

就在倉本心中盼望有新客人時，忽然一種空洞而又十分陰沉的嘆息聲響起。

倉本嚇了一跳，連忙將留在門外的視線收回來，去尋找剛才那聲嘆息是誰發出的。

根本不需要尋找，那種陰沉而又空洞的聲音，又再響起來了：「唉！酒入愁腸，我們這兒都是同樣滿懷心事的斷腸人吧！」

倉本立刻看到，說話的是那個披簑衣的中年漢子；剛才他還用已經發抖的手，一杯一杯給自己灌酒，如今居然說起話來了。

是因爲氣氛太靜，這個人的話已是突然的響起。除了那個醉得已伏在一邊的客人外，其餘的人不自覺也轉過頭來，以惘然或好奇的目光，望向那個披簑衣的酒客。

倉本更是留意。他從來不太注意酒客的，這時仔細打量，覺得這個酒客陌生得很，顯然是頭一次光顧，他該有四十多歲吧！

是酒喝得太多的關係，臉色蒼白得有點泛青，而那對給酒泡得沒有神采的眼睛，不知怎地，却令倉本覺得有種陰森的感覺。

「我想，能與大家坐在這兒，就是緣份。我是個不快樂的人，這半生除了以酒消愁，都不指望還有生趣。今夜的雨，似乎是故意把我們留在一起。我聽到雨聲，就想起從前的事。令我下半生變成酒鬼的事，我壓在心裏太久了，趁此機緣，抖出來和大家談談，也當是宣洩心頭的抑鬱——」

聲音仍是空洞冷冰，不知怎地，倉本先就有種不大自在的感覺。他本來很盼望有個人可以聊一聊，排遣一下雨夜的寂寞，但此刻他寧願不聽。

其餘的酒客，却似給這個穿簑衣的客人撩起了興緻。他們是各有心事，盼望聽聽別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失意難受，心理也會得到些微安慰。

「人不能做錯事。雖然這是無心之失，但我一生就困擾在這件錯事裏，像從此給一個無形的枷鎖

鎖着，再也逃不出來。」穿簑衣的陰沉聲音仍然繼續着：「對不起，我還未介紹我自己。小姓岸田，名信三，我是石崎鎮的農戶——」

× × × ×

初夏的天氣，這一年是反常的乾燥。

剛翻過的土，灌過了水，也沒覺得怎樣濕潤。每個人都在擔心，要不下雨，秋收時一定比不上往年一半成績。

岸田信三和其餘的人一樣，他擔心天氣，擔心收成，所以活兒比平時做得更賣力。

其實應該說，他比別人更擔憂；因爲這個秋天，岸田家有宗喜事趕着辦，特別需要花費呢。

莊稼人習慣早婚，岸田自己，十八歲就成了親。廿多年下來，家中兩老雖然相繼去世，但信三嫂子的肚皮可也爭氣，去了兩個老人家，却添了十個兒女。

長女和美，年華雙十，雖是莊稼人出身，却出落得一副美人胚子，弟妹之中就以她最漂亮。

信三夫婦，時時都以女兒的美麗自豪。無論走到那兒，人們都誇讚，和美是石崎鎮五十年來最漂亮的女子。

在岸田夫婦私心裏，這個女兒是他們下半輩子的指望和依靠。雖然，從和美十六歲起，上門說媒的就有不少，但他們夫婦始終都沒有答允過。

因爲他們覺得，像和美這樣漂亮的女兒，必定要攀一門大戶人家。和美嫁了過去，倚傍夫家財勢

，岸田家以後也不用又愁天旱，又愁雨多，要過一輩子望天打掛的莊稼人清苦生活。

千挑萬選，去年臘月，終於給信三夫婦挑到了一戶理想的人家。

那家人姓藤，是鎭上開布莊的；雖然不是首富，但也是家財萬千。

安藤家那位少爺，石崎鎭上很少人見過。有人說這位少爺有癖性，只喜歡躲在家中畫畫，不喜應酬，對父親的生意連一點樂趣也沒有。

亦有人說，這位安藤少爺不是有癖性，而是個拐腿子，爲怕別人嘲笑，所以長年累月都在家中不出門。

也有人說，安藤少爺是個麻子，太醜陋了，等閒也不肯在人前亮相。

反正傳說紛紜，但岸田信三可不管這些。他看中的是安藤的家財，女兒嫁過去是否幸福，對他來說，根本不需要擔心。只要有頭有財的親家，能佔着便宜就是他最大的目的了。

故而，安藤家說媒的人，根本不需費任何唇舌，岸田已是滿口的答允，並且在臘月的時候說定了，今年秋收就會把女兒送過男家。

儘管，把女兒一生幸福寄望在私心，岸田信三也明白，要攀安藤家這頭親家，女兒的嫁粧總不能微薄得無法見人。

就算對方明白自己嫁女的目的，是爲了以後揩點油，佔點便宜，也不得在送女過門之時，過份的讓人瞧不起。

要辦稍爲像樣的嫁粧，非錢不行生活。勉强的岸田家，又何來多餘的錢銀騰出來，只有盼望秋天的豐收。

因此，岸田信三對今年莊稼收成，比任何人更擔心，更重視。

× × × ×

是老天助岸田一家？

眼看今年會是天旱，揷秧後不久，居然來了連場的雨，秧兒都活了，而且很快的就已長到半膝之高。

也許，這是最後一年耕作了。到了明年，女兒在安藤家，爭氣爭氣，不時補貼些給娘家，岸田也就不用早晚和泥巴打交道了。

那天，岸田眼看快要到施肥的時候。

爲了女兒那份不能太薄的嫁粧，能節省一個就是一個。

山後有塊野草坡，岸田早就看中了。

那天選個陽光明媚，爲怕給別人早一步，岸田就先下手爲强，一把火，準備把野草坡上齊膝的野草燒光，作爲肥料。

望着濃烟，火勢越燒越熾。不出兩個時辰，整塊野草坡就給燒爲灰燼，不愁肥料不够。

岸田望着逐漸蔓延的火，心裏十分滿意。青草餘下的惡臭，令岸田甚至幻想，明年將可以大搖大

擺，在鎮上蹓躂，永遠可以離開這種草臭、泥巴氣味。

當他望着烈火，微笑越來越濃時，驀地風起雲湧，天竟變了。

本來一直是吹着暖和的東風——往山上的風，忽然變了方向轉成猛烈的西風。

火勢猛烈，一團一團的火燄，在急驟的西風下，向岸田所站的地方湧來。

岸田心裏發急，身子忙竄上山坡，與風向相反的地方奔去。

「眞的他媽的，怎麼天變得那麼快？」

人是活的，要避開火勢，尤其是在山坡之上，還不容易。雖然岸田心中咒罵，倒也不知道禍已燃眉。

當他退到自身安全的地方後，西風更烈了。

眼看西風更烈，一叢一叢的火舌，向剛才他立身的地方冒去時，驀地岸田大叫一聲不妙。

他已看到，剛才立身之處，背後是一間茅倉。

茅倉是他認識的，一家姓江口的田戶擁有。

此刻一堆一堆的火球，正向江口家那間茅倉迫近。

「該死，再不轉風勢，會燒及那茅倉。他奶奶的，到時省了肥料，還不够賠給人家這間茅屋。」

岸田眼看火勢已越來越近江口家的茅倉時，眞個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情急之中，附近又沒有水

源。坡上風頭火勢，要撲滅談何容易。

但岸田也顧不了這許多，拿了根竹桿，忘命似的去打着燃燒的野草。

可是，憑他一個人的力量，火乘風勢，那會容易撲熄。雖然他是忘命的打，但火勢半點沒有阻緩；相反的，連他用來撲火的竹竿都燃着了。

老天是存心和岸田過不去，風勢越來越猛，而且是正正的西風。

忽然，一團連草帶烟的火球，被烈風吹起，不偏不倚，落在江家茅房頂上——正是乾柴碰上烈火，火球一落在屋頂上，馬上就燒起來……

× × × ×

岸田信三的聲音一停，酒館裏又回復了沉靜。

的嗒的雨聲，令人的心頭更難受了，氣氛似乎比剛才更沉鬱。

每個人的呼吸都似被信三的往事噎住。

「燒了嗎？那茅房眞的燒掉嗎？」本來呆呆的、自己想着心事的酒客，此時給岸田的過去，忘掉自己的抑鬱，竟忍不住開口向岸田信三問道。

「燒了！半個時辰就燒光了！」岸田信三的聲音，仍舊是陰沉得沒有一點生氣。

「這是老天作梗，沒有辦法啊！」另一個酒客也感染了岸田的不幸，慨然地插嘴。

「一個茅倉，也要不了多少錢。岸田兄，你總賠得起吧！何況，這不竟是無心之失，也不值得你

下半輩要借酒澆愁來渡日啊！」一直沒有開口的倉本，此刻也忍不住了。

岸田信三的不幸雖然值得同情，但在他心目中，這到底不是一件值得深沉悲痛的事。

岸田信三森森的目光向倉本投了一瞥。

他將面前半杯的酒一口喝盡，然後才又用那空洞、沒有人氣似的聲音再道：「一間茅倉算不得什麼？我胼手胝足的飽一頓，餓一頓，還可以賠得起。可是，有些東西，我却是這輩子也賠不起的啊！」

「哦？」旁邊的酒客已驚異的叫起來。

「什麼？」連倉本亦忍不住了。

「人命！」岸田信三的聲調更空洞了。

「茅倉裏有人？」

整件事就眞的變得嚴重了。

一間茅倉，就算全堆收了雜物，倒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裏面有人，那就……

「人給燒死了！」

「人是活的，一見茅倉起火，難道還不可以逃出來嗎？」

「誰給燒死了？」

酒館的沉靜空氣，迅速轉爲另外一份緊張。

「我也想不到，老天是在懲罰我。人不可以立歪心，遲早會有報應的。在江口家茅房裏的，竟會……竟會是安藤家的少爺。」

就連倉本在內，所有人都禁不住倒抽一口涼氣。

雨夜的酒館，心事重重的客人，氣氛本來已令人受不了。如今，每個人的心頭，似乎給壓得更重了。

雖然大家都不熟識彼此，在岸田未開口前，他們都是各不相干的陌路人；但如今聽了岸田不幸的遭遇，似乎都給他的可怕回憶纏住了。他們彷彿同時看到，一幢變爲灰燼的茅房，一個面目不能辨認的焦炭屍體。

「多給我一瓶酒！」

其中一個酒客忽然向倉本吩咐。他自身是另一個悲劇，如今更載上了岸田的，已令他不勝負荷，只有多喝一瓶，希望醉後可以忘却一切。

倉本遞出了酒時，岸田信三的語調忽然變了，變得滿是哭音：「雖然不是我故意的，但安藤少爺到底是因我而死，尤其當初我攀這門親事，也是出於自私。我這一生，也無法原諒自己。」

向那張死灰色的臉，投以同情的一瞥外，倉本也說不出安慰的話來。他隨手拿起一瓶酒，送到岸田的面前，道：「多喝兩杯吧。也許它可以讓你暫時忘記痛苦，算是本店送你的。」

岸田伸出顫抖的手，爲自己斟上一杯。酒送往唇邊時，他却又道：「安藤少爺是個跛子，所以他

逃不出那個茅房！我這輩子也不能原諒自己！」

「我從來沒有埋怨過你——」

忽然，一個聲音接着岸田信三的話響起來。

每個人都怔住了，那是很陌生的聲音。整夜裏，他們還是頭一次聽見。不用着意去尋找聲音的來源。

剛才，在岸田信三敍述自己的往事時，只有一個人沒有聽——那就是角落裏，那個已醉得伏着的酒客。

不知什麼時候，這個酒客竟已醒來，並且抬起了他伏在桌上的面孔。

很清瘦的一張面孔，而且很漂亮的一張面孔。

雖然，酒館裏的燈火不亮，却仍可以令大家看得清楚，這張面孔不討人厭，甚至是個俊男。但隱隱的，漂亮的面孔沒有一絲血色，比一般酒鬼的臉孔更青白。

每個人看到這張臉孔時，全身就浸在恐懼裏；偏是大家的眼睛，却已離不開那一個人。

「你……你是誰？」岸田信三的酒杯在他手裏抖個不停，杯裏的酒都掉到枱面上，但他已一點也不自覺。

「你倒也很坦白，居然在陌不相識的人面前，也肯說出你利用女兒，想佔未來親家便宜的卑鄙心腸。」

那個俊男以空洞的聲音在說。

原以爲岸田的聲音已經森冷，但此刻聽到這俊男的聲音，可連一點暖氣也沒有。而且，他在說話時，目光不望任何人，只是向前直望。

望向一個遙遠而飄渺的地方。

「你究竟是誰？剛才你說……」

岸田的話還未問完，那個俊男忽然緩緩地站起來。

彷彿，他很疲乏似的，步履十分緩慢，向大雨的酒館外一步一步的行去。

「喂，你……」

岸田急促的呼喚，令已步至酒館門口的俊男停住了步，回轉頭來。

「我說過，我從來沒有埋怨你，所以你也不需要自責。」

「你是……」

非但是岸田信三，酒館中每一個人，都沐在冰水中。

「我根本不想與你的女兒結婚，雖然你的女兒在全鎮最漂亮！」

「你是安……」

「這是註定的事，岸田信三，爲了你這頭親事，當我爹決定要我娶你的女兒時，我一生唯一所愛的人，當夜就懸樑了！」俊男清秀的臉孔，忽然泛起慘淡的神色：「我本來就不肯娶親，不要妻室的

。當我知道必需要娶你的女兒時，我已覺得我一生完了。」

「和美貌如天仙，又是個性子賢淑的女子，你怎可以肯定，你們成親之後不會幸福？何況，你的愛人也死了，你難道……」岸田信三忽然像憶起了什麼事情，臉孔突然一變，竟無法把話說下去了。

那個俊男在浮現着的慘笑下，已掀開酒帘，步入黑暗的街上了。

每個人的心，那給恐懼凝結着。大家的視線，望着俊男消失的地方，良久也無法把視線轉移。酒館內更靜，靜得可以聽到彼此呼吸。

「他不是跛子，他兩隻脚走得很慢，不過像是疲倦，但走得很穩。」

一個酒客，在冷抽一口氣之後，忽然說道，「可是，我不明白，他怎會逃不出火場的？」

「難道他存心要死？」

「但他爲什麼要一心求死？」

「他不是說了嗎？他不要娶岸田的女兒。他的愛人在他訂親時，便以懸樑殉愛了，他當然是萬念俱灰。」

「不！」岸田終於有話了，「我現在明白了。我心中的枷鎖，終於可以解開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記得，在我與安藤家訂了女兒的親事不久，鎭上開雜貨店的杉蒲老板好端端的懸樑死了。當

時大家都很奇怪，杉蒲老板不過三十八歲，生意做得好好的，妻子還未娶，怎麼忽然自殺？原來他與安藤少爺——」岸田不用說下去，所有的人都明白過來。

酒後再加上一場詭異的經歷，幾個酒客，不期然的都想嘔吐，而且已開始在吐。

黃金夢

午後的陽光，依然熱毒。

在大太陽下趕路，實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特別是在山裏，四下杳無人烟，也許還要翻越兩個高山，才可以到達有人迹的稀疏村鎭。

秋山本五郎是個浪人，對於趕路、對於穿越無人的荒野，已經是十分習慣的事。

他是一個浪人，他相信自己的劍。憑一劍在手，就算半夜跳出了什麼孤鬼野獸，他便連怕也不用怕呢！

此刻，他知道自己處於深山之內，要翻過兩座大山，才可以到前面的村鎭。這條路，過去他也曾經走過，因此雖然明知荒凉，但他硬是不害怕。

毒辣的烈日，令本五郎汗流夾背，足下的草履，也染濕了他的汗水。最令他懊惱的，是這雙草履在進山之前買的。新的草履穿在脚上，趕不了多少路，已磨得他的脚掌起了水泡。

不想停下來歇歇也不可能，因爲他要撕下衣服一角，裹着雙脚。否則，再趕兩天路，任皮粗肉厚，新草履仍然可以讓他的脚吃不消。

揀個樹蔭坐下，裹好了雙脚之後，仰望一下熱毒的太陽。本五郎覺得口渴已極，於是解下了水囊，把頭一仰，就解決了半個水囊的水。

三年前，他走過這條山路。他知道在不遠的地方有條小溪，他可以在那裏再把水囊裝滿，所以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會給渴死。

歇了一會，本五郎又繼續他的路程了。

本五郎不會迷路。浪人的本領，尤其對方向感而言，是特別敏銳的。終於，他三年前曾經過的小溪，又在他的眼前了。

然而，眼前的小溪令本五郎張大了嘴巴，驚得說不出話來。

陽光燦爛，照在小溪之上。不知怎地，本來是清澈的溪水，像泛起了耀眼金色的光粼。

令他目定口呆的，是因爲他看到，小溪之中竟然佈滿了人。

在這個荒僻的深山裏，明明該是杳無人迹的，怎麼可能會充滿了人。

而最令本五郎驚奇的，這些人彷彿都十分忙碌。他們都站立在溪水裏，每個人埋頭地，用雙手用箕箕，用竹篩子，都在淘着溪流裏的砂。

大家是那麼的專注，做着自己的工作，幾乎是沒有人開口說話，彷彿把溪裏的砂挖出來，就是他們唯一要做的事。

「這些人在幹什麼？」

不過是片刻時間，本五郎却見到其中有一個人，把竹籮子裏的溪水漏盡，以欣喜若狂的神色，將殘餘在竹籮裏的砂石，挑了又挑，撥了又撥，而剎那間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將所有砂子全倒進懷中。

砂子在倒進懷中的時候，本五郎覺得，這些砂子在陽光的反射下，十分耀眼。

「噢，我明白了！」

「淘金，這些人全在淘金。」

證實了自己這個想法的時候，本五郎整個人也變得十分興奮。

溪流是沒有主人的，既然這些人可以自由的在淘金，爲什麼他不可以？

手上雖然沒有任何工具，但本五郎猛然憶起，自己頭上有個竹笠。在這時候，竹笠正派得上用場呢！

解下竹笠，本五郎也不管別人的反應；事實上，別人根本也沒有任何反應。他連草履也沒脫，也不管溪水沾濕衣衫，人已跳入溪中。

所有的人都在淘着金砂，忽然出現多一個人，他們並不在乎。

寶物就埋在脚下，誰的手快，誰就可以找到最多。

本五郎用竹笠挖起溪底的一大堆砂，濾清了溪水後，他便開始在竹笠裏細挑。

可是，砂就是砂，却只是普通的砂，不是金砂。

本五郎並不氣餒。當下，他把砂扔到岸邊，又去作第二次的努力。

第二次努力仍然失敗。

第三次的努力也是！

第四次，第五次，六次……汗流夾背，腰子也逐漸有點酸酸的感覺。

陽光也逐漸的偏側了，本五郎向身邊的人望了一眼。似乎周圍的淘金人，耐性都比他要好。他們不介意本五郎這個陌生人，平白無端也來分一杯羹，他們只是專注的去尋求他們的發財美夢。

本五郎細細的留意，大部份的人，無論他們用雙手去挖，用篩子去淘，但結果與自己差不了多少。

其間，他偶而也看見有人發出一聲歡呼，將金澄澄的砂子，往懷裏裝。

「是有金砂。不過，定是要自己的努力去尋！」這是本五郎留意觀察之後得出的結論。

本五郎受到了身邊的人之鼓勵，又再彎下身繼續去淘。然而，他特別的倒楣，淘來淘去，就連一點兒金砂也淘不到。

心中十分不服氣，又不願意就這麼放棄機會。當本五郎淘着淘着之際，忽然眼前有一個很奇怪的動作，吸引了他的注意。

雖然他仍然在淘着，但是他的眼睛却全神貫注，望着身畔的那個動作。

他留意到了，那個人正以十分鬼祟的手法，把一抹耀眼的砂子，悄悄的、掩掩藏藏的，倒進身上

掛着的布袋。

又一次證明，是有金砂，而且是十分大量的金砂。

跳進小溪之後，本五郎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量的金砂。

很不服氣的，他又繼續撈他的砂。事實已證明，溪裏是有黃金沒錯，他沒道理沒有別人幸運。

當本五郎在挖時，右側稍後的人，又再用同樣鬼鬼祟祟的動作，小心翼翼的，又把盈掌滿握的金砂，再收進自己的口袋裏。

第一次見到這個鬼祟的動作時，本五郎只覺得興奮；因爲那是證明了這兒有大量的金砂。但第二次見到同樣的動作時，他的腦筋立刻就生出了變化。

不可能是那人特別幸運。但他一把又一把的淘到金砂，而自己却什麼也淘不到，這其中必然有一番道理。

本五郎很不服氣，當下，他悄悄的稍爲把頭側起，細細去打量那個幸運兒。

只見背後的漢子，長得非常的鬼祟，他的臉貌簡直與他的動作完全一樣。

他沒有使用任何工具去淘砂，他不過是憑自己的雙手，探進水裏去挖。

可是，他能挖出來的，一把又一把的，金砂多於黃砂。他似乎眞是特別的幸運。

「怎可能如此？」本五郎費盡了腦汁在思索，終於，他恍然大悟，「對了，他所挖的地方一定就是金砂積聚的地方。我們在別處挖，自然是什麼也挖不到。」

當本五郎想到這裏之時，他更細細的留意了。

許多人在一個地方，淘不到金砂，就會在另外一個地方去淘。那些人不住地慢慢在溪水裏面移動，改變着方向。只有本五郎背後那個人，雙脚像兩個鐵樁子一樣，緊緊的插牢在那個地方，一動也不動。

「眞的是幸運兒啊！」

雖然，本五郎自覺發現了這個秘密，也只是由衷的羨慕，並沒有任何的企圖。

既然溪內有金，一定不止一個地方可以淘得到。人家幸運，可能自己也會比他更幸運。

剛才只不過是自己笨蛋而已，不會移動陣地。如今，本五郎也改變了方式。

× × × ×

本五郎眞的是倒了八輩子的楣。別人淘金，在他身邊周圍的人，似乎人人大有所獲；但就只有他，淘了那麼久，竟然什麼也淘不出來。

連一粒金砂也未見過。

太陽已開始西沉了，溪邊也有不少人歇息了，他們在吃着自己的乾糧。有的却在輕輕的，彼此交換着一天的成果；也有些人在忙着燃起燈籠，準備挑燈夜淘。

本五郎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咕作響；可是，他帶來的乾糧，早已吃盡。

不過，肚子餓，對一個浪人來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有許多方法，能够解決肚餓的問題。

反正，在山野上，對本五郎來說，到處均是可以吃的東西。

從溪流裏跳出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尋找食物。

當本五郎來到一個大竹林的時候，他就十分的有把握，以後的幾天他的食糧全在這兒了。

本五郎蹲在竹林下，以他的長劍替代鋤子，開始往竹下的根去挖。

挖了一會兒，忽然一種奇特的聲音，吸引得本五郎停下了手來。

明明這個竹林沒有人，所有淘金的人都留在溪邊，莫非是黃昏的歸鴉。

但要是歸鴉，怎麼可能令竹葉震動得如此厲害？

仰着頭，在竹樹叢中，他竟看到一條人影。

人影的衣衫是他所熟悉的。灰格子的衣衫，不正是那個在他的右側，一把一把的淘金的「幸運兒」嗎？

「奇怪！莫非他也是來淘竹筍的？」

本五郎心念正動時，他又看見那個「幸運兒」，正在不遠處的一棵竹樹，用靈活的動作，像猴子一樣，爬到竹樹的半高。

「他到底要幹什麼？」

那個幸運兒的活動，實在是太鬼祟了。本五郎幾乎立刻就可以肯定，這人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於是，他繼續小心的偷看著。

只見那在樹上的幸運兒，正拿着他盛滿金砂的布袋，將那些金砂，倒在其中的一個竹節裏。

這斷的動作十分小心，也十分迅速。把金砂藏好，他的身子，像箭一樣的滑下來，像隻夜貓子似的，極爲迅速，就飄離竹林走了。

望着那斷的背影遠去，本五郎才大大的吸了口氣。

凝視着面前的竹樹，本五郎呆了半響，忍不住擊節讚嘆起來。

「唉，實在是好聰明的傢伙。誰都不會想到，把金砂藏在這兒。竹樹是不動的，竹心是空的，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兒更爲安全妥當？任誰再聰明，也不會想到，一株竹樹之中竟埋藏着寶貴的金砂。」

悟出了這個道理，本五郎越發佩服那漢子。他迅速的挖了那個竹筍，就往溪邊再走了。

他也想爭取更多的時間，他希望可以像那個聰明的幸運兒一樣，可以挖到許多許多的金砂。

然而，當他視線望到小溪時，他被那邊吵鬧的人聲弄得却步了。

溪邊已有不少燈籠燃亮，所以四下雖然黑暗，但溪邊却是光如白晝。

「這地方是你私有的？我們爲什麼不能佔！」

「這兒一直是我挖的，你們怎可以——」距離不過是兩丈，但本五郎的目力還可以看到，在紅着脖子嘶叫的，正是那個剛在竹樹林裏藏好金砂的漢子。

「我們已經在這兒了，你滾吧！」

「不！這地方是我的。」

本五郎已經可以明白了。原來，留意着那漢子的淘金，大有所獲，並不止自己一個人。其實，在這條溪流上，所有淘金的人都在留意。

他們定是趁這漢子走開去藏金的時候，佔據了這個地方。而這漢子回來，發現自己的有利陣地被覇佔了，自然就開聲的抗議。

接下來的情形，是本五郎所預料到的，那個「幸運兒」被打了。

可是，情況出乎本五郎的意料之外的，那些人竟比什麼還要兇狠。那本來又聰明又幸運的漢子，剎那間，居然給其餘的人打得奄奄一息。

當那漢子在水裏掙扎着爬起來之時，已經是全身乏力、軟綿綿的。而其中一個壯漢，似乎還是意猶未足，又將他整個人自溪水中揪出來，往岸邊一擲。

幸運兒的身子一跌，不偏不倚，腦門撞在岸邊的石上，慘叫一聲，腦袋給撞了個粉碎。

「這些人都瘋啦？眞是財迷心竅，金砂已經把他們的良知全都埋沒了！」

本五郎正在那麼想的時候，忽然他又見到干戈並不由此而平息。

那些爭陣地的人，對岸邊出了人命，毫不動容。他們由對付一個人，而變成了混戰。每個人對那個有利的陣地，早存覬覦的心。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可以爭取得到。誰也不甘心陣地被覇佔。

而要爭取到這個陣地，在沒有法律、沒有公義之下，拳頭、武力就是最好的武器。誰的武力最大，誰就是可以致富的人。

眼看着溪裏的人像瘋狂一般毆鬪的時候，本五郎的神智似乎特別的冷靜，他絕對沒有想加入戰團中。

他的腦筋靈機一動，心中不由自主的歡呼起來。

「哈！眞是天助我也！老天爺對我特別的眷顧。本來，我不想窺探別人的黃金，但那幸運兒已經死了。竹樹裏的金砂，擱在那兒也是白擱，我可以垂手得那些金砂。要不是剛才挖竹筍，讓我知道那個秘密，金砂藏於竹樹裏這個秘密，千百年後都不爲人發覺，那就是太可惜了。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因此，那邊的人，還在爲金砂在浴血時，這邊的本五郎，却是不費吹灰之力，將藏過金砂的一個竹節，用長劍砍了下來。

他根本不需要再費心思了。

× × × ×

「老闆，金砂你們要不要？」

步進銀樓裏時，本五郎聲音也響亮了。

雖然混身髒兮兮的，却覺得自己是很有氣派。

「什麼金砂？純度有多少？」

老板的內行話，可讓本五郎張大了嘴巴，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噢，我可不知道啊！什麼純度，反正金砂就是金砂，是黃澄澄的金砂。」

老板聽到本五郎的話，却覺得他像半瘋半痴的，開始懷疑這個來歷不明的浪人，到底在鬧什麼玄虛？

「這兒是做生意的地方，老兒，沒有人有空閒和你鬧着玩的！」

老板那種態度，令本五郎十分氣憤，「拍」的一聲，他將竹筒扔到老板的櫃枱上。

「別這種態度，全是金砂，你自己看看值多少？足足有十來斤，只怕你的銀樓，所有銀兩全拿出來，還不足够買這些金砂！」

本五郎的神氣，令那老板愣了一愣，望着面前青幽幽的竹節，幾乎不敢動手去打開它。

「打開它，不要怕啊！你買不起，我可以拿到別家去！」本五郎更神氣了，甚至眼睛也抬起來了，不再去看這個滿身銅臭的生意人一眼。

想像中，這老板把竹筒內的金沙倒出，一定會嚇得發出驚叫。

偏是想像與事實，往往是完全相反的。耳畔裏傳來的，不是驚呼，而是一聲冷哼！

「你這人實在太豈有此理了，居然敢拿一堆泥沙來和老子開玩笑！」

「什麼泥砂？——」

當本五郎垂下頭時，他的質問只說到一半，不由自主的硬生生再吞回去。

他的眼睛怒凸，望着櫃枱上的東西，嘴巴驚異得張開，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沒有金砂，撒滿整櫃枱的，就是泥砂——像他自己曾經用竹笠，自溪裏撈出來的泥砂一樣。

「你這樣消遣老子，是活得不耐煩了。別以爲你是一個浪人，手上有劍，我就會對你畏懼。你實在太豈有此理了——」

雖然被別人辱罵，但本五郎却還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怎麼可能只是泥砂？

就算本五郎是錯看了，那已被打死的幸運兒，不是每一次都淘到金砂嗎？但幸運兒是個聰明人，如果他所淘的不是金砂，又何苦巴巴的，把它們藏在竹節之中？

「不！我不服氣！這是不可能的——」

抓住竹筒和那些一文不值的泥砂，本五郎衝出了銀樓，他還是要去尋找答案。

尾聲

要尋答案，只有再回到那條小溪。

當本五郎再回到那條小溪畔之時，他已被遠遠的情景嚇呆了。

小溪還是那麼熱鬧，還是擠滿了淘金的人。

淘金的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們都在全神貫注的在溪裏淘。他們每個人的動作，與本五郎上次去到溪畔時所見的，完全是一模一樣。

彷彿，千百年來，這些人就已經在這兒淘金一樣。

最令本五郎却步的是，他竟看到那個明明已被打死，金砂淘得最多的幸運兒，又正在那個有利陣地上，鬼鬼祟祟的動作，把他淘到的金砂，一把一把的往布袋裏塞。

他沒有死，或者他又重活過來？

「我的天！我竟是與……」本五郎嚇得呆了，他的話說不下去，人却在踉蹌的往後退。

當他不斷退後時，溪裏的人逐漸消失。當他退到樹叢旁邊，眼前的小溪就是寧靜的小溪，一個人也沒有，所有在淘金的人剎那間已沒有踪影。

本五郎想笑，但已笑不出來。

他只是做了一個黃金夢。

幾天之前，他竟是與一堆鬼魂在一起淘金。

這兒也許曾經有金砂，不過該是好多年前。

淘金的人早已經死了，金砂也變了泥砂。他不過是被鬼迷了，他在做着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黃金夢！

復仇

「大家請先歇一會兒吧！大家辛苦了這麼久，都很疲倦了，」負責人對穿着禮服的喪家們，用十分禮貌而充滿同情的口吻說道：「這兒有些茶水，大家請隨便用。」

喪家之中，年青的世保，用不耐煩的口氣問：「要等多久才可以？」

此語一出，他的家人立即向他投來各種不同的目光。世保的話說得太輕率了，尤其在親友面前他怎可以顯示出他的不耐煩？這是太失禮的事。

就連那個負責人似乎也感到世保的話非常突然；但他却只是輕輕的，在眼角間以不着的痕迹，略爲流露了這份心間的驚訝，隨着却用恭敬的聲音回答：「不會太快。總得要等一個時辰，火化的工程，才可以完成。」

親人的死亡，喪家是應該表現出他們的痛不欲生才對。在死者的屍體剛送入火化台時，親人居然就顯出不耐煩，這種丟臉的事令人好不尷尬呀！

但總不成在親友面前，對冒失的世保再加以責怪，那就更是失禮了。

家人的沉默，令世保顯得更不耐煩。剛才的問話，他是知道語出驚人。因此，此刻他就是再不耐，也沒有再問出第二句冒失的話。

火化場的負責人道歉了一聲，也退下去忙自己的。坐在廳堂裏的人，沒有人開口。

世保雖然不再開口，逕自在廳堂裏踱着方步。

「世保，你給我坐下來，好不好？」

世保的父親但馬，終於忍不住，以不耐煩及嚴肅的口氣向兒子喝道。

「爹，人就這麼兒戲？好端端的一個人，不過一個時辰，就變成一堆灰燼？」

世保不理父親的警告，反而用一種感嘆、驚異的口吻，說着令人不安的話。

「你別開口好不好！」想起快要變爲灰燼的親人，但馬氣憤的向世保喝道。

世保對父親的吆喝，似乎很感意外。他在驚愕中，却忍不住又低聲的喃喃自語，像是對父親的叱喝，如果自己馬上噤若寒蟬，就會在親友面前，極爲丟臉一樣。但聽他低聲的在說道：「你們又何苦傷心，大哥不死也死了，又無法救得活的。」

雖說只是低喃，但因爲廳裏的氣氛十分肅穆、靜寂，因此世保的話，大家仍然是聽得清清楚楚。而他這幾句話，令所有的人的目光，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包括了世保的家人、世保的親友，他們望着世保的目光，都充滿着不滿、驚訝和憤怒。

但馬給兒子這幾句話，氣得幾乎當場吐血。本來，在諸親友好的臉前，他還想保持幾分尊嚴；但

世保的話，實在是太過份了，使他忍無可忍的跳起來。

「你這畜生！你可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父親紅着眼睛，瞪住世保。由於世保是個脾氣暴躁的人，因此馬上就反唇相譏。也不理會有多少親友在場，他紅着脖子就道：「爹！我說錯了嗎？大哥身體在這兩年來就不大好，尤其是近兩個月。你總應該想到，他的死是遲早的事，傷心又有什麼用？」

「你……你——」但馬對長子之死痛心疾首。世保居然還說出這樣子涼薄的話來，他只覺心間鮮血在往上湧，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而妻子在旁，對世保的話又挑起了悲傷，淚水簌簌湧出。幾個妯娌之類的婦女，也顧不得但馬父子的口角，忙上前低聲安慰這個婦人。

「世保，你少開句口吧。你怎可以在這種時候，說出這樣大逆不道的話來。難道你兄長的死，你連一點難過也沒有麼？你的確是太過份了。」

說話的是世保的舅舅佐藤。他是個極爲嚴肅的長者，尤其是他說話的時候，自有一份懾人的氣派。連世保這麼吊兒郎當、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聽到舅舅一開口的指責，竟然也低下頭來，咬着唇不敢開口。

但是，世保的神態，仍舊是一副並不服氣的模樣。同時，他的目光流露出一種難解、冷漠、並帶着嘲諷的神色，冷冷的步出廳堂。

目送兒子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外，但馬仍掩不住憤怒，用激動的口氣向他這大舅佐藤說道：「這畜生，這孽種，我恨不得把他宰了。我前生不知是作了什麼冤孽事，兩個兒子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本來我一輩子的寄望都在太郎身上；誰料這孩子命短，我……」

儘管是個堅强的人，但說到亡子，禁不住老淚縱橫，聲音也哽咽起來。話說到一半，已經無法再說下去。那邊但馬的妻子，聽到丈夫的話，又開始哭得呼天搶地起來。

「我那可憐的孩子，老天罰我吧，爲什麼要奪去我兒子的命。老爺，我如今就只有世保這個兒子，你息息怒吧！你切不可再……」

妻子的話，但馬何嘗不明白，長子去世了，如今就只餘下世保。就算次子再不長進，自己亦無法眞的狠下心把他宰了，到底他們只剩下這個兒子好傳宗接代。

就在這時候，火化場的負責人，走了進來說道：「各位，死者已經火化了，請大家隨我來吧！」

但馬夫婦立刻忍住了傷心和眼淚，與其他的親友，魚貫的隨着負責人步出廳堂。

至於本來就在走廊上佇立的世保，也就用冷漠的態度，隨在衆人的背後一起出去。

當他們來到剛才把死者遺體送去燃燒的地方，他們都變得非常嚴肅，數十隻眼睛望着仵工們，將送往火爐內、盛載屍體的鐵架子再度地移出來。

他們的表情麻木，似乎已漠視於生命的眞諦。生命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歡樂也好，悲哀也好，到頭來仍不過是化爲灰燼。

鐵架子拉了出來，撲面而來的是一陣熱氣，親屬們不由自主都退了一步。

而在鐵架上，太郎的骨灰泛白。除了頭蓋骨和骨盤，還保持着一點形狀之外，其餘的就慘白的散佈在架子的上面。

仵工們漫不經心，又似乎是極爲殘酷的，將架上的骨骼，用扒子隨便的翻動兩下。那些本來還有點兒形狀的骨骼，在扒棍下，立即變爲粉碎。

但馬夫人見到仵工這種動作，有點兒心如刀割的感受。眼前的大兒子，曾在她的身體裏孕育，曾滲着她的血和肉。但如今，被一些陌生人不經意的扒動着，就碎成片片，生命竟是如此兒戲，好像噩夢般靠不住。

火化場的負責人，看透了這些遺屬的心理，便用和藹的口吻解釋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把骨灰扒碎，不易放入骨灰罐裏。」

「就請各位親屬開始撿骨吧！」負責人說着，將兩雙竹筷，分別遞給最前面的但馬夫婦。

但馬强忍着心中的哀傷，灰白着臉色，將竹筷伸出去，在那堆灰燼裏撿出一塊已不知變成什麼形狀的小骨，放入光溜溜白瓷燒成的骨灰罐內。

給仵工扒碎了的骨灰，分成各種不同的形狀，有些似蟬殼般的薄而尖，而每一片都顯得輕巧和乾淨。

「好漂亮和結實的靈骨啊！」世保在挑着這些骨灰時，不由自主的說道。

今天世保已說了很多不應該說的話，尤其此刻他的話對死者簡直是一番輕蔑和不敬。所以，所有親朋的不滿，又再落於他的身上。

世保的舉動，看來是十分的輕佻。他用筷子，在面前的骨灰上挑選着，終於揀選了一塊最大的骨片。

筷子上的骨片，遞到了世保的眼前，他放在眼前，定定的望着面前的骨片，好像是去鑑定什麼一樣？而久久也未將骨片放入罐子內。

最後，世保的唇角再泛起了一絲冷笑；冷笑一聲後，終於他將那骨片送入罐裏。

該是退下，讓下一個親友撿骨，可是世保接下來的動作更是驚世駭俗——他居然放下筷子，在骨灰堆裏，又揀了另一片靈骨上來。

「老板！」抓着骨片的世保，根本不理會衆人對自己憤怒及不能忍受的眼光，竟是向火化場負責人叫道：「請你過來看看！」

這下的招呼，連那負責人也感到驚異。當他步到世保的面前時，見到世保的神色，剎那間變得十分的莊重、嚴肅。

「你說！這眞的是家兄的靈骨麼？」世保以非常冷峻的口氣，向負責人喝道。

負責人臉色微變，立刻回答：「少爺，你怎可以這麼懷疑，這當然是尊兄的靈骨。在引起靈火把遺骸火化時，大家都親眼見過啊！」

佐藤見到外甥又在橫加枝節，把臉一沉，向世保喝道：「你又在胡鬧些什麼？」

這一次，世保對舅舅的責備，乾脆來個不聽不聞，仍用冷冰冰的口氣，把手上的骨灰向負責人一遞，就道：「你自己看個清楚吧！」

負責人把那塊尚有餘溫、白色的骨片拿在手裏，仔細的端詳了一下；而他的臉色也逐漸地轉爲蒼白。

「你看清楚了沒有？」世保的語氣也更爲凝重了。

「是！眞是奇妙！」負責人神色一端，他接着下來的話，令在場的人全都聳然：「白骨之上，竟有斑點。少爺，這可是不祥之兆啊！」

火化場的負責人此語一出，其餘的人全都聳然起來，他們立刻都擁向佈滿骨灰的鐵架子旁但馬與佐藤，是最靠近骨灰的旁邊了。此時，他們兩人同時都拾起一片骨灰，仔細的端詳。果然白色的骨灰上有些形狀不規則，色澤却是均勻呈現淡紅的斑點。

由於斑點的分佈很平均，如果不是把眼睛湊近去看，還眞的不容易看出來。

在每個人的驚愕中，世保又拾起了另一片骨灰，冷冷的說：「每一塊靈骨，都有這種斑點，你們自己仔細看！」

世保說着，把靈骨輕輕的用雙指一捏，靈骨立刻化成粉末，在他的指縫間落了下來。

壓根兒不理會父母及親友，會作出怎麼樣的反應，世保就逕自先離開了現場。

× × × ×

但馬家的兩個兒子，簡直就是極端，鎮上所有人提起他們，都是一致的評價。

太郎溫文爾雅，才華絕頂。但馬族的生意，他一直打理得井井有條，而且是個出了名的孝順兒子，從小至大，從來就沒有做過任何一件讓父母不高興的事。

而世保與太郎恰恰相反。人們也常常在背後的諷刺，出自同一父母體的兄弟，差異竟會大得如此的令人不能置信，實在是奇怪的事。

世保天生叛逆，雖是出身大富之家，但無論言語行爲，與販夫走卒毫無分別。他從小就把雙親的教導當作耳邊風；長大之後，終日不是流連酒館賭坊，就是在風月場所打架鬧事，債主上門討賭帳的事不時發生。

爲了世保這些行爲，但馬的妻子也不知道哭了多少回。而但馬拷打鞭笞，種種刑罰都用盡了，世保依然連半點改進也沒有。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世保在家中是個不受重視的人物。

至於他與太郎兄弟的感情，亦是淡漠非常。特別是他們兄弟倆長大之後，從來也沒有人見過他們兄弟倆會一起出外。往來但馬家的親友，也未見這對兄弟碰頭，有什麼話會說。

然而，世保的受歧視，却未得到任何人的同情。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但馬對幼子毫無好感。將來但馬的財產，必然是順理成章的，落於

太郎手上。

世保自然也深明自己在父親心目中的地位；也知道萬一父親去世，自己就得仰着兄長的鼻息過活。可是，他雖然不肯收心養性，也不作任何表面功夫去討好父親。

甚至在太郎患病開始，世保還是依然故我，在外放浪形骸，彷彿他已看準太郎絕對活不長似的，家產早晚必然落在自己的身上一樣。

太郎垂危之時，世保還在賭坊中，賭個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當家中的下僕，把世保自賭坊裏尋回家時，太郎都已經斷氣了。

聽家中下人透露，太郎的死，世保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也沒有安慰過斷腸的雙親半語。在太郎喪禮而到骨灰火化後的情形，他所表現的態度，也證實了下人所言。

彷彿世保這人眞的是天性涼薄，根本就沒有任何溫情。

從火化場回到家中，太郎的骨罌子放在神龕上，所有的親友都留着，陪伴着已經斷腸的但馬夫婦。

世保總算也坐在一邊，但他的神色却教任何人都看出是冷漠的，而且還有一種幸災樂禍似的表情。

靈前有兩枝蠟燭，垂直的抽起兩道細長的火苗。親友中的婦女，低聲的誦經，令傷感的氣氛特別濃郁。

「外甥的骨灰，爲什麼會呈現這種斑點？」佐藤的聲音衝破了單調的誦經之聲，在廳子裏響了起來。

「眞是奇怪，」另一個親戚，顯然也無法忘記剛才在火化場撿骨的事情，亦輕輕的插嘴道：「我從來沒聽過人屍骨會有斑點出現的事！」

「太郎的病也奇怪啊！他本來是好好的身體。就那麼奇怪，這兩年裏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一天比一天的疲倦。大夫也判不出他患的是什麼病，就那麼眼巴巴的，看他活生生的一個人，熬到像具骷髏似的去了。但馬，我忽然懷疑，此事並不簡單。」

佐藤在說着這番話之時，有意無意的，目光竟向世保所坐的地方望來。

世保顯然極留心着衆人的對話。佐藤的視線朝他望去時，他的目光亦剛與佐藤碰個正着，佐藤見到的，是世保唇邊的冷笑；而他的目光，更是浮露着一種譏誚的意識。

「你所指的不簡單，我不大明白。」但馬終於開口了。

佐藤被但馬這麼一問，神色極爲肅穆。他的視線又不由自主的，再向世保那邊瞄了一下。

「這一層我說不上來。但火化場的負責人，到底閱歷比我們多。他既然說得出骨灰是有斑點，會是不祥之兆，你還是小心點兒的好。」

佐藤這番話到底隱含什麼意思？但馬聽得懂麼？

只是，但馬在這一刻，驀地也抬起頭來。抬頭之際，他的視線，並非望向身邊的舅郎，而是瞄向對面的世保。

一直留意着兩人交談的世保，迎着父親的眼睛。他的唇角已泛着那一種冷漠的微笑。

而但馬向兒子望了一眼，流露着的神色，用「厭惡」去形容似乎是太稀鬆了，那絕不單止是「厭惡」，而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敵視或是仇恨。

到底是骨肉親情，怎會有仇恨的心產生？

奇怪的是，世保顯然是很了解父親對自己這種目光，迎着父親的眼，他連懼怕也沒有，反倒是一派挑釁似的得意。

「骨灰呈露斑點，當然是不祥之兆。那火化場的老板，一點也沒有說錯啊！」世保在父親把視線收回之時，忽然開口道。

親人們低聲的誦經，也給世保的話打斷了。

哀傷的氣氛，在那一剎那間，似乎被一種恐怖的陰影所掩蓋。每個望着世保的人，都有點惶恐不安。

「世保，你够了，你住嘴吧！」是但馬夫人向兒子喝着。

母親之憐惜及維護，世保似乎全不領情，他用冷冰冰又略帶怪異的語調說道：「我看，太郎是死而有知，以他的骨灰來警告我們，這個家快要散了，也許要家破人亡。不過要來的事始終會來，就如太郎的死，他願意這麼年輕就死麼？預兆、警告是沒有用的。有許多事，除了上天，人總是無能爲力

的啊！」

世保似瘋不瘋的話，令每個人身子都如浸在冰水中。

「畜生，你說够了沒有，你給我……給我滾！」但馬大聲地喝斥着。

「哼！」世保對父親一向的偏袒，早已積存極大的仇恨。「爹，你罵我也沒有用，你得承認事實。你聽人說過，人死後的骨灰有斑點，因爲是血中有毒的關係。也許，咱們一家都是有種潛在着的毒血。要不是這樣，太郎好端端的，不過廿六歲，怎麼會莫名其妙的病起來，連大夫也驗不出任何症狀？現在太郎死了，他的靈骨也把我們家的絕症顯現了出來。誰說得準，過不了多久，太郎的病，會發現在你或我的身上？」

世保振振有詞的話，衆人聽在耳裏，面色不斷在變。尤其是但馬，世保把話說完了時，他的臉已呈死灰的顏色，身體更是搖搖欲墜。

「但馬，你保重啊！」

佐藤察覺旁邊的但馬不大對勁之時，但馬只覺心間一口鮮血往上湧冒。鮮血吐出來時，頭昏目眩，當他暈倒之前，似乎他所見到的就是世保的冷笑。

靈前的人，又再紛亂起來了。

× × × ×

火化場的老板，才是烏鴉？

他不顧一切的冒出一句話，說靈骨的斑點，乃是主凶的徵兆，但馬家的不幸，果然是連續地發生了。

又或者，世保的確是大逆不道，在喪兄、雙親斷腸之際，還以這種態度、這些話去刺激父親的破碎之心。他這種報復的手段，應該連天公也不容許。

當佐藤正在睡夢之時，但馬家的下僕匆匆趕來，把佐藤吵醒，告訴他但馬家又出事了。

妹夫半夜辭世，佐藤所有的睡意完全打消了。

當他更衣之時，素性的鎭定也完全崩潰。白天在火化場及太郎靈前的一幕，反反覆覆的出現在他的眼前。

「世保！一定是世保。這個畜生，現在太郎和但馬都死了，所有財產，自然也落在他的手上。這個畜生，我眞後悔爲什麼今天不直接了當指出這畜生的陰謀來？」

佐藤早就懷疑，世保是但馬家悲劇的策劃人，只是沒有充份的證據。但是他以爲白天的暗示，多少也能對世保豹膽狼心，有點警惕作用。

沒料到悲劇仍在發生中，世保白天那番瘋話嚇暈了但馬。

佐藤預料世保縱要謀害親父，也不應急在一時。以他對世保的了解，世保會把父親的精神極盡抗磨，來消磨從小至大被漠視的憤恨，就像對付甕中之鼈，不會急於一朝一夕。

豈料，事情竟會在意料之外。所以，佐藤在換好衣服，隨手把長劍帶上。他心情悲憤，準備在世

保承認謀害父兄之後，親手把世保了斷。

× × × ×

未入但馬家，已見燈火通明。最令佐藤奇怪的是居然見到有衙門的差役，在裏面進進出出。

「莫非世保那畜生自己供出了謀害父兄的事？」

當佐藤步進玄關，又令他再一次的感到意外。世保正與衙門的捕快在低聲交談，而最末的幾句話鑽入佐藤耳朵裏，却教佐藤鮮血直往頭上冒。

「……總得通知你們一聲，現在證明家父乃是畏罪自殺的。煩勞了你們，眞對不起。亡兄的死，終於得到昭雪。謝謝大家的關心……」

「捕快老爺，這畜生才是謀害父兄的兇手，你們千萬不要聽他的花言巧語。快把他拿下，爲我的……」佐藤壓根兒也不考慮，就大聲先叫起來。

再想一千遍，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話還不及流氓市井似的世保，令捕快信服。

捕快們對自己的話，只投以冷冷一瞥。但聽那捕快向手下招呼一聲，居然帶隊離去了。

憤怒的火焰自佐藤的眼睛裏冒出來。他甚至看不到，世保白天的冷漠、輕佻神色，已由一種沉重、哀傷代替。

長劍自腰間抽出，佐藤以劍鋒迫着世保。激怒令他忘記去了解一夜之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畜生！你納命來，我要爲你的兄長及父親報仇。任你舌燦蓮花，你可以瞞過捕快，但却瞞不過

我。」

在森寒的劍鋒下，世保連眉也沒揚一下。他的語調，仍舊冷漠：「我雖不羈，也不會做這種滅絕天良的事。太郎不是我殺的，你自己看吧！」

佐藤只覺得眼前一揚，世保竟將一頁信箋，遞到自己的面前。

「你要殺我可以，但你先把眞相看清楚吧！你總不會連但馬的字跡也認不出？」

世保的口中竟直呼父親之名，佐藤不由自主呆了一呆。接過信箋，他的劍却仍然直指着世保。目光落在箋上，果然是但馬的手筆。

「我不怨恨這樣的死去。當世保這畜生指出骨灰的斑點時，我就知道這個周密的計劃遲早會揭破。當捕快衙差來到前堂時，我更知道這個秘密保不住了。但我寧願自己結束性命，亦不要在衙門裏受酷刑，然後被折磨至秋決而死。我死得很安心，唯一的遺憾是我未能親手了結世保這個畜生的性命。

「我愛太郎。從他出生之後，我給了他我的全心全意的愛，竟達廿四年之久。就算世保，雖然他不肖，但仍念他爲自己骨肉，我容忍了廿幾年。我的心血，我的盼望，一直是在太郎的身上。

「如非兩年前江戶一行，路上風寒抱恙，延醫江戶退休御醫尾關大夫，我還不知道，我竟錯愛了太郎廿四載，我竟被瞞騙了廿四載。

「當尾關大夫肯定我有一生不能生育的隱疾之後，對我而言何異晴天霹靂。我曾懷着悲痛的心情，希望尾關大夫診斷錯誤。但甫抵家門時，恰遇太郎剪花時割破了手，我取了他的血與我混和，尾關

大夫果是再生華陀。

「我是不會有子嗣的人！」

「我恨我妻不貞，我更恨被太郎這孽種，欺騙了我二十四年的感情，我恨透了我身邊的每一個人。」

「復仇的計劃，在我心中萌芽。我不要這些人迅速死掉，我要折磨他們，以漫長的歲月去折磨他們。」

「我開始我的復仇計劃。每一天在太郎的飯食裏，偷放一點點的砒霜，只是一點點。我要眼看他一天一天的消瘦，我要看他被死神一日一日的折磨。我要那不貞的賤婦夜夜斷腸。」

「這兩年裏，復仇的快感，令我對着滿屋子的人暗嘆。我被欺騙了廿四年，我要用雙倍的歲月去折磨我身邊的賤婦。太郎死了，然後會是世保這畜生。」

「豈料天不從我願，世保這畜生竟於骨灰裏發現我的秘密。火化場的老板，憑他的經驗，我早料到他必會暗暗報官而去。如今，衙差已至堂前。但你們不會見到我被秋後處斬，我可以結束太郎的命，同樣可以結束自己的！」

佐藤的劍緩緩地掉到地上，手上的箋紙亦同時的落下來，事情實在與想像中距離太遠了。

「我也不知道，這中間竟會有那麼大的秘密，我只是懷疑太郎的死。因爲我曾在太郎纏綿床第時，見過在但馬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種奇異的仇恨光芒。我眞的不知道，這其中竟會有這樣的一個秘密！」世保沉重的聲音在響着，「我要進去看看母親，她——到底仍是我母親。」

異感

距今八十年——明治維新的末期，日本的報紙已經逐漸蓬勃，而且還開始出現競爭。

井上太郎是東京一張很具規模的報章編輯。這時候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他看着面前的一個手下，連眉心都打起結來。

「正男，你別賴在這裏，一動也不動啊！出去跑跑，才知道有什麼新聞啊！」

被井上太郎所責備的是一個年輕人，他大概廿三四歲年紀，長相頗爲清秀。然而，這個時候他正如井上所言，懶洋洋的躺在一隅，眼睛半閉着的似在假寐。

編輯的責備，正男聽得清清楚楚。然而，他連半點反應也沒有，依舊坐着不動，不過嘴裏冷淡的應着：「井上先生，別這麼緊張了。要是有什麼新聞，其他人都在外面，你還愁他們不會把消息帶回來麼？」

手下的四五個記者之中，以正男最爲散漫，尤其是對上司連一點禮貌和敬意也沒有。

像此刻他回答井上時的態度，那像下屬對待上司，簡直連待平輩也不如。

井上被氣得乾瞪眼，而正男在這個時候還在打呵欠，一副晚上沒有睡好的模樣。

「你怎麼搞的？現在居然還打呵欠？昨晚上又到那裏去混了？這麼大的一個人，都不曉得潔身自愛！」

正男總算從地上爬起來了，井上以爲自己的訓話，對這個下屬終於產生了作用。豈料，正男走到他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膊，動作是無限的輕佻。

「先生，別太緊張罷，人不風流枉少年嘛！難道要我像你一樣，每個晚上都得回家去侍候老婆，我可不耐煩一輩子只服侍一個女人呢！」

正男的一番話，直把井上氣得恨不得摑他兩個耳光。然而，正男是個好機靈的人，他明知道自己這番話，準會把上司弄得要翻臉的。因此在井上還沒有來得及有任何行動的時候，他已溜到門邊。

「好啦！井上先生，別生氣，我現在就出去工作。你放心，一定帶回新聞給你。」

正男在門前說了這麼一句話，還給井上太郎來一個鞠躬，接着一溜烟就走到街上去。

溜到街上之後，正男想起剛才在報社的情形，不由自主的得意地笑起來。

「老頭子，就是愛裝模作樣的教訓人。我不跟你開玩笑，還對不起我自己呢！」正男還在自言自語，得意洋洋呢。

其實，正男站在大街上，也不曉得到那兒去才是。說眞心話，他是個十分懶惰的人，可以不工作，他就寧願躺着一動也不動。

「他奶奶的，該上哪兒去呢？」

正男在迷惘時，忽然腦海裏有了一個決定。於是，他就立即向東街邊走去，心裏又在說道：「碰碰運氣，也許在東街可以找到些什麼，帶回去向老頭兒交差！」

東邊的街是一條很長的街道，正男在走着之際，還沒有想到今晚有什麼消息可以帶回去。然而當他走了一會兒，前面就有很嘈雜的人聲。

「咦，一定發生了事，就在不遠的地方！」畢竟是當記者的，正男看到有些行人，在自己身邊匆匆忙忙的奔走，便已意味到有事情在發生着，他立即，就向前面狂奔而去。

「哈！我一直都覺得，我的運氣可算不錯。看來又是發生大事，回去可以交差了，老頭兒再也奈何不了我！」

正在想着，正男已經見到前面的房子圍滿了人。然而，門前却又有許多衙門的人，擋着不讓別的人進去。

正男看到這個情形，整個人都興奮了。他推開了人叢，擠到了最前面去，而他的笑臉在此刻也堆起來了。

「先生，請問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我是記者。」正男向衙門裏的人行了個禮，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裏面有一對夫婦自殺了！都是剖腹。」記者的身份是崇高的，因此衙門裏的人，也不嫌煩厭的解釋，讓正男知道詳細。

「哦！」正男心裏好不開心，他眞的不枉此行，這是很吸引的新聞啊！「請問他們爲什麼要自殺呢？」

「現在還不大清楚。只是聽附近的民衆說，前陣子這雙夫婦吵得好厲害，似乎是出了什麼緋聞——是那個女的，想不到釀成這樣的大事。」

「緋聞？」正男眼睛睜大了兩倍，他比剛才更眉飛色舞了，還有什麼比這種新聞更吸引讀者的。他幾乎已經可以幻想到，自己採訪到這宗新聞回去，井上太郎會是又興奮、又要掩飾着不能誇讚他的尷尬表情。

「我的運氣一向都很好，每次溜出來，總不會空手而回。老頭兒就是因爲這樣，才拿我一點兒辦法都沒有！」正男自忖着，眞的是越想越得意了。

× × × ×

一切就如正男預料的那樣，好的新聞消息交回去；但是井上太郎心裏雖然是十分高興，表面上偏要硬裝出滿不在乎的模樣，行動却又對這宗新聞非常重視緊張。

正男可得意了，他又大剌剌的躺在一邊，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他太清楚，自己這次採訪到的重要新聞，足够可以把太郎的嘴巴封住。

但其他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的同儕，瞧正男那麼洋洋得意，心裏可滿不是味兒。

「中川，你瞧瞧正男的模樣，就彷彿我們的報，全是靠他一個人了。」

「哼！他神氣囉，這小子的命也眞好。我們一天到晚在外頭跑，找到的都是不足輕重的東西。而他呀，每天就是懶洋洋的，偏就是可以到最好的新聞。算了，這是不能妒忌的，這是命啊！」叫中川的人在回答。

「眞是奇怪，這實在是不能置信的事情啊！這小子來這兒半年，懶得像一條豬，但他偏能採訪到最好、最大的消息來。而我們連腿都跑斷了，什麼時候聽過老頭兒讚一句呢？我看，可別小看正男，他這個人外表是吊兒郎當，可能背面還有許多我們連想都想不到的辦法！」

這些同儕雖然是很低的聲音在討論，可是，聲音還是傳到正男的耳朵裏，正男越發開心了，躺在休息間裏，把腿都翹得老高。

然而當他得意之際，忽地有了一個很奇怪、從來沒有過的念頭，引致他忍不住思索起來。

「對呀！我爲什麼會有那麼好的運氣呢？眞是有點兒奇怪，無論我走到那裏，新聞總像是對着我發生的。其實，我又怎麼會有法術，我只是命好。」

正男停頓了一會兒，忽然又想道：「不對呀，這跟命好有什麼關係？我的命還眞有那麼好？人家說過，運氣不會一輩子隨着自己的。但我這半年來，的確是從沒碰過釘子，但以後會不會也是這麼好呢？」

正男是個不大喜歡多動腦筋的人，想到這裏，他就不再想下去。他是眞的睏了，舒舒服服的睡一覺，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事。

× × × ×

這兩天，東京實在好靜，彷彿就連一宗搶劫的案子都沒有發生。

井上太郎老是嫌頭版的新聞吸引力不大，然而這是急也急不來的事；儘管他在暴跳如雷，且一般的記者，確確實實是跑斷了雙腿，賣盡了力氣。

正男是最會察言觀色的人了，他知道井上太郎的心情不好，隨時隨地都會拿人出氣。雖然，他是天生的懶骨頭，可是早早就溜到街上。

只是，他雖然溜在街上，却並不熱心去工作。在他的原則下，拿了工錢，不用工作是最划算了。他才不要像同儕那樣，把腿都要跑斷了。

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那些同儕全是笨蛋、傻瓜。他是絕對不會做傻事的。

恰好現在是春天，又是櫻花開得最燦爛的時候。

「難得的好天氣，我該到堤畔走走，賞賞櫻花。管他有沒有消息，大不了晚點回去，井上老頭兒再咆哮，總不會開除我！」正男心裏在對自己說。

信步在堤畔走，堤畔一行櫻樹，花都開得好燦爛。正男覺得，自己的心情是再好不過了，一邊賞花，嘴裏還一邊哼着歌兒呢。

走着走着，驀地他見到前面不遠處的堤邊佇立着一個女子。從背影看來，可分不清這個女子是年輕的，還是年紀老邁的。

「奇怪，這應該是燒飯的時間，這個女人怎麼獨個兒跑出來呢？」正男內心十分詫異的在問自己。

當下，他就停住了脚步，小心的察看着這個奇怪的女子。

而奇怪的是，那女子像一尊石像似的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正男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拐過另外一邊，讓櫻樹擋住自己的身體，再瞧仔細點。

他所佇立的角度，如今恰巧可以見到那女子的側面。不過是看了一眼，正男險些兒就忍不住驚呼起來。因爲只看側面，已發覺那是個絕色的女子。他可以相信，自己一輩子裏，就從來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女人。

這個女人滿面愁容，心裏像有什麼解不開的結似的。由於她的容顏艷麗，正男忽地湧起了勉强扶弱的熱心。

正待上前與這個女子搭訕之際，忽然那女子動了。她的動作突然而迅速，也是正男所想不到的。這女子竟然投進了滔滔的河水裏。

這下子的變化，是正男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呆了片刻，他竟什麼也不顧，噗通一聲，也跳到河裏去。

河水洶湧，當正男在浪花中把頭冒出來時，他能見到的是離自己尋丈之外，一雙手在水面擺動掙

扎。

正男完全忘掉自身的危險，拼命地向那個已經沒頂的人划去。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不，這麼漂亮的女人，千萬不要讓她死掉才好。」

終於，他泅到那女子的身畔。在水裏，尤其是這麼危險之際，根本就不會注意禮貌，手把那女人一抱，就拼命往岸邊泅去。

這時岸邊已圍滿了人。當正男泅到岸邊，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正男與那個女人扯上來。

在水裏要帶着一個女人，實在是很疲倦；所以爬上岸後，正男全身像虛脫了一樣，伏在地上只是拼命的在喘息。反正是人都聚攏來了，大家自會救那個女人。

「唉，沒有氣！早已死了！」忽然，一個人在叫道。

正男聽了這番話，一顆心馬上沉下去。本來人還是虛脫得不能動，但剎時間却不知在那裏跑來一種力氣，令他霍然從地上跳起來，直衝到那些圍攏的人叢中。

只見被自己救上來的少女，早已面色蒼白，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雖然她的容顏，跟自己在堤上見到的仍然一樣漂亮，可是她已沒有任何的表情。她是靜止的，不再有任何的生氣。

「我的老天！這麼辛苦，險些連性命都賠上了，到頭來她居然還要死掉，眞是白費工夫啊！」正男絕望在叫。

旁邊的人雖然都不認識正男，但他勇於救人的行爲，却已引起了所有人的好感，大家都以敬佩的

目光望着他。

「她是桐子，我認得她，就住在我們隔隣的街上。唉，早就知道有這樣的下場了！」忽然，有一個圍觀的人，叫出了地上那女子的身份。

最關心這件事的，就是正男了。他瞪着那個說話的人，問道：「你知道她的事情？她爲甚麼要死呢？」

「她好可憐啊！年紀小小，母親就死掉，隨着父親生活。她的爹就是佐藤多喜，不到兩年，續絃了一個賣肉的女人。桐子從小就受晚娘的虐待。到了前幾天，她的晚娘回鄉下去，聽說是替桐子去作媒，硬要把桐子嫁給她家鄉一個富戶的白痴兒子。這還不說，她的晚娘當日回娘家去，當天晚上，多喜那個畜生喝醉了酒，回家把親生女兒，也就是桐子，給强暴了。」

那人講出了桐子的身世，在場的人，尤其是正男，無不聽得血脈沸騰，既氣憤桐子父親的禽獸行爲，又爲桐子的淒涼遭遇而深深同情。

「豈有此理，我一定要將這件事向大家披露。這個佐藤多喜，實在太不是東西了！」正男心中在咬牙切齒說。

離開堤畔，返回報社，井上太郎與其他同事正在忙碌中。當大家見到正男渾身濕濡濡，像隻落水狗似的回來，都大吃一驚。

「好哇！大家都忙得只恨不能多生兩條臂膀，你這斯居然游蕩到現在才回來，怎麼了？給人推下

水去，變成這麼副樣子？若眞的是，也算是老天有眼呢！」

井上太郎的諷刺話，若是往日的正男，必然會立刻反唇相譏，可是現在正男居然能沉住氣，一句話也不說，馬上就走到辦公的枱前。

「哼！像個木頭人的不開口，倒是很少見的事。大概是在外頭吃了虧，所以才……」

沒等井上太郎挖苦的話說完，正男悶聲地打岔了，「你別再吵了，留一個頭版的位給我吧！我又找到了一件重要消息，現在馬上替你弄出來。」

正男這種工作態度，跟平日是完全相反。太郎呆望着他，幾乎是不相信自己所聽到的。要知往日正男找到大新聞，回到報社，大吹大擂，就深恐全報社的人不知道他的能幹。但今日，居然悶聲不响，也不誇耀，回來立即展開工作。這種態度，實在太奇怪了。

正男也不理會他們是怎麼驚訝的望着自己。他低下頭來，以沉痛的心情，就去爲在堤畔自盡的桐子，去盡他的能力，把她悲慘的遭遇，都寫了下來，向所有的人披露，讓所有的人都爲她不平。

× × × ×

自從碰到了桐子的事件後，正男彷彿整個人都變了。他坐在報社裏，雖然不去工作，可是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刺刺的跟同儕們講話。井上就算罵他，他也不會開口去反駁。

同時，他的工作態度，也比以前積極了許多。他常常主動的跑到街上去，而運氣好像老是隨着他。他都是一上街，就會碰到大新聞。反正就是什麼災害，都讓正男碰到。採訪新聞，也似乎是得天獨厚的了。

井上對正男的工作，可以說是滿意到了極點。雖然表面上，他從來也沒有誇過賞他一句，但背後裏，他常拿正男採訪回來的重要消息，跟別的記者比較，然後說他們是懶惰、不賣力。

這還不打緊，最要命的是井上還對其他人說，有一個正男已可以代替他們全部記者。他這種把正男抬得高高的態度，就很令其他記者心灰。也因爲這樣，他們把正男恨得要死，對他都存着一種妒忌心理，越發是不肯與他接近，讓他孤立。

正男對這方面的事情感到很懊惱。見到同儕們有說有笑的，可是當自己一走到他們的身邊時，他們臉上的笑容自自然然就會消失，同時更分別的走開，擺明是拒他千里的態度。

正男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被同儕這樣敵視，心裏滿不是味兒，更扯不下自尊去跟他們講話。但被孤立的滋味是很難受的，所以他的精神上並不快樂。

城裏的新聞每天都在發生，周而復始，循環不絕。這一天，對井上及正男他們來說，似乎都十分特別。

自從發生了桐子的事後，正男的工作態度，本來就變得十分認眞的。可是，今天正男起來後，忽然有點懶洋洋的，眉心有點兒顫抖，心脈的跳動也似乎比平日快速，似乎有什麼事讓他甚感不安一樣。

「奇怪！今天是怎麼了啦！」更衣之際，正男爲自己這種特殊的感覺，不由的自忖着。

平常，正男與井上，感情並不太好。儘管，井上已對正男完全改變了態度，可是正男始終是把他

視爲一個上司，除了工作，他根本與井上甚少談話，亦可說對他漠不關心。

然而，此際不知怎麼搞的，莫名奇妙的，竟對井上關心起來；而且不單純是關心，簡直就有點兒牽掛。

擦了把臉，正男爲自己這股莫名的情緒而生氣，自言自語起來：「我想大概我是瘋了。井上這人，除了知道要大新聞外，連半點兒人性也沒有，我幹什麼忽然想念他？老天！眞是莫名奇妙。」

正男思念井上的心情越來越强烈，强烈得他連午飯也不吃，跳出玄關，蹲下來就穿上木屐。正待步出門時，腹如雷鳴，也使正男再一次的停下步來，猶豫着再向自己問道：「怎麼了？我就連午飯也不吃，就此回到報社？爲的是什麼？井上那人……」

想要步回屋子裏，但走不了兩步，一種更濃、更强烈的感受，使正男懊惱起來。

終於，他以最大的力氣，將大門帶上，再不回頭，就朝報社那邊走去。

彷彿越走越是心焦。越近報社，對井上越是牽腸掛肚，正男很爲自己這份感覺生氣。自從桐子死後，他會用自己的一生去想念她。豈料，今天就像中了邪似的，日夜悼念的桐子，居然不及井上——一個他毫不關心的人——更重要！

心裏焦急，所以是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終於報社在望，正男三步併兩步，就衝入辦公室裏。看到辦公室裏的情形，正男恨不得自己摑自己兩個耳光。時間實在太早了，報社是空洞洞的，壓根兒就沒有一個人。誰會在午飯未過的時間裏，就跑來上班？就算是最熱心工作的井上，亦都不在

呢？

「好啦！果然是自己發瘋了，幸虧沒有人在，要不然，讓他們瞧見我這個氣急敗壞的狼狽相，大概會笑破肚皮呢！」正男在咒罵自己。

說來十分奇怪，正男雖然是很氣自己的衝動，只爲一份莫名奇妙的感覺，可是，他來到報社之後，整個人就變得心安，跟平日完全一樣，再沒有對井上牽腸掛肚。

下午，人陸續來了，大家見到了正男之際，對他出奇的早回來，都感到十分詫異，不過，這些人多半對正男有很大的成見，平日已不理睬他，此時再感詫異，亦不好意思開口去問。

井上太郎回來，發現正男比自己更早，倒不似其他人那麼緘默，立刻就道：「今天怎麼啦？這樣早就回來。」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從中午起來，直到回到報社之前，正男對井上都有種莫名奇妙的牽掛。可是，此刻見到井上，聽到他的話，早上對他的那份感覺，剎那間消失無形。

正男的臉立刻扯長了，爲今日自己做的傻事懊惱，乘此機會發洩：「是呀，我轉了性，大概離死不遠了，你及早找個人替我的工作吧！」

打從桐子事件發生後，正男甚少再說惡劣的話。井上對他的諷刺，不過是輕描淡寫，倒料不到惹出他這般反應。想及正男專會鑽大新聞，他的不禮貌，井上心中點點不滿，也骨碌一聲吞下去，當下裝作若無其事的，就自己走了出去。

同儕們見到這宗活劇，心裏暗自稱快。而接着下來，有太多工作要他們去做，逐漸的，報社裏的人，又少了下來。

可笑的是正男今日眞個如中邪似的，一直到黃昏日落，都還賴在報社裏，一點也沒有外出的行動，又彷彿回復以前的他那樣那種懶勁。

井上初時沒有做聲。然而眼看天色已逐漸黑了，他終於忍不住就開口道：「正男，你還不出去？」因爲要倚賴正男，所以井上對他特別遷就。他甚至覺得，自己很委曲求全，低聲下氣，在說話時亦儘量壓下自己的火氣。

連正男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今日那麼懶洋洋，他就是坐着不想動，連肚餓也懶得出去，別說是跑新聞了。

聲也不哼一聲，正男似乎完全恢復了以前的自己，躺着不動對井上的話充耳不聞。

井上也不敢怎麼樣。然而，隔了很久，天色都已全黑，正男仍沒有外出的意思時，他就大發雷霆了。

井上別的能力也許不高，但罵起人來比七老八十的老太婆還更嚕囌。初時，正男是決定不管他的；可是到了後來，正男自己也不耐煩，而午飯也都未吃，肚子的咆哮亦眞的有點兒使他奈不住了。

霍然跳起來，衝出報社門口，但心裏却對自己說：「你這糟老頭兒，永遠也不知滿足，好，我就只去吃飯，飯後就回家去，我看你奈何得了我麼？」

心裏在這樣決定，行動也循着這個決定去做。然而，從步離報社，今午醒來的那種不安感，强烈想念井上的異樣感覺，又難以自控的浮出來。

一整天就是給莫名奇妙的感覺弄砸了。因此，如今正男已決定第一件事就去飯店解決了粒米未進的肚子。

食店已在望，心頭突然地猛跳，正男還未意會發生什麼事前，背後一陣嘈雜之聲。

當他驀地回首，只見黑暗的半邊天已變成通紅，縱目可見起火的正是自己的報社。

剎時間，正男整個人都呆了。

井上太郎的屍體，從已成廢堆的報社裏掘出來時，已差不多成了焦炭，容顏幾不可認。

正男呆望井上的屍體，想着今早從起床後的異樣感覺。許多從未想過，以爲一輩子也不明白的事，在面對變成頹垣敗瓦的報社時，豁然開朗了。

其實，採訪到重要新聞，可不是正男的特別好運；因爲運氣是不會永遠隨着一個人的。那是由於正男天賦異稟，對災禍的預感特强。每天，他像是漫無目的在街上亂闖，其實那潛在的異感使他自然會走到災難發生的地方。報社是正男工作的地方，雖然表面上以爲對井上不好，但共同工作，感情是由心裏生出來，只是沒發生變故時，無法知道。從起床時，就有預感報社會發生大火，井上會被活活燒死火場。正男的預感引起了自己的不安，也就是戀戀不捨出去的原因。但正男若眞早明白自己的能力，井上是否可逃過這個災難呢？

倩女謎團

從茶館裏出來，上野正男隱隱的感到有點不對勁，他覺得背後有人在跟踪。

那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爲在這個鎭裏，誰都不會不認識上野正男。他是個頗有名氣，而且很受人尊敬的人，平生也沒有與人結仇，光天化日之下，不該有人跟踪他自己。

上野加快了脚步，轉入了橫巷，背後被釘梢的感覺仍在；而且因爲巷子是用靑石舖砌的，所以那種木屐踩在石上，很難避免不發生淸脆的響聲。在上野故意停住脚步時，後面的木屐聲，亦同時的止住。

上野猛然回首，意外的，竟發現不到半點人影。

巷子好窄，矮房却築得密密的，屋與屋之間有不少的空隙。說不定釘梢的人機靈，在自己赫然止住脚步時，已知道自己的行爲被察覺，所以轉身藏在隱在隱閉的角落裏。

「好機靈的人啊！」雖然猜到釘梢人躲在一邊，上野正男心內仍忍不住讚了一句。與此同時，他已有了主意，沒再在巷中心佇立，而繼續走自己的路。當他再度邁開脚步時，背後的木屐聲再一次響起——果然沒有料錯，那釘梢的人仍未離去。

上野正男沒打算再回頭觀望，更沒打算在街上兜圈子，以企圖擺脫這個跟踪者。

因爲上野正男很淸楚的了解，假若對方懷有某一種目的，在適當的時候跟踪者必然會現身的，何不靜觀其發展和變化。

心安理得的步返家園，一直，背後的木屐聲都沒有消失過。

坦然的跨進玄關，上野正男始終再沒有回過頭。當他的下僕彌八迎上來之時，正男却道：「彌八，待會兒若有客人找我，你好好的招呼他進書齋去用茶！」

「是！」彌八一邊放好上野脫下來的草鞋，一邊順從地應着。

× × × ×

彌八十分納悶，已到深宵，習慣早睡早起的主人，今夜竟仍未就寢，還躭在書齋內。以他對主人的了解，實在很難明白，是什麼重要的事竟能影響主人的作息習慣。

上野正男坐在書齋內，也沒有看書，不過是盤膝坐於窗外，不時仰頭觀望着如銀鏡似的明月。他的思潮起伏，所想的正是白天遭遇的奇事。

本來，以上野正男當初的估計，跟踪自己的人在黃昏前後就該露面的了。豈料，延至如今已到深宵，等待着的人仍然沒有出現！

「呀！我明白了！」上野正男忽然像如夢初醒，暗忖：「是了！本來就不該有人要跟踪我，我從

不與人特別交往，更沒有與人結怨，那跟踪者可能誤會我是別人。如今他已發覺，他釘錯了人，因此不會出現！」

想到這裏，上野正男不覺失笑起來，說道：「我眞糊塗，這麼簡淺的道理，居然費了大半晚才想出來。智者的稱號，我眞是當之有愧！」頓了頓，上野就高聲喚道：「彌八，替我舖床吧！我要睡了！」

隔了一道木牆，彌八恭應的聲音傳過來。驀地，廊下玄關那邊，響起了輕輕的叩門聲。

「咦！這個時候還有客人到訪？莫非我的判斷始終沒有錯誤？」正在思索時，耳畔就傳來彌八粗豪的聲音。

「我家少爺要休息了，什麼事明天再來吧——」

趕忙的衝出書齋，步出走廊，上野就道：「彌八，不得無禮，快把客人請進書齋來！」

「是！」彌八不得不如此答應。

當彌八領着客人，步入書齋時，上野正男不禁呆了。他絕對料不到，出現於自己面前的客人，竟是個妙齡、樣貌驚世駭俗的少女。

少女緩緩地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向上野行禮，聲音是溫柔而且有教養：「上野先生，很對不起。深夜騷擾，請原諒！」

「姑娘貴姓？」上野禮貌地詢問。

「我叫貞子，家母姓三木！」少女回答得奇怪。

上野正男聽了這番自我介紹，不由又是一怔。眼前這位貌若天仙的不速之客，倒底要告訴自己什麼？她是追隨母姓，這意味着她的身世，本來有段曲折嗎？

「貞子小姐，妳我素昧平生，未知深夜過訪，可有什麼指教？」上野的一句素昧平生，其實是很含蓄的，暗示了被跟踪的事。因爲當他見到貞子的出現時，一種直覺告訴他，貞子就是白天跟踪自己的那個人。

「上野先生，我有一件難事，大約只有先生才可以幫我一臂了！」貞子怯怯的道出了深夜造訪的目的。

「姑娘，妳放心吧，天下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只要姑娘詳細說出，我必定全力爲姑娘效勞的！」上野正男在這個弱女面前，激起了豪情。

當貞子抬頭，視線與上野接觸時，眼中流露出一片感激及動人心絃的神色。只聽她幽幽地說：「是這樣的，我想求先生一件事，就是尋找家母！」

上野聽了貞子道明來意，心裏更是吃驚。許多人都曾找他解決麻煩，其中確實是各式各樣的麻煩都有，但從來沒有人來請求自己替她尋找母親的。何況，貞子在介紹自己的時候，分明是顯示自己是從母姓。

以上野的推測，貞子既從母姓，想當然是與母親的關係特別親切，多半還是一個私生女。假如貞

子說自己是要尋找父親，上野絕對不覺得稀奇，但事情竟……

「貞子小姐，我不大明白……令堂不是與妳一起生活的嗎？」上野無法不透露自己心中的好奇。

「是的！」貞子以一種淒涼的語調說道：「我本是一個私生女，家母一直與我相依爲命。但近日……我無法找到她，她……沒有我，孤零零的，一定很淒涼的！」

「姑娘，請妳將事情的始末細細說出來，我一定會盡我的力量幫妳的！」上野很誠懇的說。

「謝謝你，上野先生。其實，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有一天我自家裏出來之後，不知怎地，我就沒辦法尋到回家的路。我……是我回不了家，我的母親一定很掛念我，她會很傷心的啊！」

簡直是瞠目而視，從貞子的出現至她開口，每一件事情均是出人意料之外。素來以爲智慧高人一等的上野，對貞子所言的事，居然沒有半件可以猜得中。

「妳……姑娘，妳是自己出了家門，而認不得路回家？」上野頓了頓之後，又道：「姑娘，請問妳家住那裏？姑娘大概不是本鎭的人吧？」

貞子的回答實在荒唐。她淚盈於睫，滿面迷惘及痛苦，道：「我不知道，我想……我無法想出來。」

事情至此，很簡單的一件事就變得完全不簡單了，而且可以說是無以着手。上野不由得就把眉毛皺起來，望着貞子道：「我眞搞不懂，你怎麼會連自己的家都會忘了呢？」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才好？」貞子的模樣，一點也不似作假，只聽她懊惱的說道：「初時，我還可以記得家住那裏，就是認不得路。但一天一天過去，我的……記性好像越來越差。現在，我除了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還有個母親，我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

聽得貞子的解釋，上野終於明白了一件事——看樣子，這個美若天仙的少女一定是害了失憶症。一個對任何事都記不起來的人，要替她尋回自己的家，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轉了個話題，上野問道：「姑娘，妳既然忘記了這許多的事，妳又怎會尋到這兒來找我呢？」

「我也是聽人說的。人家說，先生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人，無事不能解決。所以我聽到之後，就大膽的前來。先生，你是唯一可以幫助我的人啊！」

第二天一整天，上野都沒有外出，從天亮盼到下午，貞子竟是芳踪杳然。這本來就是十分棘手的事，貞子既不前來，上野可以乾脆不理。然而，不知怎地，自從昨夜貞子告辭之後，上野壓根兒整夜都沒有闔眼。他是無論如何努力，都沒法擺脫貞子那令人「驚心動魄」的美貌。何況，貞子的遭遇，還那麼的奇怪，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越是古怪的事，越是令上野覺得刺激。雖然他苦苦思索，仍是半點頭緒也沒有；但他已給這件怪事，激起了好勝的心理，他必要將這個「謎」追尋出來。

就在上野已經絕望時，忽然他聽見玄關外傳來一陣熟悉而清脆的木屐聲，上野不由得連奔帶跑的撲向大門。

却說上野在狂奔至大門，拉門迎客時，他的狂喜立即被一種震驚代替了。

木屐「聲」是越來越近了。上野在黃昏的暮色中，見到一雙木屐，正向着自己的房屋移動。但僅只是木屐而已，却沒有見到那「穿着木屐走路的人」。

開門的動作，亦因爲眼前這一幕景像而驚異得自然的停頓下來。而在他驚呆的片刻，那雙該形容爲「自動會走路」的木屐已經來到屋前。

當它來到門前之際，像奇蹟一樣，眼前一幌，木屐之上出現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子貞子。只可惜他此刻的心情，再不是先前的那種狂喜了。

他知道自己絕對不是眼花，更不是夢境。貞子本來就不是人，她是已死的鬼魂。

「上野先生！」貞子像昨晚一樣，穿同樣的衣服，同樣的打扮，她在門外面向上野深深的鞠躬招呼。

「貞子姑娘！請裏面坐！」上野在說話之際，已完全回復了常態。而在他背後的彌八，完全不知道片刻之間竟發生了這麼多的事。

上野知道了貞子的「身份」時，他已了解貞子何以會要求自己帶她回家。他更明白，其實貞子可能就不曉得她自己早已死去。因此，他在迎接貞子進屋而至坐下，都不打算將自己的處境坦白說出來。

他知道人在剛死之際，對陽間所經歷之事，尚是記憶猶新；可是隨着屍體的冰冷，死去的日子長

久下，這份記憶就會逐漸的消失。

「我們別浪費時間了，貞子姑娘，請妳就自己所記得的，快快說出來吧！」上野着緊說道。

「我……記得的事越來越模糊！」貞子又露出了她的迷惘樣子。「我好像離家已經很久了，但到底是多少日子，我又無法記得起來。我就只記得我的娘親，她很疼愛我的，她一定爲我的迷失而肝腸寸斷。」

「妳想想，用心想想，當日妳是怎樣發現自己認不得回家的路？」上野只有努力用自己的說話幫助貞子的記憶。

「我不知道！」貞子回答得十分乾脆，可是，頓了頓之後又道：「我……彷彿我是在做夢似的，忽然之間，就覺得自己站在個灰茫茫的地方。我很驚慌，我好像大聲的呼喚我的娘親，但是我什麼也看不見！」

「那妳可有記憶，妳是怎麼到那地方的？那灰茫茫的地方，與妳住的家不同麼？」上野沒有言明，貞子覺得灰茫茫的地方，必定就是她死之後，靈魂所至的「陰陽界」。

「我家和那片空盪盪，渺無人煙的地方，當然不同！」貞子這時却說得斬釘截鐵。

上野心裏一動，也許能够藉此機會，引出了貞子的回憶，連忙就問：「那妳家是怎麼樣的？」

貞子的回答，可教上野失望到了極點，因爲她只是惘然的搖着頭道：「這我可想不起來，反正我家很美很美，和那個地方是不能比較的。」

上野非常的失望，他發覺自己並沒有判斷錯誤，貞子死去的日子不是太短，她的記憶力已越來越弱。到了這個時候，他實在再也沒有把握，可以幫貞子，把她的鬼魂帶返她的家了。

「我們先別說過去的事，只說目前的。」上野又轉了個話題，道：「妳是怎麼來到本鎮的？妳又如何知道我這個人？如何找到我的家門來？」

貞子仍舊得想一想，才敢回答：「怎樣來到這個地方，我已不大記得清楚。我只是……也許我見到路上有人在走，我想這種比那個灰茫茫、渺無人跡的地方要好。畢竟，有人的地方，總比沒人的地方，有機會可以找到娘親。

「我昨日在茶館裏，看見你與幾個人在高談闊論。當時，我坐在你的對面，不過你沒有留意到——」

「當時，我聽到大伙兒對你的推崇，又聽得先生的談話確實與別不同，故而就想到，冒昧請先生幫我忙。但茶館裏的人太多了，我一個單身女子，怎好在衆目睽睽之下，跑過來訴說自己的事。我甚至不敢問人先生府上在那兒，只有厚顏的追踪着先生。」

上野終於恍然大悟，那天地何以本能地發現被跟踪，而回轉身來之時，却什麼人也沒見到。

接着，上野費了不少唇舌及心血，企圖用說話去引發及提醒貞子，希望她可以說出一點資料，以讓自己可以發現貞子生前的出身及背景。最後，上野失望了，因爲貞子什麼也想不起來。

「哦！對了！她雖然什麼也不記得，但她對她的母親有着强烈的感情，她一定不會忘得了她的母親。我爲什麼不問問關於她母親的事，也許對她的事情會有幫助。」上野想着，整個人跳了起來。

「妳一定不會忘記妳的母親，是吧」？上野興奮的說道：「能說說妳母親的事，雖然不一定能帶得妳回家，或者可以找到妳母親呢！」

貞子聽了上野的話，十分高興，道：「娘親的事，我當然永遠也不會忘記。她是世上最好、最漂亮的母親。許多女人像她這般年紀，都沒她的漂亮。」

上野心中一動，連忙再追問：「那妳一定不會忘記，妳娘親到底有什麼特徵？例如是面上有顆痣，或者眉心有墨點之類……」

「噢！你不提起，我倒忘了告訴你，我的娘親在前額的正中央有顆紅痣，這是很少人有的！」貞子興奮道。

× × × ×

到了天亮之際，上野悄悄的推開貞子寄住的房屋紙門，裏面空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發現。

他不能確定，貞子到底是早已起來，還是她仍在房屋之內。他明白，鬼魂在太陽出來之後，是很難再見到的。

由於昨晚在貞子談話時，彌八早已逕自去睡，他壓根兒不知主人留客之事。上野把他拉到庭院，以很凝重的口氣對彌八叮囑。

「我現在要出去了！彌八，你好好守在家裏，無論家中出現了什麼奇怪的聲音、奇怪的事，例如一對木屐會無端自己走動也好，我都不許你露出驚訝的神色，更不許你高聲大叫！」上野越說越嚴肅，道：「你聽着，我要你見到任何奇怪事，都要若無其事，不能理，不能管。若有任何差錯，我回來宰了你！」

步出家門後的上野，對如何在茫茫人海裏，尋找一個額中有顆紅痣的中年美婦的事，仍然是一點兒頭緒也沒有。

當上野遇上爲難或者棘手之事，總是習慣漫步到鎭外的神社，而不會再上茶館——一則可避免與人應酬；二則清靜的環境可以讓他集中精神去思索解決疑難的辦法。

步入神社之際，上野決定暫時把這宗疑難事丟開，和主持方丈在靜室裏聊天。

用過茶後，上野與方丈天南地北的，從現時天下之紛亂，聊到小百姓們生活之艱苦。正當他們在浩嘆之際，忽然上野猛然憶起了什麼事，對方丈道：「聞說薩摩藩主是個風流的君主，他生前有無數的風流韻事。」

方丈嘆息一句，道：「唉！若非故主沉溺女色，薩摩藩也不會亡得那麼快？尤其是後期，故主若不迷戀一個叫三木秋子的女人，終日失魂落魄，不問政事，可能薩摩藩還有得救啊！」

「方丈，薩摩藩主所迷戀姓三木的女子，可是……額前有顆紅痣的？」上野問話時，緊張得聲音忍不住顫抖。

「是呀！」方丈驚異的望住對坐蒲團上的人，脫口就問：「上野施主，你怎麼知道此事？藩破之日，我受藩王之托，領着這個妃子，從城後殺出一條血路。當時，妃子已有了身孕，所以好不辛苦。終於還算沒有辜負故主所托，把她安頓於離此九里的一條小村。不過，自此之後，我爲了忠於薩摩藩，不肯再事新主。看破紅塵，遁跡於此，再沒有探望過她。事隔廿年，她的下落會否搬遷，我一點也不知道！」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下貞子身世之謎已揭破。然而，要讓她不曉得自己已經死去，而把她帶返家中，倒是頗爲難的事情。不過，能揭出了她的背景，上野實在太高興，連忙急急的趕回家去。

× × × ×

當上野興高采烈的走回家，才推開玄關外的大門時，他就被屋裏的情形給嚇呆了。

彌八躺在長廊上。看他的模樣，似乎是被嚇暈倒的。而除了彌八，他並沒有見到貞子的鬼魂現身。

「莫非彌八將她嚇跑了！」上野禁不住衝動，想將彌八救醒，然後結結實實把他揍個半死。

雖然不知道自己在離去前，屋裏發生了什麼事，但可以想像必然是因爲貞子的異樣，彌八大驚小怪，自己把自己嚇得暈倒了。

想到這問題，上野很自然的把目光投落玄關放置鞋屐的地方。一望之下，頓覺心驚；因爲屬於那

雙自動會走路的木屐竟已不翼而飛，貞子已經遠去了。

「豈有此理，該死的蠢材，可把大事全弄砸了！」上野感到十分沮喪。他呆坐廊上，埋首掌心，情緒惡劣極了。

「上野先生！」就在上野絕望之際，忽然貞子那婉轉溫柔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驀然抬頭，上野見到，自己盼望的貞子，正端端正正的，跪在自己的對面。

「貞子姑娘，我還以爲你走了。我有個好消息告訴妳，我已替妳找到親娘，隨時都可以帶妳回家了。」

沒有上野預期的興奮，相反的貞子是用極哀怨的口氣道：「你的苦心，貞子實在是無以爲報。找到親娘也沒有用，女兒已經死了，她本已肝腸寸斷！」

貞子的話，令上野呆了片刻。但很快的，他已明白過來，彌八大驚小怪，在見到貞子鬼魂在家中的異常行動時，很可能還會脫口驚叫有鬼。以貞子之聰明，自然是因此而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及身份。

「貞子姑娘，我……終於還是瞞不過妳！」

上野感慨地却想不出半句安慰的話來。

「現在明白了也好。」貞子鬼魂道：「上野先生，既是尋到家母，請你還是想辦法帶我回去。雖然母親一定十分傷心，但我的魂魄能回得家去，對她也是一種安慰。何況，我還是想時時刻刻可以見到她。」

既是貞子明瞭自己的處境，這件事倒變得相當容易。上野立即道：「此去府上，有八九里路。爲免過橋上路有什麼偏差，我決定早上就起行。我只消將姑娘的木屐携着上路，屆時將屐子放回姑娘的府上，姑娘自此就不會再認不得回家的路了。」

× × × ×

果然，上野眞的携着貞子的木屐上路。當他到了貞子所居的村子，非常容易就問出她的家在何方。然而，上野只是將貞子的木屐擱在她家的大門上，然後代貞子輕叩了家門。當大門打開時，上野就急急的轉身離去。

他是怕見肝腸寸斷的慈母，也因爲他知道自己一生也不會忘記貞子。能使他心搖神蕩的，爲何偏是鬼魂？眞是造物者捉弄人。

當步離貞子故園時，上野知道，這一輩他將會終身不娶。

失魂遺恨

美作國的宮本村。

這條位置荒涼的小村，共有二三十戶人家，村裏的人多以耕種爲生。入到村口，就可以見到許多依山開墾的梯田，延綿半個山坡，看起來風景極爲漂亮。

儘管外邊兵荒馬亂，戰火連年，但這個位置偏僻的小村，却是人間樂土。歷年來，村民與世無爭，過着寧靜快樂的日子。

但平靜的生活，終於在一個美麗的黃昏打破了。

一個秋收時節的黃昏，太陽像個巨大的、燃燒已燼的火輪，緩緩的伏在山坡之間，作最後的掙扎，眷戀着對廣闊大地的一瞥。

在梯田上割稻的村民，這一刻也在收拾他們的工具，準備回家休息。一天的辛勞到這時結束，大家的心頭都是無限的輕鬆。

所內助的心情，比別人更輕快。他上個月才成親，往日下田回家，還要趕忙的燒灶做飯；但現在只

要一踏進院子，就會嗅到濃烈的飯香。

想到家中倚閭盼望的妻子，所內助簡直是歸心似箭。他將割下來、未打穀的稻堆在田邊，然後就扛起鋤頭、鐮刀準備回家去。

豈料當他才轉身的時候，忽然見到與自己稻田毗鄰相接，僅高了一級的田壟上，站立着一個人。他認出這人叫吉丸，在所內助成親之前，本來與吉丸是很談得來的朋友。然而最近，所內助却是逐漸與他疏遠。

這時，所內助乍見吉丸，想起了自己主動的和他疏遠，心中有份不自然的感覺。正在盤算應否與他打招呼，驀地吉丸竟在眼前消失了影踪。

這個突變令所內助呆住了，自己明明是瞪着眼，目不轉睛的望着吉丸，怎可能會剎時間沒了踪影？要知道所內助看到的，不是吉丸離或跑離他的視線範圍，吉丸是壓根兒沒有動，而忽然之間不見了的。

呆了片刻，所內助終於爲自己找到了一個解釋：可能是昨夜自己在妻子身上太拼命了，所以今天有點頭昏目眩，以致產生了幻覺。

「眞是荒唐，怎會別的人沒看見，就偏偏見到吉丸，實在是太荒唐了！」心中釋然之後，所內助荷起鋤頭，輕快地步向歸途，剎時間就完全忘記了這件怪事。

「於幸，我回來啦！」未踏上玄關，所內助高呼。

於幸美艷的臉龐，立刻出現在所內助的眼前。她迎出長廊，滿臉都是笑意。

「噢！你回來了。我已經打好了水，就在院內，先洗洗脚吧！」於幸溫柔的說。

「你猜猜我今天燒了什麼菜？」當所內助洗脚時，於幸的聲音又從玄關裏傳出來。

「是什麼菜？壽司？天婦羅？」所內助邊抹脚邊答：「呀！我知道啦！那一定是海老，我最愛吃的！」

於幸的笑聲再傳出來：「快燒好了，洗完脚就可以開飯啦！」

這一段對話顯示出所內助和於幸夫妻恩愛，隣居聽了當眞是又羨又妒。

所內助把抹脚布扔在盆內，幾乎是急不及待的就再衝入屋裏。他的確已是胃口大開，不過並非爲於幸替他準備的海老（蝦），而是於幸自己。

就在他踏上長廊要往廳裏衝時，他已見到於幸用盆子盛着飯菜從厨間步出。

「來，讓我替妳拿。」所內助叫了一聲，就趕上前去幫忙。豈料，才跨前一步，在他不遠處走來的於幸忽然發生了變化。

先是於幸的雙脚，忽然消失在視線中。逐漸，她的上半身開始變得模糊。隨着所內助的驚恐，於幸整個人已消失在他的眼前。

這剎那間的變化，令所內助產生了無限的驚恐，他忍不住就高聲的呼叫起來：「於幸！於幸！於幸！」

面前空蕩蕩的長廊，又忽然出現了於幸的形象。於幸就像妖魔似的，剎那間從空氣裏跳出來。

用力的揉揑了一下眼睛，於幸的的確確仍在自己的眼前，而且還以驚疑的神色望著自己。

「你怎麼了？爲什麼忽然大叫？」於幸驚奇的問。

所內助欲將剛才的事說出來。但話到唇邊，忽然他又準備隱瞞此事；略爲定了定神，擠了個輕鬆的微笑，才道：「沒事，我在跟妳鬧着玩！」

於幸疑惑的向丈夫望了一眼，臉上的表情擺明了對丈夫的話不置信。所內助不敢接觸妻子的疑惑神色，佯作若無其事說：「我肚子餓了！」

於幸是他至愛的女人，甚至過於自己的生命，而剎時間消失於眼前，這令所內助產生了一份强烈「失去」的恐懼。這份恐懼是他久久不能釋然的。

× × × ×

直到晚上，所內助仍然心神不定。雖然於幸把家務做完之後，就依偎在他的懷裏，但所內助竟失去了新婚以來夜夜尋歡的興緻。

而所內助爲怕再引起於幸的懷疑，雖然心事如潮，無法闔眼，但抱着於幸一動也不敢動。直至於幸發出均勻的呼吸，他才鬆了口氣。

到半夜時，他終於忍受不了疲倦的襲擊，迷迷糊糊的就要進入夢鄉了。

可是，在他渾渾噩噩的時候，他忽然有份十分空虛的感覺，就似自己的心已離開了軀殼似的，不

再踏實。所內助一驚，整個人從床上跳坐起來，迅速把眼睛睜大。

房屋裏的燈仍未滅，房屋的陳設與他未入睡時一模一樣。所內助剛要定過心來，竟發覺一直伏在自己懷中安睡的於幸不知所踪！

「於幸！於幸！」驚惶無限的所內助高聲呼喚。

沒有回答，部屋裏分明只剩下所內助一個人。

莫非於幸半夜裏起來，往茅厠去了？所內助一想及此，連忙爬出來衝出屋外到處尋找了。連後院那口井也找遍了，沒有於幸的影子。所內助又驚又怕，終於返回房屋裏來。

額上的汗水如雨，臉色青白，呆坐床上，腦子裏像是一片空白。美麗幸福的生活，在一夜之間似乎全已破碎。而所內助直到如今，還不知道什麼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只能隱約覺得，大禍已經臨頭了。

正當他痴痴呆呆的時候，忽然耳畔傳出「嚶」的一聲。所內助立即尋找聲音響起的地方，意外地發覺聲音竟是在自己的身旁發出，而於幸正躺在自己身邊。

「於幸，妳沒有走！妳……」所內助驚喜交集叫道。

於幸徐徐的睜開眼睛，臉上流露的是一份驚訝的神色，開口時聲音仍是充滿睡意：「咦！你還沒睡？」

「我……於幸，我剛剛找妳，妳上那兒去了？」所內助衝口而出的叫道。

睡意仍濃，也聽不出所內助說話的奇特，於幸隨口應着：「你在說些什麼傻話？我一直在睡，能上那兒去。來，現在很晚了，你快點睡吧！」

沒理會所內助的瞠目，於幸語畢，翻了個身，又準備再尋她的好夢去了。

「於幸，妳別睡，我有話跟妳說！」見到於幸逕自去睡，所內助焦灼起來。

「你要什麼？」本來，於幸的性情是十分溫婉的，但半夜被人騷擾自己的好夢，亦顯得很不耐煩。

「妳說妳一直都睡在這兒。可是，剛才我見不到妳……」到了此刻，所內助再不隱瞞，將自己的奇異經歷說出。

豈料，他得到的反應却是極爲冷淡，「唉！大家都是閉着眼睡覺，當然見不到對方。」

「我不是這個意思。於幸，妳聽我說——」所內助沒有繼續往下說，因爲他發覺於幸又發出均勻的鼾息。

「我眞的是太疲倦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說不定那本來就是個夢。」所內助重新躺下來之時心裏說道。

這一夜雖然是心神不定，却再沒有出現過任何的怪事。直到天亮，所內助仍然可以感到於幸安躺在自己的懷裏，沒有失踪。

× × × ×

天亮之後，所內助的心情好轉了許多，草草洗過了臉，披了件外衣，就走出門去。

今早起來一切都很正常，所內助覺得自己昨天的事似乎並不眞實；因爲他看到的事物，與往日一樣出色，再沒有任何的異象！

「我大概眞是身子虛弱，才會有這樣的幻象出現！」所內助心寬之後，就感到飢腸轆轆，這始憶起自己醒來之後滴水未沾唇。

恰巧，所內助停在一家茶館的前面，陣陣烘餅的香味傳出來，這令所內助更感饑餓，也不遲疑便走進裏面。

偌大的店堂清靜非常，只有兩個老年人在遠遠的角落低垂着頭，不知在傾談些什麼。

所內助隨便選了個臨街的桌子坐了下來，環視了店堂一眼，才發覺店堂裏連個跑堂也沒有。

「喂！有人嗎？生意上門了。」因爲心情輕鬆，所內助肆無忌憚的敲着桌子大叫。這下吵鬧，沒有跑堂走出，反倒令遠遠一邊正在低談的兩個老頭兒抬起頭來，以詫異的目光投向所內助這邊。

腹如雷鳴，使所內助好不耐煩。他稍等片刻，仍未見到有跑堂過來招呼，索性跳起來，就往店堂下的厨房走。

才走了兩步，忽然像被什麼擋住了自己的前路。所內助驚奇的收住脚，就在這同時，耳畔一陣「砰砰嘭嘭」東西墮地的聲音。

所內助傻了，只見自己的脚下，忽然散滿了杯盆的碎片。迷惘着不明白發生什麼事之時，他聽到罵聲響起：「你這人怎麼搞的，明明看見我走過來，還要往我身上撞？這下子……」

奇蹟在罵聲響起之際出現了——

剛才眼前明明什麼也沒有，但罵聲響起時，一個中年漢子突然出現於自己的面前，滿面怒容的向自己責備。

「我……見不到你？你是怎麼出現的？」吶吶的，所內助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你瞎了眼？你在外邊大叫時，我剛捧着這些杯碗從厨間走出來。我正走過來招呼你，你爲什麼還要站起來，故意往我的身上撞？」那個突然出現的漢子，怒火仍未平熄，指着所內助破口大罵。

所內助對跑堂的話越聽越心驚。跑堂罵到後來，他彎下身顫抖着手拾地上的碎片，口中顫聲的說：「我……賠！我願意賠！」

「哼！」所內助這番許諾，終於使跑堂的憤怒平熄了，但嘴裏仍忍不住說：「瘋子！」

× × × ×

「於幸！於幸！」

於幸連忙奔出厨間，在長廊下碰到了急急闖進來的丈夫。於幸見到氣急敗壞的丈夫，忍不住失驚叫起來，「哎呀！你怎麼了？臉色那麼白，你……」

所內助望着於幸，蒼白的面出現如獲至寶的驚喜，箭步上前，緊緊的捉住於幸雙手。

「於幸，妳快告訴我，我不會失去妳，永遠也不會失去妳……」所內助緊張兮兮的說。

「你怎麼了？不舒服嗎？」望着丈夫蒼白的臉色，以及他充滿恐懼的話，於幸亦是驚惶失措。

「妳別消失，我怕！於幸，我不能見不到妳！」所內助的話顚三倒四，他握住於幸的手是完全冰冷的。

「你究竟在說些什麼？我怎會消失？你……究竟遇了什麼事？你別嚇我……」於幸對丈夫的言行態度，越發嚇得手足無措，「來，我扶你躺下來，先歇歇再說。」

當於幸要鬆開所內助的手改去扶他時，所內助却是更用力的捏着她的手不放，聲音充滿驚惶：「求求妳答應我，別在我的眼前消失。我好怕，好怕……」

眼見丈夫依然是語無倫次，於幸雖然仍不明白個中因由，嘴裏却應着他的話：「別怕！我答應你，我什麼事也答應你！」

如釋重負地吁口氣，所內助滿心感激地將於幸擁住，喃喃說道：「謝謝妳，我早就知道妳一定會救我，只有妳才救得了我！」

「你放心，我一定會幫你！來，我們先進去，你慢慢把事情告訴我！」像哄小孩似的，於幸終於把所內助扶進房屋裏。

× × × ×

所內助沒有再上田去，他的精神一直得不到安穩。自從於幸知道了他的恐懼後，對他的侍奉更是無微不至，更不惜以昂貴的金錢，延請鎭上最好的大夫來替他診治。

初時，大夫說他脾虛腎弱，因此開的藥方都是明目寧神的。所內助喝了幾劑，也沒再遇到「視而

不見」的怪事，然而他的精神却不因此而感到平靜。

那是因爲他吃到第四天藥時，忽然傳來一個噩耗吉——丸逝世了。

吉丸是在田間幹活時，不愼被毒蛇咬了一口，因延醫的遲誤，不消兩個時辰全身發黑而死。

吉丸曾一度是所內助最談得來的朋友。若不是娶了於幸，偶爾覺得吉丸睇視於幸的目光似是色迷迷的，惹出了所內助的强烈忌妒，兩人也不會疏遠。

畢竟，他們之間的友情仍在。特別是乍聽這個消息，所內助的震驚、難受，就是同衾共枕的於幸，亦不能了解他的感受。

尤其所內助想起，自己第一次發現「視而不見」的幻覺，就是在田間見到吉丸。他的心頭强烈的震動，一種無法解釋的不祥之兆油然而生。

當吉丸舉殯的那天，所內助大清早就出門了。本來，於幸想阻止他外出，奈何所內助聲稱要去見這個友好的最後一面，於幸提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

所內助臉青唇白的出現於吉丸的靈前，沒有人覺得詫異。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所內助與吉丸爲了於幸而疏遠。可能已死的吉丸，生前也不明白一塊兒長大的好友，何以會有冷淡自己的態度。

「讓我看看吉丸。我們曾經是最好的朋友，我是趕來見他最後一面。」所內助向吉丸家人提出自己的心意時，聲音顫慄。

「也好！」吉丸的父親含淚答應着：「吉丸生前與你這麼要好，他一定不會介意，讓你見到他難

看的死狀。」

向吉丸的父親深深的行了禮，在吉丸的兩個弟弟引領下，所內助來到了靈堂後的棺前。

「他就躺在棺裏。請你別驚慌，他是給蛇咬死的，全身都瘀黑得難看。」吉丸的弟弟，指着棺木，黯然的給予憑弔的所內助一份心理準備。

默默地點着頭，所內助深深的吸了口氣，就往棺內望去，瞻仰吉丸遺顏。

身邊抹着淚的喪家，驀地感到所內助全身顫抖、搖搖欲墜，馬上機靈地趕上去，伸手就將所內助發軟的身子扶住。

所內助此刻的臉色，灰白得像罩着一層死氣。

「家兄的遺容確實令人慘不忍睹，嚇着你了，快請到外邊休息吧！」

所內助似已不能說話，他任由身邊的人把自己扶離棺前，攙出靈堂外面。

大家對所內助的情狀十分關心；更有人在低語着，嘉許所內助對朋友的情深義重。

在靈堂外邊休息了半天，所內助的臉色仍然是慘白的。他推辭了衆人目送他回家的好意，堅持自己離去。

大家目送他跌跌撞撞的離開吉丸的家，只以爲他哀悼吉丸的死，過份傷心。其實，只有所內助自己明白，他是爲啥如此失常。

剛才在吉丸的弟弟陪伴下，瞻仰吉丸的遺容，他一眼望入棺內，竟什麼也看不到！

這份打擊，令所內助明白了一件事——任他如何吃藥，他的「視而不見」的怪病，根本就沒有好轉。但最重要讓他恐懼的一點，吉丸是頭一個他「視而不見」的人，且事隔不久就死於非命；「而於幸——他至親至愛的女人，亦曾在他的怪眼中消失過，那於幸會不會……

「不，於幸不會這樣的……」所內助異常激動的叫着。由於他的叫聲太響，惹來路旁的行人對他側目而視。

旁人的注目，所內助並不在乎。因他忽然有了個新的主意，他要尋找被他「視而不見」的人，下場是否會跟吉丸一模一樣。

× × × ×

步入茶館，那陣熟悉的烘餅香味，依然是充滿了整個大堂。所內助步進去的目的，不是爲着填飽肚子。

也許是大半的人都去弔唁吉丸，因此茶館裏的客人十分疏落，與上一次大致同樣。

所內助脚步沒有猶疑，他步同上次所坐過的位子上。當他的屁股才沾着櫬兒的時候，他就立刻見到上次自己「視而不見」的跑堂，正大搖大擺的走過來。

「唏！又是你這人，怎麼你還來喝茶？」跑堂輕蔑的說着，顯然所內助上次失常的事，他還記得一清二楚。

默默忍受着那跑堂的譏諷，所內助只當作聽不到一樣，「來一碗麵吧！」

目送跑堂步入厨間，所內助連眼也不眨一下。他清清楚楚看着跑堂背影消失在轉角爲止，整個人不禁鬆口氣。

「那不過是個巧合！事情並沒有想像之壞，我太杞人憂天了……」所內助總算寬心了一點。

就在他自言自語的時候，忽然有條大漢似旋風般衝進大堂來。所內助還未看清楚這個漢子的樣貌，却見他匆匆忙忙的奔進厨房去。

對於茶館的一切，所內助並不熟悉。他不知道，剛衝進厨房的大漢是什麼人，也不曉得他爲什麼衝進厨間。

麵還沒有來，所內助仍在想着自己的心事。直到那通到厨房的長廊，一條人影的出現吸引了所內助的注意。

那是一個全身浴血的大漢，跌跌撞撞的向所內助這邊奔來。

那渾身鮮血的大漢，見所內助對自己瞠目而視，張開口大叫：「看什麼？有什麼好看？人是我砍死的，你去報官吧！俺一人作事一人當，我就坐在這兒不逃，你們可以放心了吧！」

神智本已混亂的所內助，聽了那漢子的話，可完全不明白對方在說點什麼。然而坐在他背後的其他兩桌食客却騷亂起來。

「你這人瘋了？你說自己殺了人，人在什麼地方？你爲什麼這樣兇狠？」

「你們不用緊張。人就躺在厨間，被我砍了十七八刀，想再活過來也難了。」全身均是血水的漢子，說完話時發出近瘋癲的狂笑。

「派兩個人守着這殺人的兇手，大伙兒先進去瞧瞧！」混亂之中，一個人高聲的叫出了這個主意。

這時，茶館的動亂引致街上也有不少行人衝了進來。這些人混合了本來在茶館裏的食客，一起往厨間奔去，而所內助於混亂中亦與那些人一齊湧進厨間。

「哎呀！眞的死得那麼慘！眞太可憐了！」

「這是跑堂嘉一郎，我天天來這裏喝茶，我認得他，不錯，他的脾氣是暴躁點兒，可也不致有這樣的下場！」

所內助不知從那兒湧出來的力氣，猛地推開了背後的人，衝出了屍體浴血的厨間。

跟從吉丸靈堂內走出來一樣，在茶館的厨間，當大家紛紛爲躺屍地上的兇案驚震時，所內助見到的不過是血漬斑斑的地，而見不到屍體的存在！

答案終於被確定了，曾令所內助「視而不見」的人，到頭來都會死於非命。

現在三個曾經「視而不見」的人，已經有兩個死掉了；只剩下與他有最密切關係的於幸，還未遭殃。

× × × ×

於幸在三天之內，變得憔悴落形。本來，她在村裏是數一數二的美人，如仍着老得有點似歷盡滄

桑的中年人。也難怪她，所內助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回來。

尋遍村子每一角落，可以查問的人，於幸亦全都問過，就是沒有人知道所內助離開發生兇案的茶館後，跑到那兒去了，再沒有任何人見過他。

儘管於幸始終懷疑丈夫的「視而不見」究竟是眞的出了毛病，還是他的神經突然含糊起來了，才會作這種不正常的態度。但所內助失踪前，是爲了去弔祭吉丸。當時離家他神色已大爲不妥，現在多天不歸，她無法不對丈夫的安危，往最壞的方面去想。

就在所內助的消息如石沉大海，於幸躲在家中垂淚時，忽然隣居一個婦人匆忙奔進，嘩啦啦的叫道：「於幸，妳快來呀！我的當家發現，所內助躲在村後的破廟中，閃閃藏藏的不肯見人！」

於幸驚聞丈夫的下落，那裏還敢猶疑，連亂髮也不攏，飛也似的，就向着村後的破廟奔去。

破廟前早已圍滿了人，大部份都是與所內助認識的他們正在苦苦的勸着所內助回家。

「我的當家呢？」於幸奔到人羣的最前面，却發覺破廟大門緊緊閉着，並未見丈夫的影子。

「他在裏面不肯出來。我們盡力勸他，怎料他說自己是不祥人，他決定今生今世不再見人。」立刻有人回答了於幸的問話。

「所內助！我是於幸，是你的妻子，你出來吧！」也顧不得四周圍滿了人，於幸向廟內高聲叫道：「你一去幾天不回來，你可知道我多擔心。你可以不見任何人，但你怎可以不見我？你若再不出來，我現在就要衝進來了。」

周圍的人都靜默着，望着淚流滿面的於幸，等待事情的最新發展。

終於，所內助的聲音自廟裏嚷出來：「於幸，妳回去吧！就當我已經死掉罷，我不能見妳，永遠不能！」

實在是太激動了，於幸聽完丈夫決絕的話之後，竟就直衝破廟大門旁邊塌毀了的牆洞——

「於幸！妳別過來，妳快回去！」所內助無限驚恐的聲音，從破廟裏傳出。

「所內助，回去吧！我們一起回去。」於幸的聲音，却是充滿了柔情蜜意。

「不！不！」所內助瘋狂的大叫。外邊的人雖然看不到裏面的情形，可也能够想像，於幸一定是伸着手向丈夫迫近，而半瘋癲的所內助必然正往後退。

「我不能再害妳！於幸，妳快出去吧，給我『視而不見』的人，都沒有好的收場。吉丸是第一個，他已給毒蛇咬死了。還有茶館裏的企堂嘉一郎，我亦曾對他『視而不見』，他早幾天已給人亂刀斬死。於幸，妳會是第三個。我愛妳，我不能再連累妳。求求妳，快點遠離我吧！」

「我不怕！若命中註定如此，我也要死在你的身邊。所內助，我不能沒有你，你跟我回去。」於幸堅決的聲音，自裏面傳出來。

「不！別過來！」所內助的叫聲，比剛才更充滿憂恐。忽然，大家聽到他狂叫道：「妳再過來，我只有將我的雙目挖掉！」

廟外的人正緊張得捏一把汗之時，驀地有人排開衆人向廟內衝去，口中却大叫：「不可幹此傻

事！」

× × × ×

於幸的尖叫，所內助的慘號，與一個陌生浪人的衝入，同時發生在一剎那。

廟裏剎時間轉得靜寂，所內助兩隻眼睛已餘兩個空空的血洞，而於幸目睹慘事之發生，已是搖搖欲墜，險些暈倒過去。

「遲了！我竟遲了一步。」陌生的浪人嘆息着。

「你……是誰？」已倒在地上，忍受着劇痛，差不多暈過去的所內助，顫慄着聲音問。

「我也是個看人時，經常『視而不見』的人。你的事，剛才我向外邊的人詢問，已大致明白。可惜我終於遲了一步，挽救不了你的一雙眼睛。」浪人沉聲的說。

「爲什麼？」所內助夫婦異口同聲問。

「每個人都有靈魂。當人之將死時，靈魂可能會提早離開人的肉身。你和我的眼睛，都是特別的，看人是連肉身與靈魂一起見到。但假如那人死期不遠，靈魂提早離開肉身，我們的『慧眼』就會對那只剩軀殼的肉身視而不見。這不是我們給人帶來不幸，不過是我們天生異秉、洞悉天機罷了！」浪人驕傲地說。

於幸是我的妻子，我又怎能……」所內助在重傷下剎時間，無法找出適當的言詞，說出自己的

「你且聽我說，雖然人之將死，靈魂會提早離開肉身。但也有人，在睡夢中、在工作忙碌的剎那間，靈魂會游離肉身片刻的，此所謂俗語說的『失魂』。你發生於尊夫人身上的『視而不見』，極有可能就是她的『片刻失魂』。你爲此而挖去雙目，不是可惜得很嗎？」浪人頓了頓，聲音忽然變得十分落寞，「唉！十多年來，我終於找到一個與我同樣天生慧眼的人，豈料却……」

浪人寂寞地離去了，沒留下姓名，也沒留下行踪。

失去雙目的所內助，是心安理得隨於幸返家了。他對那浪人的話，起初還是半信半疑。但回家之後，他與於幸斷守了二十年，最後更死於妻子之前。這證實那浪人的話是說對了。

畫室芳魂

本多益三郎站在這間門口掛着「貸」的房子前，打量着房子周圍的環境，終於去叩門了。

應門的是個老頭兒，他望着這個陌生人，態度顯得甚不禮貌，問：「找誰？」

「請問這兒是否招租？」本多指着門邊的木牌子問。

「多少人住？」老頭兒仍然是一副冷峻和傲然的態度。

「我獨個兒住。」本多對這種好似審問的問話，已產生了微微不滿，但還是忍耐着回答了老頭兒的話。

「我這間房子不租單身漢，你走吧！」老頭兒冷冷的說着，順勢就要將門帶上。

沒料到被對方像盤查犯人似的問了一輪，到頭來還連個合理的解釋也沒有，就要吃閉門羹；再有修養的人，亦會按捺不住。於是，就在那老頭兒差不多掩閉大門之時，本多迅速的伸出手來，將門推住。

「且慢！」本多說道：「何以這房子不租給單身漢，你總得說個原因出來。」

老頭兒料不到本多會擋門。他以鄙屑的目光，重新望了本多幾眼，才答：「這房子的主人誠心拜佛，屋內潔淨，怎可以租給獨身漢？難道讓你這等人，帶些低三下四的女人前來鬼混，染污這片清靜地嗎？」

「老頭兒，這簡直是笑話！房子不是寺廟，又怎管得人在裏面幹什麼？你縱然租給有婦之夫，人家夫婦倆，晚上難道也守清規嗎？」本多益三郎不怒反笑的說道。

「正正經經的夫婦又怎相同！」老頭兒一本正經道：「但你們這些單身漢就不同了。天曉得你們會帶些什麼女人前來，還是小心謹慎爲上策。」

「說實話吧！我家住城西。想租這所房子，就是看上這兒清靜。我是一個畫家，租這所房子，是爲了靜心作畫之用，不會招什麼不三不四的女人前來。」

「哦！」老頭兒十分詫異地望了本多幾眼，剛才那種輕蔑的神態完全消失了：「原來是個畫師，閣下貴姓？台甫是……？」

當下本多毫不諱言，就將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

老頭兒態度變得更恭敬了：「原來閣下就是本多益三郎，眞是失敬了！請進！請進！」

對老頭兒這種前倨後恭的態度，本多一點不以爲忤。實在因爲本多益三郎，譽滿京城，由於他不修邊幅，往往就讓那些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勢利眼看扁。

本多素性恬淡，對這種被人誤會的事，亦不介懷。當那老頭兒帶他參觀了房子一遍後，本多對這

兒滿意極了，即時就付定金。

「這房子是誰的？如此好環境，屋主何以不自居，而偏把它租出去呢？」老頭兒在廊下招呼本多喝茶時，本多就忍不住將自己的懷疑道出來了。

「不瞞你說，這幢房子是俺的舊主人的。月前主人一病不起，少主在江戶成了家，不願回來居住，只帶了封信回來，囑咐我將此處出租。」老頭兒昏瞶的眼睛，滾着淚花：「敝主人生前誠心禮佛，花了一生積蓄，才蓋了這所房子。俺侍奉主人三十年，太知道主人的個性。既然少主將租貸房子的事，交予俺全權負責，俺當然要細心選擇個有品德的住客。以免租給了一些不肖之徒，將此地弄得烏烟瘴氣。否則，將來俺死去之後，也無臉見泉下主人。」

聽了這個忠心耿耿的主人一番話，本多益三郎很是感動，他重新向老頭兒正式道：「老頭兒，你放心吧。我一定將這兒保持得乾乾淨淨，除了我獨自在此作畫，不會再招呼任何人前來。」

「謝謝你，本多益三郎少爺，謝謝你的成全。敝主人泉下有知，亦必然感激你的一番成全。」老頭兒說着，向本多深深鞠躬致意。

× × × ×

本多益三郎是個出名的畫師，他的畫極受當世人之賞識。他擅長工筆畫，人物經過他的妙筆，栩栩如生；不少慕他大名的人，不惜遠道而來，爲求乞得他的作品。

就是因爲太多慕名而來求畫的人，令益三郎感到不勝其煩，在家中無法安心作畫，才會想到租一

間房子，可以清靜作畫。

自從租了城西這間房子後，本多將大部份時間都留在那邊。由於他租屋作畫的事，極少人知道，故而他眞的能達到靜心作畫的目的。

那個管房子的老頭兒，本姓室田，除了按月前來向本多收取租金外，平時很少騷擾益三郎作畫。轉眼間，益三郎租這間房子已經三個多月了。這天他睡到半夜，忽然靈感大至，突然爬了起來，披件外衣，匆匆趕到畫室去。

燃亮了燈，益三郎鋪開了畫紙，研了墨，落筆如飛，很快地就將一個停在樹下的美人，給畫了下來。

草稿完成時，天還未亮。益三郎站立起來，對着自己剛繪好的美人圖，左瞧右看，越看越是滿意。

「呀！此圖可說是近半年來，最滿意的一幅了。用色方面，必須要特別小心；否則就會前功盡棄。待我仔細考慮用什麼顏色才是。」他自語道。

他不敢匆忙決定如何着色，反而將畫從地上端起掛在紙門上，呆呆的如老僧入定似的面對着這幅畫，看得目不轉睛。

本多益三郎對着這幅畫，不知不覺就到了日上三竿的時候，他尚未能決定對這幅美人圖如何着色。

要不是腹如雷鳴，益三郎尙不會離開畫室。草草的在街外找些食物果腹，他又再奔回畫室去。

其實，益三郎作畫的這份痴狂，認識他的人都是見怪不怪的。除非益三郎不提筆，每次未完成一幅畫之前，他都會如此的廢寢忘食；尤其是一幅畫能够令益三郎自己滿意時，他的狂熱更是嚇人。

直到黃昏，距離益三郎繪好美人圖初稿，已整整十個時辰了。除了中午時他在街上胡亂吃了一點食物之外，他沒有再離開畫室半步。

「用緋紅色！樹下的美人，在黃昏夕陽下佇立，盼望情郎的歸來，用緋紅色畫上她的膚色，最適合了！爲什麼我會這樣愚鈍，竟要整日才想出來？」終於，益三郎從地蓆上跳起來，興奮地拍着自己的腦袋自語道。

他想到了如何着色後，半點時間也不舫擱，馬上就取出硃砂，研碎之後，就着手調色了。他用筆醮了色，先在些空白的紙上試着下筆，只差一點點的濃淡，也將全部顏色倒掉，重新再調。

如是者弄了大半天，終於益三郎對於所調出的緋紅色感到滿意。就在他將畫稿重新攤平，以毛筆醮了色，舉手準備落筆時，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當益三郎的筆鋒，還差兩尺，順勢要落在那幅美人圖的臉上時，忽然筆鋒的軟毛不知給什麼東西擋住，使益三郎的下筆之勢有點兒歪斜。

這麼一窒，益三郎忙將筆收回來；因爲下筆歪斜，可能整幅畫亦會給破壞了，益三郎不能不小心。

「眞倒楣，一下筆就不順手了。」益三郎逕自說着，又將畫筆再擧起來。

然而，這一次，他才抬起眼睛，就看到自己眼前有一塊緋紅的顏色。

顏色一定要落在器皿或紙張上，才可以顯出它的色彩。但眼前在空間的顏色，沒有憑藉在任何地方，却又似奇蹟一樣停在半空。

益三郎以爲自己眼花了，於是閉上眼睛，使勁的吹了幾下，然後重新張開眼睛去看——

沒有眼花。在半空當中，果然有一小塊的緋紅色，無憑無根的停在那兒。

「奇怪！爲什麼會這樣！」益三郎將彩筆擱在色碟上，呆呆望着眼前那塊色彩，不能置信地說道。他並且忍不住就輕輕的擧起手來，企圖摸摸那塊顏色，證實它的存在。

豈料，當他的手快要碰到那塊顏色的時候，那顏色似長了雙翼一樣，剎時間動了。

「哎喲！」益三郎驚呼的同時，伸出去的手飛快的縮了回來。

本來，停在半空的顏色離益三郎所坐的地方有兩尺左右。如今顏色自己走動，一下子飛到離益三郎五尺之處。

就算益三郎再大的膽子，此刻也害怕起來。他跌坐在地上，死命瞪住那塊飛快的遠離自己、懸在半空的顏色，直打哆嗦，而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益三郎不敢再走近那塊顏色，然而腦海在千百遍的轉動着念頭，但始終不明白眼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時間就如此輕輕的溜走，外邊的天色已經全黑了，益三郎剛才調色並沒有掌燈，因此如今部屋隨着天色由暗淡而變成漆黑。

在黑暗中，益三郎的視線亦越來越縮短。他如今對這美人圖，不過依稀可辨；遠離自己五尺飄懸在半空的顏色，已是看不到了。

因爲看不到，所以膽子也比較壯了。懷裏有火摺子，益三郎打着，將身邊的燈燃亮了。部屋內恢復了光亮時，益三郎很本能的，就向剛才那塊顏色停着的地方一看。

顏色塊沒有了。益三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遂以目光巡視了部屋四周一遍。他看得十分仔細，不錯過任何一個角落，眞的沒有任何顏色塊。

益三郎鬆了口氣，自語道：「本來就不可能的，顏色又怎會莫名奇妙的自己跳在半空。想必是我太用心去作畫傷神過度，才產生這種幻覺來。」

心中完全釋然之後，益三郎也不再去想剛才的事情，握起彩筆，就專心一意的去繪他的美人圖了。

× × × ×

畫了一個通宵，美人圖的着色，已經完成三分之一了。從作初稿至今，益三郎已整整兩天兩夜沒有睡覺。在燈下着色本是最傷神的。

益三郎因爲支撐不住，眼睛不斷流出水來，澀痛得幾乎再也睜不開。他倦得將彩筆收下，伏在畫

旁，立刻就熟睡過去。

若不是胃裏陣陣抽搐，益三郎根本就不會醒過來。當他醒來時，太陽剛剛晒到頭頂。腹部的不舒服，使還有濃濃睡意的益三郎，明白自己這兩天是如何生活。

「唉！總得回家吃飯，然後洗個澡，今天晚上再繼續作畫吧！」

當下，益三郎將屋子散落一地的畫具略爲收拾，披了外衣，關上大門，就回家去了。

再回到畫室時，已經是三更時分了，經過休息後，益三郎精神奕奕。

把燈加了油，使它更加光亮，益三郎在燈下仔細觀看自己辛勞兩夜的成績。然而當他抬頭時，意外地他見到那塊色彩又在半空中出現。

本來益三郎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因爲他始終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更以爲那不過是種幻覺。但此刻這塊顏色又再重現，他不能不正視眼前見到的事了。

顏色與畫紙上的美人膚色相同，都是緋紅。它在半空停着，形狀是條狀的，故此不可能是隻粉蝶，亦不會是天陰時出現的飛蛾。何況粉蝶和飛蛾，也要棲依在一些物體上才能不動。偏是這塊顏色，停在空氣裏。

益三郎眼睛望着那塊顏色發直，望得出了神，腦子千迴百轉，無法找出因由來。他只能將第一次發現這奇特現象的事，重新想了一遍。

「呀！我想起來了！」驀地，他的心頭閃過一點靈光：「當晚我調好顏色，提起筆就要去畫，忽

然筆像給什麼阻滯似的，停了一停，接着就有這塊顏色出現在半空了。沒有錯，怪事就在那時發生了。」

在此同時，益三郎引發起另外一些東西來。他有點兒醒悟，眼前這塊顏色是如何出現的；不過，心底另有一份抗拒，他不希望自己的醒悟會是眞實的。

目光終於從那塊顏色，轉落到別的事物上。當他望着身畔已經乾透的色碟，禁不住就自語起來：

「我一定要再試試！但願我這猜測錯誤。」

益三郎語畢，趕快自水碗裏注些清水在色碟內，重新再調顏色。這一次，他不像一貫那麼小心謹愼，差一分色素不同也要重新調過。很隨便的，一碟緋紅顏色調好了。

當他用畫筆去醮顏色時，手有點微微發抖，顯然他的心情異常緊張。

益三郎一邊用筆鋒滲滿顏色，一邊抬起頭來。當他發現那塊在半空的色彩還停着不動時，他的情緒更緊張了，甚至連臉上的肌肉也僵硬起來。

深深的吸了口氣，似乎立下了很大的決心，益三郎握起那支滲透了色彩的筆，迅速的舉起來，就瞧着那塊顏色停着的空間掃過去——

當筆鋒去到那塊顏色停着的半空時，怪事出現了。

半空似乎有道無形的牆，擋住了筆勢的去向，由於筆鋒飽含了顏色，去勢被擋時，筆鋒就順着那道無形的牆溜下去，一條顏色又出現在眼前。

顏色就是益三郎自己畫在半空的。

益三郎望着空氣中自己畫下的顏色，面如死灰，顫抖着雙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一次，益三郎的彩筆，是故意向半空畫去的；因此，在空氣中留下的顏色塊就比前的更大，這兩塊顏色在半空中，不偏不倚的聯起來。

兩塊顏色此刻呈現在空氣中，竟是一條人手的模樣，一條由臂腕至手指的人手形。

「我沒有料錯！我……唉！果然給我猜中了！」瞪着這隻停在半空用顏色塡出來的人手，益三郎顫聲說道。

那隻顏色的手，還是停在剛才的位置，一動也沒有移動過。

忽然，益三郎向着自己塗在空間的手，乾咳一聲道：「我知道你存在着，你再也逃不了。你究竟是誰，你爲甚麼一語不發？」

如果有人見到部屋此時的情形，必然會嚇了一跳；因爲當益三郎把話說完時，在半空中那隻顏色的手，忽然動了。它的手掌不斷的搖擺，就似一個人在拚命擺手的動作完全一樣。

「你開口吧！你這樣是什麼意思，我無法明白！你究竟是誰？你可是此間死去的主人？你告訴我啊？」益三郎仍然望着那隻手說道。

那隻緋紅顏色的手，再次左右搖動，但是部屋內沒有半點聲音。

到了如今，益三郎相信，自己在與一隻鬼物說話。他推斷到這座房子，其實一直都有個鬼魂的存

在；只是它無影無形，自己無法看到，不知它的存在。或許那夜他調好顏色，準備給那幅美人圖着色之時，那個鬼魂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自己的畫筆提起，凑巧地，不偏不倚就觸到那個鬼物的身上，留下了一點色彩。這點色彩可能是留在鬼物的身上，或者手上。反正當此事發生時，他預先沒有料到，也無法明白是怎麼的一回事；故而只覺一點顏色，沒有倚憑，留在空氣中而嚇了大半晚。

若非今夜驟然的冒險行動，益三郎想破腦袋也不會明白發生的是什麼事。但此刻益三郎可以肯定他所塗的是一個鬼魂的手。

「我不管你是何處來的鬼物！但你已逃不了！」定過神來後，益三郎明白自己眼前有個鬼魂，却也不怎麼害怕了。既成事實，就沒有任何可怕，只聽他繼續道：「我已將顏色塗在你的身上，無論你躲到那兒，也瞞不過我的眼睛。你已無所遁形！」

只見那隻懸空的手，在益三郎把話說完之後，更急劇的擺着。驀地，一個顫慄的、却是清脆得似黃鶯般的聲音，在空氣中響起：「不，我求求你。我是無心的，你放過我吧！」

在益三郎心目中，總以爲面前的鬼物是這間房子舊主人，豈料如今空氣中傳來這銀鈴似的聲音。換句話說，益三郎的估計完全錯誤。

「你是女的？」益三郎的語調，充滿懷疑及不能置信：「你究竟是誰？何以在此陰魂不散？」

「我是……」空氣中，那銀鈴似的聲音又響起來。

× × × ×

益三郎留在畫室的時間越來越長。以前，爲了作畫往往三五天廢寢忘食、不眠不休，直到全幅畫完成後他才會歇息。

每完成一幅畫，益三郎會回到家中，倒頭睡個三天三夜以作補充。待得他精神飽滿，有了靈感，才會瘋狂的再創新作。他這種生活，全家人早已習慣。

可是益三郎近來完全變了，經常留在畫室那邊，有時整整半月也不回來一次；回到家中，匆匆洗澡更衣，連話也不與家人多說半句，就抓起衣服再出外了。

爲了此事，益三郎的妻子阿枝極其不滿。尤其近日益三郎的新作並不很多，偏是留在外面的時間越來越久；長夜漫漫，阿枝許多時都會感到寂寞。

這日益三郎返家，泡了個熱水澡，抓了幾套潔淨的衣服又要出門時，阿枝按捺不住，就將他喚住了：「你又要往外跑了。哼！最近你一去半月不回來，才回來坐也不坐片刻，又趕着往外跑，我連和你多說半句話的機會也沒有。你這到底是忙些什麼？」

「作畫啊！」益三郎回答時，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樣。

「作畫？哼！」阿枝冷笑一聲，以懷疑的眼睛瞪着丈夫道：「你還要騙我，這兩個月你帶了什麼新畫回來？你眞的在外邊畫畫？也不知攪什麼鬼？」

益三郎的目光閃爍不定，口中却道：「妳懂什麼？妳以爲畫畫就那麼順利，每次都可以美滿完成

嗎？我最近畫壞了許多畫，也不知人家心裏多煩躁！」

「是嗎？心裏煩躁就不回家？你是見了我煩躁，你是存心避開我吧！依我看，你準是躲在外邊鬼混！」

「眞是無理取鬧！我懶得和你鬪嘴！」益三郎抓起衣服，頭也不回就衝出了玄關。

阿枝高呼了幾聲，但益三郎已走得遠遠的，根本就聽不到她的呼喊。

望着益三郎背影消失，阿枝恨得咬碎銀牙，跺脚說道：「哼！你就只知道避開我，我看你九成在外邊藏了一個女人。別以爲我是好欺負的，我偏要讓你曉得老娘的厲害。」

就在當夜，阿枝就找了幾個平素與她頗談得來的隣居，將這件事向她們說出，並商量法子。頓時，那些女人極爲興奮，紛紛給阿枝獻計，打抱不平。

「阿枝，妳也太嫻淑了。像這種事，我一早就發難了，還待委屈到今時今日？」

「沒憑沒據，我又能如何？他口裏老是不肯承認。我和他吵，他就說我無理取鬧！」阿枝把自己苦衷說出來。

「妳放心。我們除非不知道此事。既是知道了，一定幫你的。」那些女人拍着胸口，一派義憤塡胸的模樣。

當下，幾個女人，就將頭湊在一起，低聲的，如臨大敵般的在商議計策……

× × × ×

往日，益三郎在家作畫，需要清靜的環境。那些左隣右里的三姑六婆，就是欲來串門子，碍於益三郎孤癖性子，都不敢時時登門。

但此刻却不同了。益三郎終日待在畫室那邊，家中門戶大開，那些女人一天到晚在這兒出出入入，阿枝亦因此排除不少寂寞。特別是這幾天，她們出入本多家，更是大番道理，振振有詞。

這時，五六個女人，正把阿枝圍在中央，七咀八舌，談得好不熱鬧。

「唉！妳的當家也實在太風流了。我偷窺了兩天，有不同的女人在屋裏和他鬼混。」

「阿枝，不是我們教妳夫妻爭吵，妳的當家太不像話了。我也在畫室外悄悄偷窺了幾天，哼！我前前後後，見過四個不同貌的女人。哎喲，那些女人，一個比一個風騷，一個比一個漂亮。阿枝，眞叫人擔心，這樣下去，妳將來還會有地位嗎？」

「可不是，昨天我見到的那一個，下巴有顆黑痣，又妖艷，又風騷。不是我說妳，妳是絕對比不上那個騷狐狸的。那個女人，連我見了都要心動！」

「我看妳那當家，遲早有一天會被那些女人，把五臟六腑都迷昏了——以後別說作畫，可能連性命都丟在這個胭脂阱中。妳一定要拿出勇氣來，好好正視此事！」

阿枝被這些女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她妒火中燒，血氣上湧。想到益三郎尚未成名，自己與他熬了不少苦日子；如今他的畫有了名氣，可以賣到高價，生活開始寬裕後，他就將糟糠之妻，忘於腦後。

阿枝越想越傷心，越想越氣憤，不由傷心落淚。

「哭什麼？哭有什麼用？快想對付的辦法才是！否則遲早丈夫也是人家的了。」

「但我有什麼辦法？他總是不肯回來……」阿枝在剎那間，變得十分軟弱。

「他不回來，妳不會走到畫室去。」

「但是，他早就吩咐過，不許我們到畫室去的。我若冒然走去，他發起脾氣來，我……」阿枝遲疑着說。

「妳眞是太傻了，他不許妳去，就是怕你見到他這些荒唐事，妳就聽他的？去啊！好歹把他和騷狐狸好事揭破，以後他就不敢那麼明目張膽。妳再在家中裝聾扮啞，不是白白便宜了他。」

那些女人紛紛向阿枝鼓勵，最後阿枝亦爲之意動，抹乾淚水說：「好，我現在立刻就去。」

「傻瓜！就這樣去有什麼用？萬一那騷狐狸不在，妳無憑無據不是自找他責罵？」

失去主意的阿枝，又再急得哭泣起來：「這怎麼辦？還有什麼辦法？」

「我替你去監視他，一見到有女人在屋內，立即把你喚來。反正這兒離他那畫室不過是兩條街的路，就算來回通知你，也費不了多少時間！」那些女人自告奮勇道。

× × × ×

阿枝在室內坐立不安，來回的踱着方步。她的內心極爲矛盾不已。一方面，她希望替她去看哨的人快點有消息帶來，好讓她有憑有據的與益三郎吵個痛快。另方面，她又盼望看哨的人最好永遠不要再來，那麼丈夫在外邊鬼混的事就成了庸人自擾的疑猜。

這兩種心理在阿枝內心交戰着，就如千萬隻螞蟻在噬咬着她似的。

「怎麼還沒消息？怎麼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

就在阿枝極不耐煩之際，玄關外的大門，被人拍得震天價響。頓時，阿枝的心有種如被判決後處斬的痛苦，整個人站着，機伶伶的在打顫，竟忘了出去開門。

「阿枝！阿枝！快點出來！」門外的女人焦灼地叫。

如夢初醒似的，阿枝終於步出玄關，打開了大門。

「哎呀！眞急死人，妳怎麼有神沒氣的？快點趕去，你當家正和狐媚子在鬼混，這一次人贓俱獲，妳可和他撕下臉來大吵了！」

本來阿枝還有點遲疑，但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和別個女人抵足纏綿時，妒火將恐懼全壓了下去。她一語不發，就衝出大門了。

才走得兩步，那個「好心」的女人又奔上來，以十分誠摯的口氣對阿枝道：「阿枝，這種事我只能幫忙你到此爲止。不過，妳也要不害怕。一進門，先要把那個狐媚子打得遍體鱗傷，最好就用指甲撕破她的面。到時她想再纏住妳的當家，妳的當家也不會要她。趕走那狐媚子之後，妳乾脆給你當家來個一哭二鬧三上吊，保證他以後就不敢如此放肆。妳好自爲之了！」

阿枝早就心亂如麻，這番忠告，也不知她是否聽到五成。她不過胡思亂想點着頭，一顆心却早已

飛到畫室去了。

奔到畫室時，阿枝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只見大門虛掩着，屋內隱約有些低語傳出。

血氣又湧向心頭了。「豈有此理，眞是太混帳了！光天白日，就居然連門也不關好，在屋裏斯混。這狠心短命的東西，今天我非要和你拚個你死我活！」

阿枝心裏說着，爲免打草驚蛇，輕輕推開了大門，掩身走進庭院，小心謹愼的走向屋內。驀地，一個轟然雷響，把阿枝嚇得退縮了三步，只覺四下忽然黑暗起來，顯然不久之後就會下雨。

眞是天愁地慘，就似阿枝此刻的心境。她咬着牙齒，重新提起步子，踏上走廊。

才步上長廊，那陣輕語聲更聽得殷切。語聲之中，彷彿除了益三郎的聲音，尙有個銀鈴似的女聲，阿枝只覺得自己氣得幾乎暈厥。

循着語聲傳來的部屋走去，越近那部屋，聲音越顯得眞切。停在那部屋門口時，阿枝恨不得立刻拉開門，衝進部屋內，揭破這件醜事。她竭力控制着自己不這麼做；因爲她要看清楚，益三郎背着自己時，會是如何醜惡。

她立在部屋外，不發一語，悄悄的在門紙上戳穿了一個洞，然後將眼睛湊近洞口往裏看。

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她險些心肺氣得爆碎。但見自己的丈夫，正抱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而面上的表情，對阿枝來說，是極其陌生的一副蜜意柔情。

再看看那個女人，阿枝是又生氣又難受，果然如她的左隣右里所說，眼前的女人是個狐媚子——

容貌姣好是不用說了，那種眼波、那種騷態，眞的就算是女人見到，也會覺得心動；尤其是此刻一絲不掛，那胴體之完美，阿枝自覺是無法追得上。

看見部屋裏的春意，阿枝沒有辦法再忍下去。正待拉開房門，突然電光一閃，雷聲大作，傾盆大雨就「嘩啦嘩啦」的落下來。

屋裏的人顯然也嚇了一跳。可是他們驚魂未定，部屋的紙門突然被打開，阿枝一臉怒容的衝了進來。

那個一絲不掛的女人，還不覺得怎樣，也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益三郎的臉色，則完全變了。

「妳……來這兒幹什麼？」益三郎吶吶地問道。

「哼！你當然不想我來。」阿枝冷峻的應着，但目光却狠狠盯着那個沒穿衣服的女人。阿枝的目光就如兩股烈焰。從進入部屋後，她就沒有望過益三郎一眼，只是死命瞪住那赤裸的女子，直像要將她燒熔一般。

「阿枝，妳……要怎樣？」益三郎驚惶的問。

阿枝對益三郎仍是斜眼也不看一眼，更不理會他的問話，箭步衝向那個赤裸的女人，伸手就去扯她的頭髮。

「妳這個賤貨，妳好大的膽子，居然勾引我的丈夫！我打死妳！打死妳！」

益三郎早已料到阿枝衝進來，不懷好意。所以當阿枝欲揪那女子的頭髮時，他箭步上前攔住阿枝，同時向那開始驚惶的相好道：「快走！妳快走！」

那女子領教了阿枝的刁潑，加以益三郎的警告，如何再敢停留，連忙就爬起來向走廊奔出。

「妳別走，妳別走！」阿枝情急之下，不知哪兒來的蠻力，迅速的掙開丈夫，就朝那女子逃脫的地方追去。

外邊風大雨大，那赤裸的女子奔出走廊，見到阿枝追趕出來，慌不擇路就奔出庭院，也不理庭院中正下着傾盆的大雨。

阿枝早就被妒火掩蓋一切。見到那女子奔向雨中，她亦不理會雨水會淋濕身體同時撲出庭院。眼看只差兩步，就能將那女子抓住時；忽然，一件令她無法置信的事情，出現在她的眼前了。

只見那女子在雨中才奔走了兩步，在豪雨中，她見到這女子像給雨水沖溶了一樣，一塊一塊的顏色，在雨水沖擊下，溶向階上——像奇蹟似的，顏色脫落一地，那女子竟變得無影無踪，只餘了滿地的顏色。當阿枝在發楞時，那一塊的顏色，亦給天降下來更多的雨水沖淡、沖走了。

「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會這樣？……」不理會自己已淋得變成落湯鷄，阿枝呆呆的自語。

「進來，讓我告訴你！」此時，益三郎走出來，將阿枝拉回部屋去。

「我見到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坐下來後的阿枝，依舊是像在噩夢中甦醒似的。

「妳見到的是這屋裏的一個鬼魂！」益三郎用沉鬱的聲音，將他第一次發現一塊顏色在半空，到

後來怎樣發現鬼魂的事，說了出來。

「但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阿枝驚魂甫定，心中却還是有着千百個疑團。

「都怪我。自從我發現了這個鬼魂後，就生出了個奇想——我可以用我的畫筆，在這個無影無踪的鬼魂身上，任意加上顏色，畫成我心所愛所喜歡的女人。這些日子來我一直都這樣做……」

阿枝此際終於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些替她監視益三郎的人，時時說這屋內有不同的美女。若非這場大雨，若非自己追出雨中，這個謎可能永遠也不會揭開。

剖腹怨

午後該是行人最少的時候，然而今天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反常。

在這個時間，全村的人幾乎都聚攏在一起。而他們聚集的地點，正是在柳生家門口。雖然他們擠在一塊兒，神色似有點緊張，但是大部份的人在緊張之中却帶着一副看熱鬧的表情。

「眞是可憐！柳生三代單傳，好不容易盼到媳婦臨盆，却又發生這樣的事！」

「萬一胎兒有個什麼不測，柳生全家不知要多失望呢？」

「這又有什麼，這可是惠子自己福薄。柳生富郎可以討填房的，還愁將來沒有子嗣？」

「你們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柳生富郎娶個三妻四妾，當然是沒有問題，問題是在惠子。她實在太可憐了，自幼就孤苦零仃，好不容易嫁得一頭好門戶，而且還那麼快就懷了孕。大家才爲她高興，只盼她一舉得男，以爲這樣可以過一些好日子，沒料到居然會這樣……」

「妳這麼有同情心幹什麼？誰要妳的同情？惠子福薄，不怨她連累了柳生家，已經是够好的了。」

「對，惠子自小就尅死雙親，她的命本來就不好。偏偏當時柳生大爺不聽別人勸說，硬要討這麼

一個命薄女子作媳婦，如今可就釀出大事來了！」

「這又怎能怨惠子，一切都是天註定的。只盼她吉人天相，能戰勝死神才好！」

正當這些人在焦灼的，等待着大事發生的時候，驀地柳生家的大門敞開，一個下僕面青唇白的奔出來。

「屋裏的情形怎麼了？」好事的人，幾乎是異口同聲的，連忙就開口打聽。

下僕額上冒着汗珠，他似乎有什麼急事，趕着要衝出去；偏偏這羣好管閒事的人，硬把他的去路擋住。只聽他焦躁的大叫：「你們讓開好嗎？」

「裏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啊？」好事的人，好不容易才盼到有人出來，自然是不肯輕易放過。

「少奶奶已經不成了，胎兒還沒有生出來。你們讓開吧！我得趕着去請大夫。」下僕被這些人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將屋裏的情形吐露出來。

「果然沒有料錯，惠子就是生得太單薄，我早就預料會有今天的結果。」

「不知惠子嚥了氣沒有？一定是難產了。若眞已經斷氣，她腹中血脈，要保住可難了！」

「富郎對惠子一往情深……唉！眞是太可憐了。我看就是救出了胎兒，富郎這一生也是不會快樂了！」

「別杞人憂天。惠子斷了氣，不出兩個月，我敢保證富郎必定尋到新歡。男人的心，難道妳們這些無知婦人還會懂！」

「不談這個，可不知道現在胎兒有沒有辦法保得住？要眞是個男的，保不住可就太……」

就在這些人正議得口沫橫飛之際，剛才出門的下僕，領着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匆匆的奔過來。

這些人一瞧見下僕身後的漢子，其中不少已叫起來：「中島大夫來了！」

中島大夫顯然是村裏一位有地位的人。那些圍觀者看到他的出現，連忙讓出條路，讓下僕及大夫順利進入屋內。

× × × ×

屋外是鬧成一片，而屋子裏的混亂更不是外邊的人可以想像的。

在柳生家預先準備好的，以作產房之用的房屋，如今擠滿了人。除却柳生富郎跪在一邊，輕輕的發出一些啜泣聲之外，屋裏靜得連彼此的呼吸都可以聽到。

部屋的正中央陳放着臥榻，臥榻上躺着一個大腹便便的女子。此刻，這個女子臉上白得沒有半點血色，而且雙目緊閉，臉上肌肉扭曲着，神情好似忍受着極大的痛苦。但她的肌肉雖是抽搐在一起，却不見活動，故而也不知她到底是死是活。

中島大夫的眉毛皺得幾乎連在一起，他正握着不知是死是活的惠子之脈門，一語不發。

良久，中島大夫輕輕將產婦的手擱下。他抬起頭來，向悲哀的富郎望去。

「中島大夫，她還……有救嗎？」愛妻情切，富郎發話時，聲音忍不住的在發抖，搖搖頭，中島大夫回答道：「不中用了！」

像聽到死刑的宣判一般，柳生富郎激動的抓住大夫的手，失聲叫道：「不，不是這樣的。大夫，你騙我，你一定在騙我！」

柳生富郎的失態，中島大夫並沒有介意，他嚴肅的說：「尊夫人體質太弱了，而且她已經全無脈息，就算是大羅神仙，也無法把她救活！」

中島大夫的話，說得十分肯定，而一旁的柳生大爺沉聲叫道：「大夫，胎兒呢？」

中島大夫望了柳生富郎一眼，才嚴肅的說：「不知道，但可以冒一冒險。」

「冒險？」

「是的，把少奶奶的腹部剖開，取出胎兒。不過，若眞決定如此，就得把握時間。再躭擱，胎兒會在死去的母體中給悶死！」中島大夫道。

「剖腹取子？」柳生大爺緊張的問：「大夫，能救活嬰兒的機率高嗎？」

「這一點很難保證。但時間越快，機會越高！」中島大夫回答。

「那麼，請大夫立刻動手吧！」柳生大爺想到外孫子的生死，懸在點滴溜走的時間，毫不思索，就連忙向中島大夫請求。

「不！」柳生富郎突然尖聲的叫起來：「你我不可以這樣對惠子。她已經够可憐了，難道你們還這麼殘忍，不肯讓她得個全屍！」

剛才中島大夫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要剖腹取子，就要爭取每一刻的時間。而今，富郎竟然感

情用事的摟着妻子在大哭，柳生大爺簡直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知道，這不是跟兒子爭論的時候。

「你們給我拉開這畜生。中島大夫，不用理會他了，請你動手吧！」

剖腹之事已是事在必行，任富郎哭得地慘天愁，也是沒有用了。

× × × ×

部屋裏在這一刻，眞的連蒼蠅飛過也聽得到，誰都不敢發出一下大氣。

中島大夫的衣袖，已經用繩子結結實實的紮着；而這時他的神色比剛才給惠子把脈時，更凝重多倍。

他的手持着一柄閃亮的利刀，利刀的刀鋒，正來回的在火盆上燃燒着。盆裏的火光映照着中島大夫的臉，可以見到一滴一滴的汗珠，正如小泉般湧出來。

被下僕和下女緊抓住的富郎，在此刻也明白，縱然怎樣的掙扎亦是無補於事。他的兩眼失神，恐懼的望着中島大夫手裏的利刀，他的心似已停止跳動。

終於，利刀離開了火盆。

中島大夫移動了方向，他持刀的右手緩緩擧起，向着已經赤裸下半身的惠子。

中島大夫的手是十分的穩定了然而他的汗水，在他的刀落下時，似雨般淌下來。

刀終於落在惠子隆起的腹部，刀尖無情地在腹上劃開了一道血口……

所有人的心臟，在剎那間全都跳上了胸口。

柳生富郎在下僕强有力的臂膀裏，發出了一聲悶叫，彷彿，中島大夫的刀，是割在他自己的身上一樣。

刀鋒是那麼的穩定自落點一直向下滑落，只不過是眨眼之間，它已劃出了差不多近一尺長的缺口。

中島大夫連眉毛都在冒汗了。但這不是抹汗的時刻，也沒有多餘的手給他抹拭，因爲他的雙手正插入那道被他劃破的缺口裏——

血淋淋的一團東西，被中島大夫取在手上。

刀，再度被提起來——

一條生命的死活，就在中島大夫落刀的手去決定了。這不過是眨眼間就分曉的事，然而這眨眼間的時間，却長得似一百年，一千年！

就連富郎，也忘了妻子死去的傷心，他的眼睛瞪得快要自眼眶裏跳出來。

時間終於還是點點滴滴的過去。

「哇」的一聲嬰哭，突然響徹了死寂的部屋。

「是男的！」中島大夫在嬰哭響起時疲倦的說着。而將一個還帶着胎衣的嬰孩交給產婆之後，他的人也像虛脫般倒在地上。

「謝謝天！我們總算有後了！」柳生大爺歡喜地流着淚水的說。

× × × ×

嬰兒的哭聲是宏亮的。圍在屋外等着瞧熱鬧的人，都可以聽清楚這傳出來的嬰哭。

當嬰哭響起時，這些人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而大部份的人，在透了口氣之後，却浮現出極失望的神色。

「中島大夫眞是神仙。明明已經沒救了，他一進去，情況就完全爲之改觀。他眞的是妙手回春！」

「還說惠子福薄？想不到她命這麼硬，居然還生得出孩子來。」

「我們該爲她高興！」

「中島大夫眞的是個神醫啊！」

這些一心要看熱鬧的人，並不知道究竟柳生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在聽到了孩子的哭聲之後，他們只知道惠子已經平安生下了嬰孩，但並不曉得這其中經過了這麼多波折。

「眞是白等了一場！回去了！」

「回去吧！人家添孫，還用我們替他高興……」

正當這些人陸續的準備離去，驀然屋裏忽然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尖叫。

柳生家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

發出尖叫的，是柳生家的一個下女。而隨着她的尖叫，其餘的人也全都嚇呆了。

臥榻上除了一灘血漬外，根本什麼也沒有。

惠子的屍體失踪了。

房屋裏所有人都給這件事嚇得面面相覷。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發生在眼前。

「惠子！惠子呢？」乍失妻子的屍體，柳生富郎又陷入另外的一重刺激中。

「少奶奶已經死了，她怎可能走動！」一個下女輕輕的說，但她的話說了跟沒有說一樣。

誰都知道惠子已經死了，誰也知道死人是不可能再動，但偏偏在大家圍繞着嬰孩時，不知不覺間，死人的屍體就不見了。

富郎忽然就像瘋狂了一樣，衝到中島大夫的面前，一把拉住中島大夫胸口的衣服，就道：「大夫，你告訴我，惠子是否沒有死？你判斷錯誤，她本來還有脈息的，她根本沒有死去，一定是這樣的。她沒有死，她見到我們只顧孩子，而不理會她，她才生氣，悄悄的走了。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

中島大夫對富郎這種沒有禮貌的舉動，倒沒有生氣。他只是凝重的說：「少爺，你冷靜點，你冷靜點。」

「我要你還我的妻子，我要你把她尋回來！」柳生富郎完全失去理智，他變得蠻不講理。

中島大夫以冷靜的口吻，說道：「柳生少爺，請你冷靜點，這是不可能的。我已行醫三十年了，尊夫人在我來到時，的確是脈息全無。就算她眞的是還有氣，但別忘了，我替她剖腹取胎。試問一個人的腹部給割開，還可能再活下去嗎？」

中島大夫這番話，猶如一盆冷水迎頭澆下，柳生富郎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就道：「但她若非未死，怎麼悄悄的走了？難道她眞的已死了麼？」

惠子明明是死了，但屍體又何以會不知所終？

× × × ×

四天了，柳生家的產婦忽然不知所踪的事，仍然是什麼頭緒也沒有。

當然，這麼一件奇怪的事傳遍了整條村子，由三歲小兒而至八十歲的老頭兒，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是怎樣出現的？它的原因爲何？只是，所有人都爲此事而感到震驚。他們熱烈的討論着，却又沒有人可以幫上任何的忙。

在孩子來到人間的第七天的黃昏時分，在村裏唯一的大街上，人們正急急的趕返家中晚飯的時候，忽地又有一陣刺耳的尖叫，使所有走在大街上的人都爲之駐足。

雖然是黃昏，由於太陽仍未完全的沉下，大家的視野仍然極爲清晰。隨着尖叫的響起，街上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街頭的中央有一條影子在地上蠕動着。

蠕動的影子可不是長蛇，她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

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本也不是那麼怕人。問題是這個女人並不是在街上行走，而是伏在地上爬行，像條長蛇一樣。不，她沒有蛇行的活躍、迅速；她是艱辛的、手足並用的，一寸一寸的在向前移動。

可佈的是，並沒有人留意這個女人是怎樣出現的。而且當她移動時，那手脚都沾着鮮血。她移動過的地上帶着斑斑的血漬。

這個女人，可是受了重傷？

「我……的兒……我……的兒！」

恐怖的女人在爬行時，不停發出悲鳴。

「柳生家的媳婦！」終於，有人將心裏想到的話失聲的叫了出來。

「她沒有死，她回來了！」另外的人在叫。

「快通知柳生家的人，她是回來尋兒子的！」

背後這麼多的人在叫，但她始終沒有把頭抬起來。她仍舊伸着雙手，以帶血的指尖插在地上的泥沙上，一寸一寸的向前艱辛的爬行着。似乎這就是她唯一的目的——向前移動。她唯一所做的事，就是繼續前進。

「她……是人還是鬼？」不知是誰忽然之間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

頓時街上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而且每個人都在轉着臉色，很本能的在後退着。

一個生產後的女人，腹部被剖開，離開了家，還可能繼續生存？眼前的她，一寸一寸這麼艱辛的移動，身子經過之處血漬斑斑。雖然那是她腹部創口流出來的血，一個產後婦人這麼的流血，可能不死？

「我……的兒！我……的兒！」震顫、虛弱的聲音，在那黑黑的長髮背後傳出來，在這黃昏的日落之際，聽來既教人心酸，但更令人毛骨聳然。

忽然，一陣脚步聲打破了長街的神秘氣氛。

是柳生家的人。

早已有人向柳生家飛報長街上突然出現的女人。來的正是柳生家的下僕與柳生富郎。

當富郎一見到長街上的恐怖女人時，整個人像瘋狂似的，不理會下僕的阻攔，飛撲上前。

「惠子！」富郎悲喜交集的在叫。

當他伸手要去把移動着的女人扶起時，明明他的手已抓住惠子的衣服，可是手上却沒有任何觸覺，彷彿什麼也沒有摸到。

這種怪異的感覺令富郎呆了一呆，不服氣的乾脆抓住惠子那染滿鮮血的手。

不尋常的事，就是那麼不尋常。所有人的眼睛，都見到富郎已執住那雙血手。偏是富郎自己知道他是抓了個空，什麼也沒有抓着。

「惠子！爲什麼我碰不到你？」富郎失意的叫着之時，同時也把自己的掌心攤開。

明明人人都見到富郎已抓住那雙染滿鮮血的手，可是此刻富郎把掌心攤開，大家却可以見到他的掌心是乾淨的，一點鮮血也沒有。

而地上的女人，始終沒有把頭抬起來。她似乎不理會富郎，還是一寸一寸的繼續自己的目標，向前移動，而黑髮裏依舊傳來那句話：「我的兒……我的兒……」

富郎在這剎那似乎已明白一切。他痛苦萬分的望着地上的女人一眼，緩緩的站起來。

「快，立刻把少爺抱來！」

沒多久，有更多的脚步聲向這邊奔過來。除了柳生家下僕外，連柳生大爺、夫人、乳娘和嬰兒都來了。

富郎一見到這羣人，便大步衝上去，從乳娘手中抱過嬰兒，飛跑到女人面前跪下。

「惠子！孩子來了！」

當富郎的話才說完，一直被長髮蓋着、臉瞧地下的女人忽然抬起了頭。

由於那女人披頭散髮，雖然抬起了頭，但她的長髮還是掩蓋了她的臉孔。除了在她面前的富郎，誰也看不到這個女人是誰。

那個女人抬頭時，看了富郎手裏的嬰兒一眼。

只是一眼，只是一瞬間，忽然那個女人又垂下了頭。她那雙染滿鮮血的手，不再插向沙泥，而是

伸直了，她的身體不再移動，已僵在市街中央。

當富郎把嬰兒交回乳娘時，這一次他能將地下的女人抱在懷裏。這一次，他懷裏的女人是冰冷的但却眞實。

天色逐漸黯淡，但大街上沒有人願意散去。

沼澤幻境

每個人的臉色都十分的蒼白，大家圍成一個圓圈，可是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百多對眼睛，全向他們的前面望去。

四周的橡樹、松樹和泡樹，包圍着這個沼澤，就連午後的陽光亦似乎給密集的樹葉遮隔住了。

沼澤的水面混濁，浮着綠藻，在角落和近岸的地方冒着小小的泡沫。蝲蛄和水蛇，就在這骯髒的沼澤裏活動着。

偶爾，蝲蛄露出了牠那紅色的腹部，在髒水上游動着。牠的醜惡樣子，令站着的人發出陣陣噁心。

幾個人正在掏着沼澤裏的泥水，已差不多掏出了一半。潑在草地上的泥水，有許多青蛙、蝲蛄，翻着腹部蠕動着。

忽地，其中一個持竹竿的漢子，以緊密的動作連續的戳動了竹桿幾下。

其餘分佈四周也在掏沼澤的人見狀，立刻向他靠攏過來。

先前的漢子，又忙碌地拿着竹竿扎了幾下，顯然在他所扎的沼澤裏面有着一些異物。

「大概眞的在下面！」漢子問他的同伴，以嚴肅的口氣說道。

接着下來，有個漢子一聲不響的拿了一條粗粗的繩索，就往混濁、骯髒的沼澤跳下去。沒入沼澤的人，不時把頭浮在水面上換氣，又再沉入水裏。片刻後，這個漢子再浮起來，同時向岸上的同伴高呼。

「眞的在下面！」

粗繩的一端，終於由沼澤裏的人，交到岸上的同伴手中。然後，岸上的人就開始拉動着繩子。百多對眼睛一起注視，繩索的活動下，一段黑黑的、沾滿泥濘的東西，開始浮在水面。漸漸，這個東西終於給拉上岸來了。

拉上來的東西覆蓋着泥巴，看上去就像一段舊的樹椏，而且上面還有些水蛭在蠕動着，教人看到，連胃裏昨夜的食物也想吐出來。

「快拿水來！」打撈的人在叫着。

然後，身邊的人立即提了一個水桶過來。木桶傾側，整桶水就向那段「舊樹幹」潑去。水落，「舊樹幹」上的泥濘給沖走了。

泥巴沖走了，一張人面呈現在衆人眼前。「舊樹幹」原非「舊樹幹」，而是一個人。不，一個屍體。

「坂本，坂本——」

每個人都在聳然的時候，人叢之中忽然衝出了一個中年婦人，撲向那個屍體。也不顧屍體有多骯髒，她摟着屍體就悲慟的大哭起來。

× × × ×

沼澤是在村子的後面。千百年來，有這條村子，就有這個沼澤。它與村子彷彿是一對相連、永遠劃分不開的仇敵一樣。

因爲，自有村子以來，居住在這村裏的人，世世代代都有人死在沼澤裏。沼澤使悲劇發生，沼澤牽連着他們沉痛的記憶。

所以，村裏的人都痛恨沼澤。

而只有一個人例外，這個人就是坂本。他是全村幾百戶，千多人裏，唯一喜歡沼澤的人。

坂本是個三十來歲的佃戶，是這個村裏土生土長的人。他與村中其他的男人一樣，到了成親的年齡，亦與村裏一個叫信子的女子結了婚。

結婚的早兩年，坂本和所有人都一樣，行動正常，言行規矩。但不知怎地，婚後第三年，坂本竟然莫名奇妙的就瘋癲起來了。

坂本再沒有朋友，再沒有人跟他說話；因爲他居然對大家深惡痛絕的沼澤，產生了興趣——不單只是興趣，簡直就是發生了濃厚的感情。

沒有人了解，包括信子在內，坂本爲什麼忽然之間會對沼澤生出了親近的心理。

當初大家還不覺得，坂本的「病」已到了深不可救的地步，只以爲他是有點神智混亂。

「每當到了晚上，我一個人坐在沼澤的旁邊，你們不會知道它是多麼的溫柔，多麼的可愛獨個兒的靜靜坐在那裏你會聽到各種音籟，來自沼澤。那是一個世外桃源，是個不能不去的地方！」

信子早就急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有人說找陰陽師爲坂本驅去心魔，或求神社的高僧給坂本定魂的靈符。總言之，每一個辦法，信子都全心全力的去試過。

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坂本反而更加變本加厲了。

最後，連信子也對他絕望了。他要什麼時候出去，不再規勸，她不再責備，也不再扯着他。

因爲坂本已完全被沼澤迷住了本性。

大家開始竊竊私語，坂本這樣的瘋癲，終有一天他的性命就會丟在沼澤裏。

果然，坂本的屍體眞的在沼澤裏被撈上來，人們的觀點沒有錯誤。

村裏世世代代，都有人死在沼澤裏。這一趟輪到了坂本。

所以當坂本的屍體在沼澤裏被撈起來的時候，大家並不感到意外。

× × × ×

信子還是值得大家同情的。坂本雖瘋，信子却是正常的、無辜的，所以，當信子被扶返家後，左隣右里的人，都用最大的憐憫心去陪伴她、安慰她。

「唉！妳也無需傷心了。他這是給奪去了魂魄，遲早是這樣的下場。就算他沒有死，也只是一個廢人，如今還傷心什麼？」

「是呀！他的心魔，令他亂了性，早晚也是要離妳而去的。這是命啊！」

「讓他入土爲安，以後妳也丟了一個精神的包袱。何況，孩子還小，要靠妳啊。妳千萬要保重才好。」

到底是一夜夫妻百夜恩。雖然大家爭相的安慰，信子還是傷心欲絕。

「他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你叫我怎麼不傷心。他連一句話也沒有交代，嗚嗚……」

「信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臨去沼澤時，說過些什麼話？」忽然有個隣居問道。

每個人都覺得坂本的死是理所當然的，就只有這個叫山口的隣居會問起這件事來。坂本是死得不明不白。除了山口，根本沒有人關心過。坂本到底是怎麼死的？

此刻山口的問話，令信子赫然的止住了淚。她抬起了頭，還有淚花的眼像蒙上一重霧水。她的視線雖然是望着身邊的人，但她的目光看的却很遙遠。

「他是給沼澤中的妖女害死的！」半晌之後，信子忽然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什麼？」圍在屋子裏的左隣右里，都給信子的話嚇得全都尖叫起來。

「信子，妳可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我們都聽不明白！沼澤是連孩子也不願去的地方，那裏會有女子？」山口是這一羣人之中，最冷靜的一個。

信子的悲痛目光，已被一種强烈的嫉妬光芒所代替。她激動的說：「這是眞的，千眞萬確。最近這幾天，坂本嘴巴裏一直在說，他在沼澤裏見到一個美若天仙的女子，坐在岸邊奏着三絃。」

雖然，屋子裏人山人海，信子的話却如一股寒流，悄悄地從每個人的頸項中淌入身體裏。

「對了！一定是妖女，是沼澤裏冒出來的妖女！」

「不用說了，坂本是給妖孽害死的，我們再不用懷疑了。千百年來，沼澤不斷令我們村子裏發生慘劇。那個妖怪一定是活在沼澤裏的。坂本原來是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會瘋起來？當然是妖精作的怪。」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好不熱鬧。只是山口緩緩的一個人走到長廊去，爲信子的敍述而沉思。

山口也是在村裏土生土長的，對沼澤亦像其他的人一樣，充滿了戒懼、害怕，也總覺得沼澤的確是對村子有種無形的威脅。而坂本生前，在沒有發瘋之前，與他一直是好朋友。如今，坂本死得不明不白，的確是牽動了他的悲痛和隱憂。

× × × ×

自從信子說過，坂本曾在死前言及，沼澤有個漂亮的女子在岸邊奏三絃的事，村裏的人更將沼澤視爲禁地。平時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頑童，會悄悄地溜去沼澤處玩；但如今連頑童也不敢再到那個地方去玩。

然而山口一直沒有忘記當日信子的話，坂本的死像一個噩夢似的壓在他的心頭，令他久久不能揮去。

這夜山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就是無法成眠。驀地他似乎被什麼吸引着，彷似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又好像是一種不知是什麼的聲音，山口居然跳起床來。

黑暗中，他感到有一種「琤琤」的聲音來自某一個方向。當他再清醒一點的時候，他却發覺那聲音所響的方向，竟是沼澤那邊。

頓時，山口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沼澤眞的那門，難道死了一個坂本還不够，他們還要找我？」

儘管山口有天大的膽子，亦不敢在黑夜去沼澤；所以他趕快的又再躺下來，同時更用枕頭去掩着自己的臉，企圖藉此抗拒那種聲音。

然而，山口耳朵是沒有那種聲音了，可是他沒有辦法再入夢。一種强烈的驚悸和好奇，使他的腦海中浮着那鮮有人跡的沼澤。

越是要排斥這種心理，越是排斥不去。

「我怕什麼？我帶着長劍，帶着神符，只是靜靜的在沼澤的林邊看一下，不應該會有事吧！」山口堅決不去沼澤的意念開始搖動了。

但他無法忘記，在沼澤底拉起來的那段「蒼樹幹」，在清水沖潑下露出坂本面孔來的那一幕。因

此，他仍然是躺在床上。

× × × 外

外邊是陽光普照，但一進入沼澤邊緣的森林，就特別的幽暗，同時也像與外間完全隔絕一樣；因爲在這兒，沒有任何的人跡，所以非常悄靜。

山口手持着長劍，步入這個沼澤地帶。有生以來，他是頭一次這樣的大膽，獨個兒闖入這個可怕的地方。

沼澤還是和上次大伙兒來撈坂本的屍體時一樣——水是混濁的，浮在水面的絲藻似乎比上次又厚了許多，而水面不時冒着水泡，間中，蟾蜍浮游時露出牠們醜惡而令人作嘔的腹部。

山口伏着手上的長劍，似乎有了勇氣，他停在樹下，靜靜地環視着沼澤，耳朵極留心的，聽着沼澤裏到底有什麼聲音。

除了蛙鳴、樹上的蟲鳴，沼澤裏就再沒有其他的聲息了。

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當山口消除了對沼澤的恐懼心理之後，他就對這個一直令村民感到又憎又怕的地方，生出了一種不能解釋的興趣。

山口站在這四下無人的地方，忽然有種從未試過的寧靜、舒暢。他逐漸記起坂本以前和他說過的話。

「沼澤實在是個迷人地方。你不相信，可以進去看看。尤其是晨曦來臨之時，沼澤上面蒙上一片

薄薄的霧，好像特別有魅力一樣。陣陣和風吹來，噢，簡直就是一個人間仙境……」

當時坂本的話，山口認爲是瘋子的話。可是，這時仔細的回味起來，却覺得坂本的話。自有一番道理，他此刻就有這種感受。

「老天！莫非坂本的話全是眞的！」山口只覺得自己的心忽然狂跳起來。

原來，他想到的，是信子描述坂本死前，沼澤裏有個美若天仙的女子，在岸邊奏着三絃。本來，山口是絕對不以爲此事是眞的，但此刻却相信，而且盼望着有美女的出現。

他連長劍也放回劍鞘中，因爲他並不再對這個沼澤有任何害怕。

× × × ×

沼澤的天色暗得特別快，因爲它的周圍是濃密的樹林。

山口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要儘量的看清楚岸邊是否有仙子出現。

天色逐漸的暗淡，沼澤的水面似乎浮升起一層濃濃的白霧。

霧像是越來越濃，坐着草地的山口，眼望面前的一切變化，心中有說不出的詫異，只覺一切就如夢境似的。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奇特的現象，胸口更是陣陣的狂跳。

山口記得小時候聽過老人家說，仙子多半是有怪霧彩霞陪伴而來，莫非眼前的一切正是仙女下凡的先兆。

山口的眼睛，一下也不肯眨動。他害怕只要一眨動，就會錯過了見到仙女下凡的機會。

眼前的霞霧似乎越來越濃，山口甚至要站起來，否則他就無法看到對岸。

霧更濃，四下更黑暗。

蛙鳴聲音中，忽然夾雜着「琤琤」清脆的琴聲。

「仙女眞的出來了！」山口心中一陣狂跳。

他仔細地留神，他覺得那些琴聲就來自濃霧的對面，於是他興奮地沿着琴聲步去。

然而，當山口正忘形地向琴聲步出時，忽然背後有一隻粗大的手把他抓住，同時一聲暴喝，也把他耳畔的琴音中斷了。

「不許動！」

喝聲如轟天雷地一樣，山口轉過頭來，看了背後抓住自己的人，只覺得忽然之間耳鳴心跳，而很快的眼前一陣昏黑，然後什麼知覺也沒有了。

尾聲

當山口緩緩醒過來的時候，見到自己的身邊圍滿了人。

「醒了，終於醒了。山口，你沒有事吧，你險些把我嚇死了。」

山口認得，說話的人是自己的妻子。

「我爲什麼會在家裏？」山口清醒過來之後，在沼澤裏遭遇的事，一一回到腦海中。

「你險些死了。要不是我，你這命就完蛋了。」忽然，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來。

山口連忙轉過頭去。他記得站在他眼前的陌生漢子，正是在沼澤中向他大喝一聲，阻止他前去與仙女會面的漢子。

「哼！你是誰？你不是我們村的人，你這斯好管閒事！」想起見不到仙子的惆悵，山口把所有悶氣，都發洩在這個陌生人的身上。

「老兄，要不是我，你已經在沼澤中死了。」

「你胡說八道。我明明見到仙女，我聽到三絃的聲音。就是你，平白的把好事破壞了。」

山口的懊惱、責罵，那漢子居然沒有憤怨，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山口氣忿忿的問。

「傻瓜，你知道你爲什麼會暈倒？你是中了沼澤周圍的瘴氣，幸好我在那兒路過救了你一命。你不感激我，反倒在埋怨。」

「你亂說，要是我中瘴氣，你也在沼澤裏，爲什麼你却沒有事？」

「我是在江湖行走的浪人，經常趕夜路，避毒的藥丸一直都存放在身邊，我當然不會暈倒。可是你却不同了，你沒有準備啊。你以爲沼澤上的霧是什麼，那就是林中和澤中的沼氣。」

「你……我明明聽到三絃的聲音……」山口對這個救命恩人的話，仍然存着懷疑。

「唉，這是你中毒後生出的幻覺。傻瓜，若非我把你抓住，你已掉在沼澤中。若到那時，我縱有避毒的藥丸也無法救你！」

那陌生人的解釋至此，山口才如夢初醒。他自己鬼迷心竅，老是想着坂本的事。坂本說見到仙子的事，他才會對沼澤生出好奇。看來，他半夜在家中聽到聲音，從沼澤方向傳過來，亦完全是一種幻覺，是一種心理作祟。

當山口想明白之後，他忽然大徹大悟，驚叫起來：

「我現在完全知道了，魔由心生。坂本一定是日思夜想，才會想到僻靜的沼澤是一種神秘的地方，在那裏他可以胡思亂想。故而，他也是中了瘴氣之毒，誤以爲眞有仙女。他是自己中了毒之後向前奔，失足跌進沼澤中淹死的！」

山口想到這裏，不由慶幸自己撿回了一條命。

按摩師的奇遇

阿市持着竹杖，在夜靜的街頭，緩緩的向前移動。

竹杖一下一下的，敲着路上的碎石子，發出清脆的「嘟嘟」之聲。

聲音在夜靜的街頭顯得特別的刺耳。可是阿市知道，雖然他把剛入夢的人吵醒，也沒有人會埋怨他或者向他追究。

因爲竹杖就是代表他的一種識認，竹杖敲地發出的聲音更是他營生的一種辦法，人們一聽到這種聲音，就知道他來了。

要是有人想關照他，只要一聽到竹杖點地的聲音，就知道他來了，自然會出來尋他，或者派人找他。

可是，今夜的阿市情緒十分的低落，因爲他已走了好多條街，但一宗生意也沒做成。

不過是中秋前，天氣清爽，還沒有冷下來呢。按道理，在這種季節，應該是阿市最忙的時候——有時會是整個晚上，生意好得應接不暇；但今晚居然一宗生意也接不到，簡直是從未有過的事。

估量一下時候，已經是三更了，阿市的心情更不好。以他的經驗，就算是生意再好的時節，過了三更，人們多半都逐漸的進入夢鄉，他要做成生意，就更渺茫了。

「這簡直和下雨天一樣倒楣，」阿市沮喪的，在心裏對自己說。

幹他這一行，雨天簡直與他誓不兩立。一則，持着竹杖在雨天的街上並不好走，稍不小心自己就會像元寶一樣的跌倒；二則，雨點打在石上，剛好把他的竹杖敲地的聲音掩蓋，人們就算想光顧他的生意，也可能會因聽不清楚而錯過了。

「按摩的！」

忽然，阿市最喜歡，一直期待聽到的聲音，終於傳進了他的耳朵。

阿市仰起頭來，拼命的到處搜索，要找出聲音從那個地方發出來的。

「是不是按摩的？」黑夜街頭中，聲音第二遍響起來了。

「是！是！」阿市不敢再遲疑，連忙應道。

兩聲的呼喚，阿市已經認出，說話的人，應該是個老年人；因爲他的聲音十分蒼老，而且叫喚中，可以聽出中氣不足。

由於替人按摩，阿市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再加上他的聽覺，本來就比許多人都要敏銳，因此一聽之下，幾乎立刻可以分辨出他的僱主是什麼人。

同時，兩聲呼喚，阿市可以認準叫喚的聲音，是從他右邊的房子裏傳出來的。

「謝謝大爺光顧！」阿市仍舊持着竹杖，在夜靜的街頭上不動。

「嗨！我沒有人可以領你進來，你自己可以走進來嗎？」空氣中，又再傳出那蒼老的聲音。

阿市呆了一呆。要知道他是一個瞎子，一向有生意上門時，都是屋裏的人派人來帶他進去的。如今這屋中的老客人，竟要他摸進屋裏，倒是從未遇過。

可是，走了一夜，很難得才有這麼一宗生意，阿市自然不能錯過，因此點了點頭就說：「可以的！」

「好！」屋裏的老人，對阿市的回答似乎十分的滿意。

阿市靠竹杖帶路，很輕鬆的來到那戶人家的門前了。

「玄關上就是長廊，你可以將你的草履脫在玄關上，然後就上長廊。我的房間，就在長廊左邊第一間，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的。」

「是！是！」

有了這老者明確的引路，阿市就在玄關脫掉了草鞋，而且連竹杖也放在玄關。進了屋，憑雙手去摸索，他很快可以找到他的客人。

「你摸得到嗎？」

當阿市步上長廊時，那個老人的聲音又十分關切的在問。

對方一出聲，對瞎子阿市來說，更是一種幫助。阿市幾乎在沒有碰到任何東西之下，已摸到左邊

的第一間房間去了。

跪在地席上，阿市禮貌的向屋裏的人請安。

「晚上好！」

「唔！」老者的聲音應着。

從對方發出聲音的距離，阿市知道，這一個老者是躺在離自己三步之遙的一處地方。

「現在可以開始了吧？」阿市恭敬的問道。

「當然！」

有了老者的吩咐，阿市順利的爬到老者的身邊。

「這種天氣，老人家的筋骨是該活動活動。我在這方面，手藝還不錯的。」

未開始工作，阿市照例是誇耀自己的手藝一番。

「唉！人老了，不中用了，」阿市的話，似乎引起了老者的感慨，只聽他用很沉重的口氣道：「躺在這兒，就是一動也不想動，的確是要找人活動活動一下。」

阿市的手，伸向老人的肩膊。他的手落的部位很準，沒有半點偏差。

這對一個瞎子來說，尤其像阿市，幹了按摩這一行那麼久，這點能耐當然是有。阿市是憑那老人的說話，就知道他仰躺着。由於兩人之間靠得很近，他雖看不見，老人全身位置，但却很清楚並記在心裏。

然而當阿市一手按在老人的肩膊上時，他却本能的嚇了一跳，還險些把雙手收回。幸好他各種客人也碰過，不是那種大驚小怪的人，何況他還自問是處變不驚呢！手觸之處，老者的骨頭硬得幾乎可以令自己的手掌發痛，而這還不是阿市最驚詫的原因呢！

令阿市最驚訝的是手觸之處，老者的皮膚是粗糙的，似乎已全部皺在一起。同時觸感告訴他，這老者彷彿連一點兒肌肉也沒有，皮膚的下面就是骨頭。

阿市經常給老年人按摩，老年人的肌肉、皮膚，骨頭之硬，在阿市的經驗裏，很難施展他的技倆。尤其今天這位客人，那一副皮包骨的身體，更令他有種無從着手的齷齪感覺。

「老爺，你好瘦啊！」阿市雙手在動作着，嘴裏忍不住就說。

「唉！」老者嘆息了一口氣。

這聲嘆息，像是很欣賞阿市的按摩令他感覺全身舒服，却又像是在爲阿市剛才的話而嘆息。

阿市的手，捏得非常輕柔。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按摩師，他知道像這種老骨頭，尤其是瘦得如此厲害的，他所使用的力度，一定要輕。他也擔心稍爲大力一點，會把這個老骨頭捏散呢！

而從這躺着的老者之骨骼反應來說，阿市雖看不見，却也能感覺到他絕對是個高齡的老人，因爲他的骨頭已連半點彈性也沒有。

「老爺！想必你年事已高，胃口不好吧？年紀大的人，常常沒有什麼胃口，可是也得注意身體，能吃就多吃一點啊！」阿市的手移到老人的手臂，連手臂也是皮連着骨的，於是他忍不住又開口了。

「唉！按摩的，這種道理我怎會不曉！」老者的話似乎在責備阿市的多口。

「對不起，老爺！」阿市是從來不得罪主僱的，因此連忙禮貌的道歉。

「我不是怪你！」老者反倒安慰着阿市。「你不知道，我這個老人的生活眞是難過。」

做按摩的遇上個嘴巴不停的客人，總是不愁寂寞的，尤其人總是喜歡說長道短。阿市生意多，各種客人都有，差不多，全城裏各家的大小事情，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老爺，以你的年紀，好福氣啊！一定是兒孫滿堂了！」阿市很會逗客人說話，明明自己進來這家屋子時感覺上是靜悄悄的，他很好奇，爲什麼連個領路的下人也沒有。他說這話，實有用意，面前這老人多少會吐露一點兒家事出來。

果然，這個老人並沒有令阿市失望。

「按摩的，全城之中，大概數我這個老人最倒楣了。要是兒孫滿堂，我也不用你自己摸進屋裏來。」

「老爺，你太客氣了。」

「我這老頭兒命不好。老伴爲我生了兩個兒子，年紀輕輕就死了，只剩下我與兩個男孩孤零零的……唉！你替我按按兩條腿。人老了，不中用了，兩條腿完全無力，不聽使喚。」

老人的吩咐，阿市當然唯命是從。

當他的手移到老人的腿部時，手觸之處仍然和剛才一樣，兩條柴枝般的小腿又硬又細，一點肌肉感也沒有。

阿市的按摩似乎令老人十分滿意，他舒適的嘆了口氣，又繼續發他的牢騷了。

「好不容易，盼到了兩個兒子成了家，我也以爲，可以享享晚福了。」

「正是啊！」阿市忙不迭的插嘴，好增加老人說話的興趣。

「哼！」老人冷哼一聲，又嘆氣道：「我命苦。兩個媳婦都是掃把星，才入門不久，把我的兒子全尅死了。她們呀，肚皮也不爭氣。兒子死了，她們却連屁也沒放一個。我川田家是註定要絕後了！」

沒想到老人的境況竟是這麼可憐，連阿市亦不由「啊」的嘆息了一聲。饒是他口才不錯，但這時候，他也找不出任何可以安慰這個老者的話。

「老爺，有兩個兒媳照顧你，也總比……」本來，阿市想說，總比孤零零一個人留在世上要好，但話到唇邊，發覺這話有點不妥，又硬生生的吞回肚去。

「哼！她們要是孝順，我的確還能有點兒安慰。可是……她們要是待我好，我也不用叫你來按摩了呀！我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還要活着。當時我老妻去世，我還以爲守着兩個兒子，指望有朝一日……唉……要知道落得今天的局面，我當初還不如和兒子一起吞了老鼠藥，隨老妻到地府去要好得多了！」

老人的聲音越說越蒼涼，阿市是個瞎子，自然無法看到老人說話時的表情。可是就這樣的聽，他

也覺得他的客人心情是絕望的、灰暗的。

「老爺，凡事看開一點。我每天晚上都經過這兒，如果老爺還不嫌我的手藝，我每晚都可以替老爺按摩按摩。」

長舒了口氣，老者忽然意態闌珊道：「對了，今晚到此爲止吧！我很久沒有那麼舒服了，『福』不能一下子享盡，你明天晚上再來。錢在前面的櫃子裏，我不想動，你自己去拿吧！」

「是、是！」阿市很恭敬的回答。

雖然，那老頭兒吩咐阿市明天晚上再來，可是阿市並不十分高興——給一個有骨沒肉的老人按摩，實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阿市已經知道這個老人身世，他沒有興趣再聽下去；因爲他幾乎可以斷定，這老人的牢騷會越來越多。

× × ×

「你說！我的媳婦有多混帳！」

阿市一邊按摩着老人的小腿，一邊聽老人不住的埋怨。這個話題，阿市已聽了兩個晚上。

「對了，老爺！你的媳婦怎麼都不見出來？」終於阿市找到一個新鮮的話題。

已是第三天晚上，來爲這個川田老人按摩了。這三天裏，他都是自己摸進屋裏來的。而從他進屋至按摩完畢，除了聽這老頭不住的發牢騷，阿市從未聽過他媳婦的聲音。他很驚異，老人的媳婦如果

聽到家翁不住的埋怨她們，怎會那麼沉得住氣，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誰知道，也許她們去鬼混了。她們都是淫娃蕩婦，背着我這個家翁，偷漢子去了。」川田老人毫不諱忌，竟向一個按摩的瞎子宣揚他的家醜。

阿市愕了愕，他對川田充滿了同情。在他心目中，川田可憐的遭遇，令這老人的心智與一般人不大相同。

「阿市，你替我按按肚皮，用力一點！」老人對阿市說。

「是！」

當他的手按住老人的肚皮上之時，他的吃驚就像第一個晚上頭一次碰到老人的身體完全一樣。無論是多瘦的人也好，肚皮上不多不少尚有點脂油，全身肌肉最軟的地方也該是肚皮上面。可是，他現在所按的肚皮，就眞的只有一塊皮似的；要是再加點力，恐怕都可以按穿了這塊粗糙而薄薄的肚皮。因爲肚皮之下，阿市幾乎完全感覺不出有肌肉。

「用力一點，用力一點，你越用力我越舒服！」老人對阿市的手藝，第一次的顯示不滿。

「老爺，不能用力啊！我怕你會承擔不起！」阿市不能不坦白的說。

「不會的，你用力吧！」

無可奈何，阿市只好加了點力。而在加力之時，他眞的擔心老人會承受不住。

「好啊，舒服啊！」豈料，加了手勁後，老人却發出舒服的呻吟來。

「眞是個怪物！」阿市的心中罵道。

「阿市，你知道爲什麼我要你這麼用力？」老人却像瞧出了阿市的心事，說道：「你不知道，我那兩個媳婦對我有多刻薄。她們說我是個只會吃飯的廢物，所以一天只給我一碗清粥水。唉！我長年累月都在飢餓中，你用力的給我按摩肚皮，我的肚子就少了那種飢餓的難受感覺啊！」

「老爺！她們怎可以對你這樣？你到底也是她們的家翁啊！」

阿市簡直不敢相信老人的話，却又無法不相信。要不是老人經常在飢餓的邊緣，沒有道理會瘦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但他也不明白，老人對媳婦們怎會連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已經七十多歲，又老又懶得動，也沒有親友爲我主持公道，兒子們的錢也留給了那兩個賤人，我又有什麼辦法對付她們啊！」老人絕望的回答。

「太不像話，」阿市也是義憤塡胸，可惜終究是別人家事，他也是愛莫能助的。

× × ×

當阿市像以往那幾晚，伸手去替那老人按摩時，他險些以爲自己摸錯了房子。

瞎子對認路，本來是充滿自信心的，但此時的阿市却忍不住的叫起來。

「川田老爺，是你嗎？」

被按摩的老者立刻就回答：「阿市，你怎麼了？」

阿市的指尖，繼續的在老人的身上活動，而且活動得比以前更靈活、更迅速。

一點兒也沒有錯，感覺和以前完全不相同。手觸之處，那種皮包骨的硬蹦蹦感已經消失了，相反的却是軟綿綿的。

「老爺！這兩天你長了點肉，恭喜你了！大概你的媳婦們，給你好好的吃了幾頓吧。」

阿市很相信自己指尖的感覺，因爲那是十分眞實的。他覺得老人的皮膚已不像以往的粗糙，而且皮膚下是軟綿綿的。雖然連一點彈力也沒有，但他估量川田老人已經七十多歲，這樣的年紀，肌肉完全鬆弛，沒有彈性，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阿市有點懷疑，這個老人怎麼可能在一天兩天之內就那麼快的生出肌肉。

「阿市！你不要挖苦我了。這兩天我連什麼也沒有吃過。我那兩個媳婦乾脆不出現，連粥水也不給我，我又怎會長肉？」

川田老人這番埋怨，阿市十分驚訝，因爲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的媳婦眞的不見了，又眞的連粥水也不給，他能活着也够稀奇，更別說長出肌肉來了。

阿市是瞎子，他最信任的是自己的觸覺，他認爲自己是不會有錯的。

本來他想正斥老人在說謊，但很快的他就把話吞回去，因爲他已經找到藉口去原諒這個客人。一個老人經歷了這麼多的打擊，就算他的媳婦對他很孝順也好，到底是家翁與媳婦而已。他的寂寞、他的心事，不能向媳婦直言啊！

而自己又是一個與他漠不相干的按摩人。他在編造一番謊話，以博取同情，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又何苦要殘酷的去揭穿他？

「阿市！你不相信我？」

「不！怎麼會？」

老人得到阿市的保證，非常高興，於是嘴巴又不停的在埋怨他的媳婦。

不過，阿市已摸清楚老人的心理，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腔，讓他一個人發洩去了。

× × ×

摸索着進入長廊時，阿市就覺得川田家瀰漫着一股古怪的異味。而憑他的嗅覺的敏銳，他覺得這種異味是從廊後的地方傳來。

「老爺！你在嗎？」阿市高聲呼喚。

「阿市，是你嗎？快進來，我已經等了許久啊！」川田老頭的聲音，依然從部屋傳出來。

阿市進了部屋，閒聊幾句，就開始他的按摩工作了。

可是當他的手才向老人的臂胳抓去時，他把持不住自己，立刻的縮了手。

「阿市，你幹什麼？」老人的反應竟然十分敏銳，立刻就向阿市問道。

「這……沒什麼？」

阿市暗一定神，再摸索着，重新握着老人的手臂。這一次，他是有了心理準備。可是，當他握住老人的臂，他仍然禁不住一聲驚呼。但這一次，他沒有剛才那麼失態，竟慌得去縮手。

「老爺，你……」阿市簡直驚異得不知如何說下去！

「我什麼？」

「你怎麼胖了這樣多，是不是生病啊？」阿市忍不住問道。

他抓着老人的臂胳時，馬上感到的是老人的臂，竟軟綿綿的粗如嬰腿。一個人要發胖，不可能會在一兩天之內，胖成這個樣子的。難怪阿市立刻想到老人可能生了一種怪病。

「沒有，我所有的感覺，只是肚餓！」老人的回答，比以往的幾晚，更是中氣不足，「我的媳婦們已經四天沒給我吃了！」

對老人嚕囌媳婦的話，阿市已經是一句也不相信，他沉默的按摩着。

觸手之下，他是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老人不止是胳臂粗了，他的全身都胖了，而那種肌肉簡直如棉絮一樣，沒有半點彈力，而且還有點濕濡的感覺。

中秋已過，天氣乾爽，他在工作中也沒有冒汗，躺着的老人似會全身冒汗？

同時，房子裏的異味很厲害。他那麼的靠近老人，感覺中老人的身體也有種臭味，鑽進鼻端中，十分的難受。要不是同情那老人，他幾乎是不要再做這宗生意。

「老爺！你該請你的媳婦替你抹抹身！」周圍的異味，令阿市忍不住說道。

「阿市，你今天怎麼啊！居然嫌起我來？」老人對阿市的話十分敏感，生氣的道。

「不！不！只是……」阿市實在不好思說自己嫌老人的體臭，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

老人今夜的脾氣似乎也不大好，十分嚕囌，又要阿市用力按他的腿，又要阿市壓他的肚皮，而且還諸多的挑剔。

從未試過像今晚的不耐煩，好不容易阿市才完成他的工作。當他抹抹手時，只覺得自己的雙手，已充滿了一種難受的異味。幾乎連錢也不拿，阿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跑到街口的那口井去，把他的雙手洗個乾淨。

當阿市離開老人的部屋，立在走廊時，那股異味却比在老人部屋中更濃烈。

「奇怪，莫非是川田老頭沒洗澡的氣味？」阿市喃喃自語的離開了老人的家。

可惜他是個瞎子，所以他的疑團無法一下子的解開。

× × ×

屋子裏的臭味確比昨夜更濃，阿市簡直有嘔吐的感覺。若不是他想到自己承諾了那個老人，每夜都來爲他按摩，他眞的會調頭就走。

今夜的屋子奇靜，連進入老人的部屋時，老人也像睡熟了一樣，呼喚了兩聲也沒有反應。

「算了！管他的，快快替他按完了，我早點離去！」阿市心裏說着，就準備工作。

可是，當他的手伸向老人的身體，但還沒有接觸到時，忽然一隻强有力的手，竟把他的手抓住了。

「誰？」阿市給這樣的轉變，嚇得整個人跳起來，連忙的尖叫！

「終於明白了。」

有兩個陌生男子的聲音響着。

「你是誰？我不是入錯屋吧？」阿市看不到屋裏的情形，因此是十分的驚慌。

「我是衙門的捕頭佐藤，按摩的，原來老人屍上的手印，全都是你留下來的，現在終於弄明白！」那陌生的男子聲音又道。

「什麼？」阿市在剎時之間，實在不明白出了什麼事？他只覺得自己被一片濃霧罩住，「老人的屍體？大老爺，你說什麼？誰的屍體？」

「按摩師，你是個瞎子，難怪你看不到！」佐藤的聲音在阿市耳邊響着。

「到底出了什麼事？」

「川田家的人全死了！依我們的驗屍結果，川田老人生前是個跛子，他與兩個媳婦相依爲命，但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川田老人把兩個媳婦都毒死了，她們的屍體就在後面的部屋，死了已有半個月，老遠都可聞到屍臭，是鄰居報警，我們才發現這件事。」

「怪不得，我老是覺得，長廊的臭味，比屋裏的臭味還厲害！」幾天來的疑問終於有了答案。

「川田老人毒死了媳婦，自己也不能活動去弄吃的，所以他是活活的餓死的，也許。川田老人比媳婦死遲幾天，所以他的屍體現在才開始腫脹，而且臭味也沒有他那個媳婦的厲害。我們不明白，老

人的屍體上，怎麼有這樣多的指印。原來是你，瞎子，你一直在給一個屍體按摩啊。」

阿市天旋地轉，片刻之間，他從第一次進來替川田按摩而至昨夜的事情，還有川田的骨瘦如柴，川田肚皮之薄，一切一切，全浮在腦海裏。要是他像普通人，有兩隻眼睛可以看到，他是絕對不會做這宗生意的。

可惜，就因爲他什麼也看不到。

壁上人影

山岸甚兵衞把碟子裏的一粒花生米拋進了口中，然後再將面前的酒一口喝盡，懶洋洋地，打了個呵欠。

望望天色，實在已經不早了，旁邊的植木半次郎似乎被他的呵欠所感染，亦將手擱在咀邊。

「怎麼回事？今天大家都好似有點疲倦？」光野新吾是他們這羣人中最年輕的一個。此刻，他望着大伙兒有點不滿的說。

「來！大家猜猜拳。難得扔下家中的女人，大家聚聚，別個個無精打采！」叫熱田明的也隨着起哄。

「甚兵衞，不會是昨晚給老婆折騰得都沒力氣。老小子，你可不再是十八廿二了，留點精力，別太拼命啊！」光野斜着眼對甚兵衞發炮。

頓時，引起了哄堂大笑。

甚兵衞大約四十歲左右，其實還是十分精壯的男子，這時被大伙這麼取笑，一張臉紅得似炭。

「別得意，半次郎才眞的是倦得只剩下半條命。你們爲什麼不問問他，他與弓子……」

爲了大家不再繼續針對自己，甚兵衞非常聰明的，就將火頭移向旁邊的植木。

「弓子？是窗子裏那位叫『萬人迷』的弓子嗎？」熱田明的眼睛瞪得似銅鈴般大，「半次郎，眞看不出你有那麼厲害，連『萬人迷』都勾上手了。喂！你快告訴大家，弓子在幹那回事的時候，是不是眞的會咬人？」

「來！讓大家看看你的胳膊，是不是有弓子的齒印？」另一個叫松下三郎的也叫起來。

男人聚在一起，再無精打采也好，只要提起女人的事，沒有人不立刻精神奕奕。

大家都在說得興高采烈，只有一個人默默地喝着悶酒，沒說過一句話。

這個人年紀也不大，三十歲左右吧。

他的樣貌倒是頗爲俊秀，但他的一張臉，白色的皮膚却隱隱的泛着青氣。而且他也着實比其他人瘦了點，只要是稍有經驗的人，都能够一眼看出此人必定是淘虛了身子的呢。

而他的沉默，却終於被旁邊的人馬上發現。

「中島徹，你這廝今晚怎不開口。按道理，你是這方面的高手！」

「喂！你不是吃醋吧！弓子以前不是你的相好嗎？」甚兵衞也道。

「告訴大家啊！剛才半次郎誇口的話，可有吹牛？」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忽然把矛頭都指向了中島徹。當然大家的眼睛亦全落在他的身上。

中島徹端起酒杯的手微微發抖，顯然他眞的在女人身上把身子淘虛了。

「哼！」中島徹把酒一口喝盡之後，自鼻端裏發出一聲冷哼，接着他又不開腔。

「哦！半次郎，中島似乎眞的在吃醋了！」熱田明抓住機會又起哄。

「中島，你也太過小器了。弓子不過是歡場女子，誰的腰間有銀子，就可以買到她。你認識半次郎，與他連襟覺得不大是味道。但想深一層，除了半次郎，可能全鎭有小半漢子，亦與弓子睡過呢！」光野似乎是白費了唇舌，因爲中島徹聽完他的安慰，白裏泛青的臉色比剛才更青，兩隻眼睛發出的光芒，亦極爲怪異。

他站了起來，冷冷的向大家望了一眼。

最奇怪的，每個人接觸到中島徹的眼睛時，都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不知怎地，中島徹的目光，彷彿射着一種十分陰冷的神色，這種神色令熟悉中島徹的大家有份說不出的陌生感。

「中島，你……你上那兒去？」甚兵衞是這羣人之中最穩重的一個，他看見中島徹步出酒寮時，忍不住就結巴巴的問。

「弓子並不好惹，你們小心牆壁！」已來到酒寮門外的中島徹，驀然回首說道。

語畢，沒有再停步，就逕往已晚的天色裏走了，他的背影亦逐漸的消失在夜裏。

酒寮裏的人，有一陣子的發呆。

「這個人今晚是怎麼回事？」

「他說的到底是什麼話？我聽不明白，有誰懂得這廝在說什麼？」

「我覺得中島徹這廝變了——」

「是啊，他怎麼變得怪怪的，有點陰陽怪氣！」

衆人面面相覷，而大家提出的問題，却又是誰也無法作答。

甚兵衛在大家紛紛議論之中，不發一語，他望的仍是中島徹離去的地方。

「甚兵衛，你怎麼不做聲？」光野是第一個發現甚兵衛心事重重的。

「我有個很奇怪的感覺，中島徹……他——似乎不再是我們熟悉的人。他十分陌生，而且……」

甚兵衛沒有把他的話再說下去。

奇怪的是，也沒有人追問甚兵衛欲言還休的，到底是什麼話。

「走了，反正已夜深，再不回去，家裏的黃臉婆又要嚕囌！」熱田明本來是很愛熱鬧的後生，現在他却有點兒無精打采。

「對，天色已晚，不若散了吧，」半次郎亦連喝酒的興緻都沒有了。

其他的人，不見得誰還有興緻，於是本來高高興興的聚在一塊喝酒的好朋友，如今就在有點意態闌姍下，一哄而散。

× × × ×

半次郎返家的途中，心裏一直盤算着中島徹臨走時所說的那兩句話。

——弓子並不好惹，你們小心牆壁。

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半次郎一直無法想得通。

他是存心警告大家，但他的出發點是基於大家所說的吃醋，或者，他眞的在弓子那兒碰過壁，所以才會說了這番肺腑之言？

半次郎不能不比大家想得更多，因爲這一個月來，他的確沉迷於弓子的身體和美色中，而偏偏中島徹的話，就是與弓子有關。

要知道半次郎會找上弓子，亦因爲中島徹的關係。

他們——包括熱田明、光野新吾、山岸甚兵衛、中島徹及半次郎——都是很好的朋友。由於大家都愛杯中物，所以相約了每個月在酒寮裏聚會一次。

這次聚會，每月初舉行，差不多已經三年了，風雨無間。而且在每一次，他們當眞是不醉不歸。就是在聚會中，有一回中島徹不知聊起什麼，誇耀起自己的新相好弓子，口沫橫飛的把弓子形容得令所有正常、强壯的男人都會想入非非，躍躍欲試。

半次郎就是聽了中島徹的形容後，回去躍躍欲試，幾乎夜夜都往妓屋去。費了不少心思，花了無數唇舌，在前幾夜才獲得弓子的點頭，終於跟弓子有了肌膚之親。

由於半次郎試過，他才曉得中島徹的話並沒有誇大和虛假。

弓子的身體、弓子的媚態，一切一切都教半次郎完全瘋狂地迷戀了。他甚至爲了弓子花盡畢生的積蓄，因爲與弓子纏綿一夜，才教他明白，過去所有與他睡過的女人全是木頭。

偏偏今夕，中島徹竟說了這麼的話來，半次郎又怎能不花腦汁去想。

然而，無論他怎麼思索，始終不明白中島徹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媽的，中島徹這斷，可能眞的是妒忌弓子肯陪我睡，才說這種他媽的混帳話。他就是要讓我以後也不去找弓子。我這麼亂想，不是中了這斷的計？」最後，半次郎只有放棄了再想。

當他回到自己的家中時，已經是三更之後。

隨便在玄關的水桶裏，勺一杓子的清水喝了，他就回返自己部屋。

不知怎地，明明已經告訴自己，中島徹的話只是吓唬自己，但此刻返入部屋，自己很本能的就往牆壁那邊望了一眼。

牆壁是潔白的，什麼也沒有。

「眞荒唐！我怎可以這樣傻，若是被中島徹這斷知道，一定讓他笑死了。」

半次郎對自己的舉動十分生氣，當下脫了衣服，就躺下家人早爲他疊好的床上。

往常，半次郎一躺下之後，很快的就可以進入夢鄉了。今夜，一切都有點與平常不同。是喝了酒的關係？

是因爲半次郎本來就是個强壯的男人？

躺在床上的他，全身發熱，似乎有千萬隻螞蟻在他身上爬行一樣，令他感到十分不安。

腦海裏幻起的是很美妙的女體。他曾努力去抗拒，把這個浮影拂去；但是越是要自己不想，那個女體却偏偏越來越清晰。

腹下的感覺，就似燃着一樣，使他本能地輾轉反側，甚至汗水已開始在額上冒起來。

女體越來越清晰，半次郎的耳畔忽然的聽到一種非常誘人的呻吟。

呻吟是熟悉的。雖然這種呻吟似是無限的痛苦，却偏偏能教像半次郎這種强壯的男人，聽來之後更覺得心猿意馬。

呻吟聲不似是幻覺，倒像就在部屋中發出的，半次郎很自然的，就把眼睛睜開來。

而睜開眼睛的半次郎，首先觀望的就是面對着的牆壁。當他見到那道牆壁時，他立刻失驚的叫起來。

他沒有喝醉，也不是從夢中醒來的，他的腦袋本來就是十分的清醒。

他記得清清楚楚，當他自酒寮裏回來的時候，爲了中島徹的話，他曾經本能的往部屋的牆壁望了一眼，而那時他發現粉壁是潔白無疵的。

然而，此刻他見到的牆壁，竟然多了一張臉孔，一張熟悉的臉孔。

因爲那張臉孔與自己一模一樣。

總以爲是自己眼花，半次郎使勁的爲自己擦了一下眼睛，再仔細往牆壁望去。

那張臉仍在，但有了一點變化。

變化的是臉孔的表情。本來牆上的面孔，不過是平時半次郎不喜不怒時的模樣。可是，如今這張面孔的表情，却像忍受着一些極大的痛苦；因爲臉上的肌肉是完全扭曲的。

「不可能，怎麼會這樣？」半次郎面對牆上自己的面孔，又驚又怕的喃喃自語。

他拼命的眨眼，拼命的揉着眼睛，可是粉壁上的臉孔依然沒有消失。

「不！他媽的——」

半次郎瘋狂地跳起來，就向那塊牆壁衝過去，而且伸出手去要把自己那張臉孔抹掉。

可是壁上的臉孔並非是畫上去的，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任他如何用力去擦，那張臉孔一點也沒有淡去，而那個表情仍是扭曲的痛苦樣子。

半次郎往後退。他望着牆上那張與自己一模一樣的臉孔，忽然他感到牆上的那對眼睛像會轉動似的，眼睛的神采令他全身發抖。

「眞是……眞是邪門，」半次郎喃喃地，感到自己完全沒有勇氣再留在部屋裏，面對這個與自己一樣的臉孔。他發狂的拉開部屋的門，就衝到街上去了。

× × × ×

立在夜靜的街頭，半次郎的神智比較冷靜。

他將在部屋中的怪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但是他一點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遇到些什麼。

「那只是個惡夢，根本就是我的惡夢，」半次郎這樣的告訴自己。

可惜，他雖然是如此的安慰自己，但他並沒有勇氣再走回部屋去。

離天亮還有很久的時候，總不能在街頭，一直竚立到黎明降臨。

是夜風驅走了他部份的驚慌，他很本能的，又想起躺在部屋裏時，那種全身似蟻行的感覺。想到這裏，他的血又開始有一點沸騰。

他立刻就有了目的地。

有一個地方是不夜天，有一個地方是經常都熱鬧、而且極其歡迎他的。

只要去那兒，半次郎不愁寂寞，也可以忘記了一切的恐慌——當然，這個好去處，不是別的地方，正是無數風流韻事發生的窰子。

半次郎已是窰子的熟客，當他出現在窰子時，鴇母與龜奴們都以笑臉去迎着他。

「植木少爺，怎麼這樣晚才來？我們弓子姑娘，可把少爺你想煞了。」

其實這是龜奴及鴇母對客人們千篇一律的話，但偏是所有尋芳客聽到這些話，都感到受用非常。

他們從沒想及另一句話——婊子無情。

半次郎這一刻聽到這番話，全身的骨頭都已輕了幾兩，前半夜所有的驚恐都全部拋於腦後了。

「我陪植木少爺去找弓子姑娘！」龜奴用一副奉承的口吻說。

「不用，我自己進去找她，」半次郎又不是第一次來找弓子，他是識途老馬了。

「是，是！」龜奴應了一聲，就讓開了路，讓半次郎自己進去了。

來到弓子的部屋門前，半次郎已是心猿意馬。他似乎已見到，弓子赤裸的胴體，已經在眼前一樣。

「弓子！弓子！」半次郎拉開房門之際，全身的血脈已在沸騰。

房裏的情形，與半次郎所想像的，竟是相差不遠。

弓子赤裸着身體躺在地上。她的胴體仍然是半次郎所熟悉的，仍是令半次郎立刻亢奮的。

但此刻部屋却不止弓子一個人還有一個全身赤裸的男人，伏在弓子的身上。

看不見那人的咀臉，但弓子的神色，半次郎却是看得十分清楚。

緊閉的眼睛、微張的櫻唇，唇裏發出的是那陣半次郎曾經熟悉、令他銷魂蝕骨，又似痛苦、又似歡愉、又似是無限滿足的囈語、呻吟。

弓子的玉葱似的雙臂，像水蛇一樣的緊緊纏在那赤裸的男人身上。她塗上蔻丹的指甲，更是緊緊的陷入那男人的肌肉裏。

然而，眼前這一切牽起的不再是半次郎的慾火，却是陣陣的妒意。

本來，當婊子的只要客人能付得起銀子，就可以買到她的身體，求得一夕的歡愉。

半次郎不過是嫖客之一，他不能要求弓子爲他守身如玉。

可是，眼前的情景，依然教他怒火賁張，忘却了一切。

「弓子！」

完全沒有考慮到事情的後果，半次郎大喝一聲，就衝上前去。

閉着眼睛在享受的弓子，在半次郎如霹靂似的呼喝下，馬上就把眼睛張開來。

而在同時，弓子的蕩人神色亦瞬間轉變。

水靈靈的、令任何男人色授魂飛的眼睛，忽然望着半次郎，眼裏，竟是令半次郎感到陌生的一種洋洋得意、又有點陰惻惻似的神色。

接觸到弓子這樣的神色，半次郎衝前的脚步，不知爲何，突然停住。

一種說不出、沒由來的恐懼感覺，漫遍半次郎全身。他本來是滿腔怒火的，但接觸到弓子的眼神時，那股怒火就被恐懼完全取替了。

而在這時，伏在弓子身上的男人，也緩緩地把臉轉過來了。

當半次郎與那個男人打着照面時，他又不自覺的後退了兩步。

全身血液，似在這當兒凝結了。

「你是誰？」怔了半晌，半次郎向那男人問道。

他的聲音顫抖得十分厲害。

「植木半次郎。」赤裸的男人，咧着嘴，慢條斯理地回答。

胸膛像給人打了兩拳一樣，連連的又跌退了幾步，半次郎已到部屋的門口。

「我……那麼，我又是誰？」像在問對方，也是在問自己。

「……」那個赤裸的男人，依然無語，只是輕輕的在冷笑。

瞪着弓子身上的男人，半次郎的魂魄似已飛到了九霄雲外。

這男人的一張臉，正是在半次郎部屋粉壁上的臉孔，一模一樣。

換言之，這男人的樣子與半次郎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半次郎與這男人打了一個照面的時候，會這樣的慌張、這樣的震驚。

此刻，半次郎立在門邊，盯着那個與自己面貌一模一樣的男人。彼此的目光相觸時，半次郎忽然感到，他所看到的眼睛竟是那麼熟悉，就與他見到粉壁上的那雙眼睛一模一樣。

那眼睛，陰寒得令他全身發抖。

「不！不……」

半次郎口中不住地叫着，他的人却似一陣風，慌不擇路的衝出了弓子的部屋。

「植木少爺，你怎麼了？」

龜奴與鴇母們，見到半次郎面青唇白的走出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在叫道。

但半次郎像未聽到他們的叫喚，慌慌忙忙的，直衝出妓屋去。

× × × ×

不過是初二，昨夜大家才有個聚會。該是到下個月的初一，大家才會聚在一塊兒喝酒的。可是，今天他們偏又再聚在一起了。

沒有往日的熱鬧，而且人數也不像昨夜那麼齊全。

大家都似是心事重重，默默的在喝着悶酒。

半晌，才有人重重的嘆息一句。

「唉！世事眞的變幻無定，昨晚還是好端端的，但今夜……」首先發話的是光野。

「眞想不到！」隨着有人唏噓嘆息。

「半次郎好端端的，怎會淹死在河裏？他不應有任何心事，又不是厭生，偏是他的死像却似是自己跳入河裏自殺的。」又有人道。

「我見過他的屍體，兩隻眼睛瞪得老大的，完全是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他爲什麼會死？爲什麼？」

一直非常沉默的甚兵衞，此際將面前的酒一口喝盡，然後說道：「也許，是爲了弓子！」

「什麼？」

幾乎所有人的目光全落在甚兵衞的身上。

「也許，大家還未知道。」甚兵衞給自己的酒杯添滿了酒，再一口喝盡，然後才道：「記得，昨夜中島徹離去前所說的話麼？叫大家小心弓子，原來中島徹在上月十六晚，也在河裏被撈上屍體來。」

所有的人，在剎那間全靜默下來。

良久，光野深深吸了口氣，却仍結巴巴道：「那麼昨晚我們所見的……是中島徹的鬼魂了？」

甚兵衛無語。

無語亦即肯定了光野的話。

「天！中島徹爲何會死？他回來告訴大家，關於弓子的事，又是爲了什麼？難道是提醒我們，弓子碰不得？」光野喃喃自語：「可是，他說留意牆壁，到底又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試試——」甚兵衛悶悶地接腔說。

「別開玩笑。」光野回答時，機伶伶地打了個寒慄。

除了死去的中島徹以及半次郎外，誰也想不透牆壁需留意是什麼意思？但大家寧願這個謎永遠解不開，因爲解謎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誰願意犧牲生命去知道呢？

眞相

「不！不！爲什麼會是你？爲什麼會是你？不可能的，不，這不是眞的！」

已經是夜靜了，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劃破夜靜的長街，也驚擾了長街上各人的好夢。

聲音是尖銳的，而語調充滿了無限的恐懼，使人聽起來不寒而慄，就似乎尖叫的女子不知是受到什麼恐嚇，她後來的兩句呼叫已經是不再像是人類的叫聲似的。

驚醒的街坊，在這種可怕的叫聲中再沒有任何的睡意。而許多人都認爲，那聲音是長街盡頭大澤家發出來的。大澤家只有一個女人——大澤的妻子繁子。

可是，這個聲音是否就是繁子發出來的，沒有人可以確定。因爲發出尖叫的人，似乎由於過度的驚嚇，聲音已是完全改變。

「發生了什麼事？」在夢裏驚醒的人，都同樣的這樣想着。

有人開始爬起來，也有人開始打開大門，想去看個究竟？

當有幾戶人家的人自門裏或窗裏向外窺望之時，他們同時見到大澤家的門忽然打開了。

一個女人披頭散髮地走了出來，而且在跨出門口之後就向着街頭狂奔。狂奔經過其他門戶前，窺望的人都聽到女人口中不住的叫着，「不！不可能的，不會是眞的……」

可是，那個女人實在走得太快，而街上實在是十分漆黑，沒有人可以看清這個女人的面目。因此，誰也不敢肯定這個女人是否就是繁子。

而轉瞬間，女人已經走出了大街，消失在黑夜中。

人們的心中，驚異到了極點，而且壓根兒就不曉得，大澤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那女人已在迅速間奔得無影無踪，可是大家仍然待在窗前或門裏！因爲他們心裏都在想，一個女人如此狂呼之下奔出來，屋裏應該會有人追出來的。

端的是奇怪，大家的心念，完全落空了，好戲並沒有陸續來，大澤的家門雖然敞開，却沒有人追出來。而大家又明明看得清楚，大澤家裏有燈光透出來。

豈料偏偏就是沒有人追出來！

半頓飯時刻，在人們錯愕之中，很快就過去了。

忽然，有人忍不住走出街上。有了第一個人，其餘的人也陸續地由屋裏出來。

「大澤家發生了什麼事？」

「剛才出來的，可是繁子？」

「一定是繁子！屋裏就是住着大澤兩口子的，不是繁子，還會是什麼女人？總不會平白多出個女

人來。」

「是大澤夫婦爭吵了嗎？」

「奇怪！大澤夫婦新婚才兩個月，平時十分恩愛，怎會忽然吵架？」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不過誰也猜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誰都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繁子半夜三更，奔到那兒去？那會是十分危險的事啊！」一個女人擔憂的說。

「可不是嗎？就算是爭吵，老婆三更半夜跑了出去，總該追出去把她找回來。萬一發生了什麼事，該怎麼辦啊？」

望着大澤家靜靜敞着大門，街坊們完全摸不着頭腦。

「事非尋常，不如我們去大澤家看看！」忽然一個街坊提出了意見。

「對！到底是一場街坊，平時天天相見，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不會安樂。眞的，我們進去看看。若眞的是大澤與老婆爭執，我們好歹也勸勸他！」有人在附和。

「但繁子怎麼樣？她跑得這麼快，現在還不知道會跑到哪兒去？眞是爭吵了，萬一她想不開，竟然跑到江邊……」說話的人忽地頓住了。

不過，話雖然沒有往下說，但是大家都明白說話的人擔心的是什麼。

「這樣吧，找兩個人拿燈籠到處找找。其餘的進大澤家裏看看！」

「就這麼辦！」

於是，好心的街坊們頓時分成兩組，分頭去辦事。

來到大澤家門，爲首一個叫高橋的街坊，向裏面大聲嚷道：「有人嗎？大澤！大澤！你在家嗎？」

沒有人應。是大澤還在與老婆嘔氣，所以懶得去應這些好心人？

衆人交換了一個目光，幾乎是心意相通，就一起跨進大澤家去。

進了大門，是個小小的院落。平時，街坊鄰里彼此都經常互相串門子，所以衆人對大澤家的環境都非常熟悉。

院落裏還是和平時一模一樣，靜悄悄的；而長廊那邊的燈光透過來，院落還算是十分的明亮。

「大澤，你在嗎？是大家來看你啊！」高橋又再向屋裏叫道。

依然是沒有回答。

「大澤，我們進去看你了！」高橋向裏面打個招呼，就跟衆人一起步入玄關長廊的第一間房間是廳子，大家望了一眼起坐的地方，並沒有人，大澤並不在。

第二間房間，是大澤夫婦的部屋。當大家走進去時，仍然未見大澤的人影。

「奇怪！夫婦上哪兒去了呢？」

當下，衆人分頭去看。最後，連後堂的茅厠都搜索過了，屋裏無人，根本就沒有大澤的影子。

最奇怪的是，屋子裏的一切佈置，都是整整齊齊，與衆人熟悉的大澤家完全相同。如果是夫妻吵架，繁子又嚴重到奪門而出，總該有過爭執。但從周圍的佈置看來，他們並沒有動過武。

「眞是奇怪，大澤上哪兒去了？」

當然，這句話。是沒有人可以答得上來的。

「難道，大澤已追出去找老婆了？」

「怎麼可能？要是大澤追出去，我們怎麼可能會見不到？他肯追出去找老婆，我們根本就不會進來！」

「難道，他本來就不在家？」

「也不可能，要是他不在家，繁子無端端的大嚷什麼？而且亦不會這麼走了出去。」

正當大家對今夜的事，一頭霧水之時，驀地高橋喃喃地說道：「奇怪，端的是十分奇怪！剛才繁子狂奔出門之時，所說的話很耐人尋味，說什麼不會是你，又說什麼不可能？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呀，繁子似乎很驚怕的樣子，但屋裏這麼整齊，一切都是莫名奇妙！」

「現在該怎麼辦？」忽地有人問道。

大家互相對望，都沉默了下來。今夜的一切都是難解，而且又發生得那麼突然。剎時間，誰都沒有個好主意。

終於，還是高橋先說話了：「這樣吧，我們先出去，看看找繁子的人，是否找到繁子。若是把繁子追到，問一問她，一切就可以明白過來了。」

這的確是最好的主意了。

尋找繁子的終於回來了，不過繁子並沒有隨着出現，根本就找不到她的踪影。

半夜裏發生的事實在是奇異了，一切就像個謎似的，誰也再沒有睡意。

× × × ×

連續三天，大澤家的大門依然是敞開的。

從半夜裏的尖叫，而至繁子的出走，大家被吵醒，還出街上探個究竟，整整三天了，沒有人見過大澤，繁子亦不知所踪。

發生在大澤家的事實在耐人尋味。

儘管那只是大澤家的事，但整條街上每個人都非常的不安。事出突然，沒頭沒腦的，人們不能沒有種不祥的感覺。

是否，大澤夫婦就自此之後，會不知所踪呢？

大家想着，平時印象裏的大澤夫婦，就與其餘的街坊一點分別也沒有。

他們都普通而且平凡。大澤是個讀書人，是街上孩子的老師。他年輕、英俊、因爲有學問的關係，對人都是彬彬有禮。

而繁子也是一個平凡的年輕女人，嫁給大澤之後操持家務，和街上其他的女人沒有任何分別。

大澤夫婦過的亦與其他人一般平淡和樸素的生活。如果勉强要說他們有些什麼與衆不同，或許就

只有一點——大澤與繁子都是沒有什麼親人的，他們孤零零的活在世上，所以結爲夫婦後，相依相敬，恩恩愛愛。

亦由於大澤夫婦沒有親人，故而他們夫婦的不知所踪，也沒有人去爲他們出頭、爲他們着急、或者是擔心地要想盡辦法將他們找回來。

算是關心他們的，只是這羣左鄰右里了。但他們亦是各有各的營生，雖然是心急，畢竟好奇還是主要的原因。盼他們重返，亦只爲可以了解那一夜之中，他們夫婦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着急是一回事，到底是非親非故，誰都不會着急或主動去尋回他們。只不過，自那一夜之後，茶餘飯後，大家的話題就離不了他們。

到了第四天，忽地不知所踪幾天的繁子有了消息了。一時間，坊衆們變得十分興奮。

發現繁子踪跡的，是一個做小買賣的販子長谷川，他是在做買賣的時候，發現繁子在大街上到處遊蕩。

繁子披頭散髮，衣衫凌亂。據長谷川說，要不是認出當夜奪門而出的女人，身穿的是條子紋的衣服，他還不敢相信在大街上見到的女人就是繁子。

因爲繁子已失去了平時的光彩。她的雙目呆滯，嘴裏喃喃自語，反反覆覆說着的就是當夜從家中奔出去的同樣的幾句話。

長谷川拉着她，想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繁子似乎完全認不得他，而且對他的問話，一

派聽而不聞的樣子。

當長谷川問得急了，她反倒掙脫長谷川的手，逕自搖搖擺擺的在街上亂走，而嘴裏仍然是反覆的喃着那幾句說話。

終於，長谷川證實了一件事。他所見到的，不再是以前的繁子，如今見到的繁子已經瘋了。

「唉！怪可憐的，怎麼會變成這樣？」

「可不是嗎？繁子無緣無故的成了一個瘋女人，在街上到處亂跑，眞是天可見憐！」

「大澤到底上哪兒去了？他知道自己的女人瘋了嗎？眞是令人難過啊！」

「好端端的，怎會變成這個樣子，大澤家到底觸了什麼邪啊？」

在大家的歎息之中，高橋忽然沉吟道：「這其中一定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否則繁子不可能瘋的。一定是有什麼很可怕的事，她受不住刺激，才會變成這樣的！」

「唔，對呀！繁子嘴裏總反反覆覆這麼說：不，不可能是你，爲什麼會是你，不，不可能的！你們說，繁子嘴裏所說的到底是何人？會不會就是指大澤？」長谷川拍着自己的大腿說道。

「有道理，的確是耐人尋味。但若是繁子指的是大澤，也沒有可能呀！大澤是她的丈夫，是她最熟悉、最親近的人呀，她又怎會忽然對大澤說這樣的話？」

「是呀，就算眞的是對大澤說這樣的話，但大澤是她的丈夫，那麼親近又熟悉，不致於令她嚇成這個樣子。而且當日大澤沒有追出來，我們又搜索過大澤家，大澤連影兒也不在。可能，根本繁子所

指的不是大澤！」

「不是大澤，難道是別的人？」

「當然是別的人了。另有陌生人，才會嚇得倒繁子，對不對？」

「他怎可能是陌生人。若眞是陌生人，繁子也一定認識的。因爲她明明說道：怎可能是你，爲什麼是你。她若不認識那人，又怎會說如此的話？她明明是覺得某一件事，或某一個人的發生或出現，在她意料之外的意思嘛！」

「但此話到底是指什麼？還有，就算是眞的有個人，不是大澤，出現在屋內，他們的屋子是街的盡頭，根本就沒有別的門口可以通到外邊。當夜我們親眼見到沒有人追繁子出去，而在大澤家也搜得清清楚楚，壓根兒就沒有任何人！」高橋分析道。

「不如，我們再到大澤家瞧瞧。說不定，那夜我們疏忽了。可能屋子裏會遺落一點什麼痕跡，可以令我們解開這個謎！」

「好呀！我們進去看看。」

反正大澤夫婦都不見了，大澤家就成了沒有主人的房子，所以大家很放心的又一次進入大澤家去。

然而人們是非常的失望，因爲他們在屋子裏什麼也沒有發現。

那夜的一切，仍然是個謎！

帶着無數的疑團，又過了一夜。

× × × ×

次日，當太陽出來後，每個人都起來回復平時的作業時，大街又像每一個清晨般的熱鬧。家家的大門都打開，孩子們都在街上玩耍、追逐，女人們有的倚在牆邊跟鄰家的閒談，有的在門外縫着針線。高橋也像平時一樣，在門前放置了他的工具，開始糊他的油紙傘。長谷川也將貨物搬上他的小擔架，準備到鬧市上去做買賣。

正當大家在各自忙碌之中，驀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衆人的耳邊響起來。

「大家早！」

聽到這個聲音，每個人都像觸了電似的猛地抬起頭來。然後，大家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似乎對自己所看見的無法置信一樣。

站在大家面前的，正是這幾天來讓大家十分擔心、十分焦灼、失踪了的大澤。而且，大澤的老婆繁子，容光煥發的站在大澤的身邊，也含着笑與大家打招呼。

「大澤先生！你……」高橋首先叫出來。

而隨着高橋的聲音，差不多同時響起的是長谷川的叫聲：「繁子，妳怎麼會……？」

長谷川親眼見到過繁子在大街上瘋瘋癲癲的，而眼前的繁子衣衫整齊，頭髮梳得油油滑滑，文文靜靜的，就與他們往日熟悉的一樣，那來半點瘋態？

「咦！大家怎麼了？」大澤十分敏感的，已發覺大家對他們的態度極爲奇怪，立刻就問。

衆人面面相覷，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也無法置信眼前出現的眞是他們熟悉的大澤夫婦。

「大澤，可能大家奇怪，爲什麼這幾天不見了我們的影踪，」繁子似乎明白了大家心中所思，先開口向丈夫說道。

「噢，是這樣的。這幾天我與繁子到縣城裏去了一趟。你們知道啦，前天是大藏神的祭日，我與繁子，特別到縣城的神社參加祭日拜禮，」大澤含笑地向大家解釋。

衆人更加呆住了。大澤的話沒有半點值得懷疑之處，大藏神祭日的確是在前天。而由本地趕到縣城，起碼去兩日路程。他們夫婦失踪的日子，正好是來回縣城一次的時間。

「可是，怎會是這樣子？」高橋與長谷川同時叫起來。

眼見自己的解釋，衆人依然是一副驚異的神色，大澤感到極爲奇怪。尤其是長谷川與高橋的話，他到底是個有學問的讀書人，一聽之下，已覺有點兒不對勁。

「大家這樣望着我夫婦，到底爲了什麼？」大澤忍不住發問。

「眞是難解！」

「眞是莫名奇妙，那街上的瘋婆子，明是與繁子一樣的，」長谷川更是瞪着繁子在自語。

「大家到底說些什麼？可以說明白一點嗎？」大澤越聽越是不妙，就追問衆人。

終於，高橋與長谷川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把這幾天的事，特別是那夜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大澤夫婦頓時全變了臉色，繁子望着丈夫，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再看看大澤，本來還是神采飛揚的，而此刻一張臉白得像紙一樣。

「大澤，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大家說什麼？我不是好端端的，怎麼大家會說我瘋了，又說我在街上亂跑……」繁子顫抖着身軀，也顧不得在衆目睽睽底下，扯着丈夫的衣服就問。

「我也不知道。繁子，事情太奇怪了，我根本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大澤此時也顯得六神無主。

事情之怪異，他們該是當事人，却又偏偏什麼也不知道。

「我好怕……大澤。」

「別怕！別怕！現在我們已經回來了，一切慢慢的再研究！」大澤雖然是安慰着妻子，不過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他心中的驚慌不下於妻子。

「大澤先生，或者你們先歇一下，以後再細細追查這件事情吧！」如今，反倒是衆人勸大澤夫婦。

× × × ×

說也奇怪，自從大澤夫婦返家之後，大家再沒有見過長谷川所言的，在大街鬧市上發瘋的「繁

子」。

而大澤夫婦這幾天，也像回復了平日的生活，過得十分寧靜。那一夜的事，似乎是大家的幻覺，根本就像完全沒有發生過。

但大家背地裏，却無法忘懷當夜的事情。特別是長谷川，別人可以說是晚上做了一個噩夢，然而，他却是在大白天見到「繁子」的。長谷川向衆人對神發誓，自己眞的見到「繁子」瘋了；故此，許多人心理都這樣想，可能「繁子」的確是曾經瘋過。

當夜的事亦是眞的發生過，而受了刺激的繁子可能是給大澤找回來；大澤令她回復正常後，再把她帶返家鄉。他們說到縣城裏參加神祭，不過是個藉口吧了。

正當衆人都認爲這是最合理的答案時，奇妙的事情又發生了。

在大澤夫婦的重返家園的第三天黃昏，鎭上的河裏撈起了一具女屍。這件事轟動了整個鎭，所有人都擠到河畔去觀看。

大澤夫婦所居住的街道之隣居是最震驚了；因爲，河裏撈上來的女屍，模樣赫然與繁子長得有八分相像，只不過是體態比繁子豐腴，而女屍的衣着、頭髮，正是長谷川當日在街上見到，回來形容的一模一樣。

「天！原來這個瘋婆娘不是繁子。我的天！是我認錯了人！」長谷川望着那具女屍，再望望也在圍觀的繁子，拍着自己的腦袋叫道。

見到了這個女屍，可證明了瘋子另有其人；而大澤夫婦往縣城參加神祭的事，亦是眞的了。壓在心頭的許多疑團，到現在才終於完全解開。女屍的身份很快就認出來了；原來她是鎭上一條小巷裏的寡婦，她的名字叫做柳子。

疑團解決了，明明與大家無關，可是大家都如釋重負；因爲最低限度，自此之後他們可以不再用異樣的眼光，望着大澤夫婦了。

× × × ×

是夜，長谷川來到高橋家裏串門子。

兩個男人聚在一起，高橋端出酒來，長谷川携來花生米，二人邊吃邊聊。

「今天的事，終於把近日的疑團都解開了。」自然，話題還是在大澤夫婦的身上，先談話的是高橋。

長谷川咬着花生米，端起酒杯，正待送進嘴裏，驀地他的手停在半空。

「怎麼了？」高橋問。

「不對呀，怎麼是完全解開了謎？你想想，那夜發出了尖叫，當時我們大家醒來，奔出院子打開門觀看。就算眞的是我們眼花了，爲什麼會那麼湊巧，所幻覺的女人奔出街外，身上穿的就是柳子屍體所穿的條紋衣服。而且那女人又是披頭散髮，絕對不可能是巧合！」長谷川道。

高橋聽長谷川這麼一說，仔細地思索片刻，答道：「對，沒有道理，本來我就覺得不可能是幻覺

。怎可能全體人都有幻覺？既不是幻覺，就是那個寡婦柳子，眞的在大澤家奔出來了？」頓了頓，高橋抬頭起來，迷惘的說：「柳子三更半夜，到大澤家爲什麼？這實在是教人費解的事？」

「是的，眞是費解。原以爲眞相大白，豈料越來越糊塗……」

長谷川的話還未說完，突然一陣女人的尖叫在街上傳進來。頓時兩個男人同時放下酒杯，霍然地跳了起來。

與那一夜是同樣，女子尖叫聲中充滿了恐懼，彷彿受了極大的驚嚇似的。

幾乎是一齊的，長谷川與高橋叫道：「是大澤家——」

沒有遲疑，二人飛也似的撲出屋外。而當他們奔出屋外，已見到幾個機靈的隣居，亦是聽到尖叫衝了出來。

尖叫仍在響着，衆人站在街上，更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尖叫的確是自大澤家發出。

「進去看看。」

當說話的同時，在街上的人一齊湧向大澤家。

大澤家的門並沒有扣緊，衆人一擁而入，穿過院落，一起奔進了玄關。

當衆人進了玄關，立時見到大澤夫婦雙雙的擁抱着跌坐在長廊上。夫婦二人均是衣衫不整，似乎在事發之前正準備纏綿。而衆人到了屋裏，繁子的尖叫依舊還未停止。

他們見到大澤夫婦驚惶萬分的眼神瞪着他們的面前，可是他們面前的不過是一條長廊，直通到厨

問的空廊而已。

「大澤，大澤！繁子！你們幹什麼？」高橋他們湧上長廊，扶着大澤夫婦，奇異地詢問。

繁子見到了其他的人，失神的望了大家一眼，但接着目光回轉到剛才視線落着的地方。同時，她的叫聲忽然的止住了。可是她的身體仍不住發抖，臉色蒼白得嚇人。

再看大澤，情況跟繁子一模一樣，冷汗不斷在他的額上湧出來。他的臉色甚至比繁子的臉色更難看。

「大澤，到底發生什麼？」長谷川問。

每一個人都覺得眼前的事非比尋常，可是他們又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什麼。

「那……那個人……不……那個鬼走了……」半晌，繁子失聲的痛哭起來。

衆人聽得繁子的話，均感到莫名奇妙，所有的目光全落在大澤身上。

大澤沒有話說，却突然痛哭起來。這下子的突變，衆人更是驚異了。而接着下來，大澤一邊嗚咽，一邊敍述，才教衆人目瞪口呆。

「我……與繁子正在……正在……忽然，有個男人，很可怕的男人，無聲無息的站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知他是怎麼進來的？也不知他是誰？他……好可怕，也不說話，只是望着我們陰惻惻的笑。我想打他，他忽然飄出長廊，他……他沒有腿，却在半空裏飄。我們趕出來，他還是望着我們笑……繁子在叫。然後……你們進來，你們進來之後，他……就在長廊那邊，忽然不見了。」雖然大澤說得

斷斷續續，但衆人都聽明白了。原來大澤的家，竟然有個亡靈。

剎時間所有的人臉色都轉青，而突然大澤哭得更厲害了：「我現在明白了，那天我與繁子到縣城去。臨時決定的，我來不及通知柳子。柳子半夜摸過來，像經常那樣準備在廳裏與我歡好。她一定是見到那個鬼魂，所以她發狂似的衝出去。她是被嚇瘋的，才致摔在河裏……」

要不是鬼魂的出現，大澤與柳子的關係永遠沒有人知道，而大家就眞的以爲當夜的一切只是幻象。更想不到，最有禮貌、最有學問的大澤，竟然會是這麼一個僞君子，背着妻子，與一個寡婦苟合，而且還在自己的屋子裏胡來。

那個亡靈，存在於大澤屋子裏的亡靈，雖然是不會說話，却因爲他的出現，揭發了一宗如此的醜事。

若非大澤自己說出來，誰會想到英俊、有禮，是孩子們的老師之大澤，竟是這麼一個人。

「不！不要說了。我不要聽，我……但願我從來沒有聽過。」

忽然，靜默了的繁子，尖聲地叫起來。

大澤被妻子的尖叫，嚇得呆了，手足無措的說道。「繁子，我……」

「不要叫我，不要叫我。我不認識你，我從來就沒有認識你！」繁子的身體在退後，淚流滿臉的尖叫。

「繁子，不要這樣，繁子……」大澤悲慘的叫着。

「別叫我，以後也不要叫我，我不要見你——」

忽地，繁子以雙手掩着耳朵，發狂似的奔出屋外。

「快追！快追！」高橋最冷靜了，在繁子奔出門之時，已高叫起來。

接着，所有人都追了出去，屋子裏只剩下仍在發呆的大澤。

靈媒

自從在佐良的墓地附近，見過那個瞎眼睛的老太婆之後，島倉雄三就覺得妻子由美有點兒變了。

無可否認，佐良的死對他們夫婦是個極大的打擊。兒子養到八歲，又活潑、又懂事、又健康，死前沒有任何徵兆，竟然說走就走。

害死佐良的是這個毬球。出事之後，聽其他的孩子說，佐良一不小心，把毬球踢到了樹梢上。本來，那個成長中的孩子沒有爬過樹？是天意吧？佐良爬上了樹，剛剛拾得那個毬球，一失手從樹上掉了下來。

島倉雄三還記得清清楚楚，在佐良從樹上掉下來的同時，他在屋子裏沒由來的一陣眼跳。他正感覺不安時，隣家的孩子就奔來把佐良出事的消息告訴他了。

狂奔到佐良的出事地方，佐良的頸骨折斷，再好的大夫也無法把他的生命救回來。

島倉抱着佐良冰冷的身軀，只覺得天旋地轉，一切都不眞實。半個時辰之前佐良還跳蹦蹦的，怎

可能此刻說走就走？

由美聞訊，悲慟得瘋了似的，暈厥了好幾次，尋死覓活的，無論如何苦勸亦無法令她止哀。親友們都爲了島倉家的不幸，致上同情：女人們日夜陪伴由美，男人們幫着島倉辦理佐良的後事。

其實，島倉的悲痛絕不遜於妻子，但他的表現却是十分的沉着。他深愛兒子，兒子已死，他能爲兒子做的只有親選棺木、墓地，不假以他人之手。

佐良入殮時，由美又傷心得暈厥過去，爲免佐良下葬時，由美會肝腸寸斷，島倉懇請那些熱心的親友替他陪伴由美；而他自己却親自在佐良的棺木上，洒下第一撮泥土。

事後由美的精神，一直未復原；但她哀求了許多次，要去看看佐良的墓地。經不起由美的再三哀求，島倉帶着由美往墓地去。他萬萬沒想到，在墓地裏竟會遇上那個瞎眼的老太婆。

始終，島倉不明白那個老太婆是怎麼出現的？老太婆的出現是神秘的；由美更被老太婆詭異的話語所控制，精神變得更差。

那天，由美來到佐良的墓前時，原是說好了會鎭定，不會激動，但到底還是忍不住悲傷。見到墳前的新草，她的眼淚就像珠串般流下來。

島倉也沒有勸阻她，能好好的哭一場，心中的悲切可能會因而減少，何況他自己的心情與由美差不多；只不過他是男人，比較可以將悲痛壓抑在心裏而已。

眼看天色漸晚，由美的淚也流得差不多了，島倉說：「回去吧，不早了！趕到入城，天都怕黑了。」

由美依依不捨的看着佐良的墓地，却說：「不！讓我多待一會。佐良在這兒很寂寞的，我們多陪陪他！」

島倉皺起眉，孩子已經死了，那裏還會有知覺，又怎會知道寂寞。但由美這樣是一個做母親的痴心，他又怎忍心拂逆其意？

「好吧！頂多站片刻。要不，天晚了，路不好走！」島倉柔聲的說。

就在那個時刻，忽然他們聽到一個十分凄厲、沙啞的聲音在叫着。墓地本來是一片平靜，這聲音的突然響起，倍爲刺耳。

「好漂亮的孩子啊！玩得那麼開心，好可愛的小孩，那麼天眞活潑……」

島倉夫婦循着聲音的地方望去，見到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太婆，站在不遠的一株柳樹下。

老太婆的一雙眼睛，正望向他們這邊，而口中又重覆着剛才的話。

島倉夫婦到處的搜索，他們的四周除了墳墓，那裏有小孩的影兒？

「喂！妳在那邊胡說八道幹什麼？」不知爲何，島倉覺得，這個老太婆的出現實在太突然，忍不住就開聲向她喝去。

在他叱喝的同時，由美却向着那老太婆走去。由美臉上的古怪神色，是島倉從未見過的。

「由美，由美……」島倉焦灼地叫了幾聲，但由美聽而不聞似的，仍繼續的向前走去。

島倉無可奈何的，只有陪同由美，一起步向那出現得十分神秘的老太婆。

短距離下，老太婆臉上的皺紋都看得很清晰了。由美及島倉都嚇了一跳，向前的脚不由自主就停頓下來。

在一丈遠處站立的老太婆，兩隻眼睛竟然是兩個空空的洞。這老太婆是個瞎子。

瞎子如何又說看見人？這分明是胡說八道，島倉的心裏是這樣的想着，但由美却不認爲如此。

由美仍向那太婆走去。

「婆婆，妳剛才說什麼？」

老太婆是個不折不扣的瞎子。當由美聲音響起，她臉上表情起了驚異的變化；顯然，她是聽到有人聲，才曉得竟有人來到自己的身前。

不過，那老太婆的驚異只是霎那間的事，瞬即她已回復了剛才的神色。

「我見到個好可愛的孩子！」

「胡說！妳明明是個瞎子，又怎可以見到事物！」島倉這時也走過來，直斥老太婆一派胡言。

老太婆對島倉這陣搶白，毫不以爲意，反是平靜地回答：「噢！難免你會不解的。我是個瞎子，但看見陰間的亡靈，却不是靠肉眼呢！」

島倉一句「荒謬」已經來到唇邊，他還來不及說出來，身邊的由美却用顫抖的聲音道：「婆婆，你說見到的小孩，是怎麼個模樣？」

「哦！那個小男孩，八九歲左右吧！淺灰色條子的衣服，手裏拿着毬球，跑得一跳一蹦的，好可愛！」老太婆不假思索就回答了。

由美聽了老太婆的話，身軀抖了一下。要不是島倉在旁邊扶着她，她會跌倒在地上。只是，她仍舊失驚的叫道：「是我的佐良，那是我的兒子……」

島倉由始至終都覺得這個老太婆的出現是十分詭秘。本來，由美的悲慟心情才剛剛平復，偏偏這老太婆又挑動她的創傷。他對這個老太婆毫無好感。

「老太婆，我的女人已經對死去的兒子思念如渴，妳別再胡言亂語，妳快點走吧！」

島倉的無禮，老太婆亦不以爲忤，反倒說道：「我說的眞話，並不求你們相信。」

語畢，老太婆扶着自己的拐杖，一步一步的緩緩地走開了。

由美激動的全身無力，有陣陣暈厥的感覺。她雖然很想把那瞎眼的老太婆喚住，但力不從心，在丈夫制止下，只有眼睜睜望着老太婆離去。

× × × ×

事情沒有因此而結束。自從佐良的墓地裏回來，由美整個人也變了，一天到晚都嚷着去尋那老太婆。

爲了此事，島倉與她激烈的吵過一次。

「你爲什麼不讓我去找她？」

「那個老太婆不過是胡說八道，妳怎可以聽她的話？」

「她見到亡靈，她的確見到我們的兒子。你想想，她若不是眞的見到，又怎可能說出佐良死時所穿的衣服，又說出佐良在玩毬球。她不會知道，我們眞的用毬球給佐良陪葬！」

「佐良死得那麼意外，這兒附近，誰不拿他今天的意外來作話題。這老太婆是聽了這樣的話，然後在墓地裏胡說八道！」島倉也有自己的分析。

「你成見太深。我們從未見過她，這一帶從未聽過有這樣一個瞎眼的老婆婆。你想想，她見到佐良時，是望向佐良墓地那一邊。她如果不是眞的見到，又怎會如此湊巧？何況，她這樣說並沒有任何企圖啊！」

島倉冷哼一聲，說道：「妳怎知道她沒有企圖？她分明是故意如此，引我們的注意。說不定，爲此而騙財！」

「你……你是小人之心！」由美給島倉氣得淚水又湧出眼眶來。

「由美，妳說啊！找那老太婆幹什麼？」島倉見到妻子傷心的哭泣，說話也比剛才軟了。

「我要請她幫我看看，現在佐良怎麼樣？他年紀那麼小，一個人在下面，現在有人可看到他。我問問他的消息，這又有什麼不妥？」

由美說話的時候，珠串似的眼淚又掉下來。

島倉聽到妻子的話，又是好氣，又是傷心——氣的是由美的荒謬，無知；傷心的是由美也挑起了他喪子之痛。

然而，島倉却始終認爲那個老太婆是非常詭異，心懷叵測，若由美去尋她，他恐怕從此就會多事。

「人海茫茫，妳又不知她在那裏，又怎麼樣去找啊？」島倉說道。

「我相信只要我有決心，遲早可以找到她的！」由美用堅定的口氣說。

島倉被氣得無話可說，只是罵道：「眞是荒唐！我看妳是着了魔了！」

島倉心裏是這樣想的：老太婆的出現十分神秘，但她可也像人海裏的一個泡沫，雖然由美想去找她，却不容易找到啊！

所以，雖然由美天天在嚷，島倉也不把她的話放在心上，同時，他的工作極忙碌——他是一間酒店的掌櫃，每天都得外出，根本沒有可能日日夜夜的看守着由美。

× × × ×

由美雖然在丈夫極力反對下，不許她去尋找那個瞎眼的老太婆；可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那片痴心，令她對這份心念始終不變。

從此，當島倉早上出門去酒店之後，由美後脚也跟着出門去。她曾多次去到兒子的墓地前，不過

始終就沒有遇上那個瞎婆婆！

這天黃昏，由美失望地自佐良的墓地歸來，正準備去買菜回家做飯之時，就在穿過菜場的橋邊，她竟見到一個老太婆持着拐杖踽踽獨行。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由美連忙興奮的奔向那個老太婆。

果然，正是當日在墓地裏所見的那個瞎眼的老太婆，由美忍不住就向她高呼了。

「婆婆，我找得妳好苦啊！」

由美的呼喚，那老太婆馬上停了步。她睜着那雙沒有眼球的空眼眶，循着由美聲音發出的方向望去。

「太太，是那天在墓地裏見到的太太嗎？」瞎子的聽覺往往比尋常人要敏銳，由美一發聲，老太婆已認出她是誰了。

「婆婆，我們談談可以嗎？」由美奔上前去，扶着那個老太婆，邊走邊道：「我知道婆婆妳有特殊的能力，可以與亡靈交通。那天妳在墓地裏所見到的，正是我不久前死去的兒子！」

「哦？是嗎？」老太婆似乎十分詫異，但詫異的神色一瞬即逝，反讚美道：「好漂亮的小娃兒啊！長得俊秀非常，眞是人見人愛！」

「可惜這孩子命薄！」由美給老太婆挑動了心事，兩個眼睛頓時紅了。

「唉！這是命中註定的，也不要傷心了，哭也哭不回來的！」老太婆勸道。

由美强忍着傷心，說道：「是的，這是哭也哭不回來的事。**可是，**我很惦記他，他這麼小，在下面不知會不會受苦。婆婆，我知道妳有特別的能力，我想求妳把我的孩子從下面請上來，我與他談談。要是知道他在下面安好，沒有人欺負他，我的心也會好過一點！」

那老太婆似乎極爲同情由美的痴心，立即就答允道：「本來，我老太婆做了幾十年觀亡人，現在已不願意去做。每次把亡靈請上來，我都要忍受一份辛苦。但妳的遭遇，我十分同情。好吧！我就爲妳破一次例，請妳隨我回家吧！」

由美喜出望外，將要回家做飯的事忘諸腦後，扶着瞎婆婆，就前去瞎老太婆家了。

當瞎老婆婆全身痙攣、口吐白沫時，她的聲音也變得似孩子的聲音一樣，由美聽來就覺得那正是自己的佐良的聲音。

是一陣非常感人的對話。由美抱着那個瞎婆婆，就像抱着自己的兒子一樣，一邊哭泣，一邊是慈母對孩子說不盡痴情話。

在亡靈走後，瞎婆婆全身像虛脫了一樣，疲倦得倒在地蓆上，一動也不能動。

「婆婆，妳怎麼啦？」由美連忙上前，扶起瞎眼的老太婆。

瞎婆婆臉色灰白，似乎是氣弱游絲的模樣。由美十分驚慌，幾乎就想呼救。就在她要呼救時，瞎婆婆忽然舉起手，長吁了一聲。

「人老了做這些觀亡術，實在是很辛苦。眞是歲月不饒人，把妳嚇倒了，實在太不好意思！」瞎

婆婆道。

她看來絕非做作，倒眞的像是從死裏再活過來一樣。由美得以跟泉下的兒子談過去，的確是打從心裏感激瞎婆婆呢。

「都是我不好，爲了知道佐良在下邊的消息，竟連累妳受這樣的苦，我該向妳道歉才對！」

兩個女人，雖然一個年輕，一個老邁，却似乎相逢恨晚，很快就成爲莫逆之交一樣。

× × × ×

島倉回家，發現由美不知所踪，又是擔心，又是驚異。他問過左隣右舍，都沒有人曉得由美到底上哪兒去了。很本能的，島倉以爲由美去了兒子的墓地。雖然已近黃昏，他仍往墓地找了一遍。可是沒有影踪，島倉又找過由美平日可能去的地方，當然都是白走一遍。因此，他回到家中等候之時，簡直急得像熱鍋的螞蟻。

差不多二更時分，由美竟然自動的回來了。

當她一踏進玄關的時候，島倉就覺得妻子有點兒不大對勁。

自從佐良死後，由美一直都是鬱鬱寡歡的。但此刻從外邊回來的由美，臉上的憂鬱已經消失；雖然不能說是歡顏，却是非常的平靜。

「由美，妳跑到那兒去了？害得我好擔心，我四處出去尋妳呢！」島倉連晚飯也沒有吃，但愛妻情深，也沒有拿這件事來責備她，只追問她的去處。

「我和佐良談過話，孩子在下面很好，所以我也放心了很多。」

由美非常興奮的說話，島倉嚇了一跳，他不需由美解釋，已經知道由美失踪了半晚的動向了。

「妳去找那瞎婆子，唉！由美，妳怎麼這樣糊塗！這種瞎婆娘的話，妳怎麼可以相信！」

知妻莫若夫，島倉明白由美定是被那個瞎婆子的話迷惑了，所以非常激動的直斥她。

「不！島倉，瞎婆婆是個靈媒，她有把亡魂請上來的能力，這是千眞萬確的。而且，她早已不幹這事。但她同情我，才勉爲其難替我把佐良請上來。你不知道，事後瞎婆婆多辛苦，我還擔心她會從此大病一場呢！」

「荒謬！陰陽永隔，怎可能有這樣的事！由美，妳別相信那老太婆。她渾身都充滿邪氣，簡直是鬼話連篇，妳千萬不可以信任她！」

島倉從第一眼見到那個瞎眼老太婆，就覺得那老太婆充滿詭異和神秘。尤其是妻子從此對她念念不忘，島倉已感到瞎眼老太婆已對妻子展開了一種不爲他所知的迷惑手段，他就一直爲此事感到擔憂。

如今，他擔憂的事果然實現了。

「不！那是眞的。瞎婆婆是個好心人，她十分慈祥。這次全仗她的幫忙，我才可以跟佐良談話，也令我安心了。你要不信，改天我與你一齊去瞎婆婆的家，求她再爲我們把佐良請上來。反正今天佐良也對我說，他非常的想念你。」由美固執的說。

「我看，妳是完全着了那妖婆的魔道。由美，我警告妳，以後也不要再去找她。而且，妳要儘快的把發生在她家中的事完全忘記！」島倉非常嚴肅的說。

「你別那麼固執，她……」

由美的話還未說完，島倉已大聲的喝止：「够了，這些鬼話，以後不要再說，還有，從今之後不許妳再提那個妖婆！」

「雄三，你怎可以這麼蠻不講理！」

「我就是如此！」

島倉與由美素來恩愛，成親之後從來就沒有爭吵，但現在他們却吵得十分厲害，到後來由美更被丈夫罵得委屈地跑進屋裏哭泣。

看見妻子傷心的哭泣，島倉心裏何嘗好過，他更有一份濃濃的隱憂，他擔心由美不會聽自己的話，因爲那瞎眼的老太婆已對她有了極大的影響。

一種不祥之兆，已令他心裏蒙上厚厚的陰影，他感覺到不幸事很快就會發生。

爲了讓由美遠離那個詭異的瞎老太婆，島倉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

不知費了多少唇舌，他才說服了由美返娘家居住一段時期。

由美的娘家在隣村，島倉要由美回去，主要是令她無法再與那瞎婆子接觸；何況佐良死後，由美孤清清的，回娘家小住，的確可以令她精神得到點慰藉。

本來由美不想回去的，但經不起島倉苦勸，由美終於在今早收拾了幾件簡單的行李，在島倉親自相送，踏上娘家之路。

妻子送走後，島倉暗暗地舒了口氣，踏着輕鬆的步伐，就回到他工作的酒店去。

豈料當他才走到酒店附近的街道時，忽然前面有一對熟悉的人正迎面而來，島倉頓時嚇得呆了。熟悉的人竟是那個出現得非常神秘的妖婦以及自己的妻子。她們並肩的在路上走，而由美經過自己的身邊時，一臉惘然的神色，對自己却像視而不見一樣。

「由美，由美爲什麼會在這兒？」島倉的驚異，幾乎令自己不知身在何方。

要知道島倉才剛把妻子送到鎭口，怎地由美竟折回來，而且還與那妖婆在一起？

看由美的神色，却像是三魂去了七魄，表情迷惘，似乎着了什麼魔道一樣。

島倉驚醒過來時，由美與那妖婆，已經走到了街尾的拐彎處。不敢遲疑，島倉一邊叫着妻子的名字，一邊向她們背影消失的地方追去。

豈料當他走到轉角處，往前一望時，前面的街是靜悄悄的，由美與妖婆竟已不知所終。

雖然天色尚未晚，但這霎那間島倉却覺得背心發毛，全身打顫。

「完了！完了！」心裏在吶喊着，估量他那不祥之兆已經開始應驗了。

「不！好歹也要把由美追回來！」島倉在上次與由美吵架時，從由美的口中知道瞎婆的的居所，此刻他立即就往那個地方奔去。

瞎婆婆住的地方，是在一條非常昏暗、骯髒的陋巷裏。當島倉趕到那兒時，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

儘管，闖入這條陋巷時，島倉那種心裏發毛的感覺比前更厲害；但爲了由美，他已豁出去了。沒有講究禮貌，島倉粗暴的拉開瞎婆婆那間破房子的門，跳上玄關。

「妖婆！妳把我妻子怎麼了？」島倉衝入屋內，見到那瞎眼老太婆果然在裏面，正背着自己，在神龕前焚香禱告着。

這一切在島倉看來，越發是充滿邪氣。

瞎婆婆聽到島倉的叱喝，身子僵了片刻，似乎料不到有這麼個不速客，但隨即就轉過身來。在屋裏昏暗的燈光，瞎婆婆那對只餘空洞的眼眶，看來倍覺恐怖。

「你是由美的丈夫？」瞎婆婆是從島倉的聲音，辨出他的身份來。

「妖婆！妳逃不掉的！妳把由美藏在那兒？妳快把她交出來，否則我與妳拼命了！」島倉激憤的叫道。

「由美？她幾天也沒有上我這兒來了。島倉大爺，聽你的口氣，你似乎對我……」

瞎婆婆的話還沒有說完，島倉已喝道：「妳別在這兒裝模作樣。妳的那套鬼話，只能騙到由美却騙不到我的。妳識相的，立刻把由美交出來，否則我把妳宰了！」

「島倉大爺，由美眞的不在這兒——」

「妳還狡辯，剛才我親眼看見妳與由美在街上走，妳還敢否認？」

「沒有，眞的沒有，只怕你看錯了！」

島倉見到瞎婆婆推得一乾二淨，更是氣怒。他衝上前去，一把就抓住瞎婆婆的髮髻，罵道：「說！妳把由美藏在哪兒。妳若不說，我……」

只聽得瞎婆婆一聲呻吟，忽然再沒有了聲音。

島倉嚇了一跳，連忙低下頭去，只見瞎婆婆竟然暈倒過去。

原來瞎婆婆已經年紀老邁了，她那堪島倉的粗暴對付，所以一時間痛得失去了知覺。

島倉爲尋妻子，怒急攻心，才會出手粗野。此刻他見到瞎婆婆不醒人事，心中也是一陣驚慌，因爲他到底不是粗野慣了的人。

推了瞎婆婆兩下，瞎婆婆一動也不動，他的心裏越發驚慌了。

「糟了，難道她死了？我失手弄死了她，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島倉心中的驚慌到了極點。他一向奉公守法，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闖下這樣的大禍，霎時間手足無措，連尋找由美的事也忘了。

「不！我要趁沒有人發現這裏的事，趕快逃出去……」島倉心念一轉，丟下了瞎婆婆，沒命的就從屋裏往街上衝。

就那麼的湊巧，島倉的脚離開瞎婆婆的家時，昏倒的瞎婆婆一陣陣痙攣，竟然甦醒過來了。

「島……倉大爺，快回來。快……不，那不是你的兒子，快……回來……」瞎婆婆一邊痙攣，一

邊掙扎着從地蓆上爬起來。

只覺她神色充滿了恐懼、痛苦。她的全身像做觀亡術時那樣，不斷的抽搐。她的嘴裏，反反覆覆就是呼喚着島倉。

可是，島倉人已遠去，根本聽不到她的呼喚。

× × × ×

却說島倉衝出瞎婆婆的屋子，就沒命地奔逃，連方向也不辨。

當他走了一會，忽然昏暗的巷口一條熟悉的影子，令他全身震顫。

就在他前面，是熟悉的、穿着灰條子衣服的背影，從高度看來與他死去的兒子一模一樣。

「不！不可能的！」

經過了剛才見到由美的事，島倉對自己的眼睛也開始有點懷疑。兒子已經死去，怎可能……

使勁地揉了眼睛一下，以爲可以拂掉自己的幻覺，可是；再望前面，佐良的影子仍然急急的向前走。

自從在墓地上見到瞎婆婆之後，島倉覺得自己所經歷的都是非常神秘的事——明明由美已返娘家，偏偏自己在街上見到她；兒子明明已經死了，如今却在自己的面前急行。

「我一定要追上去看個究竟！」眼前的詭異，令島倉暫時將失手弄昏婆婆的事丟在一邊，他加速脚步，向前面的佐良追去。

佐良走得很遠，似乎知道島倉在他背後一樣。

這樣一追一逐，不知走了多少條街道，忽然佐良拐進了一條昏暗的巷子，島倉亦步亦趨也跟上去。

進了巷子，却發現佐良站在一個屋簷下，向着島倉招手。

屋簷把佐良的臉孔遮着，島倉只能見到他招手的動作，但他却趕了過去。

「佐良，你沒有死嗎？」

當島倉趕到屋簷下，正要伸手把兒子拉出來時，驀地佐良動得更快。

島倉正不知佐良動作是爲了什麼時，腹下傳來一陣劇痛，耳畔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你是衙門的密探？你追踪我想把我抓到衙門去？是的，姦了中野家閨女的案子是我做的，但我可不會被你抓住……」

島倉的痛楚使他倒在地上，他發現自己的腹部揷着一柄匕首。

而當他跌在地上時，他的視線可以將站立的人望得清楚。

那是一張猙獰而蒼老的臉孔，他身上穿的是灰條子衣服，他的高度與佐良一樣，但他不是佐良，他是一個自己從未見過的侏儒。

島倉想叫，但他自己連叫的力氣也沒有了。

× × × ×

隨着棺木的後面，由美在瞎婆婆陪同下，經過島倉工作的酒店的街道。她的神色是木然的，迷惘的。她始終不明白，丈夫何以會在自己剛回娘家那夜，無端的跑到陋巷，而被一個侏儒殺死。當她得到親友來娘家通知，她還不相信那竟是眞的。

「這是註定的。他死前已有預感，見到我陪着妳走過這條街，所以跑到我家裏來的，可惜我當時並不知道。及至他把我弄暈，我在迷惘中見到他出事的景象。我醒來的時候，就想把他叫回來，警告他，他見到的並不是你們的兒子，可是一切已經太遲了。」瞎婆婆陪着由美送島倉下葬，嘆息說道：

「唉！預兆有時候也無法令人趨吉避凶，註定了的始終會發生，命運之神是拗不過的！」由美的淚水簌簌而下，她同意瞎婆婆的話，這一切原是命裏安排，是福是禍誰都避不了。

風箏禍

秋高氣爽，正是放風箏的好季節。

在菅沼的山坡地上有着一羣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年紀由剛剛學步的而至十四、五歲，已長得和大人一樣高的都有。

這羣孩子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全都仰着頭，望着蔚藍色的天空。

藍天白雲是不可能吸引孩子的。

吸引着孩子的，是在半空中飛揚着的風箏。

風箏的確很漂亮。它與傳統的風箏，不盡相同。它比一般的風箏更漂亮，更五彩繽紛。它不是傳統的蜈蚣、人形，而是一隻隼鷹——繪畫得非常美麗的隼鷹。

隨着風，它飄揚在半空中，就似一隻活生生的兀鷹，在天空裏展示牠雄赳赳的英姿一樣。

有時，風箏的線故意的放鬆，天上的隼鷹，以凌厲、迅速的姿勢，向地面俯衝。

隼鷹俯衝的來勢兇猛。由於它的形狀與眞正的隼鷹分別不大、栩栩如生，因此在它急劇俯衝之下

，地面上的孩子很本能地發出一陣驚呼，然後齊齊的本能地後退了。

可是，隼鷹衝下來，在兩丈來高的地方風箏的線突然扯緊，隼鷹翻了一個筋斗，像箭似的馬上又向天空翔翔而去。

孩子們見到隼鷹再度飄揚於高空，一張張的小臉都笑了，而且許多孩子在鼓起掌來。

風箏漂亮，放風箏的技術也高明。

風箏在技倆高明的人手上，就似被給予了生命一樣。一條細得幾乎肉眼看不到的線，就能把這隻隼鷹操縱得似眞的鷹一樣。放風箏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孩子們的注意力全在風箏上，放風箏的人反而令他們疏於注意。

其實，風箏能够飛翔那麼出色，主要是放風箏的人之功勞，可惜孩子們並不懂得這個道理。

再說那個放風箏的人，眞是教人覺得十分奇怪。

憑他的年齡，憑他的樣子、衣着，幾乎無法令人相信他會把風箏放得那麼出色。

這個人已有六十多歲，衣着是乾乾淨淨，一看就令人感到他不會是一個出身太貧窮的人。

也由此而教人不解，像這般年紀、這般境況的老頭兒，應該在家中含飴弄孫、享享清福才是。

怎地，他居然跑來這山坡上放風箏？好令人不解的閒情逸緻！

他的背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歷史故事呢？

莫非他懷念自己童年時的光陰，在這垂暮之年特意企圖把失去的日子抓回？

沒有人有正確的答案。

孩子們在發出一聲失望的呼叫。這一刻風箏已顯得無力，軟綿綿的往地面飄下來。

老頭兒已經盡興，正把風箏的線慢慢收回。

終於，隼鷹失去了牠的雄姿，無力的伏到地面。

孩子們看著地面上已經靜止了的風箏，也看到老頭兒緩緩地走向風箏。

彎下佝僂的腰，老頭兒已枯瘦的手，把風箏拾起來。當他抬起頭時，他所接觸到的是幾十隻充滿羨慕、帶着慾望的眼睛。

當然，這些目光不是因老頭兒而發出，是爲了老頭兒手上的風箏。

望着這羣孩子，老頭兒蒼老的臉上，霎那間洩出了微笑。

「你們很喜歡這隻風箏？」老頭兒向面前的孩子們，發出了這麼一句問話。

雖然孩子們並不認識這個老頭兒，不過孩子們心中都是純眞的，他們確實是喜歡這隻風箏，所以他們都不由自主地點頭。

望着這羣純眞的孩子，老頭兒笑得更和藹了。

「好！你們喜歡這隻風箏，我就把風箏送給你們好了！」

實在意外，這個與孩子們陌不相識的老頭兒竟然這麼的大方，有些孩子更是露出無法置信的神色。

「噢！你們人這麼多，風箏只有一隻，我該送給誰才是呢？」老頭兒似乎是在自言自語，不過很快的，他又浮起那慈祥的笑容來了：「這樣吧！我有一個辦法，我把風箏拋上天空，你們誰先搶到，風箏就歸誰好了。不過，你們得小心點，別把風箏搶破了！」

做夢也想不到，老頭兒竟提出了這麼一個辦法來，難道他想不到孩子會爲了這樣而打架？就算不是爲此而會打架，但得與失一定會帶來一個孩子的高興，而衆多孩子的失望。

但爲了得到那隻美麗的風箏，許多孩子都會躍躍欲試，隨時準備著爲風箏流血和拼命。

老頭兒想到這個辦法，也不管孩子們同意不同意，他說做就做地眞的就把手中那隻風箏，往天空一擲。

風箏才脫手，孩子們已像一窩蜂似的，向那隻風箏可能落下的地方衝去。

孩子中的年紀，各有高低，而最大的那一個已經是十四歲，長得和大人一樣高。

他比其他孩子走得更快，他的手比其他孩子更長。風箏還未飄到地上，這個孩子伸手一抓，已搶先把風箏抓到手上。

「哈哈！我抓到了，我抓到了！」得到風箏的孩子興奮的叫起來。

得不到的孩子實在是心裏不平，他們有些還繼續衝，有些却抓住那擁有者的衣服扯著，也有揮出拳一洩失望的。

「好啦！好啦！我已經說過了，誰先搶到，風箏就屬於誰了，你們別搶了！」老頭兒爲勝利者解

圍。

孩子們對老人的話，總有多少的敬畏。雖然大部份的孩子還是心中不服，可是有老頭兒的話，他們只好狠狠地、不服氣地退過一邊。

老頭兒望了持着風箏、正洋洋得意的大孩子一眼，含笑地問：「風箏是你的了。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麼？」

「李十郎。」大孩子回答。

老頭兒不斷地點頭，似乎他要浪費精神，才可以把這孩子的名字記住。

「十郎！」老頭兒拍拍孩子的肩膊，說道：「這風箏，我費了好多時間去做，你現在擁有了它。但答應我，一定要好好的保護它，別把它丟了。」

「一定！」李十郎興奮地答道。

驀地老頭兒把笑容一斂，那雙十分慈藹的眼睛，露出了不應該屬於他的凌厲光芒，向十郎說：「你許諾了，不會丟了這風箏，你就一定守這諾言，知道麼？」

「是的！」不知十郎是懾於老頭兒的眼神，抑或是被老頭兒嚴肅的話嚇着了，所以回應的時候，聲音忍不住有些顫抖。

「好！很好！」

老頭兒爲十郎的話而感到滿意，臉上又再回復剛才的慈藹。

「快點回家吧！別把風箏弄破了！」

十郎乖乖的應了一聲，向老頭兒鞠了個躬，拿着風箏，飛也似的就奔下山坡。

老頭兒望着十郎的背影，逐漸在山坡下變成一個小黑影時，他那張滿佈皺紋的臉忽然現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詭異神色。

只是，這種難解的詭異神色一閃就過，瞬息間他就回復那種慈祥的模樣來。

× × × ×

李家在菅沼的小鎭上。

十郎的父親李寅彥，是一個鐵匠。

在鎭上開打鐵店，生意還過得去；不過，因爲人口太多了，李家的生活却是很清苦。

寅彥整整有十個子女，除了自己的兒女，寅彥的弟弟前幾年病死，弟婦與漢子偷偷地走了，遺下了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寅彥作爲伯父，當然無法看著亡弟的孩子餓死，只好把孩子全接到家中來撫養。於是，對一個打鐵匠來說，家中多添五口，無疑就是加上百斤的負擔。

當十郎與高采烈、携帶風箏回到家時，他的弟妹們見到那麼漂亮的風箏時，立刻就簇湧上來，爭着要看看美麗的風箏。

風箏雖然是不用費多少勁力搶來，但這麼漂亮的風箏就算是花錢也買不到。何況，以李家的環境，也絕對沒有這種閒錢去給孩子買風箏。能塡飽他們的肚子，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了。

就是那老頭兒不叫十郎好好保護這隻風箏，十郎亦會對它非常珍惜。如今眼見弟妹們蜂湧而上，他連忙把風箏擧得高高的，並以兄長的威嚴，向弟妹喝叫道：「別動，風箏是我的，你們不可以碰！」

「爲什麼？」

「你那兒來的風箏，買的？」

「你有錢嗎？是偷爹爹的錢？」

小孩被十郎阻止上前，很不服氣的，忍不住七嘴八舌的詢問。

也有幾個特別頑皮的，根本不理會十郎的阻止，跳起來硬要摸摸風箏，滿足他們的好奇和喜愛。

十郎很害怕，弟妹們這樣不顧一切撲向自己的風箏，會把風箏弄破。靈機一動，殺鷄儆猴，他伸出左手，向撲跳得最高的弟弟臉上摑去。

孩子挨了耳光，更不服氣，就衝向十郎，伸出拳頭還擊。

十郎眼見弟弟打自己，而其他的弟妹亦衝上來進攻自己，不由又急又憤；因爲他的一隻手高高把風箏擧起，另一隻手是敵不過幾個拳頭的；如自己用兩隻手去還擊，風箏就一定會被毀壞的。

他不願意退縮。但爲今之計，他却只有一個辦法——携着風箏，一溜煙的往街上衝出去。

當他往街上走時，被弟妹們搶破風箏的威脅，總算是暫時解決了，但煩惱却未因此消除。

他總得要把風箏帶回家去。但他又有什麼辦法，可以瞞住弟妹們，將風箏順利帶返家中，而不被破壞？

就在他困惱之時，他發現背後似乎有不少眼睛，在盯着自己。很本能的，十郎霍然轉頭，立刻他嚇得整個人跳起來。自己的背後有一大堆孩子追隨着，其中有不少，就是剛才在山坡上與他一起搶風箏的孩子。這些孩子的目光，全在自己的風箏上。

「糟了，他們這麼多了。如果他們要上來搶，難保風箏會不被他們搶走的！」十郎心中暗暗擔憂，一個煩惱未去，第二個煩惱又來。

十郎由搶到風箏起，不過短短的一個時辰。除了在初搶到風箏之時，得到一陣狂喜之外，風箏帶給他無數的煩惱，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風箏實在太美麗了，想到它在天空翱翔的雄姿，十郎絕對不肯放棄它。他願意用自己一切能力去擁有它、保護它。

但他的能力却是那麼薄弱，他忽然充滿了從來沒有過的的徬徨，他甚至急得幾乎想哭起來。背後的孩子們，凝視十郎手上風箏的眼睛，越來越貪婪，越來越充滿慾望。看他們這般的眼神，十郎不能不恐懼，他們會在瞬息之後就衝過來爭奪。

沒有時間再讓他再去考慮清楚，十郎實在太急了，他抓住風箏，忽然發足狂奔。

他不知自己該奔往何處去？

只知道自己不能回家，只知道自己要擺脫背後的那一羣孩子，只知道他的風箏不能失去。

十郎沒命的向前狂奔，他甚至沒有再回頭，更不知道背後的孩子是否有再追趕上來。

他拼命的走、拼命的走，分辨不出方向，只見兩邊的屋宇在不斷的退後。

終於，十郎發現自己的力氣已衰，他的雙腿已酸麻。他張大了嘴，不住地在吸氣，但是仍然無法令他有力氣再往前奔。

於是他撲跪在地上，在身體接觸到地面時，他覺得眼前金星直冒。

他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暈倒下去，因爲若是暈倒，他手上的風箏，說不定就無法得以保存。

他依然努力的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發現，原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又回到剛才看老頭兒放風箏的小山坡。

不過，如今的山坡很靜，沒有一個人。剛才送他風箏的老頭兒，早就沒有了踪影。

唯一令十郎安心的，沒有孩子追上來了。

是他跑很快？是孩子們追了一半就放棄了？

反正，山坡上靜悄悄的，他是唯一的一個人。而陪伴着他的，就是那隻做得栩栩如生的隼鷹的風箏。

夕陽照遍了整個山坡，黃昏的彩霞，令十郎明白黑夜快要降臨。

肚子已在咕咕作響，但十郎不敢回家，他害怕弟妹們見到風箏，又要去搶。

他已經疲倦了。他再沒有力氣去應付別人的搶奪，再也沒有力氣去作另一次的狂奔。

他只有一個辦法，爲自己想到一個保存風箏的辦法。

他要等到半夜，待弟妹們都入睡之後，才回家去。只有在所有搶奪他的風箏的「敵人」全都入夢，他才能令風箏安全。

他甚至已爲風箏想到了一個收藏的地方了。

× × × ×

大清早起來，李寅彥還記得要把兒子痛罵一頓的；因爲昨晚吃飯的時候，十郎不在。而十郎究竟什麼時候才回家的，他也不知道。一天的忙碌，在晚飯之後，已令他疲倦得立刻要睡。

雖然十郎已經十四歲了，居然還不知道長進，既不幫家中做些活兒，反而去得無影無踪，寅彥實在是生氣。

可是清早起來，就想到昨兒有個客人訂了個泥鋤，今天一定要打好給他的。炭爐早已冰冷，宙彥要忙着去工作，霎那間就把李十郎揪起來責罵一頓的事拋在腦後了。

寅彥的女人，對兒子的事很少理會。也難怪她，一雙手要照顧這麼多口。別的不說，單是洗十多個人的衣服，已够她忙碌了；何況，還要應付他們的飲食，爲他們洗盤子。

每個晚上，她的頭觸到枕上便立刻入夢，那裏會再有精神，去理會孩子的淘氣。

十郎當然還沒有起來。白天奔跑得那麼疲倦，又那麼晚才回來，所以父母起來開始一天的活兒時，他仍睡得很香很甜。

不過，他是睡得十分安心；因爲他終於爲風箏，找到一個非常安全的藏匿之所。

寅彥把風箱抽起來之際，火氣也隨着大起來，因爲他聽到自己的屋裏，有一片嘈吵的聲音。

家中有十五個孩子，是絕對沒有辦法寧靜的，可是，在這麼個大清早就那麼的嘈吵，寅彥就有點光火了。

「豈有此理，天剛亮就鬼叫一樣，不讓人腦袋有片刻寧靜——」寅彥喃喃地自語。

平時他忍受慣孩子們的嘈吵。何況他在打鐵時，聲音也不會小的，他應該是很可以忍受聲響的，不知怎地，今天彷彿變了。

吵聲傳入耳朵裏，令寅彥的頭發脹、隱隱作痛、很不舒服。

「你們裏面的人吵什麼？」終於寅彥忍受不住，向屋裏喝道。

他的女人出現在大廳，用莫名奇妙的神色望着寅彥，說道：「你剛才嚷什麼？」

瞪了老婆一眼，寅彥沒好氣的說：「我叫那一羣小鬼別吵。大清早的就在鬼叫，把我弄得萬分頭痛！」

「你發什麼神經？孩子們還未醒來，一天之中最寧靜就是此刻了。」

寅彥望着妻子，耳畔仍傳來吵罵聲。

「妳是聾子？這麼吵還聽不見？」

他的女人也不示弱，扯開嗓門就說：「你瘋了，那麼靜竟說吵。你自己進去看，要看到孩子在吵，你就揍他們好了。」

實在不想大清早夫妻相吵；但寅彥覺得妻子護着孩子們，太豈有此理了。他丟下風箱不顧，眞的往店堂後走。

連續拉開兩個房間，寅彥不由呆了。

老婆居然說得沒錯，十五個孩子仍在酣睡中，但他的耳畔吵鬧聲仍繼續响起。

「他媽的，一定是隣家在吵鬧了。眞是神經病，大清早就吵得這樣子——」

既然確定了不是自己的孩子在吵，寅彥當然無話可說。雖然，頭仍給那些吵鬧聲弄得刺痛，但他只能忍受着，趕出大廳工作。

孩子們當然不會睡得太遲才起來，當李家的孩子陸續甦醒時，與常時沒有分別，又是一番極厲害之吵鬧。

寅彥已不能再理會孩子們的鬧聲，他自己的打鐵聲亦够嘈吵，還好雖然各方面都在吵鬧，但早上的頭痛，反而在忙碌之中不知不覺的消失了。

× × × ×

做完一天工作，晚飯的時候寅彥只覺全身酸麻。儘管十郎就坐在對面，但他實在再沒有責備兒子的精力了。

草草的把飯吃完，寅彥就把自己泡在浴桶裏。一天裏唯一的享受，大概就是泡在溫水的浴桶中的一刻，他幾乎是想在浴桶裏睡覺。

從浴間出來，孩子們也睡了。

回到自己的房間，床被已鋪好了，但妻子却不在屋內。寅彥知道，妻子還未把碗筷洗完。不過他管不了這許多，他需要的是立刻躺下來睡覺。

往日，寅彥一躺下來，就可以進入夢了。但今夜，當他才閉上眼睛之時，他的耳畔，竟又傳來清晨所聽到的吵鬧聲音。

又是隣家的人在吵。

但寅彥是不能理會這些的了，他只有努力的把耳朵埋在臂彎裏，企圖掩住一部份的聲音，然後尋夢。

他的努力却是白費，因爲吵鬧的聲音又一次的令他的腦袋發痛。

「他媽的，三更半夜，他們在吵些什麼？」不由自主的，寅彥就罵起來。

「你說誰在吵？」忽然一個聲音接嘴。

是妻子剛剛做完活進來，恰巧聽到寅彥的囉嚕，所以才插嘴。

「妳聾了？隣家又在吵了！」

妻子的神色十分奇異，「你今天怎麼了？爲什麼老說有人在吵，我却什麼也聽不到。」

本來已經懊惱的了，偏偏妻子却沒有半點共鳴，反說自己什麼也聽不到，寅彥的惱怒就更添了幾分。

「我看妳是給孩子們吵慣了。在這夜靜時，那麼響的吵鬧聲，妳竟然聽而不聞！」

「別再說了。其實你自己的聲音最吵。管他有人在吵，或者無人在吵，睡吧！」

妻子不理會丈夫的囉嚕，爬上了床。她的福氣倒好，頭一觸到枕，馬上就睡着了。

寅彥連發牢騷的對象也沒有，又不想三更半夜去向隣居抗議；故此，只有乾脆閉上眼睛，企圖亦去尋夢。

但沒有可能，耳畔吵聲繼續。整整一個晚上，寅彥就爲了這份吵聲而無法成眠。

× × × ×

只不過是三天，寅彥由一個强壯的中年漢子，而變得憔悴，兩眼深陷。

吵鬧聲一直持續着。在第二天的半夜，寅彥的老婆和孩子也終於聽到了那種吵鬧聲。他們全被那種聲音弄得頭痛欲裂，無法成眠。

一直以爲是左隣右舍在吵，故此寅彥曾經去找過左隣右舍，想去理論。後來他竟發覺，吵聲根本不是自己的左隣右舍發出，而是沒有由來的。

三天三夜，李家被吵聲弄得很不安寧，偏偏他們始終找不出聲音的來源。

無力地放下了鐵搥，李寅彥的精神十分萎靡，他喃喃地向自己說：「再這樣下去，全家會給餓死！」

不是嗎？他不能工作，全家不就會活活餓死嗎？

本來，白天孩子的吵聲，多少可以掩住另外那種莫名奇妙的吵鬧。但如今妻子與孩子們却因爲受不了來得奇怪、詭異的嘈聲而逃往街上，那麼寅彥就是一天十二個時辰都得忍受嘈聲的折磨。

他不可能像老婆及孩子一樣向街上溜；因爲他需要工作，他的工場一直是在屋裏，他沒有可能把風箱、鐵咀、和用磚砌的大火爐，全搬到街上。

然而，留在屋內又能如何？寅彥既無法工作，腦袋又給那沒有根源的聲音弄得如裂開似的。

終於，他也忍受不住了。三天三夜不睡，鐵漢也會倒下。拋下了一切，寅彥也衝到街上。他實在太疲倦了，坐在家門之前，竟然就閉上眼來。整整三天，只有這豁出了的霎那，他才可以眞眞正正的入睡。

雖然太陽很亮，到底已是秋天，何況寅彥還這麼疲倦，他實在倚在門口的牆邊睡得很香。任睡得再香也好，人不是死去，終於還是會醒的。寅彥迷糊中醒來，是因爲他聽到一個熟悉的哭聲。

他仍然是被哭聲所吵醒了。

當他睜眼之際，非常意外的見到哭泣的竟是自己的兒子十郎，在十郎的手上拿着的是一隻破了的

鷹形風箏。

「十郎，你哭什麼？」

「風箏破了！」十郎極傷心地答。

「你哪來的風箏？」

十郎被父親責問，原原本本地把如何搶來風箏的情況，說了出來，又說：「我想着反正家裏不能呆，不如把風箏拿出來去山坡上玩，誰料……風箏破了。」

「你把風箏放在哪裏？」寅彥責問兒子時，臉色已轉得鐵青。

「樑上。沒想到，老鼠不知什麼時候把它咬破！」李十郎仍然十分傷心。

「大前日清早！」寅彥替兒子找出了答案，而巨靈般的大掌，却向十郎的臉上摑去。

風箏破了，本來已極傷心，無端捱一耳光，李十郎委屈地抬起頭瞪着父親。

「畜生，你幹的好事！誰教你這麼貪婪，去搶風箏？誰教你這畜生，那麼輕易向人許諾？誰教你笨得許諾了之後，却又不會好好保存這隻風箏？現在，全家人却給你這畜生害死了。」寅彥蒼白着臉的責罵兒子。

「爹！」十郎委屈疑惑的望着父親。

「現在好了，你不保存好風箏，令它給老鼠咬破，我們就陪你失信而忍受了報應。怪聲就因風箏而起。風箏毀了，我們就要代替風箏。你這畜生！」

風箏的製造，是用以在天上飄浮、在天上流浪，風箏不是躲在屋中的。如今它破了，李家就有了怪異的聲音。這些聲音就是要把他們迫出屋外，要他們流浪，像風箏一樣。

諾言是不能不遵守的。十郎擁有這風箏，付出代價也太大了！

寡婦懲頑

和尾町是鎭上最繁盛、最熱鬧的大街；特別是午時，街上的飯舖、酒館都坐滿了人；就算是沿街擺賣的小食攤，甚至是賣胭脂的，生意都特別好。

正當這熱鬧非常的時候，忽然大街上傳來一個女子的尖叫。

女子的尖叫像充滿無限的驚恐，聽在衆人的耳朵裏分外刺耳。最可怕的是，這下尖叫響出之後，像有傳染力一樣，接着是第二個女人也在叫，第三個女人的叫聲亦響起。剎時間，人們尙無法洞悉發生什麼事情之前，就只有此起彼落的呼叫。

連飯舖與所有店舖的人，都被這些女人們的尖叫聲驚動了，不是紛紛的探出頭來觀望，就是索性的奔出大街上，看個究竟。

由第一個女人的尖叫響起，不過是剎那間的事，大街上的秩序亂了。女人們像鷄飛狗跳似的，一邊尖叫，一邊沒命似的奔逃。有的躲到店裏，有的擠到小食攤子的後面蹲下來；而走避不及的，就把臉背着街心，用雙手緊緊的將自己的眼睛掩住。

而男人們，沒有女人們的恐慌，亦有一些是目瞪口呆的。但大部份的男人，看清楚街上發生的事之時，只感到又可笑、又有趣，完全不像那些女人們的大驚小怪。

原來令全大街的女人們一下子嚇得花容失色的，竟是一個年青的漢子。

年青的漢子，不知從那兒跑到這條大街來。他能够把女人們嚇得落荒而逃，是因爲他的身上竟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大男人，竟然身無寸縷的走上街來，怎怪那些女人們慌不擇路？

「把這瘋子抓住！」看熱鬧的男人們，有理性的，已高聲的叫起來。

「大伙兒把這瘋子抓住，找條布來把他遮住。眞是荒唐！」

有人開了口，大家紛紛地衝向那個赤條條的漢子。

任那漢子有三頭六臂，但既成衆矢之的，縱然掙扎，仍然是緊緊地被人抓住。

一個賣絨線販子，隨手拾來一塊又髒又破的布條，就將這個給大家擒住的漢子赤裸裸的身體裹住。

抓住這漢子的人們，爲免那些已嚇破了膽的女人們再度驚慌，把他拉入就近的一家飯舖內。

「豈有此理，太不成話了！現在怎麼辦？把這廝抓到衙門去！」

「喂！你是誰？」

大家圍着這個被擒住的漢子，你一言，我一語的，既有質問，亦有怒罵的。

只見這漢子對大家的說話毫無反應，也不反駁，亦不做聲，兩隻眼睛一眨一眨的，目光也不呆滯，倒不似是失心瘋的模樣，可是就是不理睬衆人。

「打他！你們看，幹出這種事來，丟盡我們男人的面，還一副若無其事的態度。這種人應該教訓教訓！」

「對！他奶奶的，你這種無廉恥的東西，人人都可以打你！」

這漢子態度的鎭定激怒了這羣人。一聲喝打之下，人人就欲揮拳。

眼看這漢子就要被大家的拳頭，打個遍體鱗傷的時候，忽然有人大叫起來：「且慢！」

已經舉拳的人，立即轉過臉來了，向發聲的人怒視。

「他……彷彿是小池少爺！」說話的是飯舖裏一個中年的客人，他的目光直瞪着這個不發一語的漢子。

「小池少爺，莫非是小池雄光？」

「他……竟是小池家的少爺？不會吧！小池秋二老爺，怎會有這樣的兒子？」

舉拳的人再也出不了手，大家紛紛的叫着，口氣裏充滿了懷疑。

「是呀！我認出來了！他正是小池少爺。去年秋二老爺生日之前，他來過我的店裏，要買一件古物，送給他父親賀壽呢！」一個老頭兒排開衆人，走到那一語不發、神態自若的漢子面前，端詳了半晌說道。

「對，是小池少爺。他前幾天騎馬外出，我見過他！正是這個模樣！」也有人接着說道。

却說那個漢子，被別人認出了身份，彷彿毫無感覺，依然是一動不動的坐在那兒。

「若眞是小池少爺，那……」

忽然確定了這個漢子的身份，大家的憤怒已被徬徨無主取代了，更沒有人再敢對他喝打。

「也不知是不是眞的。按道理，若眞是小池少爺，沒有理由會一絲不掛的滿街亂走。」

「誰知道爲什麼？」

「快去通知小池家。若眞是小池少爺，他們自然會把他接回去！」

「對！這件事小池家的人自會處理。其實，脫光了衣服跑出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當這個漢子的身份被叫了出來之後，剎時間有些人連口氣都轉變了。

更有人悄悄地就奔出了飯舖，想是去通知小池家的人了。

還不及半盞茶時光，幾個衣着光鮮的漢子，排開衆人，衝入了飯舖。

擠在飯舖裏的人，有幾個已立刻向領先進來，身穿灰衣、面目威嚴的漢子招呼。

「木島管家！」

來人正是小池家的大總管木島。不過，他此刻並沒有理睬衆人，神情凝重的領着手下，就擠到那漢子的身邊來。

當他見到那閒若無事的漢子時，臉色不由一變，脫口就叫：「少爺——」

木島管家這麼一叫，無異就確定了這赤裸在街上跑的漢子之身份。

許多人暗暗鬆了口氣，尤其是剛才磨拳擦掌的人，更暗自慶幸自己幸好沒有闖禍。

「來！快把衣服給少爺披上！」木島管家向他的部下吩咐。

立刻的，有人脫下他的外衣，給小池雄光披上。而小池雄光也沒有反抗，任由他的家人，替他穿上衣服。

「扶少爺回家！」木島管家向衆人吩咐後，就有人上前扶起小池雄光，向飯舖外走了。

木島管家走在最後。當他步出飯舖之前，忽然停了步，轉過頭來向舖內的人道：「謝謝大家對我家少爺的包涵。少爺這幾天精神不好，大家原諒！」

「那兒話，木島管家客氣了！」

「請替我問候小池老爺！」

木島管家並沒有再理會衆人，步出飯舖，就隨着他的手下，趕快的朝小池府邸走去了。

一場熱鬧，似乎已經結束。當然大家知道，小池府邸的熱鬧會從現在展開。他們雖然很想知道，小池府邸裏的熱鬧會是怎樣，不過誰都明白這份熱鬧並非他們可以看得到。小池家，在鎭上就象徵了權勢，再熱鬧的事，他們都不可能沾得上。

小池家是鎭上最富有的一家，小池秋二老爺更是權勢的代表者。雖然，他並沒有擔任衙門裏任何的職位，但鎭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衙門裏每一個人，都聽小池老爺的話。因此，小池秋二實際上是財

與勢的操縱人。

所以，當有人叫出那個赤身露體的男子竟是小池家的少爺時，人們的態度會完全改變。別人做這種事，被飽以老拳後，還得送進衙門去吃苦頭。

但既是小池家的少爺，就算他做出比此更荒唐的事，誰敢過問？

× × × ×

小池府邸裏，的確是非常之熱鬧。對鎭上的人來說，那是一場好戲；他們希望看到的好戲，才剛剛開鑼。

小池秋二老爺得到管家木島的回報，一張臉孔早已氣得發白了。

「混帳，簡直是混帳！這個畜生，把小池家的面子完全丟光了，我得好好的去教訓他！」

小池秋二衝到兒子的房間，只見兒子坐着，對自己的進來，既不行禮，臉上亦毫無羞愧之色，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畜生，你幹的好事。過去三天，你一聲不響去得無影無踪，我來不及教訓你，你居然做出這種羞恥的事情來！你還有面目見我——」

對父親的咆哮，小池雄光像聽而不聞。他的一副表情，只似是在深深思索什麼解決不了的煩憂那樣。

小池秋二見此，氣惱得衝上前去，作勢就要去打。這時，木島在他身邊阻止了他。

「老爺暫且息怒，此事極不尋常！」

「什麼？這當然是不尋常了，現在全鎭的人都知道，我的兒子赤身露體的在街上走。」小池老爺仍然是氣咻咻的，憤怒毫未平息。

「少爺的精神似乎不大好。自我在飯舖子見到他，他一直沒有開口說過話。而且，少爺這三天在外邊沒有回來，一回來就全身赤條條的。可能這非出於少爺自願，其中大有蹊蹺啊！」木島冷靜地向主人分析。

「他不時都野到外邊不回來，又不是第一次，」小池老爺還是十分憤怒，「他闖了禍，故意裝成這副樣子！」

木島管家再次進言：「老爺，請你息怒啊！就算少爺平時多任性也好，但脫光衣服滿街跑又是任性的行爲，任誰也不會以爲赤身露體給人看爲榮的。尤其少爺一直都很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麼，這中間就當然有古怪了。」

小池老爺聽完木島此言，再看看兒子仍是在自己的沉思中不發一語，也隱隱覺得事實果然不尋常。他熟悉這個被自己嬌縱壞的兒子雄光是囂揚跋扈慣的，又連自己也不大害怕，是典型的紈袴子弟。忽然像此刻那種沉思懊惱的神色，他自己細看，亦覺得是非常陌生的。

當下他稍斂了憤怒的神色，向兒子再問：「雄光，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小池雄光依然對父親的話置若罔聞，還是很靜很靜的端坐在一角。

小池老爺望着木島，有點迷惘。兒子的失常，實在令他焦灼，此時他已被憂慮取代了剛才的憤怒。

「莫非少爺中了邪？」木島把自己想到的說了出來，「他平時，絕不會如此呆滯的。」

「中了什麼邪？怎麼辦才好？」聽了管家的話，小池老爺失去了平素的鎭定了。因爲，他就這一個兒子。所謂關心則亂，最精明的人，在此時亦沒了主意。

木島也只是猜測。少爺赤身露體在失踪三天之後，出現於鬧市；而回來之後一語不發，呆呆痴痴的模樣。他再想及往日的雄光，個性和作風，才有這等猜測。

但畢竟木島沒法明白，在外邊的雄光，到底遭遇過什麼？小池老爺的話，一時之間，他也無法答得上來。

「一定要讓他回復以前樣子，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孽障；如果他有個什麼，往後……」

兒子一絲不掛的在鬧市丟臉的事情，小池老爺再也不計較了。他平日的尊嚴、鎭定也已完全沒有了。

「老爺，現在急也急不來的，我們慢慢想辦法。眼前還算幸運的，就是少爺終於回來了；其餘的事，我們可以從長計議！」

木島一直是小池老爺的左右手，他能當上小池府邸的總管，當然有他的能耐。他一直是個相當精明的人，在目前的情形下，小池老爺更是完全的倚重他了。

「你可有什麼主意？」

木島沉吟了片刻，然後才道：「老爺，事出奇特，我也沒有什麼好主意。不過，少爺平時，年少風流，每次外出，多是冶遊。也許這三天來，少爺亦是在外邊玩耍。要查此事，大抵仍要在這方面着手！」

木島的話說得相當技巧；但其言下之意，小池老爺又如何會聽不明白？

「對，有道理，你快到全鎮的妓屋裏盤查盤查。說不定，毛病眞的是出自那兒！」

× × × ×

木島總管前往鎮上的妓屋去，引起了鎮上人紛紛的猜疑。小池少爺是個好色紈袴子，大家早就聽聞。既發生了他赤條條在街上鬧的笑話，再見木島往妓屋去，大家很自然的就想到木島往妓屋，必然與小池少爺鬧的事有關。

奇就奇在木島對這位風流成性的少爺，平日去向都瞭如指掌。甚至小池雄光在哪家妓屋，與那個妓女相好，他都一清二楚。

可是當他一查之下平日小池雄光愛流連的地方，那些鴇母和龜奴們都矢口否認小池少爺這三天曾經來過。

本來以爲，往妓屋裏查，多少也可以找到一點兒線索；豈料查了一遍，非但線索全無，簡直就像中斷了一樣——小池雄光離家三天，去向竟成了一個不解的謎。

而在小池府邸中的小池雄光，情況似乎越來越不樂觀了。

他簡直就變成個痴呆的人——終日不發一語，餓了也不會要吃，要不是下僕們按時餵他進食，他可能活活餓死而自己不知道；更甚者，他連大小便溺都不會上茅厠去，完全就地解決，就如個不懂事的嬰兒一樣。

要自他的口中，問出他這些離家日子的動向，顯然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而小池老爺眼見兒子成了個痴呆，又急又擔心，完全沒了主意。

雖然此事小池老爺是不希望被外人知道，但偌大的府邸人多口雜，越是希望不傳出去的消息，就在外邊越傳得迅速。

每個人都把小池雄光變成痴呆之事，作爲茶餘飯後的豐富話題。

至於木島總管，既明白消息無法不外洩，亦不在乎。怎樣查出小池少爺變成痴呆，才是當前急務。

他知道平日與小池少爺往來的紈袴子，但走訪過少爺的這些朋友，答案還是相同——小池離家那幾天，完全沒有找過他的豬朋狗友。

不管木島是個多精明的人也好，到了此刻也不覺黔驢技窮，想不出可以調查的線索來。

這天木島又在街上蹓躂，企圖尋到少爺變成痴呆的一點蛛絲馬跡，當然那是比大海撈針更渺茫的事。

連日來的奔波，令木島管家有點疲倦。當下，他垂頭喪氣的闖進一間茶館歇歇脚，準備休息一下再回去府邸跟小池老爺商議。

泡了一壺茶，木島喝了幾口，感到無限的疲倦。正待閉上眼睛養神，忽然有兩個漢子的對話吸引着他。

「他奶奶的，眞是要命。我才見到她，就連魂魄都給她勾去了！」

「正是啊，有這麼要命的女人。我在想，倘若她躺下來，不知會多迷人，我就是死在她的肚皮上也願意！」

「你當然希望啦！可是，她是寡婦呢，三貞九烈，豈是碰得的！」

「三貞九烈？你以爲她是三貞九烈，前幾天我留意了，她把家門關起來，足足三日三夜沒有出來。你說，她不是躲在家裏偷人，還會是幹些什麼好事？」

「好哇！妳竟然這麼留意京武寡婦的生活，你也太過份了……」

木島全身的神經都忽然變得敏銳起來。吸引他注意的，是那漢子所言，京武寡婦的大門緊閉了三天三夜。

從他們的談論中，聽來那個寡婦一定是個十分迷人的女人；而她的家門，忽然有三天三夜緊緊的關着。木島聯想到他的少主人平日的所作所爲，還有是小池雄光也是離家三天三夜。

「難道眞是那麼湊巧！」木島心念一動，就往茶館外衝去。

剎那之間，他已經決定了，寧願小心一點，也不要錯過任何蛛絲馬跡。他要找那個京武寡婦看個究竟。他甚至已懷疑，這個寡婦與小池雄光一定有關。

× × × ×

完全是木島無法想像的。

他不費吹灰之力，已查到京武寡婦的背景。原來京武寡婦是前個月才自外頭搬到這個鎭上來，她向左鄰右里都說自己的丈夫姓京武，半年前患病死了；她爲了免得留在原來的住處，睹物思人，所以才搬到本鎭來。

可是木島怎麼也料不到，當他找到京武寡婦家時，那個逗人疼愛、身段迷人的小寡婦，對小池雄光在她那兒過了三天三夜的事，居然直認不諱。

「好哇！小賤人，妳用什麼邪法，把我家少爺弄得痴痴呆呆，妳最好坦白說出來！」好不容易才尋出雄光的失踪下落，木島當然不會放棄，就馬上追問。

豈料，京武寡婦毫不畏懼，竟道：「是他對我强暴，他毀了我的貞節，你還敢追究我？我怎麼知道他爲何會痴呆？」

眞沒想到，一個孤苦零仃的小寡婦居然如此潑辣。木島也怕在京武家越吵越大聲，讓左鄰右里聽見，再令小池家的聲譽受到影響，故此就道：「好一個潑婦，妳跟我回去，我家主人自會向妳盤查！」

又是出乎意料之外，京武寡婦把她那本來已够豐腴的胸脯一挺，就道：「去就去。我早聽說，小池家在這兒恃勢凌人，你們以爲我是個小寡婦，就容易欺負的嗎？小池雄光毀了我的清白，我也要找他理論！」

木島只覺這個小寡婦相當刁潑，但心念解鈴還需繫鈴人，顯然此事是自己家少爺闖的禍，才致如此地步，好歹把這寡婦抓去，由老爺去處理此事。

× × × ×

小池老爺氣得怒髮衝冠，與這個小寡婦理論。

因爲京武寡婦口口聲聲說雄光闖入她家向她施予强暴，而小池少爺變成痴呆却與她無關。她又刁又潑，一時之間小池老爺奈何不了她。

最後，還是木島靈機一觸，道：「這是妳自說自話，我們憑什麼相信妳？」

「你們爲何不把那畜生找出來，我可以和他當面對證！」

京武寡婦口中的畜生，正是小池雄光。

木島在小池老爺耳畔低聲說道：「老爺，就讓少爺出來見見她。或者少爺見到她，認出了她，那種痴病會好轉。這寡婦雖然潑辣，但她人在我們手上，還怕她飛出這裏！」

小池老爺覺得木島的獻計十分有理，當下吩咐家人，把小池雄光扶了進來。

小池雄光本來是痴痴呆呆的，當他見到京武寡婦時，臉上的神色忽然有了變化。

當衆人心中一驚時，京武寡婦忽然向小池雄光嫣然一笑，道：「你還記得我嗎？」

衆人聽到京武寡婦這句話，都呆住了。因爲京武寡婦剛才理直氣壯與小池老爺爭吵時，聲音是銀鈴般動聽；但此時的聲音，忽然又是乾澀、又是蒼老，就像是七八十歲的老婦說話一樣。

試想，一個七八十歲老婦的沙啞，乾澀聲音，偏說一句充滿挑逗的話，聽在耳裏的人，都覺得毛骨聳然。

而最强烈反應的，可說是小池雄光了。他一聽到京武寡婦的話，全身發抖，臉上表情變得非常驚慌，而且第一次開口說話了：「不！不會這樣的！」

小池老爺與木島，都不明白多天來未開過口的小池雄光，突然說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但他們已來不及細細研究，只聽得那小寡婦忽然又恢復了銀鈴的笑聲。而接着她像一縷青烟，消失得無影無踪。

「我的天！是怎麼一回事？」

就連最精明的木島，到了這一刻也不明白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一直痴呆了多天的小池雄光，此刻突然說起話來：「她走了嗎？她終於走了嗎？」

大家轉過頭來望着發話的小池雄光，只見他此刻目光不再呆滯了，但臉上却是一副猶有餘悸的神色。

「你沒事了嗎？」小池老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兒子。

「我沒事啊！參！爲什麼你們會把那個可怕的女人帶回來？我記得……」小池雄光果然是神智清醒了，但却是一副欲語還休的模樣。

「雄光，還說呢？這女人到底是什麼人？她爲何忽然不見了？」

小池雄光咬着牙，神色又是驚怕惶恐的樣子，道：「她不是人，是鬼！」

「什麼？」木島與小池老爺，異口同聲的驚叫起來。

「我……唉！簡直就是一個噩夢！」小池雄光嘆了口氣，終於說出了他的遭遇來。

原來，小池雄光不知在那兒，探得鎭上新近搬來一個小寡婦，而且聽說那個小寡婦是非常漂亮迷人，乃是天生的尤物。

對於歡場女子，小池雄光早就玩得膩了，忽然探得有個小寡婦，頓時就起了色心。

他當日就是準備一窺這個小寡婦。誰料一睹之下，小池雄光頓覺色授魂飛，再也熬不住，居然闖進了小寡婦的家，施以强暴。

對小池雄光來說，淫辱女子，並不是第一遭。他恃着家中的財勢，過去每做了這些禽獸行爲，都因別人害怕小池家的權勢，而忍氣吞聲。

更何況對方是個孤苦零仃的小寡婦？

當小池雄光在小寡婦的身上得償所願之後，準是鬼迷心竅，他對這個小寡婦逗人的豐腴胴體極之迷戀，色向膽邊生，居然把小寡婦禁錮在屋內。

餓了，就迫小寡婦做飯給他吃；而慾念高漲時，就一次又一次的在小寡婦身上發洩。

就這樣三天三夜小池雄光，沒有離開過小寡婦的家。

當最後一次，他在亢奮過後，伏在小寡婦身上，迷迷糊糊的睡着。

朦朧間，他聽到一陣乾澀、蒼老的笑聲在耳邊響起。當他睜開眼睛時，意外的他見到自己竟是伏在一個全身赤裸、老得身上全是皺紋、活像骷髏似的老太婆身上；而那迷人的小寡婦，却不知所踪。

又驚又怕之下，小池雄光連衣服也忘記穿上，赤裸的就衝出了大街。因爲過度的驚嚇，當他衝到大街上時，他的神智完全昏亂了。

當木島與小池老爺聽到這個敍述，已明白發生於雄光的身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都相信那小寡婦是女神的化身；因爲雄光專門蹂躪女子，所以變成小寡婦及老婦，來懲治雄光的。

不過有一點他們料不到的，女神化身爲小寡婦並非讓雄光赤裸在街上亂跑出醜那麼簡單。

而是自此之後，雄光一想到女人時，立即想到那全身皺紋的老太婆，他再沒有男子雄風，從此變成一個不中用的傢伙。

湖畔女屍

每到黑夜，大街都是漆黑的。雖說，屋裏有燈光透出來，但二更之後家家戶戶都已滅燈休息，於是街上就變得伸手不見五指。

有事要出街的人，非得打着燈籠照明不可；否則，在街上迷了途，永遠不能歸家也有可能。

相傳厲鬼很喜歡窺視那些趕夜路的人。要是他們不打燈籠，而是趕夜路的話，厲鬼會在漆黑裏，築成一道圍牆，把人困在裏面；那些人就永遠不能出來，永遠不可以再回家跟家人團聚。

可是人們却不能因爲這個傳說，晚上就不出街。別說爲了正事的人，黑夜還是得上街；而那些喜歡活動的人，更是一天不能不外出。晚上的花街柳巷，才是最熱鬧，最多客人光臨的時候。

不見得那些人就是不怕傳說，不過傳說歸傳說，晚上的夜路仍是照走不誤，因爲沒有人趕夜路會不提燈的，除非那個人是個白痴。

然而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任你如何小心，要出事還是會出事的。

駒井米三從貞子那兒出來，貞子可是十分纏綿的把他送到大門外面，還親自把燈籠交到他的手上。

「別忘了，一有空就要來！」貞子在門外漆黑的街上，膩着聲音對米三說。

「知道了。」米三說話時，還忍不住心頭的蕩然，狠狠的在貞子的粉臉上捏了一把。

「死鬼！」貞子啐了他一口，又殷切的叮嚀：「路黑啊！小心走好，別碰到路邊的石子，摔個腫瘤來，到時看你怎麼同去對老婆交待。」

「我要向她交待？只是，我摔倒了沒有關係，妳只要心痛就行了！」米三嬉皮笑臉說。

「快走吧！別再在這裏磨菇了！」貞子佯嗔的瞪了駒井米三一眼，就轉身返回屋裏去。

米三也沒有追過去，反正他已在貞子身上，得到了他想要的滿足。嘴巴再輕薄輕薄，不過是純粹爲了磨牙；何況貞子根本沒有說錯，他得返家去了。

已經快交三更，街上靜悄悄，也漆黑的。貞子實在太逗人了，米三滿足過後，依依不捨，才會弄得那麼晚。往常，從貞子那兒出來，總是在二更時分；像今夜這麼晚還是頭一趟呢。

手裏持着燈籠，駒井米三的心是有點兒急的，待會返回家，還得應付老婆的嚕囌，實在還沒有盤算出好的理由，向老婆交待。

路是漆黑的。雖然手上是提着燈籠，但燈籠之光在廣闊而墨黑的街上顯得是那麼的微弱，僅僅只能照到脚前的路。

米三心裏有點急，但路不好走，也無法急走，要昂頭闊步是沒有可能了。

「眞倒楣！今兒眞的是玩得太夜了，街上連黑影也沒有一個，好寂寞啊！」

米三在心中嘀咕着。

他經常在晚上到貞子那兒去偷歡，走夜路可說是經驗豐富，只是往常回家的時間是二更之初，路上還會碰到不少趕回家的同道。

但今夜時間是破例地晚了。路上靜悄悄的，米三心中不多不少，有點不習慣。走完了一條街，又轉到另外的一條街，依然四下死寂街上除了米三自己，再沒有其他的行人，連兩旁的屋子也是黑墨墨的，不透半點光亮，每家每戶都已經在沉睡裏。

離開貞子那兒時，儘管還未想到充足的藉口向老婆交待，但米三的心情仍屬輕鬆暢快；但不知爲什麼，如今走着走着，背心就是有點兒發涼般感覺。

從來也不知道什麼是歸心似箭，但此刻米三發覺自己是希望儘快趕回家中。

不管燈籠的光並不太亮，也不理貞子的警告，米三的脚步是儘量加快了。

從來都沒有試過，走夜路的時候，會想起那可怕的傳說。今夜不知怎麼攪的，偏偏在這最焦灼的時候，相傳的故事在米三的腦中浮起來。

越是要教自己不要去想，那個傳說就越像已黏在心頭上一樣，抖也抖不落了。

沒有風，但因爲手並不穩的關係，手上的燈籠似乎火光明滅不定，又似乎像快要熄滅時的剎那，會特別的亮，然後就教人沒入了永恒的黑暗中。

米三有種預感：當他還未趕回家前，手上燈籠裏的火就會熄滅：而無數厲鬼，在黑暗之中已悄悄地等待自己，爲自己築了一道圍牆的在等待自己。

只要自己一被困，就會迷失在那圍牆之內，忍受着黑暗給他的無邊痛苦、恐怖，而且永遠永遠也回不了家，見不了他的親人。

明知道這是一種自己嚇自己的幻想。可是，米三是忍不住的想，越想越是遍體生寒，越想越覺得自己將回不了家！

其實，貞子的寓處離米三的家相隔也不是太遠的路，但米三彷彿是走不完似的。或者，這全是心理作祟——很短暫的時間，在寂靜、漆黑而無人的路上，就倍覺時間漫長。

但路終會越走越近的。雖然米三是不住的自己嚇自己，自己在心慌，終於他到了河邊了。

米三家就在河的對岸。過了橋，從跟大街成直角的橫巷走進去，第二條與河平行的小路，第五間房子，就是米三的家了。

當米三來到河畔時，他被河畔的景色，吸引得有片刻的怔住。

這條小河，米三每天不知經過多少回，熟悉得像他對妻子的身體一樣，已完全沒有感覺。甚至河畔的櫻樹，花開花落，也不能令他感到季候的轉變。他對小河、木橋，完全麻木。

可是這一刻，米三立在河畔，却覺得眼前一切是那麼的陌生。

河畔雖然也是漆黑的，但是木橋上有盞油燈——那是地方上的人，爲方便走夜路的人，不致因太

漆黑之關係，一個閃失掉進河裏去。

橋頭的燈，亦可以說是橋的標記；也爲了它發出的亮光，令這一帶比其他的地方要光亮點兒。

令米三感到陌生的，當然不會是橋上的路燈。習慣走夜路的他，怎會不知道橋上有燈？

陌生的是今夜的河畔，一片烟霧迷離。

明明已是深秋，天氣一天比一天乾燥；可是此刻河面上浮着陣陣像霧又像烟的奇景，而且非常濃密，直教米三完全沒法看到河裏的水。

烟霧不止是籠罩着河面，甚至橋頭、甚至是米三所站立的地方。

故此，米三雖然仍提着燈籠，他手上的燈籠依然是亮着，但他脚下的霧太濃，燈籠的火光無法透得過濃霧，讓他可以見到地面。

眼望着四周的景象，再看自己處身在烟霧裏，駒井米三忽得覺得一切都似並不眞實。

就在他呆怔之後，心念着趕快過橋回家的時候，驀地他看見了，遠處的濃霧中，一點光亮。是一絲若隱若現的光亮。

× × × ×

米三的脚，像釘在地上似的，不能再動一樣。

他的眼睛是發直的，望向前面烟霧裏，人對距離的感覺也像麻木了一般。

當他發現遠處有絲若隱若現的燈光時，與此刻不過只是剎那，那點燈光已經來到他的面前。燈光

與他相距不過是數尺之近。

再濃的霧，在這麼近的距離，都可以看得清楚。那點燈光，近看之時，却原來與米三手上所提的同樣，亦是燈籠裏的火光。

持燈的，才是最令米三震驚的，因爲那竟是一個妙齡的女子！

兩個燈籠——米三的，以及那少女所持的——光亮加了一倍。因而米三能够清楚地看到眼前少女的模樣。

在未見這個出現於烟霧裏的少女之前，米三一直以爲貞子是最美麗、最動人的女人。但這時他却如夢初醒，他一直視作寶貝的貞子，簡直是品貌平凡得俯首可拾的女人一樣。

眼前的少女，實在是太動人了——眉是眉、眼是眼、但襯在一起，再配上鵝蛋型的臉龐，其艷麗的程度，足以讓所有的女人都要失色。

而且，這個少女有一頭烏黑的秀髮，既沒有梳上髮髻，秀髮就像瀑布似的垂肩披着。

本來，如此美人如斯夜，米三這一刻的驚艷應該是夢寐以求的。可是，米三非但沒有那種感覺；相反地，他瞪住眼前這站立於濃霧裏的少女，背脊心都在發毛。

這少女美艷是美艷到了絕頂，不過她的神色却是教人混身不快。兩隻烏溜溜，應該是非常迷人的眼睛，看來是空洞的、迷惘的，彷彿像個失了意志的遊魂一樣。

她的臉色，在燈光之下看來亦蒼白得沒有半絲人氣。雖然米三是覺得她同樣是凝視着自己，可是

却又有份感覺，她根本看不到自己似的。

深夜，一個單身的少女提着燈籠在河畔出現，簡直是教人懷疑的事。何況，那少女過份的美、過份的木然表情，更令米三感到可怕。

「少爺，你要上哪兒去？」當米三還在汗毛直豎之時，這個神秘的女子竟突然的開口。

她的聲音像她的人一樣，空洞裏沒有一絲的人氣，也沒有抑揚頓挫。

「我——」本來，米三想老老實實告訴這個少女，自己正趕回家，當他才吐了一個字之際，又發現眼前這個少女，沒有意識的，唇邊忽然浮起了微笑！

她的微笑也是空洞的、陰惻惻的。

在如此深夜，如此濃霧中，米三驀地想到相傳的事。儘管並非幽魂築起了圍牆，並非手上的燈籠已滅，但厲鬼就是厲鬼，它們隨時可以用任何的姿態出現。

一個字吐出之後，凝視着那少女的微笑，米三在剎那之間魄散魂飛，他根本不敢說下去。

兩腿不知哪來的力量，更不知是哪來的勇氣，忽然米三持着自己的燈籠，自那神秘少女的身邊發足狂奔，沒命的向木橋那邊衝上。

沒敢回頭，米三只恨親娘當日生少了自己兩條腿，也從沒有一刻像這剎那的那麼需要回家。

× × × ×

到底，在河畔烟霧裏的少女，在米三發足狂逃之下有沒有追趕過他，米三並不知道，因爲自開步起，他就不敢回頭。

總言之，到底他安全的返回家中去了。

當然，入門的米三是面無人色，而且冷汗淋漓，上氣不接下氣。

他的妻子給丈夫這種情形嚇倒了，根本沒有追查他遲歸的原因，反是追問米三是否遇到了什麼意外。

可能這經歷對米三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他只希望自己可以將那一切立刻從腦海裏抹掉。

故此，妻子雖然追問得緊了，他仍是不斷搖頭，只含糊的說燈籠在半途險些熄滅，所以慌不擇路。

妻子也沒探究，沒有人不相信走夜路若燈籠熄滅，會受鬼魂圍困的傳說。而今丈夫能够安全回來，已經是值得慶幸。

更重要的，是米三那臉無人色的樣子，絕對不似做作。因而，駒井大嫂也相信丈夫的話。

回到家中，心是篤定了許多，換過衣服，米三就立刻睡下了。

也許是過份驚慌，翻來覆去的，差不多捱到四、五交更之際，米三才迷迷糊糊的入了夢。

米三醒來的時候，是因爲朦朧間聽到吵雜的人聲。在他睜眼時，就見到窗外透進來的陽光，原來天色早已大亮了。

吵雜聲是在門外傳入來的，米三認得其中有個聲音是自己的妻子惠美。

「眞討厭，大清早的，就已在外邊與人嚼舌根！」米三心裏暗暗的罵。

可是，外邊的雜吵聲，實在是太厲害了，只像一羣烏鴉般的聒耳，却又無法聽清楚是吵着些什麼。米三是再沒有辦法入睡了。

起來披了件衣服，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就走到玄關，準備吩咐妻子惠美打水給他擦臉。

「眞可惜，實在是出落得太美了。連我是女人，也忍不住要動心呢！」

「可不是嗎？有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哪家人的女兒？查出來了沒有？」

出到玄關，外邊的聲音聽來就眞切了許多。本來，米三也沒有太留意的，但是聽了這兩個人討論，說的分明是個女子，而且是蠻漂亮的女子，

只要是女子的事，就能吸引起興趣，米三不由自主的，也往外走了。

果然見到自己的妻子，倚在大門旁邊，正與鄰家兩個出了名的長舌婦，在呱啦呱啦的說着話。

「惠美！大清早的，什麼事說得這麼熱鬧？」在外人的臉前，米三顯得非常有尊嚴。

「哦？駒井先生，你還不知道嗎？河裏有個女屍，今早給人發現，撈了起來。」鄰居的長舌婦未等惠美發話已搶着吱喳了。

「有這樣的事？」米三聳然。

不知怎地，一聽到這個消息，米三很本能的，立即想起了昨夜在河畔的驚魂。

「哎呀！那個女屍好漂亮啊！一身的衣着，看來是正經人家的女兒，而且又十分年輕。」

「也不知是投河自盡的？還是失足墜河的？看她那麼美麗，眞是教人可惜啊！」

「正是這麼說，衣服整整齊齊，不似是遇過什麼强徒，死得不明不白。現在屍體還擺在河邊，任人觀望，這已够可憐了。」

米三越聽越是心驚。一個直覺，這羣女人口中所說的，會否正是昨夜所遇？

爲了尋求答案，米三忽然排開了那些女人，直向河畔衝去。

河畔圍滿了人，比神祭還要熱鬧。人們圍攏在一起指指點點的，雖然屍體還沒有搬走。

於是，米三拼命的擠上前去，排開了所有的人，擠到最中央的地方。

果然屍體還在地上。

一點也沒有料錯，正是他昨夜所見的那個少女，眉是眉，眼是眼，配合起來就是天衣無縫的美艷。

如昨夜略有不同的，這少女此刻閉垂着眼，臉上木無表情。如果空洞和迷惘也是表情，如今這少女連空洞迷惘也失却了。

她不過是那麼靜悄悄、直挺挺的躺在那兒。

米三自人叢裏走出來之時，他的雙腿有點發軟，他的腦袋嗡嗡的發響。

昨夜的情景又再回到他的心頭。

「她原來並不是鬼，她原來是人！」米三感到自己整個人像虛脫了一樣。

當他迷迷惘惘地返到家中時，他神色之可怕、臉色之蒼白，直把惠美嚇了一跳。

「你怎麼了？不舒服？」

「沒……沒有！」米三無力地擺擺手，人跌坐在地上，說話像氣弱游絲似的，「我去見了那個女屍。」

「見到就見到了，又不是特別可怕，你怎麼會嚇成這副樣子。」

妻子的不以爲然，米三沒有任何的解釋，仍舊以虛弱的聲音道：「妳給我泡個熱湯來，我要定定神。」

惠美見到丈夫氣色實在不好，也依言的出去，給他煎了碗薑湯。

一口氣喝下，米三像比剛才略爲定神，不過心中依然紊亂。

「你沒事吧？」

「妳讓我靜靜！」

當惠美退出去之後，米三再度躺了下來，他的心亂是說不出來的。

他覺得自己實在很荒謬，昨天晚上竟把那少女誤爲艷鬼，慌不擇路的逃回家裏去，也沒想到事實竟完全出乎意料。

米三回憶那少女向他問的話。顯然那少女可能是迷了路，可能是遇上了什麼困難，需要米三的幫

助。如果米三當時不這麼逃去，或者今天就沒有少女的屍體。

「說不定她不是這兒附近住的人，黑夜裏迷了路，遇上了我，正想打聽……唉！一定是我走了之後，她一下失足，掉進河裏淹死的。對了，準是這樣。昨夜的霧這麼濃，不熟悉這兒一帶的，一下子失足，掉入河裏是絕不出奇的呢，這……這豈非是我累死了她！」

米三越想越後悔，越想越是難過，他已直覺這個少女多半是被自己的驚恐而累死的。

當下，他是大汗透小汗的，一整天悶悶不樂，一邊自艾自怨，一邊又深深的後悔。

惠美雖然曾追問他多次，可是他這番心事又怎敢對別人提起。

× × × ×

始終沒有人知道，河畔那女屍的身份到底是怎樣？反正，衙門已派人在當日下午把那女屍移走了。

爲了這件事，雖然惠美完全不知道原因，但她相當高興丈夫變了另一個人似的——不再在晚上外出，入黑之前就一定待在家裏；到了天色全黑，根本是踢也不肯出門。

沒過了多久，河畔又發生了另一件相同的事。大清早，一個女屍又自河畔給撈了上來。

使整個河畔的人都震驚的，給撈上來的女屍，模樣兒與上次那一個竟是一模一樣。

就算是孿生的姊妹，亦不可能有那樣的相似。

女屍非但是臉孔相同，身上的衣物亦是一模一樣；連披着的秀髮，長短也毫無分別。

衙門的人頭痛極了。原來，上次抬回的女屍，等了三天也沒有人認領，迫於無奈就只有把她埋掉。至於女屍的身份，始終成了個謎。

而這一次，又來了另一個相同的屍體，身份樣貌也是另一個謎。

可是米三，在見到這個女屍第二次在河畔躺着時，返回家中，又是一副蒼白的臉。

這還不打緊，米三的精神壓力似已有點不支，半夜囈語中不住的叫着：「我不是有心的，妳寃魂不息，妳要什麼，我可以燒給妳，妳們……」

惠美給丈夫的囈言吵醒。三番四次聽到同樣的囈言，惠美無法不懷疑，藏在丈夫心裏的到底是怎麼的一個秘密。

惠美終於忍不住把米三自噩夢喚醒，來一個半夜審訊。

人把秘密隱藏心裏，本來就是十分痛苦之事；尤其是像米三這樣一個充滿內疚的秘密，早已把他壓迫得整個人幾乎崩潰。

故此，當惠美正式盤查他的時候，他再也忍不住，就原原本本的把當夜的事，包括和貞子偷歡的事，都向惠美說了出來。

「是我累死了她。她一定是死得不甘，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呈現嚇人！」

本來惠美就知道丈夫在外邊風流的事，在他從實招來之後，她的妒意仍是十分之濃。可是，米三說到河畔邂逅那女屍之時，惠美也是聽得極之驚心，甚至連妒意也暫時給壓了下去。

「你別神經兮兮，人怎可以死兩次？我看這件事必有古怪！」

「還有什麼古怪？她是寃魂不息，可能是來顯現，警告我害死了她！」米三非常恐懼地說。

「也許她們是孿生姊妹。你別自己嚇自己，反正，總會水落石出。衙門的公差，不見得是飯袋酒囊，上次查不到那女屍的身份，這次總應該查到吧！」

惠美對衙門的公差似乎是信心十足。

驚人的事却出乎惠美意料之外。

衙門的公差，非但酒囊飯袋，却亦與酒囊飯袋相距不遠。

第二次發現的女屍抬了回去，也像上回的一樣，根本就無人認識。

當他們把女屍埋葬時，他們是把她埋在第一次發現淹死的女屍墓塚隔隣。

其中的一個公差，在埋葬第二個發現的女屍時，是一時的福至心靈還是怎麼的，竟多手去將第一個女屍的塚穴挖開。

奇怪的事立即就出現了，第一個女屍的塚穴裏竟是空的。

頓時所有的公差都嚇得半死。

女屍是不會自己從塚穴裏走出來。而第二個女屍，與第一個由衣着到臉貌，均是一模一樣。

唯一的可能，兩個女屍其實是同一人；不知是誰偷偷的把屍體從墓塚裏挖出來，又投到河裏，所以大家才有個錯覺，以爲兩具女屍是孿生姊妹。

但誰這麼無聊？去開這樣的玩笑？

費這麼大的力氣，把屍體搬來搬去，總有他的動機和目的吧。

這是所有人想破腦袋也想不到的事。

在第二次女屍被發現在河裏的前一個晚上，一個叫鈴木春夫，也是住在河畔附近的漢子，遭遇跟駒井米三所遇同樣一樣的事。

這個秘密，本來是沒有人知道的。

只是鈴木春夫的意志比米三更薄弱。在第二天女屍出現沒多久，他就忍受不了精神的壓力，整個人沮喪已極，主動的將事情抖了出來。

原來，鈴木春夫和米三也差不多，是個很風流的漢子。在遇到那女子的晚上，他亦是剛從情人的家中，偷歡後踏上回家的路。

兩個漢子爲何會遭遇一模一樣的怪事？

終於，那個福至心靈去挖開第一次發現女屍所埋葬的塚穴的公差，爲了事情的可疑，苦苦追查，給他查出了答案來。

原來，河邊浮着的女屍，名字叫做佐藤羽子。

佐藤羽子死了已經五十多年。她生前也是住於河畔，自從嫁入佐藤家，羽子沒過過一天的好日子。

聽說，她雖然長得貌勝天仙，但成親不足兩月，她那風流成性的丈夫，已厭倦了她的身體，又再到處拈花惹草，夜夜不歸家。

羽子是個痴心的女子，她每夜都提着個燈籠，在河畔一帶徘徊，等待她的丈夫回來。結果，在一個濃霧的晚上，羽子因爲看不清路，失足墮河淹死。

每逢濃霧的晚上，羽子的鬼魂都在河畔出現，碰巧夜歸的米三和春夫遇上了她的鬼魂。

也許是羽子痛恨風流的丈夫，所以兩次都以神秘而耐人尋味的情況浮屍河畔，以警誡兩個不忠的丈夫。其實，羽子的肉身屍體早已腐變，故而公差抬去埋葬，不過是水月鏡花似的幻象，塚穴中根本就無屍身，屍身也不過是羽子鬼魂的幻化而已。

認親

夜靜。

在多薩藩的藩堡裏，也是寂靜一片。

沒有任何的聲響，却不表示整個藩裏的人都已進入夢鄉。

本藩的巡夜武士，都緊守着自己的崗位，只是，他們都不動聲息，甚至在走路的時候，亦不發出聲音。

不過，多薩藩的規律非常嚴謹，多年來太平寧靜，但守衞仍然森嚴，從未有半點鬆懈。

每一夜，巡夜的武士，都用不同的暗語，只要誰說錯一個字，就會被視爲奸細，立刻推出去斬首，由此可知，藩主甲斐甚內，是個如何英明，律令嚴密之主。

今夜，無月無星。

整座藩堡，蹲在山上，就像一隻巨獸一樣，盤踞在山坡，對它山下方圓幾百里的所屬地，虎視眈眈。

「的的的」更鼓響起。

已經是三更時分，該是巡夜的武士們換班的時刻，一時之間，只見藩內到處閃起燈火，是換班的武士們，互相走近，交換暗語的時刻。

雖然，他們是交換暗語，却依然是靜悄悄的，每一個當值的角落，每一個暗語都不同，高聲呼喚也沒有用，他們僅只是在耳語，只要對方聽得眞切就行了。

就在輪值的武士們，剛剛換上了崗位時，突然，一陣刺耳的尖叫，在藩堡的後殿那邊傳過來。

「我不是妳的親娘，我不是妳的親娘——」

由於夜靜，這幾聲的尖叫，聽來倍感眞切。

而亦由於夜靜，這種尖叫，凌厲、驚恐，教人不禁毛骨悚然。

「我不是妳的親娘，我不是妳的親娘——」

尖叫不是一下子就止住，而是一聲高昂過一聲，教人非常擔心，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怖的事情。

不過，巡夜的武士，對這幾下凌厲的尖叫，像是充耳不聞，他們甚至仍然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一動也不動，毫無走進後堂保衞的意思。

也難怪他們的，這種午夜的尖叫，對他們來說，已經習以爲常，聽慣了，差不多已有半年，沒有一個晚上，是沒有這種尖叫聲的。

武士們在習慣了之後，很難會再有任何反應，只是，每每聽到這些叫聲，他們會不由自主的搖頭

嘆息。

實在是難怪的。

藩主夫人眞是個可憐的女人，本來她是好端端的一個人，又漂亮，又溫柔，而且待人又和藹可親，多薩藩的上下，對這位藩主夫人又敬又愛。

但半年之前，忽然有一夜，就是像今夜的三更一過，藩主夫人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尖叫，自尖叫開始，每一夜，非鬧到天亮不可的。

夫人得到了這樣一個怪病，那有不延醫診脈的，尤其這位夫人，本來不過是藩主的一名姬妾，後來因爲替藩主養下了一個男孩子而就此便得藩主寵愛。

這個男孩長得漂亮聰明，深得藩主的喜愛，藩主決定將自己的位子，襲予這個兒子，所以順理成章，母憑子貴的，這位愛姬亦變了夫人。

然而，藩主找來無數妙手回春的大夫，夫人的病，還是半點起色也沒有，大家都說夫人只是精神不好，晚上做惡夢，才致會發出這種尖叫。

但此事發生了半個月左右，就連那些大夫，也不敢再那麼肯定的說這些話了，因爲就算精神再差，一個人也不會夜夜叫出同樣的囈語。

藩主開始洞悉，夫人的夜夜尖叫，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之時，就請了陰陽師來。

還是陰陽師有辦法，他一看夫人的氣息，就知道夫人根本就不是害病，他斷定是有一個十來歲就

夭折的女鬼，纏着夫人，所以夫人才會夜夜慘受女鬼的煎熬。

既然陰陽師能够那麼肯定夫人的不幸，藩主當然是請他代爲驅鬼。

可是，說也奇怪，這個小女鬼，似乎是特別難纏，陰陽師使盡了渾身解數，但仍然無法令夫人可以擺脫那女鬼的糾纏，那個女鬼，根本就不肯離去。

藩主當然是發急了，可是，任他如何焦灼，但是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纏繞在夫人身上的女鬼，始終不肯離開。

所以，每一夜，一到三更時份，夫人就會發出這樣可怖的尖叫。

藩堡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因爲夜深人靜時的厲叫，誰也掩不住。

不過，大家雖然明白此事，也不敢多說什麼，到底藩主是個很嚴厲的人，萬一多言，傳到他的耳朵裏，頭顱可能從此不保。

當然，私底下，人們是好奇的，藩主夫人好端端的，爲什麼會被一個小女鬼糾纏，這可能會有點原因？

小女鬼誰也不纏，只纏着藩主夫人，大約是有一番寃孽吧！

藩主也貼出了誥文，有誰可以將夫人身上的小女鬼驅走，封官賜賞，從此可以平步青雲。

半年來，爲此事而來的人也有不少，可惜，藩主夫人身內的小女鬼，始終還是與藩主夫人耳鬢廝磨。

× × × ×

當阿奈害了喜的時候，她是患得患失的了。

在藩內，有那麼多的姬妾，爲藩主養下兒子女兒的，她不是第一人。

可是，從來也沒有見到，誰養下的兒子和女兒，得到藩主的垂青。

但阿奈是一個爭强好勝的女人，無論別人是多麼不重視她有了身孕，對她自己來說，始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到底，這是她第一次懷孕啊！

阿奈曾經因爲自己的懷孕，編織着不少夢，她夢想自己養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有一天，得到藩主的青睞，從此自己可以母憑子貴，吐氣揚眉。

這一個美夢，存在阿奈的心底，她從來不敢向人透露，因爲她明白，這是非常招人惹笑的事，而且萬一讓其他姬妾知道自己有這樣的野心，她想平平安安和生下孩子，可能也成問題。

阿奈自從得了身孕之後，一方面找個親信的婢僕，將自己懷孕的消息，悄悄地通知藩主。

因爲藩主日理萬機，妻妾又多，有時候，整整一個月，都不會來見自己一次的，故此，阿奈爲了要及早讓藩主知道此事，不惜利用金錢，買通婢僕，將這個消息盡快告之藩主。

另一方面，阿奈是非常小心的，保護自己的身體，她一生的幸福，現在全都落在腹中的小生命當中。

她盡量吃好的，休息而不活動。

然而，雖然是這樣，離臨盆的日子越近，阿奈的心頭負擔也越重。

儘管，在她有孕之時，藩主也親自來看過她兩次，這是以前其他姬妾有孕，從未有過的事，阿奈這份光榮，已經招到有人妒忌了。

但阿奈最擔心的，並不是這些。

眼看着自己的腹部，一天比一天的隆高起來，她所擔心的，萬一養下來的，不是兒子，那麼，她的一切心機，全都枉費。

生女兒對自己的前途，是一點幫助也沒有的，女兒再受愛惜，也始終都是女兒，又不能夠世襲藩位，對扶持母親，一點幫助也沒有的。

阿奈日思夜想，心裏不斷的告訴自己：「不，我不能生女兒的，要是生了個女兒，我這一生也完了，無論如何，一定是要兒子！不惜任何方法，也要兒子！」

阿奈的思量，令她對自己的生產，非常緊張，可能是因這個關係，胎兒竟提早出生了。

當產婆抱着嬰兒，走到痛楚得昏昏迷迷的阿奈身前時，阿奈立刻抖起了精神，輕聲地問：「是男的？」

「是個又白又嫩的女孩！」產婆回答。

阿奈聽了此話，猶如晴天霹靂，如果她不是緊緊的咬着牙，讓自己發痛，大概早已暈死過去。

一切希望都完了。

等了九個月，盤算了九個月，到頭來自己養出的，竟是個女兒。

阿奈的絕望，是可以理解的。

× × × ×

「恭喜藩主，阿奈爲藩主又多添了一位世子！」在阿奈生產的第二天，甲斐甚內是得到這樣的報告。

當婢僕將襁褓中的嬰孩，抱到甲斐甚內的眼前時，他望了這個初生的嬰孩一眼，就深深的喜歡他了。

男嬰很是强壯，眼珠子骨碌骨碌的，望着父親，而且一點也不哭不叫。

甲斐甚內是非常的歡喜，他親自接過兒子，左右的細看，十分滿意的說：「很好，很好，這孩子很像我，不哭不鬧，將來一定是個英雄。」

就在甲斐甚內這邊抱着兒子，萬分喜悅之時，他的後堂裏，正發生着一宗意想不到的慘劇。

阿奈不過是生產後的第二天，身子仍然是虛弱萬分的，她躺在被舖上，面色蒼白如紙。

她向臥榻前的產婆道：「妳辦得很好，那男孩的父母是誰？」

「是上川夫婦，一個貧家農人，他們剛生了兒子，我給了他們五十兩銀子，他們就把男孩交給我，而且，他們已經發了毒誓，一定會守口如瓶的。」產婆回答。

「妳將我的女兒交給他們了？」阿奈仍然是氣弱遊絲的。

「是呀，人人都知道上川的女人在大肚子，怎可以現在沒有嬰孩，我把那女嬰與他們對換，他們雖然沒有了兒子，但得回一個女兒，又有了五十兩銀子，更可以向左隣右里交待，最是天衣無縫了！」產婆對自己這次的工作十分滿意。

「是的，眞是天衣無縫，」阿奈點了點頭，就從頭上取下了一支簪來，向產婆說道：「妳做得很好，我要謝妳，這支簪，就算我送給妳吧！」

產婆見到那支金簪，眼睛已經睜大了，就待伸手去接，豈料，阿奈忽然將那支簪搖了搖又說：「這支簪，是十分貴重的，是藩主親手送我，他對我說過這枝簪的——」

可能是產後虛弱，阿奈的話，像是沒有力氣說下去一樣，聲音竟是越來越低。

產婆的年紀一來已老，聽覺不大靈敏，二來她實在渴望知道，這支快要屬於自己的金簪，是什麼個來歷，不由自主，就將頭湊上前去。

就在她將臉湊近阿奈時，做夢也想不到，慘事會立刻的發生。

只聽到產婆忽然慘叫一聲，按着身子搖搖欲墮，終於倒伏在阿奈的胸膛上。

只見，產婆的太陽穴，緊緊的插着一支金簪，產婆的眼睛睜得很大，顯然她在死前，還不知道發生了怎麼的一回事。

「來人呀！來人呀……」阿奈的聲音雖然仍然虛弱，却是不斷地叫着。

× × × ×

產婆在侍候阿奈時，竟乘阿奈身子虛弱，要强奪她髮上的金簪，結果阿奈在產褥上與她爭持，產婆天網恢恢的，自己將金簪錯手的，壓入了太陽穴。

這件意外，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藩堡。

甲斐藩主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極爲震怒，一方面派更多忠心的下僕，侍候阿奈，另方面傳命下去，將產婆棄屍荒野，讓野狗去吃她的屍體。

在阿奈生產後的第三天，另外的慘劇，發生在上川家裏。

上川夫婦在夜靜時，均已入夢，可是，到三更時份，忽然從外面闖進一個全身黑衣，頭蒙黑布的武士。

在上川夫婦還未知道發生什麼之時，這個武士，竟對上川夫婦猛下毒手，割斷了他們的舌頭，同時將他們的耳朵刺聾。

這個武士的出手殘忍，但十分奇怪的，他對上川夫婦身邊襁褓的女嬰，連看也沒有多看一眼，他做完了這件殘酷的事，立刻就揚長而去。

到次日，上川夫婦的左隣右里，知道了這件事的時候，都震驚不已，可是，上川夫婦已變成又聾又啞，雖然他們想追問原因，却又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也許，上川夫婦不知走了什麼霉運，遇上了强盜，大概强盜料不到他們家徒四壁，簡直就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所以憤怒起來，就向他們猛下毒手。

這是左隣右里的人所猜測。

× × × ×

阿奈的心願，終於一步一步的實現了。

甲斐甚內的兒子雖然很多，但沒有一個比阿奈所生的更强壯，更結實。

而且這孩子從小膽識過人，又强健如牛，從小至大，不但沒害過任何大病，就連傷風鼻塞也是沒有。

甲斐甚內在這個孩子五歲那年，親自教他劍術，到了六歲，這孩子已經可以一劍將小兎斬成兩半，所以，甲斐甚內對他非常重視。

同一時候，上川夫婦的女兒，也長得白白嫩嫩，非常漂亮。

可惜，上川夫婦自從變成又聾又啞之後，生活更加窮困了。

還幸，因爲他們的女兒文子長得活潑可愛，給他們帶來一點幸運。

文子在田野間玩耍的時候，意外地遇上了一位高貴的夫人，這位夫人，一見到文子，就十分喜歡她。

自此之後，每隔半年或數月，這個夫人就會來看文子一次，每次來到，不多不少，都留下一些銀子給上川夫婦，所以，上川家得到這位夫人不時的接濟，才不致於全家都捱餓。

左隣右里的人，也覺得上川夫婦平白無端的，給一個賊人刺得又聾又啞，如今得到一個高貴的夫人扶助，也是天公爺給他們的一種補償。

大家都替上川夫婦欣慰，可是，那個高貴的夫人，每次來看文子，都是在深夜時分，而且又說不準是什麼時候，雖然，大家都渴欲一看，那位夫人是如何的尊貴，却始終難有機會。

× × × ×

日子隨着孩子的長大，很快就過去了。

當阿奈的兒子十歲那年，甲斐甚內就頒下了詔書，命阿奈的兒子將來世襲自己的藩主，而非常順理成章的，阿奈亦搖身一變，成爲多薩藩主夫人了。

自從阿奈成了藩主夫人之後，她是深居簡出，協助料理堡內的事務，而很快地，全堡上下，都感到阿奈實在是個和藹可親，很值得尊敬的夫人。

一直都沒有任何事發生。

直到年初，距離阿奈小女鬼糾纏的大半年左右，文子也已經十二歲了。

已經很久很久，那個尊貴的夫人，都沒有來探望文子了，但那一天深夜，那位夫人又忽然的來到上川家。

上川夫婦見到她，自然是十分慇懃的招待，無奈他們夫婦又聾又啞，只有文子一個，可以陪夫人說話。

「文子，這次我來，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因爲我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再見到妳！」這位夫人說着，忽然從懷裏掏出了一枝金簪來，交到文子的手裏，就道：「這枝金簪，十分值錢的，我送給妳，將來妳嫁人時，可以作爲嫁粧，妳要小心地保管呀。」

文子非常天眞的撫玩着金簪，咀裏頻頻的多謝。

那位與文子特別有緣的夫人，又在懷裏拿了好些飾物出來，交給上川夫婦，再對文子說話。

「妳現在年紀也不小了，我這一次出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來看妳，妳的爹娘又聾又啞，這些珠寶，留給你們用來防身，生活以後有什麼困難，拿出來變賣，也够你們用一段很長的生活。」

「是的，謝謝夫人，」文子對這位夫人，一直十分喜歡，這時，有點依依不捨的道：「夫人，妳到底要去什麼地方？」

「很遠很遠的地方，妳要好好的保重，我會掛念妳的，」那位夫人說完，看見天色不早，就起來離去了。

每一次，她總是這樣的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文子也都習慣了，但由於今夜，那位夫人的口氣似乎是最後一次來到這兒，文子就特別有點依依不捨。

「唉，我也是身不由已呢！文子，我不得不走啦，天快要亮了，天亮之後，讓別人見到我從這裏出來，就不大方便啊！」

文子對這位夫人的話，似懂不懂，但是，她知道，這位夫人決定要走，自已是無論如何也留她不

住。

× × × ×

武士阿助要求見阿奈之時，阿奈是有點詫異。

當阿助將一枝金簪，送到阿奈的面前時，饒是阿奈鎮靜也好，臉色也不由自主變了。

「夫人，這枝金簪，可是您的？」

「你從何處得來？」阿奈不敢直接回答阿助的話，反問阿助。

「哼！今天我在街上走着，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居然拿着這枝金簪玩耍，我一看就認得此物是當年產婆想搶夫人的那支金簪，連忙追問那小女孩金簪的來源，可是那小女孩死也不肯說，反堅持金簪是她的，我瞧她穿得一身破爛，怎可能是金簪的主人，於是就重打了她一頓，把金簪搶了回來。」

阿助說得眉飛色舞。

「噢！這枝金簪我掉了也有多年，想來一定是僕婢們貪心，拾了之後，也不還我，悄悄拿出去變賣，不知怎地就落在個小妞兒手上，難得今日物歸原主，阿助，你下去帳房那邊領十兩銀子，這是我賞你的。」

阿奈總算想出個打發阿助的辦法，而且她那種淡淡的口氣，她相信，阿助是絕對不會懷疑的。

當阿助歡天喜地退下去領賞時，阿奈的心中，却是急得非常。

好不容易，捱到入夜，阿奈換過了衣服，悄悄的就溜到上川家去。

阿助的話果然沒錯，文子被他打了一頓，全身瘀傷。這時躺在地上，發着高熱，那對又聾又啞的夫婦，正心急如焚望着文子。

「文子，妳怎麼了？」阿奈走近文子，就問。

文子張開眼睛來，她是認得阿奈的，不知是否因爲高熱的緣故，她忽然斷斷續續的說：「娘，我知道，妳……是我的親娘。」

冷不防病中的文子，會說出這樣的話，阿奈的一顆心，幾乎從胸口裏跳出來了。

「誰說的？」

「我……自己猜到，我的樣子很像妳，而且，我們非親非故，如果妳不是我的親娘，妳不會待我這麼好……」

原來，文子是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可是，她這番話一說出，阿奈的臉色却發白了。

「文子，妳不要怪我狠毒，我不是妳親娘，我並不是！」阿奈忽然咬牙切齒的說。

「不，妳是的，娘，妳爲什麼不肯認我？」文子一邊說，一邊流着淚水。

「妳胡說——」

阿奈喝一聲，右手從頭上拔下金簪，非常迅速的，就向她的胸口插去。

「不要怪我，我不是妳的娘——」阿奈瘋狂的道。

上川夫婦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心目中認爲尊貴的夫人，竟會忽然之間向她一直喜歡的文子施展辣手。

當他們發呆之時，阿奈已轉過身來，又遞起金簪，向他們猛刺……

× × × ×

沒有人知道上川一家三口，爲什麼會死？他們明明與任何人都沒有仇恨，但一夜之間，竟都遭到別人的毒手。

同樣的，就在上川一家三口死亡的次夜，到了三更，藩主夫人就尖聲地大叫。

陰陽師雖然已經明白，藩主夫人是被一個小女鬼纏身，可是，他出盡了辦法，也無法驅除這個小鬼。

陰陽師的法力，畢竟有限，任他再能洞悉天機，他也無法估到，纏在藩主夫人身上的小女鬼與藩主夫人本身，是有太深厚的淵源。

痴心笛

夜已深，在沉沉的夜海裏，大地與黑暗溶爲一體，似乎已經分不開來。

三更已過，人們都在沉睡中。

而就在萬籟俱寂的時候，一陣淒涼的笛子聲，不知自那個角落裏傳出來。笛子的聲音如怨如艾，如泣如訴。那種淒涼，像是吹笛人從心底裏發出來的，那是一種絕望的淒涼。

無助的悲哀、絕望的蒼涼，化成了笛聲，在這黑夜裏，飄散四方。不知道笛手是誰？

但從這陣陣悲涼的笛聲裏，不由使人想到，這個笛手心中一定有着無限的哀傷，所以才會在如此夜裏，以笛聲去抒發那種深沉、絕望的傷心。

笛聲從響起之後就沒有停過，那首悲涼、絕望的曲譜，一遍又一遍，重重覆覆，根本就沒轉過別的調子，只有一曲對人間充滿絕望的心聲。

有人因爲這悲涼的笛聲，自夢裏醒來。

笛聲騷擾美夢，應該是很令人憤怒的事；但自夢裏醒來的人，很快被這種笛聲吸引住。

曲調實在太淒涼了，聽到這人間絕望的曲調，夢裏醒來的人，竟自呆了。誰沒有前塵舊夢？誰沒有自己悲哀的經歷？也許，因爲生活的壓迫，也許因爲故意要讓自己忘掉，把一切過去的創傷都埋藏起來。

然而在這個午夜夢廻時，乍聽這首哀傷的調子，一切一切的過去，都浮上心頭。笛聲像是吹奏出他們的心聲，往事的悲苦驀然都清晰了。本來以爲麻木的心，忽然都有了感覺，那種感覺却是人生的深沉悲哀。

笛聲，與絕望、悲哀，像已抵死纏綿，再也分不開來。人們聽着聽着，不由自主就垂下淚來。白天，歲月一天一天的在過去，人們都以爲自己變得心如鐵石，人們都以爲自己已不會再哭。可是，有此一刻，隨着笛聲，他們的淚像決堤似的流下來，不會再歇止。

似乎，笛聲已完全控制了所有醒來的人。

× × × ×

當陽光再普照大地時，鎭上的人像平日一樣，都自屋裏走出來。因爲人們的活動，大地像再回復生氣。

然而，今天和昨天稍稍有點不同，今天有些人顯得比往時有點無精打采。經過一夜的休息，迎向朝陽，應該是精神奕奕，無精打采的人，顯得特別的受人注意。

龍川浩介就注意到，與他一起蹲在麵攤子吃麵的渡邊，今天有點兒不對勁。

渡邊是出名的霹靂火，平時沒人開罪他，他也會在鷄蛋裏挑骨頭，無端端也要吵吵嚷嚷，彷彿非得那樣他就才能舒服一樣。

但今天很特別，渡邊只是低着頭吃麵，一語不發，像個嘴巴被挫鈍的葫蘆。

龍川浩介對渡邊這種反常感到極爲奇怪。尤其當渡邊的一碗麵，已吃得連湯汁也沒有了，依然不開腔，他就再也忍不住好奇了。

「渡邊，你今天好像轉了性一樣。究竟什麼原因？」龍川浩介開門見山的說。

渡邊擱下了箸子，依舊無精打采：「沒什麼！」

說畢，他自懷中掏出了幾個碎錢放在麵碗裏，也沒有和龍川浩介招呼，懶洋洋的逕自走離了麵攤。

這實在是太罕見的態度，龍川浩介的好奇心已被挑起，非要窮追猛打。所以他連忙拋下了麵錢，連吃剩的大半碗麵也擱着不理，立刻追趕走在前面的渡邊。

「渡邊，渡邊，別走得那麼快！」

渡邊的脚步其實是懶洋洋的，所以龍川浩介很快的趕了上來，和他並肩而行。

「渡邊，你今天變了許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渡邊望了龍川浩介一眼，忽然他悶悶地開口了：「別問了好不好，我今天心情不好！」

龍川浩介碰了這個軟釘子，更是驚奇；因爲以渡邊平時的脾氣，絕對不會說得如此溫和。

「究竟什麼事，令你連罵人的興趣也沒有了？」龍川浩介仍不死心。

渡邊給他煩得幾乎要發作的時候，還未開腔，却聽到身後爆出一個聲音，非常令人驚訝。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到如今也不知道。總言之，我聽了之後，心裏頭就覺得很苦。那些眼淚不能控制的，就流下來。我都忘記已經多少年沒有哭過！」

龍川浩介和渡邊是一齊轉過頭來，見到說話的人是他們都熟悉的鄉之助。

渡邊與浩介聽到鄉之助的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情。渡邊是非常驚訝，鄉之助會將這種自己哭泣的事，到處告訴別人。而浩介又是一番心情，他簡直不明白，鄉之助究竟在說些什麼。

「鄉之助，你說得清楚一點。到底你聽到什麼，竟然會哭出來？你不是在說夢話吧！」

「笛聲，一種很奇怪的笛聲！」鄉之助立刻就說。

「笛聲？誰會吹笛？」龍川浩介肅然的說：「我在這鎮上活了那麼多年，從來就沒聽過笛聲。除了戲班的人來這兒演出外，我根本就沒聽過笛聲。鄉之助，你一定是睡得迷迷糊糊，聽錯了！」

「不！」龍川浩介的話一說完，沒有做聲的渡邊却忽然開口道：「是笛聲，眞的是笛聲！」

龍川浩介轉頭望着渡邊，連嘴巴也張大了，像再也無法闔攏一樣。剎那間，他像明白過來，今天渡邊像變了另外一個人，原來是跟笛聲有關。

他肯定有笛聲，不就等於是告訴大家，他也聽到了笛聲，他也流淚。

龍川浩介呆呆地望着渡邊和鄉之助。這兩個人，都是他熟悉的——一個是出了名的霹靂火，一個是動不動就跟人打架的流氓。如果不是他們親口說，浩介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相信，這兩個人居然會哭。

流淚，哭泣，怎可能會與這兩人連上關係？

但令到龍川浩介更加驚訝的，原來並不止兩個人聽到。只是昨夜，整個鎮上，就有三份一的人在半夜被一陣非常淒涼的笛聲吵醒了。而他們都受到這份淒涼的笛聲感染，不由自主的一直哭到天亮。

所有哭泣過的人，今天都顯得無精打采，昨夜的笛聲，彷彿依然在他們的心裏，不能忘記，他們仍受着那些笛聲的影響。

但是，笛聲到底從哪兒來？誰又是吹笛的人？吹笛的人，究竟有什麼悲哀的事？他爲何會在三更半夜，吹奏如此傷感，絕望的曲子？

這是整個鎮上，人人在討論的問題。正如龍川浩介所言，大家都不知道，在這個鎮上，到底有誰人會吹笛？他們壓根兒就未聽過。

× × × ×

黑夜又再來臨，又是三更時分。

今夜與昨夜不同，許多人都特別的、故意的不去睡覺；因爲大家所說的笛聲特別吸引人，引起了好奇心，都想一聽那悲涼的笛聲。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相信，自己在聽了笛聲之後也會流淚！所以，他們寧願熬着睏，也要等待

，自己是否會被笛聲所感染。在這些人中，自然也包括龍川浩介。

相反的，那些昨夜被笛聲吵醒、而哭了整夜的人，却希望早早的進入夢鄉，他們寧願完全聽不到任何笛聲。可惜，這些刻意想睡覺的人雖然沒有人吵着他們，亦是輾轉反側，不能够入睡。好不容易，到了三更過後。在萬籟俱寂中，忽然一陣幽怨的笛聲不知來自何方！

反正，所有人都聽到這陣笛聲。笛聲並不太高昂，聲音似乎是來自遙遠；可是凡是聽到笛聲的人，在驚震中很快就被這種笛聲吸引。

他們的魂魄，像已經離了軀體，好像他們每個人那些早已遺忘的傷心事，全都給這陣哀怨的笛聲掀了起來。

有人聽到這陣笛聲，想起了童年的艱辛、童年時所受的苦難，不由自主的就心酸淒楚的滴下淚來。有人聽到笛聲，會想到他曾經愛過、却無法斯守在一起的戀人，淚水已難自控。

也有人聽到這陣笛聲後，想起被人拋棄，想到自己原來的心已經破碎，於是悲慟地哭得不能再停。

笛聲、不知來自何方的笛聲，已經控制住所有人的情緒、所有人的心。

× × × ×

自從神秘的笛聲在夜靜裏響起來後，整個鎭已不再是往日的模樣了。

小鎭還是小鎭，房屋沒有塌，街道還是像以前的清潔，也沒有人死去。但從一個本來充滿生氣的

小鎭，而變得一片哀傷，實在是外邊的人無法想像的。

鎭上的人再沒有生氣，他們的心充滿了哀傷，笛聲已經完全控制了這些人的情緒，彷彿在他們的心裏，人生再沒有希望。人生到處是悲哀、痛苦，人活着，連一點兒興趣也沒有。鎭上靜悄悄的，人們儘管還是像平時那樣活動，可是一切不再積極。

龍川浩介也受了笛聲的影響，他對人生的看法亦赫然的變得萬念俱灰。可是，他的心裏很明白，自己和一切的人本來都不是如此的。他們剎間變得如此，完全是受了笛聲的影響。

要恢復過去的生活，要回復過去的心情，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出那個吹笛的人是誰。

他知道，要找出這個神秘的笛手不容易，所以他就找着渡邊與鄉之助兩個人商量。

最粗暴和最霹靂火的鄉之助和渡邊，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當龍川浩介拉着他們倆去酒店時，他們無精打采，只是喝着悶酒。

鄉之助喝了幾杯，就只說了一句話：「一醉解千愁！」

而渡邊壓根兒連話也不說，只是不斷的將酒灌進嘴裏去。

龍川浩介的心情何嘗會比他們好，只是他的心智還有一分清醒。故此，喝了兩杯之後，他沉重的嘆了口氣，然後說道：「渡邊，鄉之助，你們這副樣子，已經不是你們自己了。唉！我寧願見到你們像以前那樣呱啦呱啦的樣子！」

「唉！往事不提了！」鄉之助嘆口氣道。

「人生苦楚，人人如此，還有什麼可說的？」渡邊萬念俱灰的說。

「但你們應該知道，你們原來不是這樣的！」龍川浩介焦灼的叫道。

「我們知道。自從聽了那種笛聲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人生充滿了痛苦，做人是什麼樂趣也沒有。」

「所以，我們知道一切毛病都是那笛聲的影響，我們應該找出那個吹笛的人。只要禁止他再吹笛，我們就會回復以前的生氣勃勃！」

「怎麼去找？」

「而且，我們根本就無法抗拒那種笛聲。當它一響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禁不住流眼淚了，還怎麼樣可以有心情、有精神去找那吹笛人？」

龍川浩介說道：「這一點我倒想到辦法，我們可以用布條把耳朵塞住。只要我們聽不到笛聲，這個鎮不大，不需要半晚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找出吹笛人是誰。」

「找到又如何？」鄉之助仍然提不起勁來。

「找到了，全鎮的人都有救了。」龍川浩介立刻就說：「你們想想，現在每個人都像咱們現在的心情。就算我們不死，如此的活下去，人生也是半點意義也沒有。我懷疑，吹笛人本來就是心謀不軌，想害了我們全鎮的人。若是我們抓他出來，毀了他的笛子，我們又可以恢復過去充滿喜怒哀樂的生活！」

「你以爲我們眞的有辦法？」

「爲什麼沒有？只要我們肯這樣做！」

「好吧！你說怎樣就怎樣吧！」終於，鄉之助和渡邊都答應了，不過他們的聲音依然是沒精打采的。他們亦不見得起勁，或認爲龍川浩介的提議以爲有用。

龍川浩介實在怕這兩個夥伴到時又會受笛聲影響而改變主意，因爲他明白，連他自己聽到笛聲，也難以抗拒它的感染。

所以，他將自己的衣服撕下了一幅，再撕成幾條細布條交給兩人，道：「爲了避免笛聲隨時影響我們，不如我們現在先把耳朵塞起來。而且，我們也不要分散了，大家找個地方，等待黑夜的到來，然後一齊去尋那個吹笛人！」

鄉之助與渡邊倒沒有異議，完全遵從龍川的吩咐去做，把耳朵塞起來。

× × × ×

夜，終於來臨了。

龍川浩介和鄉之助、渡邊三個人，耳朵都給布條塞住，所以就倍覺夜的靜寂，他們甚至連蟲鳴再也聽不到。

或許，因爲那笛聲就算響起，他們也聽不到；所以，他們的心情像是回復了一點生氣，但亦僅止是一點點而已。

事實已經證明，如果沒有笛聲的話，他們不消三五天就可以恢復過去的喜怒哀樂。

看看天色，應該是時候了。忽然間，三個人像非常有默契一樣，他們互相點點頭，就出發去尋找那個吹笛人。

本來，他們在出發之前，是沒有半點心思，不知道該上何處去找尋那個吹笛的人，然而，當他們一站起來，齊心合力要去尋吹笛人之時，他們就發現，他們的心靈像是受了什麼牽引一樣，他們的脚，不由自主的，都向着鎮北小樹林的方向走。

對於這種慶應，龍川浩介等，心中有說不出的奇怪；但是，他們都有個預感，他們要找的吹笛人必然就在小樹林裏面。

他們不知道見到吹笛人到底是禍是福，但這時候雙脚已經不受控制，他們就是那樣筆直的向小樹林走去。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明明他們的耳朵塞住布條，他們的耳畔是再沒有笛聲，豈料他們的心靈和精神，依然是受控制，身不由已。

小樹林終於到了。他們見到小樹林中間一塊幾尺見方的空地上，正有一個人盤膝而坐。那個人背着他們，雙手懸在空間，手裏持着笛子。正是吹笛人，還會是誰？

三個人連忙的撲上前去，龍川浩介勉强的鎮定心神，就自背後，將那吹笛人手中的横笛一把拿了過來。

「好哇！我們終於捉到你了！」龍川浩介說了一句話，却發覺身邊兩個同伴，和那吹笛人都沒有反應。

驚地，他才想起自己的耳朵裏塞了布條。反正如今笛子已握在自己的手裏，龍川浩介再也不怕自己會被笛聲影響，當下就將布條從耳朵裏揪出來。

鄉之助與渡邊，見到了龍川浩介的動作，也仿效着他，將布條除了下來。

「好，你說，你爲什麼要在這兒吹笛子？」龍川浩介跳到那個吹笛人面前。當他話一喝出時，再看清月色下吹笛人的面孔，不由一呆。

他可以立刻肯定，他面前的吹笛人，是他一生之中從未見過的一個人。

他的年紀不大，頂多三十來歲；他的像貌，不算英俊，而且可以說得上貌醜；可是，他的滿面風霜，令他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

然而，令龍川浩介驚訝的並不是這些；而是這個笛師，兩隻眼睛都是肌肉横生的疤——他的眼睛根本無法睜開。

原來，這笛師竟是個瞎子。

一個瞎眼的笛師。更奇怪的是這個笛師的神色——人們見到他那種神色，簡直要哭出來；因爲他的神色還代表了絕望，代表了人間的悲哀、痛苦。

「你是誰？」龍川倒抽了一口涼氣，問道。

「我是個心死了的人！」做夢也想不到，那個笛師會馬上回答。他的聲音，就如他所吹奏的笛聲一樣，沒有一點生氣，而是充滿蒼涼、悲哀。

「你……你爲什麼來這裏，爲什麼每晚要在這裏吹笛？」鄉之助吶吶的問。

「我吹給我的愛人聽！」笛師回答，聲音平板的，教人覺得他在哭泣。不過，那種哭泣，是心裏的哭泣。

「你的愛人在哪裏？」

當龍川問出這句話時，他心裏是在想，吹笛人的愛人，定是鎭上的人。豈料，吹笛人的回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她死了，已經死了！」

「她到底是誰？是鎭上的人嗎？」笛曲竟是奏給一個死去的人聽，鄉之助完全無法明白。

「死人怎可以聽笛曲？」渡邊也忍不住問。

「她聽得到。因爲我也是個死人；死人和死人，能够交通！」瞎子笛師回答。

龍川等人聽了他的話，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因爲那瞎子笛師自言是一個死人，那麼他們立刻想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鬼魂。沒有人會對鬼魂不害怕吧？

呆盯着那個笛師，龍川等人却見他仍然是坐在地上不動，彷彿十分溫文、有教養，加以他的那種絕望的神色，不似會害人的樣子。

逐漸，他們的心神定了過來。

「她到底是誰？就算是我們鎭上的人，既然死了，你爲什麼不到她的墳前吹給她聽，却要在此地來吹？」

瞎子笛師緩緩的擺擺頭，就道：「我不知道。她死了，但我不知道她死在哪兒。所以，我這些年來，到處流浪，每個地方去奏我的笛子，她一定會聽到。我只能以笛聲來尋她！」

「你……到底是人是鬼？」龍川倒抽口涼氣問。

「我希望我是鬼！」

瞎子笛師如此的回答，等於是告訴他們，他仍然是人，不過，是個心死了的人，所以他才會有剛才的話，把自己稱爲死人。

鄉之助等忽然都可以臆測到，發生在這個笛師的身上，一定是個非常動人、非常淒涼的故事。

「你到底有什麼傷心的事？那個死去的女人，是你的妻子？愛人？你爲什麼竟會不知道她死在何處？」

「我是一個皇侯家中蓄養的笛師，她是個歌伎。我們青梅竹馬一齊長大。我一直愛她，她知道的。愛了她那麼多年，她一直知道。可是，她並不愛我，她只愛着侯爺；侯爺却是把她當爲玩物，從來沒有眞心對待過她！」

聲音是平板的，但比哭泣更要難聽。

那的確是人間最悲哀的事。你愛着一個人，而別人却完全不愛你，這種無可奈何正是最大的悲哀。

龍川等人都沒有做聲。他們發覺，他們絕對無法幫得了眼前這個可憐人。

「侯爺玩膩了她，又尋新歡，她悲痛欲絕。而侯爺害怕她會將他們的事說了出去，辣手的把她殺死。無論我怎樣哀求，侯爺也不肯告訴我，把她的屍體棄到何處！」

「豈有此理，天下竟有這樣狼心狗肺的人？」

「但願我能殺死他。」

「你爲何不與侯爺同歸於盡，爲你的愛人報仇？」

笛師對鄉之助等三人激動的話，只是淒然一笑，搖頭說道：「你們不會明白的，她愛侯爺，就算侯爺殺死了她，她還是毫無怨言的。如果我殺了侯爺，她泉下的靈魂，也不會快樂的。正如我愛她，這些年來，我一直知道她全心全意都在侯爺身上。我雖然痛苦，但只要她快樂，她活着，我時時可以爲她伴奏，我已心滿意足。我的生命，活着就是爲了愛她！」

聽了瞎子笛師這番話，龍川等人頓時醒覺，原來人世間的眞愛，竟是如此。要不是這笛師的一夕話，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明白，眞愛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明白了，所以你浪跡天涯，到處去吹笛子。你是盼望你的笛聲，可以將你愛人的魂魄喚出來見你。唉！你眞是人間的痴心人！」龍川肅然起敬的說。

「怪不得，我們聽了你的奏笛都忍不住流淚。原來那裏面是人間的眞愛，我們是受了感動！」渡邊說道。

笛師此刻，緩緩地站了起來，道：「請將笛子還給我。每到一個地方，我的笛聲都引出像你們這樣的好奇人，却不是她。我知道，她不是葬在這兒。明天，我又會到一個新的地方。終有一天，我以我的笛聲，會尋到她！」

龍川將笛子交回瞎子笛師的手裏，忽然心中有種說不出的依依不捨，很由衷的說：「但願你很快就能將她的魂尋到！」

會嗎？誰也不知道。

這個痴心的瞎子笛師，只有他自己對此充滿信心，是眞情支持他的信心。

東京教父

薛拉德著。緊張、刺激、驚心動魄。洛城偵探與日本流氓聯手大破東京黑社會。刀光劍影，活躍紙上，比「教父」一書更為深刻，遠勝東洋武俠說部。融西方俠義與武士道於一爐，確屬佳作。定價每册七十元。

微笑曾經來過

康白著，文壇名家康白之迷情小說，獨具風格。描寫越南華僑江雨航與神秘女郎「微笑」之戀情，纏綿悱惻，佈局奇幻。書中人物，各具情性，一書在手，享受充份讀趣。定價每册七十五元。

食妻記

平岡武治著當代日本奇情小說，共輯有「食妻記」、「兇宅」、「地下宮殿」等十七篇。故事怪異驚人，可稱為東洋聊齋，讀來令人心驚膽顫，嘆為觀止。定價每册六十五元。

春天、戰爭、愛情

何索著。故事涵蓋三代、悲歡離合、曲折委婉、充分描寫出中國人的悲劇與苦難、中華民族的血淚歷程，是一部令你畢生難忘的作品。定價每册七十元。

天堂可待

（又名「上錯天堂投錯胎」）

韓白譯。一名橄欖球名將車禍喪生，但他陽壽未盡，上帝命他借屍還魂，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神奇妙事。定價每册四十元。

明星之死——揭開谷名倫自殺之謎

劉亞倫著。跳樓索震驚了影壇螢幕，作者追根究底，暗查細訪，搜集一手資料，如今全部公開，揭露黑幕，抨擊魑魅，精采萬分，不可不看。定價每册四十元。

螢幕緋聞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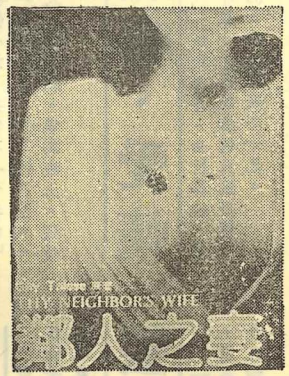
電視綜合週刊連載「藝林外史」第一集單行本，劉亞倫著。螢光幕後的藝人生涯，追逐名利，寡廉鮮恥的怪現象很多，照妖鏡下俱現原形。定價五十五元。

螢幕緋聞錄（下）

「藝林外史」第二集單行本，本集內容更精采生動，篇篇傳神。情節雖屬虛構，但作者筆力犀利，螢幕前後人物均活躍紙上。定價五十五元。

美國最新暢銷小說系列

〈中譯本〉



眞實記錄、八年結晶

鄰人之妻 (THY NEIGHBOR'S WIFE)

名記者兼作家蓋泰里斯，歷時八年，遍訪美國各處色情場所、社會名流、歷史文獻、各國檔案，對美國人的性觀念與心態，作了一番徹底的剖析。〈定價八十元〉

影城百態、螢壇內幕

電視大亨 (THE INHERITORS)

哈洛・羅賓斯的"影視春秋"三部曲的顚峯之作。影視兩界人物，活躍紙上；荒唐生活與勾心鬪角，光怪陸離。結構奇特，看來回味無窮。〈定價一〇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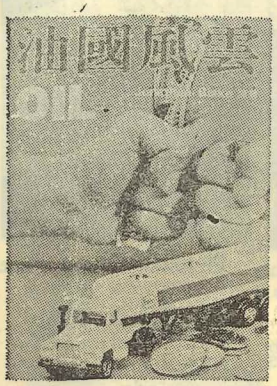
性感女神、慘遭綁架

艷星劫 (THE FAN CLUB)

一代艷星費雪儂，被四名神秘人物綁入深山……。

影迷俱樂部構想奇特，演變成悲慘之夢魘、血案、無休止的羞辱情節可怖可悲，淒艷絕倫。〈定價七五元〉

程氏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0號一F
電話：7727733－42（10綫）
郵政劃撥：13111號



爭財奪利、八方風雨

驚天秘件 (THE FORMULA)

"創世紀"秘件失踪，警察局長慘被槍殺、黑社會人物齊出動，幹探步步驚魂，每步都暗藏殺機。兇徒艷女，防不勝防，他們都在殺人，在追索一個世紀之謎。〈定價八五元〉

國際陰謀、波譎雲詭

諜變 (THE RHINEMANN EXCHANGE)

納粹在南美阿根廷首都，居然要同五角大廈交換神秘事物。一個暗號、一個不知底細的情報員，掀起了腥風血雨……還有纏綿的愛情。到底交換什麼？可能嗎？〈定價六五元〉

工商鏖戰、龍爭虎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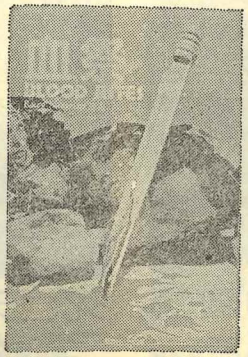
油國風雲 (OIL)

描寫油業鉅子羅堅士父女，與其他石油公司爭利周旋始末。內容波瀾壯濶，人物繁多突出，愛情搏殺充斥其間，令人嘆爲觀止。〈定價一百三十元〉

明日噩夢 定價：90元

勞倫斯・單德士原著　成群傑譯

何振宇用計整倒處長柏安琪，攀登事業之梯，青雲直上，戀上國務卿夫人文蕾，却不知禍在眉睫。他能明哲保身嗎？請看這媲美「一九八四」的科學諷世鉅著。



血祭 定價：50元

巴里・賴查雲著　陳純眞譯

少年雷風・與長姐相依爲命，心理呈現異常。一個個如花少女，慘遭凶殺。案情迷離，警方無策　老師設而不捨地研究，逐步發現摧花凶手眞相。

地皮大王 定價：90元

白特・赫希菲原著　武嵐峯譯

白楊鎭暗藏危機　歐世鵬奉命來此收購地皮，碰到了粗獷的齊威夢、陰險的白亞雷、販毒的約翰、可愛的蓓琪……於是龍爭虎鬪，人性對決。

冰山奇諜 定價：70元

克利夫・柯斯勒原著　季風譯

大西洋冰山，凍藏船隻・船上盡是屍首，揭開神秘帷幕，飛機、氣墊船進行追殺，所爲何來？費凱帝、龍賈佳，究屬何人？幕後集團覬覦何物？驚險、刺激。

透明嬌妻 定價：70元

南田武夫原著　韓白譯

美艷嬌妻・天生麗質・爲何突然擦脂抹粉？「透明嬌妻」的情節，奇中又奇、本書另輯「不回鎖」、「千年花精」等，奇聞怪談・炤於一爐。

懾魂壺 定價：70元

松本七郎原著　柯韻悅譯

壺能懾魂，令人不寒而慄，故事詭異、神奇，極具恐怖色彩。「咫尺天涯」、「噩心的夢」、「鬼胎」等共十餘篇，讀來心驚胆戰，拍案叫絶。

午夜情鎖 定價：70元

黎・尼柯爾原著　郭小玫譯

蘇黎世一家所，完成了一項「午夜」手術　十年後幹探韓愛禮，到日本京都尋人，愛上了雷安娜，時時活在死亡邊緣，這是謎？還是陷阱？

情人與賭徒 定價：160元

傑琪・柯琳絲原著　葛英奇譯

英國歌星金逸風，處處留情美國小姐任黛絲，摘星歷經折磨，兩人由邂逅，到情天歷劫，纏綿動人　藝海黑幕、秘密組織陰謀，巧妙交織，刺激緊張。

迷魂殺手 定價：100元

羅勃・魯倫原著　季約翰譯

他被擊落入海，被救起而不知己身是誰。有人指他是殺手，侵占公款，對他跟踪追殺。他浴血奮戰，赴死亡約會。國際魔頭在等他　他能解開迷霧嗎？

艷姬諜影 定價：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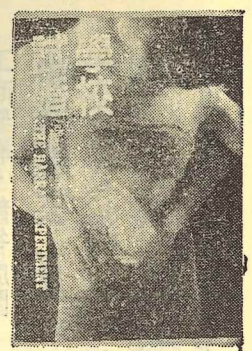
坎・佛里特原著　李約翰譯

隆美爾揮軍北非，大開課伍亞力衝命抵達開羅。英軍情報官范威廉・不懈不休地追緝。舞娘宋雅，猶太女子愛玲，刀光血影，疑雲重重，緊張萬分。

白宮大綁票 定價：90元

歐文・華萊士原著，王家英譯

美蘇對抗・第一夫人被綁架・其替身則出入華府，進出白宮盜取最高機密。兩位蓋世女性，分別在兩個首都，爾虞我詐。究竟誰勝誰敗？



試婚學校 定價：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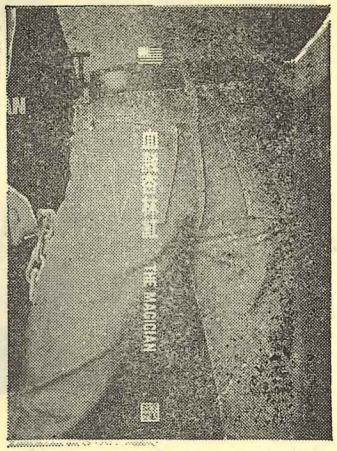
羅勃・H・尹默原著　余國芳譯

四百名電腦精選之青年男女，在赫拉學院接受教育，共同學習與戀愛。他們都能走畢全程，體會愛的眞諦。全書由日記組成，有恨有淚。

生死咒 定價110元

松本七郎著　梅如茵譯

擔任領賞殺人的武士，怕被殺者臨死的咀咒，原因離奇，結局意外。本集共收故事廿餘篇，還有通陰怪鳥、殺人的草鞋、鬼界烟花等，篇篇精彩。



血濺杏林紅 定價 90元

梭爾・史坦著　胡戟譯

平靜學府有流氓，因細故鬥毆而鬧出人命。警方無力，師長缺聲。法庭激辯，動人心魂；雪地暴行，令人髮指。氣氛凝重，結果突兀，大快人心。

天倫情仇 定價1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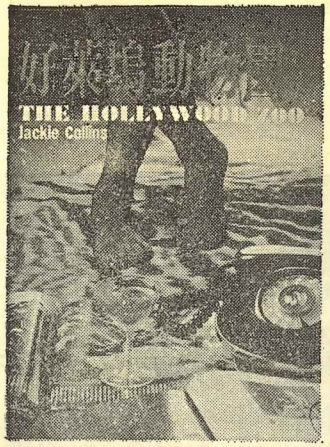
佛蘭克・麥唐納著　林雲妮譯

藝海畫商勾心鬥角，出動女諜、殺手，巧取豪奪。查緝失畫之名手杜雅禮，遭人飛車追殺，捲入漩渦。他查悉往事，涉及納粹陰謀及天倫情仇……

浪子懺情記 定價100元

羅絲瑪麗・羅吉絲著　楊凱若譯

模特兒梅夏娃，失戀之餘，偏爲戀人赴湯蹈火，結果自陷花花公子鉗伯倫魔掌，受盡侮辱。她會報復嗎？他眞是狼嗎？其實浪子情懷，別有痛苦。



好萊塢動物園 定價 $100元

傑琪・柯琳絲著　謝瑤玲譯

英國明星秦家駒，遭婚變而娶蕩婦。義國女星杜仙蒂，數度遇人不淑，遭導演羞辱，險上邪教祭台……好萊塢爲圓星夢的男女，像野獸擇人而噬，會害他倆嗎？

死亡天使 定價 $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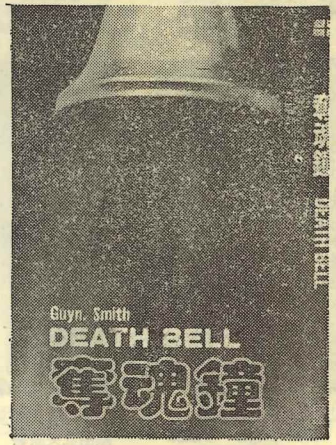
克拉克・霍華著　王安辰譯

四名兇神，在舊金山達人便殺、分屍、強暴，腥風血雨近兩百天，凡是白人便難倖免。爲奪「死亡天使」徽章，血流金山，人人談之色變。這些惡煞究竟是誰？

朱門風雲 定價 $100元

傑福瑞・雅杰著　丁廼靜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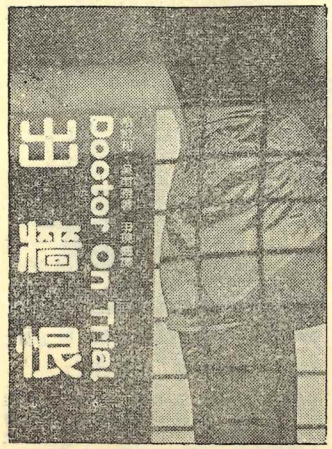
波蘭孤兒路愛博，奮鬥成爲旅館業大亨。世家子弟甘威林爲銀行鉅子。兩人因誤會而互相對敵，殃及後代。他們身邊人物推波助瀾，更使高潮迭起。



奪魂鐘 定價 $70元

蓋・恩・史密斯著　葛英奇譯

平靜村鎮府邸，突懸巨鐘。鐘鳴之際，村民或瘋或癲，甚至強暴兇殺。一時愁雲慘霧，鬼魅橫行。鐘聲奪魂，生人血祭，究竟血腥之秘的謎底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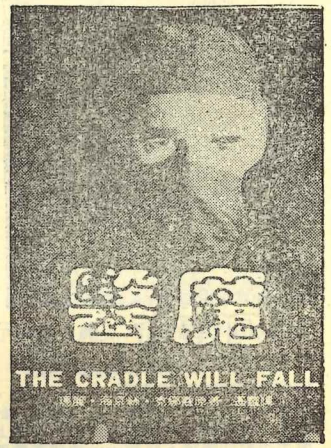
出牆恨　定價：140元

希拉利・吳甫原著　尹現德譯

舞會之後，午夜中妖冶艷麗的王莎莉，被擊殺在自己宅內。爲何名律師白尊禮，極力爲她涉嫌的醫生丈夫辯護？

難道衛吉德醫生看不慣妻子與無聊男子柯世漢的廝混嗎？柯世漢會殺王莎莉嗎？

本書情節波譎雲詭，結局難測。



醫魔　定價：130元

遙靈譯

瑪麗・海京絲・克娜蒞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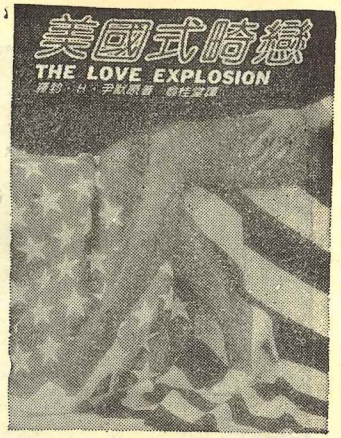
不孕可以有孕，韋氏婦產科中心在這方面享有盛名。可是金髮女郎崔文琪因懷孕而自殺在閨房。

醫院中的接待員彭愛娜，也神秘死於非命。醫生石偉明墜樓身亡。助理檢查官柴秋娥，住院之後突然失踪。到底是誰在幕後操縱生死？故事情節緊湊，極富衝擊力。

大邪魔　定價：80元

約翰・柯英原著　王安辰譯

少女魏韻秋幼遭蛇咬，臥病床榻，時顯聖傷，痛苦不堪。青年神父金良俊，既與大學女生有戀情，又要爲魏韻秋解除苦難。靈霧嶺上一片神秘，神魔互顯神通，導致場場慘劇。誰是那邪魔？能被降服嗎？



美國式畸戀　定價：80元

羅勃・H・尹默原著　翁桂堂譯

加勒比海的葛綠島上，唐白二家人發生了一段曲折的戀情，再加上這世外桃源的巫師、奇風異俗，更是如火如熾。而島上火山爆發之際，畸戀情焰也熱烈無比。

惡狼刼　定價：1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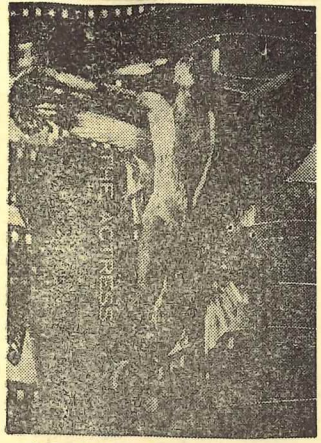
丹・葛倫柏原著　楊凱若譯

他——「土狼」——聰明、禮貌，愛奪人命，受害者全爲單身女性。紐約市在獰笑聲中發生了連串艷屍案。有心靈感應的女生，及幹練的警探，能否逃過狼吻？能否擒住惡狼？

血洗花街　定價：100元

鮑勃・奧騰原著　遙靈譯

投親少女，在迷藥下失身。長柄剃刀飛揚，花花大少、皮條客紛紛斃命，有應召女郎名册的公共關係人員也斷魂。誰是兇手？誰在血洗花街？是替流鶯報仇嗎？



銀星淚 定價：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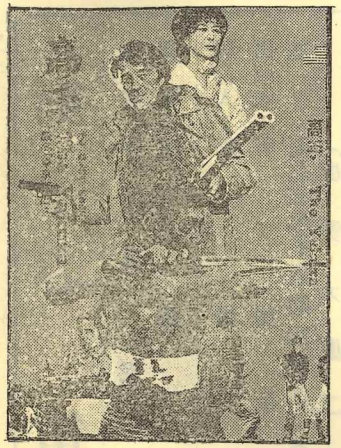
亨利・丹克原著　谷中蘭譯

名伶魯稚慈幼年頗多創痛經驗，演戲時精神崩潰而接受治療。她的幾位知交或情人，盡全力想使她東山復出。但她行爲詭異，次次中途而廢。銀星途程淚痕點點。什麼是她的心結？能解嗎？

陰陽叔 定價：100元

松本七郎原著　梅如茵譯

日本怪談，燴炙人口。本集共收最新作品二十篇。恐怖的「陰陽術」、寓言性的「不回巷」、令你慄悚的「香菇臉」------篇篇都別具趣味，讓人無法抗拒其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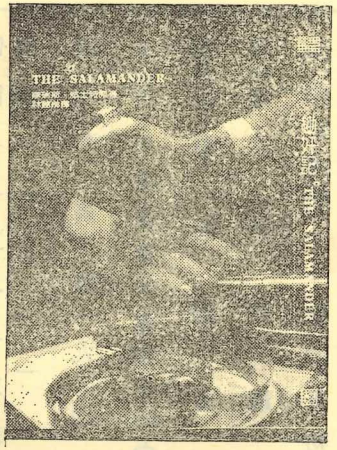


高手（原名東京教父）

李奧・薛拉德著　定價80元

劉會梁譯

緊張、刺激、驚心動魄。洛城偵探與日本流氓聯手大破東京黑社會。刀光劍影，活躍紙上，比「教父」一書更爲深刻，遠勝東洋武俠小說。融西方俠義與武士道於一爐，確屬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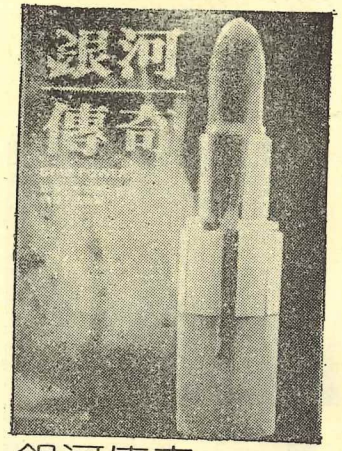


鋤奸記 定價100元

摩瑞斯・威士特原著

林麗樵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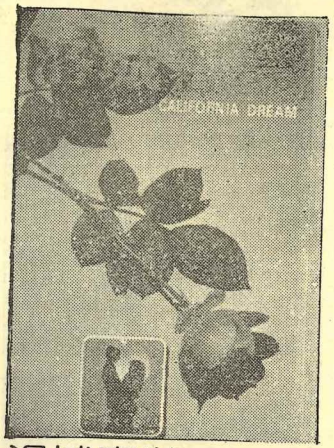
老將軍暴斃，情報人員遇害，島上別墅龍爭虎鬥。高級將領有不可告人之秘，情報首長居心叵測，更醞釀着大陰謀。社會名流、情報官、女諜聯手揭發------情節緊湊，結局突出。



銀河傳奇 定價：130元

李斯里・狄恩原著　武嵐峯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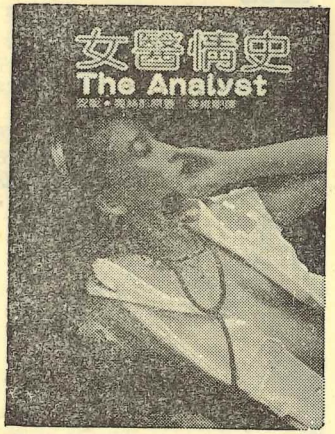
遊艇大副韓玉峯，因緣時會成了明星，踏上燦麗而兇險的星路。身邊有不同的美女、仇敵殺手。他生活多姿，却撞上層出不窮的陰謀、兇殺------他代表着傳奇。



洛城春夢 定價：80元

諾曼・波勒原著　榆山譯

洛城迷人，吸引住建築師康雲柏，他迷失而又覺醒。店員柯麗娟在挫折中學會了堅強。富家女李愛玉亂佈情網，却走上淒絕之路。夢秋玲力圖出名------毒梟橫行------結果都像春夢。



女醫情史 定價100元

安妮・奧絲彭原著　李維剛譯

鄧綺莎，在寡母撫育下成長。爲了抹去情感創傷，奮力而成了心理分析醫生，誰知又陷入了情網……

一切的發展出人意外。

焚妻記 定價90元

瑪格麗特・瑞黛著　榆山譯

海浪將這位英俊的男人送到岩岸。他是她夢寐以求的------她看護他，愛上他一——位因醜聞而自我放逐的爵爺。

痴心笛

作者：平岡武治
譯者：梅如茵

發行人：程崇文
出版者：程氏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二一〇號（凌雲大厦二樓）
電話：七七二七七三三～九
劃撥：一三一一一一一號
定價：新臺幣九〇元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陸參號
總經銷：黎明圖書社
印刷者：文太印刷廠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初版